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甲寅雜誌存稿

章秋桐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甲寅雜誌存稿

上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長沙章士釗著

甲寅雜誌存稿

上卷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四輯

## 目錄

- 甲寅雜誌存稿……………章秋桐著
- 章太炎（炳麟）先生家書……………湯國黎編
- 中國憲法史……………陳茹玄著
- 新爾雅……………汪榮寶編
- 英屬馬來半島……………朱鏡宙著
- 星洲十年（政治·市政）……………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經濟）……………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文化）……………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社會）……………星洲日報社編
- 星洲十年（附錄·大事記）……………星洲日報社編

# 甲寅雜誌存稿卷上目錄

## 社說

頁數

政本·····	一
國家與責任·····	二六
政力向背論·····	六
調和立國論·····	九六
政治與社會·····	一四一
復辟平議·····	一八四
共和平議·····	二一一
帝政駁議·····	二四二
民國本計論·····	二八六
自覺·····	三〇九

時局痛言……………三二〇

國民心理之反常……………三三一

國家與我……………三三八

說憲……………三五三

愛國儲金……………三六二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三七一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三七七

### 附甲寅日刊存稿

發端……………一

論通信秘密……………七

國教問題……………一〇

一院制之主張……………一二

理想之一院制……………一六

議會之品格·····	一一一
議會減少名額之主張·····	一一三
論解散權與不信任投票·····	一二七
國務總理之任免與副署問題·····	一三三
論行政裁判·····	一三五
論同意權·····	一四一
憲法問題·····	一四三
加入歐戰問題之意見·····	一四六
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應有之覺悟·····	一四九
臨崖勒馬之外交·····	一五〇
愚之外交政策觀·····	一五二
外交問題·····	一五四
約法上宣戰問題之解釋·····	一五六

論段總理辭職事·····	五八
段總理應取之態度·····	六〇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議·····	六三



# 甲寅雜誌存稿

## 社說

政本 民國三年五月

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

往者清鼎既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羣相結合。肆其舐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構煽。鬼蜮萬狀。莫可究窮。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而蹶。如黔之驢。卒爲眈眈者斷喉盡肉以去。由今計之。國中不見黨人之迹。幾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論定。惟前之所銜於黨人。而以爲暴者。至今宜無有反之所屬。望於黨人以外。而以爲治者。至此宜稍稍見端倪焉。此吾人應有之覺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聞人之恆言曰。有強國之憲法。有弱國之憲法。有亡國之憲法。所謂亡國

憲法。即指臨時約法而言。當時四方之所爭執者。在總統大權一點。右之者以爲總統而有。大權。國即強。否則弱且亡。愚爲平情論之。謂彼以大權與強國。併作一詞。意在權朝至而國將夕治。此亦必無之理想。特曰權者爲所以強國。必由之道耳。然邇者國會滅。憲法草案消。約法之効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權。全然無礙。已非一朝一夕。所謂強國。其效果何如者。雖曰元氣過傷。百端待理。莽年三月。斷難有成。然君子之觀國也。不於其治。而於其意。一載以還。風聲所播。大略可見。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強國。妄人猶病其誇矣。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難。今祇求其僅免於亡。止矣。盡矣。則又何如者。

興言至此。最易流於悲觀。發爲過激之論。愚且極力自鎮。除客氣。務盡而唯質。之內籀。歸納之方。事實既詳。然後著爲概說。夫夙昔以爲憂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於是媚外之道。亦與之繼長而增高。前清之外務部。宜望塵而莫之及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財力之困乏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愈彌縫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坐是外人。

益益持吾短長國款日見押國產日見消路鑛日見失甚且土地日見蹙也夙昔以爲憂者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而今則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悉蹂躪於豕狼焚燒淫掠無所不至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衆以合圍之卒莫能克不僅不能克時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毀於所謂亂黨而毀於所謂國軍而今則西北之元元困於匪而又困於兵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行政不能統一乎而今則內而部自爲政加甚也外而省自爲政加甚也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一）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間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則方鎮大員莫或識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販夫走卒刁生惡胥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儼然操數萬萬人之生命於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夙昔以爲憂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則「兵亂日聞於郡縣盜賊徧擾於城鄉商賈不行農機停業」（二）又烈於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紳猾吏日借法律以爲殺人之具人

（一）廣東兵費之繁，過於胡陳時代，肇啓趙梁士勳兩君電粵以政長言之。  
（二）此不惡雜誌所以罵倒黨人者。

不自保。何意謀生因之。企業愈停滯。利子愈下落。誠不知伊於胡底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黨禍之烈乎。而今則無京。無外。暗鬪彌厲。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內。復分旁系。派派相牽。卽系系相舐。恍若國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亂見。象之惡。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凡此種種。隨筆所之。已至滿幅。讀者試思之。此其爲說。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會心理。乃隨其人之賢否。心之冷熱。力之大小。位之高下。應於時勢。以呈其印象。分而驗之。可得言焉。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此將充其慾心。與強權之所至。以陵民膏脂而自肥。國家之危亡。彼果知之與否。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爲衡。大凡不賢之尤者。其知之彌真切焉。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貪量肆其所圖。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堅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茲所謂賢。亦有數等。其自上。審其政略。不能見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權。免至時會之來。無能驟進。以故虛與委蛇。俟時而動。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強暴之爲。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導天下。私居論議。則又抱頭。

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於無形其在習為奸智者流則又造作語言舐排異己回護亂政矜為通識舉凡貪勢近賄縱欲敗度一切之計幾無不可張皇粉飾以號於衆謂從政亂邦在理宜然相習成風了無媿畏（一）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此其設心與不賢得勢者了無以異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苟正謀所以復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恆有也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勢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宜無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氣之存較多見夫政治污穢道德淪喪外禍環迫武夫橫行其不持消極之見以為中國必亡必亡而已得過且過者又十無一二也之四派者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大

（一）此兩種人前者可求之姚姬傳李斯論後者可求之歐陽永叔與高若訥書姚之言曰「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富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足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歐之言曰「足下家有老母身情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長便毀其賢以為當黜（指范希文）庶乎辭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達以智友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愚讀此文至於垂涕泣矣

抵不甚相遠。就中不肖而冥頑。全不知國家爲何物者。不計。祇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則無論賢愚。智鈍。窮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覺念。主於其中。是何也。卽莫明其故。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爲變亂之至。無方無時。吾人旣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其次之所當爲者。亦惟全吾軀。保吾妻子。豔吾姬妾。華吾輿馬。樂吾擗蒲。縱吾酒食。並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萬不應得之財。預爲亡國後之生活計而已也。

夫至全國人舉爲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徵。無可疑也。所謂亡徵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財政益益窮。盜賊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亂。工商業益益衰敗。官僚私鬪益益急激。是已。夫國之盛衰。古今時有轉危爲安。例亦不鮮。如是種種。竟釀成國亡無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爲國如爲醫。然得其方。則治。否則亡。今茲國有亡聲。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覲縷莫盡。所謂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觀之。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卽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故政治爲枝葉。而人才始爲本根。今日爲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足矣。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

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人恆曰吾國人才消乏是則然矣然愚謂苟悉其消乏之量以致於用國事斷非不可爲此本論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嘗以人才譬之貨棧必使一國之才盡趨於棧則棧力厚否則貧意謂國有一分之才卽當使之自覓其途以入於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倫其學者猶以爲言才難之國如吾又焉待論夫吾國史家最惡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賢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務乃在進賢而退不肖而賢才之一進一退恆不必有時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權奸當國而羣賢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羣賢復進人才不出此數而一爲翻覆政之清濁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詞言之人才不得所之謂也

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用事者之才其義古不用事者之才其義今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爲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爲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無待申說不用事者首推議會議會者以監督行政爲務監督行政雖不與於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無敢失職其有功於政治與用事者固無殊也故兩部者有

若輔車相依爲命一部喪其德病在麻木兩部喪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聞呻吟之聲其或將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無才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一國之才不足治一國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尙不欲以此自呪惟語有之繩之絕也必有絕處吾今困頓至此其受病處究安在乎愚嘗爲徬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惡異好同惡異者披其根而尋之獸性也治生物學者言鴻荒之初萬物俱生以同殘異漸遺今數故生物爭存律曰同化讀者亦知前此張勳繼兵南京今者白狼橫行西北遇物輒掠遇屋輒焚遇女輒淫遇人輒創千年以前歐洲異族相殘之所不忍爲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爲之是何故耶此無他好同而惡異也惡人之財產身分不與己同必毀滅之使盡同於己而後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顯之則用於兵戈隱之則施之政治學術而數千年治亂循環社會機能卒無一日可以發達如歐美今日者皆爲此野性所縛之故讀者其勿駭吾言也前世紀中葉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曾謂印度未逾宗法社會一步而吾國剛逾一步遂乃永遠不進因斷定「社會沈滯不動本人種之通則而奮發前邁乃其例外」(一)夫通則者何同也例外者何異也



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剋異以存同則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動達爾文之言天演歐人迎之遂成爲新舊世界相嬗之樞機當時立說之不合於羣衆心理殆過於爲我無君兼愛無父之說倘歐人視若洪水猛獸亦如吾之所以排楊墨者而排之則歐洲之文化至今無過於吾可也間嘗論之吾之學術莫盛於周末西方幾何邏輯以及其他物質之學爲諸子發其萌芽者不少概見苟能適如原量布於人實善用其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術不以利祿之途迫人尊孔則以吾東方神明之旨推尋稽證至於二千餘年之久而不羣制高華國力膨脹與今日歐美諸邦齊驅而并進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簡之思單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藥推原其朔則此種苟簡之思單一之性乃自原始社會迤演遞嬗而來無他好同惡異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專制者何強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樂專制(三)故專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

(一) Maine, Ancient Law 二八頁

(二) 孟德斯鳩曰「夫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彼以爲異者觀之嫌也」一見原譯法意

卷二十五十六頁被蓋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相連到處可通

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爲革命。抗之以常。則爲立憲。抗之於無可抗。則爲諫諍。由三代以迄前清。立憲之義。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與諫諍已矣。歐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盧梭之流。信之尤篤。而吾乃不然。吾歷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培其惡者而代之。非能創一主義。必革其無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驅。飢寒之所迫。甚且陰謀僭志之所誘。遂出於斬木揭竿之舉。以遂其稱王稱帝之謀。其成也。彼乃復爲專制如故。不成則前之專制者。又特加甚。首難者死。餘戢戢如犬羊。伏不敢動。惟所踐踏。舉數千年之政。爭不出成王敗寇一語。其中更無餘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國法範圍之中。從容出其所見。各各相衡。各各相舐。因取其長而致於用。以安其國。以和其人。無他。專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見。旣無法自由表示。以施於政事。而於無可如何之中。微有鬱而必發之象。則於諫諍見焉。諫諍者亦隱消同勢所由生。非專制之所欲也。於是諫諍與專制其勢力相與消長。而吾之學者。每以君能納諫與否。卜世運之隆污。稱美重臣。每日正色立朝。指斥姦佞。則曰阿諛取容。伊尹周公。諫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於書。以著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

周公爲良相。卽漢高唐太。號稱英主。亦不能有違於張良魏徵之言。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諫者。何不肯苟同於君之謂也。是故有時天子與宰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時諫官與天子爭是非。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一)甚且檻可以折。麻可以壞。簿鹵可以遮。中使可以殺。幸則受者改容而遷。善不幸則施者浴血而陳。尸皆無非一。同。一。異。之。辨。也。其在歐洲。則進而言立憲。立憲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爲同。以亂政也。英倫千二百十五年之大憲章。爲條六十有三。是乃民與君約。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權宣言書。兩部共爲條二十五。是亦民與君約。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英人於世界民族中。誠不媿爲先覺。彼旣認明王權不當絕對。卽創爲根本大法。使國中賢智得所準據。以發抒其意氣。而若政若法之因。仍變化舉在種種。意氣相劑。相質之中。而極端之民政。轉得養成於君政之下。且爲他共和國。

(一) 雜探費子爾書魏鄭公傳及歐陽永叔上程司諫書。

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豔稱英之內閣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曠世寡儔之政論家也。嘗著眼於巴力門論鋒之烈。謂英倫政治。實先天下而以評政爲政。其所以致此。則以內閣政治之故。(一)愚謂白氏此言。微有倒果爲因之弊。蓋必國家先容有反對者之發生。而後有內閣政治。斷非異軍蒼頭特起。創造一內閣政治。以期反對者潛滋暗長於其中也。要之英倫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無可疑者。其政府黨在政治用語曰『王之僕』。在野黨曰『王之反對黨』。(二)以王爲標準而反對之。是以王當天下之衝。與君主不能爲惡之原則。不期而相叛。故此語初出。人頗駭之。而英人卒奉爲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黨之德。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穆勒曰『一國之政論。必待異黨相督。而後有執中之美』。又曰『二黨之爲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卽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三)皆此物。此志也。

(一)見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二)王之僕 King's servant. 王之反對黨 King's opposition.

(三)嚴譯軍已極界論六八頁。

由是觀之。好同惡異之爲賊於政治。可以明其故矣。今更略而言之。專制之國。君誠至尊。而亦專欲難成。衆怒莫犯。其能持盈保泰。不至隕越者。亦必首有立朝侃侃之臣。次有敢諫直言之士。以折其同而表其異。以言立憲。則最初嚴制其君。使不得爲同。次由一黨代君以執政。而所以摧其同者。亦主於一黨堂堂。正正交綏於議會之中。此外新聞著述。又各以自由而爲同異。此所以爲政治之大觀也。讀者明辨乎此。可以進語共和政治矣。

昔者法儒奢呂著『民政與法蘭西』一書。(一)倡言君政民政之分。不在精神而在形式。英儒梅因和之稱其所言爲政治學上一大進步。就此細論。本篇實無餘幅。惟愚敢言曰。奢呂之說。實爲精確無倫。今依彼立言。共和之與他國體異。其形式者。不外元首之不由世襲。元首既不由世襲。則凡歷史所傳。民之以革命以立憲。或以諫諍謀制其君之同勢者。至此舉無有。在法宜若國中各方面之勢力。最易尋其邏輯上之途徑。充類至盡。以達於政治。而孰知證之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

(1) Scherer, La Démocratie en France.

舊制初覆首難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組織。施之國家。勢將與國中舊有之利益。方方衝突於斯時也。一國最強之權。握於少數之主動者。彼恆易濫用其權。強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齊。乃物之情。獨裁無上之君。且不能執一以馭萬。何況以共和之名。相號召乎。其極也。必至反動。大起國本。以搖時。則反對中之強者。又每能收拾人心。翻而覆之一國。高權收於其手。以理言之。彼目覩前用事者之失敗。宜力反其所爲。而急以調和。情感爲務。而史證相告。則殊未然。彼之逼拶國人。使之附己。較之彼所受於前用事者。必且逾烈。其極也。遇反動而取滅亡。又與前同。如是展轉如環。無端民不堪其擾。國不勝其憊。而人之視共和。遂若蝮蛇之不可近。法蘭西革命史。其所以詔吾以茲爲最有。益之教訓。千八百七十一年。所謂第三共和。其不復返於君主。蓋亦僅矣。(一) 其所以致此者。無他。皆好同惡異之一念。誤之也。

滿清乍倒。愚執筆於上海民立報。見夫舉國若狂。一往莫復。曾將奢呂梅因之說。反復說明。意在促革命者之注意。使不懷極端之見。視政質爲前清所有者。悉毀之而不顧。

(一) 當時議會、君主黨實占優勢。以各有所擁戴。不肯相下。故運就共和。

人物爲前清所重者。悉拒之而不接。以致釀成反響。更生政變。由今觀之。吾力於當時。可以想見。雖黨人失敗。是否全由新舊社會之不相容。尙待推論。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爲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才盡出己黨而後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謾罵。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既敗而敗之者。又惟恐歷史。其或欺予。謹循前例。而加甚焉。宋教仁演說於中央之失政。此在歐洲特尋常之尋常。而樞要以之通電天下。指爲奸國盜喪其身。國卒以亂。夫暴徒誠可以除。而議會中反對借款。質問俄約之爲。既安能免。而亦稱爲斷送國家殘民以逞。列於文告。聲罪致討。政無古今。中外賢在位中。無一佞滿清季年。江春霖胡思敬之流。嚴劾權貴。揚其直聲。而民直蕩盡。獨吾家太炎一建議屏四凶。則中央鉗其自由。舉世目爲狂。近且黨派廢自治機關。用純乎政府系之議員。以修訂大法。一載以還。清議絕滅。遊探滿街。道路以目。新聞之中。至數十日不著議論。有亦祇談游觀玩好。無

事。或。則。滿。載。陳。篇。說。帖。塵。羹。土。飯。之。文。猶。且。禁。錮。記。者。頒。訂。條。例。既。嚴。誹。謗。復。重。檢。閱。歐。洲。中。古。之。所。未。聞。滿。洲。親。貴。之。所。憚。發。毀。及。鄉。校。智。下。於。子。產。禁。至。腹。誹。計。踵。乎。祖。龍。自。古。爲。同。斯。誠。觀。止。則。又。暴。民。專。制。之。所。不。敢。爲。而。今。之。君。子。以。爲。安。國。至。計。者。也。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抑。之。也。至。則。其。暴。發。也。愈。烈。望。前。路。之。茫。茫。曷。隱。憂。其。有。極。愚。書。至。此。蓋。已。爲。擲。筆。三。歎。流。涕。而。被。面。矣。不。圖。爲。同。之。弊。乃。至。於。此。

愚。之。草。爲。此。論。非。敢。有。一。毫。成。見。也。說。者。謂。國。基。未。穩。民。志。未。安。政。府。所。爲。縱。越。乎。常。軌。以。外。而。爲。國。家。計。似。未。能。責。之。過。苛。是。誠。然。也。蓋。共。和。之。名。非。國。莫。傳。國。如。不。存。體。於。何。有。是。政。府。所。爲。苟。可。以。由。之。而。國。固。而。民。安。雖。無。當。於。共。和。之。道。吾。又。何。求。無。如。以。愚。觀。之。正。如。孟。氏。所。言。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此。泛。覽。乎。古。今。治。體。而。可。知。也。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苟。足。爲。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前。舉。穆。勒。之。論。二。黨。曰。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此。不。啻。曰。異。之。所。以。宜。存。卽。以。同。之。有。所。不。及。惟。不。及。云。者。人。皆。以。謂。同。之。爲。物。本。質。未。良。愚。則。退。一。步。言。之。同。



而失其爲同。斯爲不及質之良否。暫不計焉。何以言之。凡爲同者。非一手一足之事也。是必託乎朋類。而朋類以恃其爲同之故。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倡爲同者。本不喜法度。則爲之子者。宜惡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齊之。此必不可得之數。是將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而以其爲同也。主者莫能問之者矣。夫至國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者。而莫能問他。非愚所知。以云爲同。已不能副其實矣。凡爲同者。所隸之人材。必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蓋同其道。小人之同。則同其利。同其道者。以同而異。同其利者。以異而同。夫至有小人。之異伏於

(一) 一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違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見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

(二)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見歐陽永叔朋黨論。

(三) 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誓。召公大賢。論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竟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數往謝之。見蘇子瞻上神宗書。又歐陽永叔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有曰。一貴年仲淹。初以忠言。論關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

其所以爲同。則奸悍傾巧相賊相害。無所不恣。無所不至。主者將坐視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爲同者。亦罕矣。又凡爲同者。其必至之勢。首爲蒙蔽。故古之善爲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趙高二豎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蒙恬將兵三十萬。扶蘇以太子之貴。親監其軍。斯高矯詔殺之。彼乃不敢復請。何也。懾於始皇之同也。趙高陳鹿於廷。強指爲馬。羣臣莫不馬之。何也。懾於秦廷之同也。蒙蔽至此。必非爲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達於真同之域。遑問良否。蘇子瞻曰。『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此誠深通治道之言。所謂恃智猶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卽同有所不及也。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陳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滙。仲淹則是劉滙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同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書廷諍。而不私。以此而首。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講爲朋黨。可謂誣矣。」

此觀於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清之末。當局無能。識者說其媚外。攻之特甚。而吾權利之未盡喪於滿清之手。未始非輿論之功。又當時封疆大吏。率多老成。與滿廷旨趣。不必劃一。每當國有大計。機至迫切。頗能逕出所見。慷慨上爭。與朝旨忤。所不計也。滿洲末運。賴此而維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劉張二督之保衛東南。今總統袁公之遮蔽齊魯。明明與政府立異。而舉國食其賜。其大證也。而今又何如矣。愚知外人之敢於要求。遠過於前政府之畫諾。唯恐或後。亦遠過乎前。至輿論何在。則轉飄忽一無所聞。夫清政府以鐵道國有政策。釀起人民之抗爭。以取覆亡。由今思之。國有云者。猶唐虞三代之治耳。乃前則張脈債興。今而奄奄欲死。雖曰彼此時有未同。而性與習移。亦不至如此其速。此得毋風塵頽洞之秋。國中有大力者。方負國民而趨使其耳目無自而彰也耶。夫民氣囂張。誠不可尙。而正當有力之公論。亦大足爲國際談判之後援。政府不知所以用之。而日以抑之。爲得計。是不謂之政治自殺焉。可得乎。今既議會消矣。新聞死矣。所謂封疆之吏。政府皆視同鷹犬。有事需其口舌。則嗾之言之。又安敢望其抗議。而吾國人無遠識。無毅力。薄於愛國心。加以貪鄙近利。敢爲小人無忌憚之事。倘外交當局。

不得其人。全國之生命財產。不難於冥冥之中。斷送於一二季完用其人之手。國人至死且莫知其病症。讀者其勿以愚言爲過激也。國政至專。出一門小人。敢於買怨於國人。其術必足以彌縫於首長。同僚知其隱者。其貪勢嗜利之心。大抵相同。又各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事勢至此。彼果胡所憚而不爲。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愚爲此論。雖逆探未然而以爲必然。亦誠不願不幸而言中。然縱覽古今。橫觀中外。此種傾向。息息而來。告實迫。愚不得不表而出之。以警其國人。嗚呼。其所以有此傾向者。何也。則好同惡異之一念。釀之也。

此又觀於人心而可知也。昔者國人惟以黨人爲憂。以爲黨人不亡。中國即不可治。於是踴躍奮迅。聯爲一氣。以排之。愚知贛甯不亂。黨人亦將無側足之地。何也。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一國之人共厭此物。則其物必無法以自存也。今黨人已星散矣。則國人之所當務。在仍然踴躍奮迅。聯爲一氣。移其對待暴民之心。以整理國事。此應有之心理。亦當然之邏輯也。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華民國。非革命後國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無新無舊。無高無下。無老無壯。無賢無不肖。悉出其聰明才智之量。投之總貨棧。

如穆勒所言。以安而邦。以定而法乎。今既不可得。革命黨以不勝其排而去矣。然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出。吾棧。但若其餘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理。無如政象之來。又與吾人以反感也。蓋前之排革命黨者。乃集合無數互相排之人。羣排一共通之大敵。公仇未消。私鬪自己。迄大敵去。而其互相排之局立成。數月以來。政情紛擾。大率由此。夫人而至於相排。有天演之公例。運乎其中焉。是乃新進孤立者常去。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潔廉自好者常去。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爲政有方者常去。黷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而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之中。其勢力資望。又各有其等差。自茲以往。少竊用威福者常去。尤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少頑鈍無恥者常去。尤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少黷貨亂政者常去。尤黷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展轉相排。展轉相勝。最後而國家賴以支柱者。亦惟此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而已。國政

既出於彼。彼乃推類引朋。綦布而星羅。四周於天下。其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之質。有一不肖己者。則陶而冶之。使之悉合。於是據盡天下之公家機關。以臨吾民者。無往而非所謂醇乎醇者而已。讀者又勿以愚言爲滑稽也。以達爾文之說。施之政治。其例未可逃也。至吾國人相排之局。已至何級。尙非吾人所忍細認。其秉國成者。卽當日爲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與否。亦屬問題。然政之所出。確係數頭。餘則被吸者。依違者。軟化者。與夫爲其陶冶者而已。無可疑也。若而輩者。相與爲容頭過身仰事俯蓄之計。亦食其祿不忠於事。設官千萬。悉同廢料。此外之受排者。憤國事之無可爲。又多出於消極自暴之想。美人醇酒。輿服賭博之好。與日而俱增。綱紀益墮。道德日腐。父兄不能約束其子弟。師長不能導領其生徒。非惟不能抑。又不欲。髣髴已入於日莫途遠之境。祇得共爲其倒行逆施之謀。加以外交無能。利權盡喪。債如山積。而政府舍其飲酖自殺之圖。別無他計。步武埃及。胡以爲國。雖至愚者。亦能數日而知死所矣。以是不平之聲。滿乎天下。亡國之歎。聞於街衢。而又盜賊橫行。饑饉薦至。商工廢業。物價踴騰。不逞之徒。至死於炮烙。九空之室。更燬於官兵。新聞指斥。武夫則記者橫被。

極。楷。行。軍。一。遇。工。廠。則。傭。女。悉。被。姦。淫。三。觸。目。皆。可。傷。心。無。往。而。非。戾。氣。而。黨。人。之。遠。矚。於。海。外。潛。伏。於。田。間。撫。髀。而。太。息。乘。間。而。即。發。者。尙。不。計。焉。以。是。種。種。凡。居。國。中。者。終。日。皇。皇。不。知。禍。變。將。以。何。時。而。至。斯。誠。亂。亡。之。象。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蘇。子。瞻。之。所。謂。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也。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以。相。排。者。衆。也。然。相。排。者。其。初。又。非。敢。直。以。己。意。爲。之。必。其。國。有。可。依。之。法。律。有。可。承。之。意。旨。然。後。因。緣。爲。奸。相。與。劫。持。而。出。於。是。是。又。無。他。政。治。所。從。出。之。地。有。以。好。同。惡。異。之。術。操。縱。天。下。者。也。語。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不。圖。一。術。之。差。爲。害。竟。至。於。此。

凡。右。所。陳。乃。在。證。明。爲。同。之。弊。果。爲。同。也。有。國。會。不。足。以。爲。治。無。國。會。亦。不。足。以。爲。治。有。約。法。不。足。以。爲。治。無。約。法。亦。不。足。以。爲。治。易。而。言。之。立。憲。既。非。所。期。專。制。亦。無。能。爲。役。其。極。也。國。不。能。保。民。即。於。死。而。已。身。若。子。孫。亦。或。與。之。俱。殉。焉。甚。矣。術。之。不。可。不。慎。也。有。疑。愚。言。者。曰。國。勢。至。此。非。人。力。所。可。挽。回。子。言。誠。是。然。悉。如。子。意。而。矯。其。弊。吾。亦。

(一) 各省訊供、隨用燒油香跪火爐、鞭馬、鞭諸刑、異常慘酷、

(二) 大漢報記者胡石庵、記征鎮軍之不力、被鄂督段芝貴所違、龍濟光軍至樂從、一練廠工女數百人、盡被淫污、

未見其可。愚曰不然。蓋國勢至此者，必有所以致之者也。苟吾一旦見其真因而芟夷之，則其目前之效，縱不能挽現狀而進於良，亦必能障之使不更趨於惡。於是集天下之聰明才力，大公而至正戮力而同心以謀所以救弊而補偏焉。謂國事終無可爲，未必然也。蓋國中無一有大力者，欲以其術一天下，因舉天下之人才而鉗束之，困毀之，則賢者無同流合污之嫌，而用其愧怍智者無逢君張寵之目，而勞其粉飾。凡所謂才必能自覓其經常正當之徑途，以入乎政事，向之新進孤立者，潔廉自好者，爲政有方者，將不至受人之排以去，且君子小人之道，互爲消長者也。國中多一分正氣，卽少一分邪氣。此種端方廉直之士，既有自由發展之地，則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亦將不至敢行無度而絕無所顧忌。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彼之不遜而好利，固非自有生而然也。苟政治清明，無所容其貪詐自暴之心，旣除立功之意，卽正則因材器使，功績或較小廉曲謹者爲尤多。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之謂也。(一) 至如被吸者

(二) 當蔡先生元培以南京使命入京，與唐紹儀汪光銘宋教仁李煜瀛諸君在舟中發起六不  
會，同時汪李又與吳敬恆張繼兩君在上海發起進德會，當時社會頗有從風而靡之勢，民  
國之朝氣，惟於是時見之，可見真正弊風，正非無法。



依違者。軟化者。爲其陶冶者。本多飽於經驗。長於技術之徒。前之隱忍而不卽去。無非屈於交游服食之所自出。不得已而爲之。非所欲也。則一轉瞬間。去其不得已者。而爲其所欲爲者。是能吏萬千。亦待卽其地而求之耳。人才旣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毋投閒。毋獵進。用爲所學。學爲所用。於是天下之智勇辯力。各得其所。太息之聲不聞於隴畔。責任之重。盡肩於匹夫。至是而外人。不加敬。權利不可復。民間不知義。國債不可募。工商不知勸。實業不可興。生徒不知奮。教育不可期。愚不信也。愚不信也。然何以致此。曰國人。悉除其好同惡異之見。則致此。讀者或終疑。愚言過於迂闊。當世之人。不必能行。則愚亦謹藏。以有待。黃梨洲所謂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愚誠無似。亦妄希。此君子曰。爲政有本。不好同惡異。斯誠政之本矣。因論政本。(一)

(二) 魏張紘臨死留牒於明帝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偏離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官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業。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

## 國家與責任 三年六月

今之人競言國家矣。政治一呈險象。羣相語曰亡國亡國。士夫矜其策略。動相勵曰救國救國。究其實國家者何物也。亡國云云。亡之何爲而可懼。救國云云。救之胡從而著手。此以詢之當今師尹。與夫政社名賢。必且瞠目不知所答。蚩蚩者氓。更不俟論。卽愚發憤自效。欲爲讀者諸君。稍稍陳述近世國家之義蘊。亦驟不辨何者爲吾人已具之理想。何者爲吾人必守之定義。是舉國之人。皆不得其爲國之道。而漫言爲國。宜乎吾建國三年。而日在夢中。全不知所爲何事也。於斯而望其國之幾於治焉。此誠韓退之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之類也。

國家者何物也。以吾舊義推之。實視爲一私人之產業。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此言均國家。殆與墨子所謂厚於貨者分人以祿。同一義解。語云。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國

易同之欺。無假取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聲。巧辯緣問。眩于小忠。趨于恩愛。賢愚雜錯。黷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聽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魏紀三十)可  
以參看。

(一) 見墨子尚賢中。

而以鈞爲喻。貨之之意尤顯。漢高帝曰。某業所就。孰與仲多。黃梨州謂爲逐利之情。溢之於辭。(一)大抵以國家爲逐利之資。實吾國數千年來治亂興亡之恆軌。無可諱也。以是人之爲國宣勞。謂之與人家國事。爲國盡瘁。謂之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岳飛所謂精忠報國。義實同於爲君復仇。進徵他例。疏舉莫徧。一言以蔽之。吾國蓋實行以國爲貨之說。茲說至滿清既倒而始衝破者也。

貨國之說既破。勢將別求所以釋國家者。以爲立國之本。於是民國已三年矣。今之國家。其所以異於前清者。究安在乎。愚爲此言。非謂君主國家。其國云者。必如吾歷朝之所爲也。稍通歐史者。卽知自法皇路易十四倡言朕卽國家以來。歐人視爲不祥。已絕口不復道及。今之君主國如英如德。其所以詮國家者。未嘗與法美殊科。英人之國家觀念。開發甚遲。故其學者多取美人所言。奉爲圭臬。美之大理院嘗爲國家立義曰。『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二)

(一) 見明夷待訪錄原君。

(二) A state is a b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it, to enjoy 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ice to others.

此其爲義。英人以爲至當。卽此而詳晰之。且待後幅。今茲之所當知者。亦卽在君主國。且無人敢私其國。以爲己有。己耳。苟前清之季。憲政修明。美洲大理院之定義。早堅植於吾邦。如英倫然。則愚敢言今日之國家。其實質與理想中之君主國。並無二致。反之。苟號稱民國。而前舉貨國之念。其根不可爬梳。陽奉共和之名。而一切惟返乎專制。是務則愚又敢言今日之國家。其實質與獨裁體之君主國。並無二致。於是民國已三年矣。其國家所以異於前清者。究安在乎。

答此問也。若將三年以來之政象之輿論。條分而縷晰之。以內籀歸納之方。尋其所作國家之界。則區區短篇。不能爲力。且傷時之說。或亦非讀者所樂聞。惟最近政府所頒新約法。其第三章第四條有曰。『大總統爲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條文至簡。又爲國人所共見。愚試準以爲說可乎。愚聞統治權出於歐文薩威稜帖薩威稜帖者。猶言一國最高之權也。國而無此最高之權。則不國。此最高權而無國。則不詞。是故國家與統治權合體者也。從其凝而言之。爲國家。從其流而言之。爲統治權。之二物者。非二物也。一物而兩象者也。今日總攬統治權。是不啻曰總攬國家也。國家而有總攬者。是別

建一人於國家之上。也是世主可得而均權。奸可得而竊。劉季可得而誇。於仲路易。可得以同於朕者。也是吾爲民國立法。其結果乃至貨國家於一人。而所謂民者。將自屠毒其肝腦。離散其子女。以博一人之產業。外可無他事也。吾知約法會議諸公。勤求古訓。熟察往事。於「微言大義深入人心」(一)之道。與夫「歷史地理風俗習慣」(二)之成。守之而不失。衡之而不爽。始有此適合國情之作。昔者羅馬改爲帝政。政事猶準乎共和。今吾國初入共和。立法宜未能離乎專制。據京滬各報。總統聞約法會議將以統治權總攬者。屬之。卽示意該會不得以此列入大法。滋人疑慮。而該會不聽。屬草既定。會員莊君蘊寬。爭之不得。致以辭職。而該會不顧。可以見其所信之堅矣。今若首課議者。以逢惡張寵之誅。次數其曲。學阿世之罪。彼必且怫然不受。曰。此吾儒之微言大義也。此吾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也。此而當誅。則吾儒之微言大義當誅。此而有罪。則吾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有罪。若然。則愚可得以答吾之問曰。今之國家。他非愚

(一) 約法會議香總統文有云、「春秋著大一統之文。孟子垂定於一之訓。微言大義深入人心。」  
(二) 又有云、「制定國法。而與一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過相違反。則舉兩翼風之未爲。勢將窮於北轍而無功。」

所敢知由約法觀之則實與歷朝之所貨者無甚差別於此而民國云云約法云云亦梨洲所謂『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勤說也』(一)已耳安足貴哉

說者曰『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日本帝國憲法第四條之所規定也吾鄰有之吾安在不可效法於此愚若遽曰日本者帝國也吾非帝國自當別論聞者必能設辭以答曰苟君主國一切皆非美之法制法之政制胡乃俱有取於英吾人亦問其真理何若耳初不當先設成心吐棄君主國所有政質也茲說也乃愚持論之所夙守敢不拜嘉惟君主國之政質吾不當吐棄云者亦謂若而質者無論何種國體之所必備或皆可通者耳如司法獨立此必備者也故美承英系而美之民政轉強內閣負責此可通者也故法承英系而法之共和無礙其所以然者則是種種俱無關國體之本問題也國體乃已定之前提不容置議其所參酌古今衡論得失亦限於在此國體之下何者爲宜何者爲不宜而已也如其不然美之康格雷以英之君主爲可法議行帝政英之

(一)見黃梨洲原法、

巴力門。以法之民主爲可羨。議行民政。則事關國體。其性與革命無異。此必不得以採用他國法制爲詞。漫圖囫圇吞棗。也是故政黨之運行政治。製爲黨綱。與他黨立異。有最要之規律。曰其異點宜在實際而不宜在本根。(一)卽此理也。今爲問日本憲法以統治權屬之元首。乃法性爲國國之所必備。或國國之所可通乎。抑爲日本之所獨有乎。果普通法制問題乎。抑國家根本問題乎。果政體之事乎。抑國體之事乎。吾知日本君主國也。君主國之統治權。以史蹟所貽。當然屬之元首。然若無死法以叫破之。則頗有自由解釋之餘地。而其國政治之運用。轉以圓融。是故君主國之盛強。首推英德。而英之學者。謂其統治權在巴力門。英王無與也。德之學者。謂其統治權在國家。德帝亦無與也。是故日本所謂元首統治之說。不僅非國國之所必備。而亦非君主國之所必備。不僅非國國之所可通。而亦非君主國之所必通。是其爲一國獨有無疑也。日本學者。欲將其所獨有者。傳會法理。間執人口。而明辨之。而護持之。所費之曲說。不知何許。疑之者爲美濃部達吉。信之者爲上杉慎吉。審其說之難通。而諉爲無用之憲法論。不

(一) 愚前在民立報立政黨組織案未竟。中有一節。於此點頗多發明。可參看。

與深究者爲浮田和民。(一)而要有一同認之點本之以發論是何也則以統治權屬之君主乃國家根本問題而非普通法制問題易詞言之乃關乎國體而非關乎政體也而關乎國體云者是謂統治權之規定乃日本之君主國體所由立也今吾不察亦漫以此種規定移而植之約法又爲問吾之國體爲共和乎抑君主乎果共和矣而吾竊取人之以別其君主國體者列入大法用意安在而且竊取人之以別其獨有之君主國體爲他君主國所吐棄者用意又安在諸約法議員者諉曰不知吾猶恕之苟知之而故爲之則今之共和固不值一錢而堂堂國體乃竟若芒若昧而由數十刀筆之吏舞其文墨潛銷暗蝕以去則恐梨洲俗儒勦說四字尙未足以盡其罪也

興言及此不得不略作國體與政體之別然欲明此別也當先嚴國家與政府之分國家者何亦如前言統治權之本體也政府者何領受國家之意思以敷陳政事者也統治權之本體與敷陳政事之機關在法理絕非同物較然易明而有時人莫明之者則

(一) 日人星島二郎集日本各家所論憲法諸說都爲一冊以美濃部上杉兩博士爲主筆、編曰最近憲法論、足見日本最近憲政之思潮。



爲。歷。史。陳。迹。所。拘。之。故。蓋。古。來。國。家。實。建。設。於。政。府。之。內。國。家。政。府。合。爲。一。體。後。雖。逐。漸。分。明。而。由。甲。種。政。府。折。而。爲。乙。種。政。府。前。者。混。乎。國。家。後。者。實。與。國。家。有。別。而。嬗。蛻。之。迹。極。其。無。形。程。敘。又。極。迂。緩。新。舊。兩。者。之。界。線。殊。難。劃。清。於。是。欲。在。政。府。之。外。建。立。國。家。使。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終。不。完。全。雖。然。此。在。古。國。而。憲。法。有。相。承。之。系。統。者。爲。然。也。若。曾。經。革。命。將。從。前。之。系。統。破。壞。無。餘。而。別。創。一。新。系。統。使。新。舊。交。替。有。至。明。之。迹。不。可。掩。者。則。愈。於。此。若。而。國。者。每。有。絕。大。之。機。會。建。立。國。家。於。政。府。以。外。蓋。革。命。既。成。國。家。以。立。由。國。家。編。製。憲。法。憲。法。定。而。政。府。之。形。式。以。生。政。府。者。乃。依。國。憲。之。條。文。體。國。憲。之。法。意。以。施。行。政。事。者。也。政。府。由。憲。法。而。生。國。家。決。非。由。憲。法。而。生。國。家。者。造。憲。法。者。也。憲。法。者。非。造。國。家。者。也。有。國。家。而。後。有。憲。法。有。憲。法。而。後。有。政。府。國。家。者。乃。純。乎。立。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立。國。至。此。而。國。家。政。府。之。觀。念。乃。真。分。明。矣。(一) 此。種。觀。念。美。洲。人。士。自。以。爲。得。之。最。明。觀。柏。哲。士。之。書。卽。其。代。表。其。所。以。然。者。則。以。曾。有。機。會。先。創。國。家。而。後。立。政。府。也。當。其。離。英。獨。立。之。時。全。洲。自。由。人。民。經。一。定。

(一) 此段本原書作「國體與政體之別」說多本柏哲士、

之組織集爲一體。此組織者統治權之所寄也。卽國家也。至政府當作何式。尙不可知也。乃相與議之。因字其體曰憲法。會議憲法出而政府生。政府生而機關備。敷陳政事一準常經。至此始有可言。此理想也。而以美人政治道德冠絕人羣。竟能循此階梯一步而不紊。宜乎其永葆此別而矜矜自喜也。是說也。其在吾國果何如者。

今吾號稱民國矣。今之人尤羣作國體政體之論矣。以愚觀之。吾之以革命而建國。其機會頗不讓於美。苟吾之政治能力亦等諸美。則將不至道旁築室。三年不成。國情擾攘。以有今日。但在今日。而吾爲民國如故。人之倡言保存國體如故。卽大總統亦宣示決不使帝政復活如故。彼其所以釋國體者。愚誠未求其說。惟解釋日本帝國憲法者。謂統治權之所寄者曰國體。約法旣以統治權屬之元首。如日本之所爲焉。則欲求一說與此相應而又無背於所謂民國者。果安在耶。此曰國體矣。所持以別爲政體者。又何物耶。易詞言之。何以謂之國家。復何以謂之政府。耶。且吾聞之。凡以物與人者。必其物爲己所自有。約法會議旣慨然以統治權贈之一人。則約法會議不將自有其統治權乎。凡有統治權者。卽爲國家。是約法會議不將自命爲國家之本體乎。然實則此團

體也者。由大總統召集之。由大總統解散之。其所通過之法。由大總統公布之。與美洲之憲法會議獨立無對爲一組織體者。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人之度量相越。不亦太遠乎。嘻。號稱根本大法。未能籠罩一行政機關。而行政機關轉能操縱根本大法。易詞言之。是國家未能造政府。而政府轉以造國家。恫恍迷離。驟難思議。究其實何也。彼約法會議者。己身未存。漫言造法。宜乎尸不可居之名。而冒大不韙之嫌。噫。兩體之別。以貽百世之劫也。是又何也。彼約法會議者。與於國家組織之事。而實未嘗一與國家謀宜乎。約法成而國家遠舉。頭見約法不見國家也。或曰。約法生於事實。事實如此。又奚論約法之有無。曰。然。然無約法。國家不過虛懸而無薄。有約法。國家乃至公然。而退聽是亂國家者。終不得不曰。此約法也。曩國會所爲憲法草案。既出。日人有賀氏方大贊其學於吾邦。悍然以第三次革命字之。今之約法。至由之而國體壞。國本搖。不識有賀見之。又將何以爲言矣。

愚頗聞最有力之說曰。國苟不存。共和何益。國苟以存。不共和又胡害。吾人亦問國家將藉此以存否耳。初不宜先問符於共和至何度也。約法會議咨大總統文有云。『改

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實利。而不在徒飾美觀。首在爲多數人謀幸福。而不在與少數人言感情。救國但出於至誠。毀譽實不敢計及。是以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隆大總統之權。實以重大總統之責。』蓋卽斯說之代表也。此驟觀之。亦復言之成理。卽愚持論。亦夙恥陳共和之美。而長國人虛僞放縱之風。就於斯言。決不絕端反對。俟至後幅。重與細論。惟斯時愚不得不爲一語。以破約法會議之迷夢者。則準此立言。欲以明其效。擊東鄰之故而護其元首。統治權之說。乃實自陷於絕地。而不可通也。蓋議統治權之誰屬。乃國家之事。而課責任於誰。某以施行政事。則政府之事。二者爲界。分明有若鴻溝。是故日本以統治權屬之天皇。因定其國體爲君主。而政事所出。則別有一政府存焉。無與於天皇。天皇惟高拱而已。上杉博士曰。『所謂君主國。乃以一人而爲統治權之總攬者。完全純粹。到處皆然。』美濃部博士駁之。謂『以日本之歷史言之。藤原氏之擅權時代。與武家政治時代。不論卽在今日立憲政治之下。統治權總攬云者。果得稱爲皇上一人之意。而無他人之意入乎其中哉。』

(一) 愚揣美濃部之言。

即在表明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日本雖以歷史上之事實不得不以統治權歸之一人。(一)致招近世法學之譏評而實際上能釐國家政府爲二不以天皇之尊橫干國政法治國因得確立人民遂亦安之學者偶然之論爭固無所影響於政治也今吾效法日本果何如者革命既成史例悉破全無日本所謂「瑞穗國」「大八州天皇」之古典縈繞國民之心胸而亦竊其萬世一系之言定爲至尊無上之位同時復稱民國帝政永不發生負總統之初心淆民間之觀聽錯亂恍惚莫可究窮果胡謂耶夫亦既追摹日本有所規定矣而又刻鵠不成轉而類鶩蓋彼邦憲政本一大原則中分兩部一以統治權歸之天皇一使天皇不負責任其所以然則國家者無責任者也。(二)而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國家之本體起而負政府之責任則爲之首長者勢將行其

(一)日本井上密博士有「統治權之主體」一文、謂「據日本皇室祖先之歷史、自神武天皇

以來、歷代之天皇、實爲統治權之主體、」見星島氏所輯最近憲法論、

(二)國家無責任、是一有益之定義、最須記取、愚曾在獨立周報作「國權與民權」一書、有曰、  
「國家者、必具有最初絕對無限及普及之權力、否則不成爲國家、此無問於國之爲君主爲民主也、在君主國、國權之量不加多、在民主國、國權之量不加少、」蓋即統治權也、所謂西性、曰無限、曰最初、曰絕對、曰普及、乃哲柏士列舉之、就無限一性思之、可知其無責任也、

絕。對。無。限。之。權。而。莫。能。制。止。之。苟。制。止。之。其。事。即。等。於。革。命。由。前。之。說。是。無。政。府。由。後。之。說。是。危。國。家。二。者。皆。大。不。可。也。唯。釐。國。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後。國。政。可。得。而。理。茲。理。也。稍。治。國。法。者。可。以。知。之。而。不。審。約。法。會。議。諸。公。胡。乃。茫。然。無。所。通。曉。既。以。一。國。之。薩。威。稜。帖。寄。之。總。統。同。時。一。則。曰。『以。重。總。統。之。責。』再。則。曰。『對。於。全。體。國。民。負。責。』(一) 他。義。請。待。更。端。陳。之。以。云。爲。總。攬。統。治。權。下。一。義。解。則。愚。唯。有。見。其。進。退。維。谷。醜。相。畢。露。也。已。矣。

責。任。何。謂。也。是。亦。不。得。不。爲。讀。者。一。詮。釋。之。然。詮。釋。此。語。訴。之。常。識。已。足。初。不。待。高。談。法。理。蓋。無。論。何。人。所。爲。何。事。皆。自。覺。其。有。不。可。不。守。之。常。經。並。知。苟。不。守。之。人。之。於。我。輕。將。加。以。惡。感。重。且。科。以。嚴。罰。前。者。謂。之。義。務。後。者。即。謂。之。責。任。是。故。義。務。者。自。守。者。也。責。任。者。人。加。諸。我。者。也。義。務。可。自。修。之。至。一。言。責。任。則。必。有。相。對。之。個。人。或。團。體。始。生。意。味。私。人。如。此。政。府。亦。然。蓋。政。府。者。國。家。所。創。置。者。也。國。家。之。權。無。限。而。政。府。之。權。則。不。得。不。有。限。苟。無。限。焉。則。惟。有。通。國。家。政。府。之。藩。而。返。乎。專。制。無。藝。之。實。若。而。國。者。

並非絕無可以存立之道。惟憲法一物不當存在何也。憲法云者其在歐文首以限制爲義而政權所使舉有一定之範圍不得逾越設或逾越而卽有法督乎其後也。由斯以談國家自有憲法以上則政權無論大小要有限制既有有限制要當建法以繩之斯法無他卽號責任。但此種責任以從政治與法律兩面觀之爲象不同因分兩種聞之英儒戴雪政治上之責任乃國務員失去議會多數之擁護卽當辭職其字以政治則當是時也倘或國務員忘其廉恥硬不去位無人能控之法庭科以罰焉是也。至法律上之責任則關於國務員副署凡政事所行有國務員署名其上其國務員卽莫逃法庭之糾問是也。(一)如此分之特於英憲爲然苟或他國以內閣經國會投不信任票而得通過卽當解職一節在英倫爲慣習號稱名譽律(二)者而亦勒爲條文著之典冊如法蘭西憲法(三)以及吾憲法草案之所爲焉(四)則戴氏所謂政治上之責任者亦卽法律上之責任惟戴氏持說有一不可破之例則責任無論何往要不出於政

(一) 見 Dicey,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頁 111 頁 (二) The Law of Honour (三) 千八百七十五

年二月二十五日之憲法第六條 (四) 憲法草案第八十一及八十二條

治與法律兩類也。夫法律者何？法庭所得據之以判事者也。以故以責任規之於法律，必其可以由法庭糾問之者無疑。法蘭西內閣責任問題未嘗一涉訴訟者，乃其內閣嚴守英人之名譽律，初不待法庭干涉也。苟不如是，則屬諸政治事情。凡政治上之救濟，必以政治手腕出之，非法家咬文嚼字者可比。惟語此手腕，非可作爲概括之詞，亦不能預設必由之路。大抵其所施之程度，何若當視民力之強弱、民智之文野爲比例。差以言其極，在民主國美利堅總統約翰孫之自退、林肯麥荊來之被殺，皆其所以負責之道也。何也？彼在職之期載在憲章一成而不可易，苟或於此期中其所行政大不滿於人民之所欲，而在法人民無如之何，勢唯有出於驅之殺之一途也。在君主國其例尤夥，法皇路易之斷頭、英王查爾士之授首，吾國自桀紂幽厲經歷朝迄前清之死之流之滅之亡，皆其所以負責之道也。何也？革命者專制之產物也，橫暴者之執政有神聖而無責難，國民不堪其虐，非暴起而死之流之滅之亡之不足以自救而少緩須臾之死也。政治責任此類是也。今約法曰：『大總統對國民之全體負責任。』茲責任者果屬於法律方面乎？抑屬於政治方面乎？由前則法律舍法庭便無物，今之起而



糾大總統之責任者。果何種含有法性之機關乎。而其文明。明有曰國民也。國民一定組織散處如泥沙。又安所執行法律乎。法律之說。既未可通。勢不得不走入政治。惟以政治上茫無畔岸之事。漫然定爲法文。張皇號召。其爲絕無意識。又不待沉思而得。彼作法者。亦何嘗不抗顏以立說曰。『以總攬統治權屬之國家元首。以重大總統之權。而又不能無所限制也。於是對於全體國民負責之規定。』(一)是責任生於限制。彼亦似有所知。惟問限制云者。爲之於事先抑爲之於事後乎。吾聞事先定其行權之範圍。斯謂限制。事後課其所行。合於所限與否。斯謂責任。今約法不規之於事先。而謀之於事後。是當其行權時。已無限矣。明明無限而猶裝頭蓋面曰。『不能無所限制。』豈非欺人自欺之尤。茲且姑如其意。以限之於事後矣。吾又聞行權無限者。而最後必有所以限之。其權亦與之爲無限。易詞言之。權利無限。其責任亦無限。此無限之責任。何也。卽約翰孫之所以見劾林肯。麥荊來之所以見刺路易之頭。所以斫查爾士之首。所以懸桀紂幽厲。經歷朝以迄前清之所以死。所以流。所以滅。所以亡也。讀者如

嫌。所。引。例。爲。不。祥。須。知。此。不。祥。之。例。約。法。實。貽。之。愚。雖。欲。自。諱。病。未。能。也。卽。諱。而。不。言。又。胡。益。也。嗚。呼。約。法。會。議。諸。公。謂。爲。未。知。而。偶。爲。之。是。爲。無。腦。筋。謂。爲。知。之。而。故。爲。之。是。爲。無。心。肝。自。今。以。往。隳。民。國。之。本。基。召。未。來。之。巨。變。蹈。梨。洲。非。法。之。法。之。譏。二。啓。項。籍。彼。可。取。代。之。欲。吾。知。非。他。卽。此。責。任。兩。字。也。

說者曰。總統對於國民負責任。此美利堅憲法之精神也。吾國體同於美。準美制而立爲法。焉可厚非。愚曰。美誠有之。惟非所論於今之約法也。曩者有一派之政客。意在取消內閣責任制。因倡爲總統責任制以抗之。愚當時卽指陳後制不成名詞。其說曰。『對於人民所負之責任。不過政治上之理解。解決不成爲一種政制。專制皇帝亦誰非對於人民而負責任者。使總統責任制而成爲名詞也。則皇帝責任制亦斷無邏輯上之理由。使之不成術語。是故責任云者。通常乃指行政立法兩部之關係言之。範圍不及於人民。準此論思。則總統制實一無責任之政制也。』  
 斯說雖簡。亦殊著明。然總

(一) 見原注。

(二) 見民立報總統責任制篇中。

統對於人民負責一語。究不脫於美洲學者之口者何耶。則以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使立法行政各各獨立。(一)而同溯其源於人民。以謂總統也者。乃人民選之。於國會無與。故其責任。乃對人民負之。而亦於國會無與也。易詞言之。總統與國會議員。同受命於人民。以治國事。各守其權。不相凌越。此中非有主從之關係也。此以表示三權絕對分立之精髓。而非所論於權限之大小也。其言總統對於國民負責。與言國會議員對於國民負責。無二義也。何也。美人之所以釋總統責任者。不外總統任期既滿。國民可不選之。是猶議員責任不外議員任期既滿。國民可不選之也。於斯有最須記取者。則採用斯說。必行政立法兩部之權限較然。分明國會發令總統。唯行國會之令。以致之民。如美利堅。今制焉。然後可也。美利堅之政府。得諡曰弱大陸。法家諺為六頭政治。(二)立法行政兩部之首長。平分宰國之權。相衡相舐。而不相容者。此也。今約法會議諸公。不此之悟。既以大權寄之總統。一身首與美制之精。

(一) 參看白芝浩內閣論、

(二) 六頭謂總統國務卿兩院議長及兩院財政委員會長也、

神相畔。同時復。聖頓哈密敦亞。本篇之職。本非。費。今請舍法律。事訴之史識。一。不能也。此政術。無取贅言。約而。然之序。則爲四。已私。而不使主。肆。凡爲同者。奉。皆由於此。是爲。諉卸。茲四賊者。賁云者。特日居。

曾滌生所舉四病。曰退縮。曰瑣屑。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相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以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語無歸宿。是也。』(一)茲四病。有如黴菌。好同之治。則招菌之媒。人行專制。菌立飛入。由是一人負責。云者。行見身爲菌。塞日爲所以清血殺微生物之計。而不暇給耳。民生國計。又何與焉。此外唐之魏徵。本說苑之說。別臣類爲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

(一) 茲六邪者。又集四賊四病之成。其邪初中於主。專制者之一。身後乃浸淫蔓延。滿乎天下。所謂亡國實又收六邪之大果。雖若賊若病若邪之所行。其狀亦或以主者性分之有強弱而偶異。要而言之。『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二) 其必至於亡國而後已。無二致也。如此則一人負責其效。亦可觀矣。又焉在其可貴而必以著之典章。懸之象魏也哉。

或曰。子言專制而例周齊。亦太有辱乎政體矣。專制者有開明而博愛者也。漢唐盛時。卽能希此。何子未或一思及乎。愚曰。然。惟問漢唐之盛。果恃有文帝太宗其人乎。抑僅恃兩代之制乎。昔柳子厚作封建論曰。『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此以培擊封建。固精警無倫。然愚不解以論君主世及。

(一) 魏徵上太宗疏

(二) 魏徵對太宗語

之制。其理胡獨不爾。荀子病不通倫類。子厚誠犯之。而亦由君權絕對等諸天經。廢君改制之事。聖哲相望。舉莫思議。又不獨子厚爲然也。惟然專制之效。或有可觀。特亦所謂賭而偶贏者耳。『賭而偶贏。非能以之稱賭德也。』(一)或曰。在君主制誠然。若易君主爲總統。則非能者無以與選。吾知其弊可以免也。愚曰。然。茲又當問總統果立於法制之下。抑仍獨操專制之權。由前則客說是。由後則客說非也。蓋總統而以專制爲號。召勢必以專制爲護符。以大錯旣成。騎虎莫下。非此不足以全軀保妻子也。於時苟非有他力。忽起抗而勝之。則其易選舉而爲世襲。似又當然之事。是故拿破侖入法。迫而稱帝。苟己身不囚。必傳位無疑也。克林威爾治英。號稱護國。積威過甚。惟其子足以繼承。苟王政不復。長英倫者。至今爲其子孫可也。其弊又安在。可以免乎。或曰。吾惟問其身。不問其子孫。苟主者一時得人。則一時稱治。是專制終未可厚非也。愚曰。然。惟愚知旣稱專制。政情所演。實無間於其爲君主。抑爲總統。總統吾無其例矣。試問君主專制之最良者。果有當於近世國家之理者乎。貞觀之盛。可以稱矣。而究其實。乃魏徵之

對太宗所謂「人在困危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猶饑人易食」而已。非有他也。昔者嘗怪黃梨洲博極羣書，深通治道，獨不解於孟子一治一亂之言，而信胡翰之說。(二)謂有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清初，皆在一亂之運，向後若干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荒怪無稽，可笑已極。至於今日人口之理，既明生計之義，日顯遂乃了然於孟子之所謂治，皆大亂以後，人口頓減，豪猾既盡，良懦安枕，初非誰家治術，足以望此也。迨生聚二、三百年，人口復殖，求食不足，挺而走險，孟子之所謂亂，又因以生如此，展轉如環，無端吾國二十五朝之史，義可以此盡之矣。從而稱述治道，衡論憲章，皆梨洲所謂周旋此膠彼漆之中，並非於立國根本問題，有何痛癢。不然，宋初之治，亦極盛矣，而胡乃開國幾及百年，尙未爲民間興學，既稍稍興之，逾年而其學復廢，是學且不興國於何有教育如此，其他可知。(三)可見彼所謂治純乎消極，民出粟米麻

(一)見明夷待訪錄發端。

(二)歐陽修吉州學記曰：「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曾鞏宜黃縣學記曰：「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



絲野無揭竿斬木太平之世。卽於是期。國民之真在福祉。果於何在。非所計也。亦非所知也。試問今日立國。果於斯而卽足矣乎。嘗論專制之政。無論其文明。達於何度。而要於養成民力。增進民德。開發民智。無幾微之實效。而况乎達其所謂文明。又恆在萬不可得之數也。此不獨於吾國爲然。蒙孫（一）者。德意志之大史家。尤精熟於羅馬政事。而稱其帝政爲高貴無上者也。彼之史識宏通。見聞博洽。自有史氏。號稱絕倫。獨其崇拜勢力。好以成敗論人得失。頗爲學者所詬病。然且發爲論曰。『憲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爲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英儒哈蒲浩者。病歐洲近持國家主義過甚。其勢趨於官僚政治。而去責任政治將日遠。遂誦蒙氏之言。以諷其國人。本斯旨而發明之。枝葉扶疏。其說至爲精邃。愚旣取而譯之。別爲一篇。以資參考。不更徵引於此。惟上述數語。最宜潛玩。專

（一）蒙孫 Theodor Mommsen 生於一八一七年。卒於一九〇三年。在德意志各大學講學最久。著書至九百二十種之多。於學無所不窺。無所不精。英之史家胡禮門。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博雅非吾之船山所能望也。

制者死體也有何發育愚爲同說有曰「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苟足爲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一)其言雖簡亦可以深思其故矣

由斯以談專制惡矣苟攻其惡而謀復以專制代之是以惡濟惡國政斷無改善之望雞不可攘日計不可月計亦不可兄臂不可軫急之不可徐徐亦不可何也以其主義之差非救治於其本根不可爲也所以然者人莫不自私而有權者尤莫不欲濫用其權以自恣以是一國之人較然劃爲治者被治者兩級其中絕無連環可以交通情感互調利害則以全國之福利供一人或一團體專欲之犧牲實人類劣根必生之果無可疑也其因旣明則欲解除專制之毒惟有還求之被治者之身而已英儒席兌(二)曰「代議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於治者之反動以改良政治也易詞言之乃被治團體之利益必治者隨時可由被治者直接或間接以影響加之而後能充分

(一)見政本

(二) H. Sidgwick 引語見所著政治學

保全也。』寥寥數言。已破政治之的。蘇張之舌。莫能降之。於時有一實際問題起矣。茲問題者。非駁吾說者之所特設。而亦愚頻頻自叩者也。其問維何。卽代議政治之成功。基於多數國民之智識。今吾國多數國民。果足以言代議之事否乎。愚請決然答之曰。否。不足也。不獨在吾國爲不足。盈地球之國。皆於此有未足也。蓋參政限於男子。盡男子而有是權。已非多數。況乎選舉上之制限。男女性以外。尙有各種。靡國不有之乎。以民智最高之美洲。其有選舉權者。尙不過全人口五分之一。遑言其他。是多數云者。本非絕對之義。而爲相對之言。旣相對矣。則其所以爲相對者。程度何若。亦視其選舉法如何立耳。初無定衡也。以吾例之。苟其有選舉資格者。不能有全人口五分之一。而爲八千萬焉。所有者。不過八千萬五分之一。而爲一千六百萬於吾說。無礙也。卽一千六百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一千六百萬五分之一。而爲三百二十萬於吾說。無礙也。卽三百二十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三百二十萬五分之一。而爲六十四萬於吾說。無礙也。甚至六十四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六十四萬五分之一。而爲十二萬八千止矣。盡矣。無可再減矣。於吾說。仍無礙也。要之。吾之所謂多數。乃有選舉權者。

之。多。數。非。全。人。口。之。多。數。也。吾。知。富。於。什。匿。克。之。思。想。者。或。且。謂。吾。國。之。有。政。治。常。識。者。將。不。足。十。二。萬。八。千。人。則。以。中。國。之。大。一。人。首。出。而。稱。帝。其。所。賴。以。奔。走。庶。政。位。於。百。僚。有。司。以。及。里。胥。鄉。正。者。其。數。至。少。亦。在。十。萬。以。外。苟。此。十。萬。人。者。毫。不。足。與。於。政。事。將。見。責。任。政。府。莫。立。官。僚。政。府。亦。莫。立。立。憲。政。治。無。能。爲。專。制。政。治。亦。無。能。爲。是。將。吾。人。建。國。之。資。格。從。其。根。而。撥。之。凡。吾。人。一。切。言。談。悉。歸。廢。止。而。愚。茲。篇。之。作。尤。屬。多。事。可。嗤。想。說。者。之。意。亦。不。如。是。也。於。是。其。國。自。足。施。行。專。制。以。上。則。本。其。人。民。固。有。之。思。想。能。力。而。以。專。制。與。他。種。政。體。相。較。在。政。治。眼。光。稍。形。平。直。者。無。不。立。覺。彼。善。於。此。不。可。以。道。里。計。何。也。史。例。來。告。歷。歷。可。證。內。籀。所。得。不。可。毀。也。簡。而。言。之。則。良。專。制。首。賴。有。良。官。僚。官。僚。而。號。爲。良。必。也。『集。若。干。人。居。之。官。府。而。其。人。皆。經。驗。富。有。實。力。充。滿。持。躬。整。飭。處。事。公。正。足。以。捍。衛。國。家。導。領。社。會。者。也。』此。其。人。之。不。可。得。於。專。制。政。治。而。轉。得。之。於。責。任。政。治。哈。蒲。浩。又。與。吾。人。以。鐵。證。使。吾。無。法。足。以。難。之。其。言。曰。

……蓋。此。種。官。僚。如。其。有。之。必。也。自。由。政。治。之。結。果。而。非。可。由。官。僚。自。求。得。之。也。必。也。先。有。改。革。之。家。先。覺。之。士。倡。庶。民。議。政。之。權。謀。公。平。選。舉。之。制。用。力。既。多。經。時。復。

久。漸。見。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衝。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非。官。僚。自。薦。而。卽。可。冒。其。名。以。行。也。歷。察。往。事。勤。求。實。例。吾。見。行。平。民。政。治。而。知。所。慎。才。行。俱。備。公。誠。雙。擅。之。夫。有。乘。之。以。出。者。矣。未。聞。民。意。衰。退。輿。情。不。彰。而。寡。頭。當。國。其。才。行。公。誠。之。量。能。保。其。應。有。而。儘。有。也。(一)

之數語者。在政治學中。實爲鐵案。羅馬大帝。且莫移之。愚百誦之。而不厭。故於他篇。既舉哈氏全說。而仍贅稱於此。吾知好作什匿克之言論者。或且更謂吾國之「地理歷史風俗習慣」。與歐洲不同。政則有驗於彼。良不必有徵於吾。是於哈氏之言。仍不能無疑也。愚曰。善。今請爲諸君更徵一說。

英儒有邊沁者。喜言功用之學。以謂凡物必切實有用。然後可貴。學術政治。一切皆然。吾柳子厚有曰。「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此在聞者。舉爲徬徨。若入邊沁之耳。彼將立曰。棄之可也。雖聖人何傷。其爲說。斬切類如此。彼說初出。英人不甚信之。其徒多法人。以其書刊於巴黎。大陸之法家。首被其影響。而英亦漸取其說。而理之。邊氏之學。乃

(一) 見拙譯哈氏權利說。

浸盛。十九世紀。英律之改良。悉淵源之。邊氏沒後未久。美人之主改造法律者。亦奉爲宗主。今其說之在兩陸。雖稍稍衰歇。而數十年前。人民權利未甚鞏固之時。曾若狂瀾巨浸。瀾漫全世界。蓋其深入人心。有不可磨滅者存矣。往者新民叢報。頗復稱引其說。淺識者流。以其競言功利也。輒起非之。實則功利二字。乃從日人譯語。並非確詰。皮相者因而紛爭。甚爲可笑。卽吾家太炎。未明邊氏所言。趨重法律。而罕涉於倫理。亦頗引吾邦理學。以詆譏之。至今能舉邊說者。幾絕無矣。愚之絃此。在本篇實屬駢枝。而以寓其珍重介紹之思。遂亦不辭覼縷。究其所謂功用者。果何說乎。邊氏以爲。凡事之能止惡而生善者。曰功用。於是欲知功用之爲物。不可不知善惡之爲物。其說曰。

凡苦之謂惡。凡樂之謂善。由是而之焉。之謂功用。功用之學。不外卽天下之苦樂。而推算之比較之。又凡此外之感情。絕不使之屬入是也。

在崇信功用主義者。於一切公私動作。悉視其所生苦樂如何。以爲贊成與否之標準。舉所用公正不公正。道德不道德。善不善。諸形容字。皆其字含有若干苦樂之成分者也。且所謂苦樂。卽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

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亞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一) 自邊沁之說出是非之者。聚訟不能休。而非之者。率在倫理一面。謂以其說作爲道義之準繩。不無流弊。至用以爲立法原則。因由常人之所謂苦樂。以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二) 則無所容其非難。今愚鄭重引之。乃在表明政治之作用。不外創一組織。使同一社會之人。其所懷趨樂避苦之感。有共同之法。以通之。苟無法以通此。則其所謂組織。決無一顧之價值。惟其所謂苦。乃己之所謂苦。非他人所能想像也。其所謂樂。乃己之所謂樂。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又其所謂苦。乃人人之所謂苦。非法家拂士感之。而悲。匹夫匹婦感之。而不悲也。其所謂樂。乃人人之所謂樂。非大人先生得之。而笑。庸童小夫得之。而不笑也。古之賢君。亦或游臺榭。而思民宮室。被繡黻。而思民衣服。享珍錯。而思民飲食。御妃嬪。而思民嫁娶。然思其所思。非吾之所思也。吾思之。吾重思之。非吾

(一) 詳見拙著法律改造論。

(二) 功用主義。亦曰最大幸福主義。

不能出吾之所思實行之也。哈蒲浩曰：『近世國家之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其於人民能力之發展，使得充其量也。』(一)愚爲之釋曰：近世國家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前者人民之苦樂懸諸一人或少數人之意志，而後者人民自定其苦樂，且自應用之於政事也。今之爲言者曰：中國人民不足以與於立憲政治也。易詞言之，是中國人民不自知其苦樂而定之，既不能自定，惟有煩政府代爲定之而已也。欲明是語之當否，暫不問人民能否自定，最宜先問政府能否代定，有如前言：『人莫不自私，而有權者莫不濫用其權以自恣。』是知政府代定之理，決不甚長。然惟折以理論說者不服，以爲吾國饒有特別情形，與他邦不同，故愚取邊沁之說，討論至此，審其更無持理之地也。乃進而衡論所謂特別情形者何如？夫當今吾民之所苦者，非外力之侵入而國將不保乎？政府知其然也，乃竭力講外交，唱同盟，遣密使，聘顧問，彼市我以恩，惠吾報之以疆土，彼假我以顏色，吾施之以路礦果也。四境安堵，邊塵莫驚焉。吾民之所苦者，非財力之困窮而國將破產乎？政府又知其然也，乃竭力結交，贊本家，磋商銀

(一) 見哈氏權利說。



行團今日一小借款明日一大借款揮霍不足繼以賄賂賄賂不足繼以賭博國富至此初未嘗蝕及小民焉吾民之所樂者非工商之發達乎政府知其然也爲之多發紙幣以擴充其資本爲之多縱兵匪以分銷其貨品憫鹽商之疲困則假手於洋監督以蘇息之痛商辦公司之無利則盜押於外國銀行而不使知之（一）吾民之所樂者非生命之安全乎政府又知其然也爲之遍設偵探民不良不被邏察爲之四縱軍隊女不美不受姦淫偶語者不得不棄市爲治安也有黨者不得不炮烙警將來也凡此種種皆今之政府定人民之苦樂而求所以避之趨之者也是非暫不論惟若人民或其代表自爲定之自求所以避之趨之其見象將有以異於上所云云乎否乎愚於此恕不更徵他例亦不爲下轉語矣。

輿言至此愚請簡單直截以一語告我讀者曰國民者宜享權利者也何也無權利不足以自行避苦而趨樂也苟無權利則賤種而已矣國民云乎哉國家者宜建之於權

（一）北京自來水公司、商辦者也、聞政府以之抵押於中法實業銀行、該公司後始知之、而已莫

也。

利之上者也。(一)何也。無權利其所含分子不足以避苦而趨樂也。苟無權利則奴圈而已矣。國家云乎哉。欲明此也。詳審上述吾國特別情形而已足。初不待廣徵學說墮入理障。必欲徵之。愚已將哈蒲浩所爲權利諸說稍稍述其顛末。別爲一篇。以資考證。茲不贅也。惟亦聞人之言曰。『改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爲多數人謀幸福。』何謂幸福。請有以語我。來斯則邊氏功用之說尙矣。(二)而哈氏一言尤須記取。『人羣幸福云者。非以其分子所享權利之程度計之。不成意味。』(三)準此爲推。思過半矣。目論之士以爲權利過張。而義務將沒。殊不知求權利正所以盡義務。英人有恆言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是求代議之權利。卽所以盡納稅之義務也。若曰稅所當納。議則無庸。則唯有從昌黎韓氏之說。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而後可也。此盜賊之主義焉。能施之近世國家矣乎。必欲施之。則哈氏又言。『凡妄侵人權者必受懲。創私人如是。惟國亦然。懲創自然之勢。則解義務之環。脫關係之鎖。環也。昔

(一) 本哈蒲浩語、

(二) 本篇所引約法會議查總統文有曰、力求實利、其所關實利、或卽指邊氏之所謂功用、

(三) 見哈氏權利說、

結之絕艱。今解之絕易。鎖也。昔聯之極困。今脫之極順。」(一)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昔者民國初立。約法告成。權利雖未堅牢。而已粗具形式。人民生命財產。乍獲安全。急公好義。頗復自勵。故伏莽潛滋。尙不虞其暴發。散兵滿地。尙不見其劫掠。今則豕狼奔突。民業蕩然。人懷卽死之心。家挾流亡之歎。國紐不解。尙復幾何。平情論之。此寧非政府剝盡人民權利階之厲耶。今且不必深說。要之國家者。何前言之矣。「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享其所自有。謂權利也。布公道於他人。謂己之權利必以他人之權利爲限也。若者爲己之權利。若者爲他人之權利。非人民自爲其界說。決不適用也。故憲法者。質而言之。一權利書也。人民總意(二)之所發表。以求協乎公道者也。美之老儒吳汝雪(三)畢生之精力。用於政學。著爲訓曰。「國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國家而無公道。非適於人類社會之組織也。勉強稱之。辱其名者也。此種國家。直無存立之資格。亡之可也。」夫公道者。何與人以相當之。

(一) 哈氏權利說、

(二) General Will 說本意、

(三) W. Colsey 引語。見所著政治學第一卷第一章、

謂也。與人以相當者，何各有其應有之權利也。故吳氏又曰：「國家之基礎權利也。欲求一合乎公道之國家，非於權利之精髓見之絕望，殆不可能。僅本權利以之樹立國家，固不完全。惟若舍權利不言，則禽視鳥息，斯可矣。至謂國家爲人類而設，則不稱其名也。讀者勿以此老之言，失之偏宕。其實有至理存焉，不可毀也。吾人有倡爲國家主義者，意在損個人以益國家。此說之可取，亦視夫所爲損益之界說。若何若漫無經界，犯吾人權根本之說，愚敢斷言之曰：此僞國家主義也。此曲學之徒，輒骨之士，奉爲禽犢，以媚強權而取寵利者也。又有提倡愛國心者，意在犧牲所有，以爲國家利。聞之鮑生葵曰：「愛國決不在犧牲所有，而在致其所有者於相當之位。」（一）斯言精透曠古無倫。於時有主張抹殺人民權利，舉而奉之一人，或一機關，以恣其蹂躪，而又美其號曰救國，蚩蚩者氓從而和之者，愚敢斷言之曰：此僞愛國心也。此鄙夫利之以行其政策，獨夫民賊利之以愚其黔首者也。愚固非能篤信邊沁之學者，間嘗卽其功用之說，深思而熟考，而敢以應用至於斯度，不自疑也。說者終以慮或亡國來相恐懼，愚又

髣髴吳汝雪之靈。越太平洋而來。告曰。國家存乎公道。公道既亡。國家又誰與存。斯則言者慮或亡國。而國之已亡。彼乃不覺。嗚乎。吾文至此。尙何言哉。崑山顧氏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氏君與國家之觀念未清。彼之所謂國。乃今之所謂君。彼之所謂天下。乃今之所謂國。由是保國之責任。終不得不歸之匹夫之賤。愚本篇所標責任。頗涵多義。今正告國人。請竊取顧氏之說。以終吾篇矣。』

### 政力向背論 三年八月

今執一人而問之曰。吾國國基可謂大定矣乎。此非絕無常識之人。將不以爲然也。卽在以戡亂自詡。頌言神武者。亦將不曰。此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何以故。其故有最明而無翳者。則第三次革命之不知將以何時而起也。此種感覺。自以其人利害深淺。神經敏鈍。而異其度。而要不能推定革命事實之不發生。則人人所同聞之。丁君佛言曰。『贛寧亂後。元勳偉人流徙。喪亡國之人。方以爲季氏既去。魯難或已。而

不知彼輩固非能絕迹國中。忘懷政治。卽云失敗。彼在前清時之失敗。已屢見而不一見。而卒有辛亥之大革命。故吾謂彼輩將來苟有機會。必仍思得當以報。」（一）此殆可以代表國人多數之心理矣。然革命者。則又國人之所厭惡也。故丁君又曰：「處今日共和之下。若有圖謀帝制復活之人。固爲不赦之叛逆。然欲更爲第三次之革命。亦必爲亡國之亂民。而厥罪維均。」革命既爲所深惡痛絕。而又灼然見其無可倖免。以是人無樂生之心。家乏一年之計。工商不進。學業不興。傲倖之心。流爲盜賊。偕亡之歎。聞諸薦紳。嗚乎。此尙可以爲國也乎。此尙可以爲國也乎。

今且不問革命之果起與否。亦無暇推究起後之現象何似。惟問吾國胡乃獨有革命之恐慌。而他國無之。此或有人爲之答曰：「吾國乃特別國家。非可以政治常道論也。邇日外邦學者。作吾顧問。以大驚其學於吾。尤競倡此說。謂革命不足慮。唯賴有以制之。國人不察。羣然以和。斯則黃君遠庸曾痛斥之。謂外人之爲此言。乃『中國之大恥。不當引爲佐證。……斯言果信。卽等於謂吾中國人在天演上當永劫爲奴。惟治奴當以

特別法耳。」(二)斯誠深通治體之言。可以發人深省。由是吾苟在不當，「永劫爲奴」以上。則其所爲政治生活。決不能外於他國所經之恆軌。而別有所趨。果他國有道焉。使國中不含革命分子。人民安居而樂業。社會因以平和而進步。而吾乃無有則自人謀不臧以外。決無他故。可爲吾歸咎之墟。嗚乎。國人果真無悔過之心。而一平情察其咎之所自出耶。

愚請先言革命不見於他國之道。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稱宗匠。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於焉運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一力復曳行星而離之。前者曰向心力。後者曰離心力。斯律既著。質學大進。後蒲徠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通於政治。乃專篇論之。(三)極言作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名言精義。曠世寡儔。其說曰。

凡社會號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

(一) 庸書第二十九期論衡。

(二) The Action of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stitution 見 James Bryce 著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上冊。

維繫。則向心力也。反之人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國憲者。乃集若干法之大。成。而其法之若。則若規。皆所以構成一社會。而宰制之。統合之者也。以是二力之作。用。不期然而表著。向心力見分子密著。而社會日強。離心力見分子背馳。而社會必裂。理有固然。無可疑也。凡曰社會。無不有前力爲之主宰。此至易明。然謂後力可以悉量免除。自有社會以來。完美亦決不至是。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而小團體中之個體。莫不各自有其中。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此種趨勢。對於他團體及其個體。其爲離立。決非調融。可不俟辨。且也。社會過大人人之意見。希望利益。情感。斷無全歸一致之理。彼之所以爲康樂。此或以爲冤苦。彼受如斯待遇。而以爲足。此或受之而不能平。緩則別求處理。急且決欲舍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迸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是故。生民以來。有若社會。有若憲法。綜其歷史。率不外此二力之爭衡。其一集之。其一散之。其一合之。其一分之。(一)



夫所謂羣體裂者何卽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然則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於團體之內，使不外奔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之理。苟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原無一定。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展轉相排展轉相亂，人生之道苦而國家之命亦將絕矣。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此讀蒲氏之書稍一沉思，卽可深明其故。雖然兩力相守於何守之，則「國憲者……所以構成一社會而宰制之統合之者也。」觀其憲法可以卜其政治組織之安否矣。夫憲法者有硬性軟性之分。(一)硬性憲法謂其法視爲根本法一成而不可變，卽變而程敘異常繁重者也。軟性憲法則抉根本法與普通法之藩，其法隨時可以變易。二者與政力之關係頗復深切著明。蒲氏曰：

今試從憲政上曠觀人國而問其適於軟性憲法抑硬性憲法，則卽二力而詳較其實質，乃開宗最要之爲。其國向心力較強者，或軟或硬皆足以維持於不敝。二者胡擇可決之於他問題而不置重於此。惟若離心力潛伏其中，且信其滋長而未有艾，是建一硬性憲法誠爲要圖。然其事甚艱，其基尤不易穩。苟若而憲法偏於集權，則

(一) 硬性軟性之分，附載雪之名以章實，則僞其說者蒲萊士也。

設制時預想必須之向心力必突過於僅有見存之量其制一行將漸見竭蹶甚且崩壞莫可收拾且政事所之日呈變態憲法過硬其所代表者乃過去而非今茲苟國中分子爲時勢所移趨於離析而憲法適未豫爲之地任其自由施展則其法已做不復能行其在他面苟一國釐爲若干部爲象絕明各部皆欲求所以自治而其國之成本由於各部之相集合因是自治之事謀以法律認之且防護小部之被侵於大部或見壓於全體則創爲硬性憲法爲之一一規定乃理想之所宜然聯邦憲法卽其例也凡國中離心力過強各部決不欲統於一尊而又見有制限之聯合大有益於實用此種憲法最爲適宜（一）

愚引斯說在習聞憲法之名而不加深察者或且不信憲法之爲性或軟或硬影響乃如斯之鉅則請分爲兩項言之。一爲性之所之一爲性之所由賦。以言性之所之乃純在憲法邏輯上之作用著想其他問題皆屏勿論是則戴雪言之最明矣其說曰。

（一）見原著上冊二五九及二六〇頁。

卽兩種憲法比而觀之。惟問硬性憲法果能歷久不敝。使所謂國家根本大法不生變動矣乎。以史例證之。乃知其未必然也。六十年來。英倫之政治改革。悉行以漸。程敘既簡。人因游其中而不自覺。其在他國。有若何法律。高高在上。表而出之。不容置議者。則無能望此。比利時之憲法。形式上未生變換者。已五十年以上。美利堅之憲法。壽命且逾百年。而未嘗有一變遷。可與佐治第三以來之見於英倫憲法者。同年而語。但如有時以憲法失其圓融。凡無形漸進之改革。爲國家根本大計所關者。俱因而見阻。則必有時以憲法之性過硬而激起革命之風潮。無疑。法蘭西號稱不變之憲法。多至十二。而平均計其運命。每次不足十年。且所以毀滅之者。恆出於暴力。涂格維爾大儒也。魯意菲立之君主立憲既成。彼爲宣言。無人擁有法權變更此中條目。乃不足七年。卽成灰燼。尤有一例。顛覆憲法。卽以厥性過硬。充爲理由。若卽法蘭西革命史而深求之。如此類者。當復不少。其例維何。卽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之政變。其最良之口實。乃法蘭西人民贊成總統連任。而爲憲法所格。非有國會議員四分三之同意。不能改正。此四分三者。今不可得。而主權國民之意。因不流行。非毀此

憲法不可云云。倘若法蘭西國會萬能如英之巴力門焉。魯意拿破命必且無從藉口。彼之惡行固多以他因而成者矣。而十二月二日之罪則又能以其所據口實自爲辯解也。(二)

法蘭西諸政家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創立憲法誓不變易。未幾爲獨夫所毀棄。此誠爲非常之事。然此種禍變實硬性憲法之缺陷。有以釀之不必卽爲例外也。蓋立爲不變之法無異制止薩威稜帖之作用。使莫能行於是法律中之文字與人民最高之意思易流於衝突。蓋在憲法。法蘭西選民之多數乃真主權者也。而條文禁制總統連任。多數選民乃欲之。則硬性憲法自然之趨勢必至使國法中之文字。

(一) 法蘭西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成功者工人居其大半。以魯意拿破命夙爲政治論者。頗市嘉於工人。遂得以五百餘萬票舉爲總統。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彼宣誓盡忠共和。逾年卽與國會大肆衝突。多數議員憤其專橫。魯意審人心之不與也。乃專意買收軍隊之勢力。羽翼已成。卽以保護國民生命財產爲名。陳兵四出。國會抗之。勢以少挫。彼乃自換其共和立憲之假面。於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以兵力解散國會。毀滅四十八年之憲法。其所託詞則戴雪之說。憲法不能適如民意云云也。同時問罪之師。四處騰起。而以力不敵。悉遭蹂躪。其他黨人之囚者逐者。不計其數。魯意既全以兵力壓倒全法。遂於此時舉行大選。彼復以七十萬票。繼爲總統。明年稱帝。

與主權者之精神不相容也。如法蘭西憲法以其性過強之故，激起革命，則運用軟性憲法之英倫，其行大改革，獨能免於暴力，宜有可稱學者試平心而讀史，即知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大改革案，全國之秩序不亂而卒以法律平和之序從容過渡者，則巴力門萬能之爲功也。

要而言之，在硬性憲法之下，穩和漸進之改革有所難行，惟其如是一爲事勢所迫，革命之禍所不能免，此可斷言者也。(一)

由右觀之，戴氏於硬性憲法所以惹起革命之故，可謂言之有物矣。愚知聞者必且自叩曰：英倫之不文憲法，此不可學而幾者也。一立憲法如法如美，而皆爲硬性，硬性乃適爲革命之媒，然則憲法不可立乎？立憲法則革命終無可避乎？愚曰：此當先於不文憲法與軟性憲法之間加以界綫，愚爲民立報時曾一馳論及此，說曰：

軟性憲法乃非與不文憲法同物者也。英憲之不文以不必要耳，倫必將所有憲法上之規律彙爲一冊，顏曰憲法。如法蘭西如比利時亦何所不可於斯時也。吾知英

憲之精神。仍爲軟性。成文與軟性。兩質同時並具。今世雖無其例。而在政治邏輯實爲理想中無上之結構。但人多爲近例所縛。不敢過泛政治上革命之思潮耳。反對此說者。必且如羅君（二）所言。謂此固爲「世界最上之憲法。然非國民之政治習慣久遠。罕能行之。」然須知無政治習慣之國民。運用軟性憲法。而不可者。運用硬性憲法。亦同爲不可。不可之量。正同。而以變易憲法。甚易。故其激急之衝突。轉或可免。中引注羅四例不備錄……以記者之所觀察。倘法人不以其憲法爲奇貨。使人民之意思得隨時與憲法相調和。則革命之慘劇。數量二者皆可畧減。

或曰。軟性憲法尙矣。然法蘭西擁其硬性憲法。以前雖時見顛覆。而自千八百七十五年以來。爲時亦非不久。而革命之事。乃不更見。何也。至美利堅之憲法。成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爲時愈久。革命之說。尤無其夢想。又何也。愚曰。此問題也。不宜僅決之於硬性之所。而當詳質之於硬性。所由賦。請得進而言之。

法蘭西憲法之所謂硬性。非可比論於美利堅憲法者也。後者之改正。須創設憲法會

議手續異常繁重。而前者則唯以兩院合議行之。同一硬性。而此中差別。不可以道里計。且也。後者乃爲莊嚴燦爛之文。而前者則成於因陋就簡之意。此其關於本說。尤爲切明。美儒羅偉恆言及之矣。

近時政治。憲法爲要。但在法蘭西。雖亦有憲法一物。而有兩點。與吾人平昔所見。頗不相符。其一。憲法不包舉於一案之中。而散見於各案之內。其二。各機關之作用。未嚴制限。而人民權利。國家所當保護者。亦未列舉。此不僅與美利堅憲法有異。卽與法蘭西之習慣。亦決不同。以其昔年憲法。類爲長卷。且盡全力以臚舉權利。雖無實際上之保證。將來效力何似。終以政府之意志爲衡。而權界森嚴。則固盡憲章之能事也。今之憲法則不然。僅於國家權力之所以施行。粗粗組織。卽重要如每年預算及法官任期。且無規定。彼之所爲。祇爲政府成其虛構。而明定高級公共機關之爲何爲何。至國政胡以行。一聽後來者之便宜而已。……其所以然。則當時控制議會之多數者。爲君政黨。以創設君政之無望。乃與少數黨聯合共議共和。雖採共和之名。而迥不如前。此法家視爲理想之一組織。今政府之所由成。其精要在於調和調

和者固政制成於倉卒而又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也。從法人所有政想之中。共和一名以外。所假借者。幾僅屬行政首長出於選舉一事。凡元首不負責任。以及第二院之設立。則由君主立憲而來。基本之觀念既如斯之。不齊宜無從創為高貴無倫之制。且各黨視茲大法。俱不以為最後大定之文。君政黨欲乘機而復其君政。共和黨亦欲乘機更建民政之新基。國會之止於遷就。一時造一政府。簡單圓活。使合於當時實際之用者。職是故也。(一)

觀羅氏之言。宜以法蘭西憲法過於簡陋。不足取法。此如何作答。非一言所能了。今茲所宜申論者。則法蘭西之革命不再見於今日。乃深食其憲法簡陋之賜。而決不當為法人病。何也。以其於政力向背之間。能保其平衡也。自拿破侖第三乘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之機。入為總統。旋復剪滅共和黨。自為帝制。國中急激一派。已積不能平。惟以可乘之隙不多。拿破侖第三復能施行善政。保持國人信用。以是帝政能持二十年不衰。未幾而與普魯士構釁。師丹之役。固不獨以決普法之勝負。而並以卜法蘭西帝政

(一) 見 Lowell's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上冊七至十二頁。



共。有。有 政 成。和。智。愚 政 逼。僵。方 之。

地。以故所爲根本大法。恆訴之國民總投票。以爲最終取決。而茲乃不然。蒲徠士曰：「法蘭西千八百七十五年之議會。不以其所製憲法。質之人民者。以各黨均慮其結果之不如己意也。就中共和黨尤甚。彼雖勉使帝政之名。不出於議會。而一般國民。是否與彼黨。悉同意見。乃不可知。以故在千七百九十三年。法蘭西已獨先他國。堅以薩威稜帖植之人民。而自千八百七十五年。以還。乃生息於一國法之下。初未經人民批准。而當時制定。僅以臨時急就視之者也。」（一）此其故。卽共和諸子。善養帝政。餘孽之鋒。而待其自挫。至不惜犧牲其相傳篤信之道。以殉之。忍而有謀。可以概見。且彼輩蓄意假一機緣。重創憲法。使民主理想之基。幾於不壞。自時厥後。亦卒未爲其在於今。君政雖如已死之灰。不可復燃。而君政反動之徒。不無從容活動之餘地。居於議會。爲勢猶不可輕聽。其自然卒未聞於共和。有害於以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此誠觀於法蘭西之往事。而當著爲炯戒者也。

簡而舉之。法蘭西前乎千八百七十五年。恆不已於革命。乃昧於政力向背之道。掌力

者。惟。司。向。以。摧。背。罔。識。其。他。由。是。一。黨。既。興。非。盡。殺。他。黨。之。勢。不。止。他。黨。復。起。待。敵。黨。亦。如。之。報。復。相。乘。亂。乃。無。藝。後。乎。千。八。百。七。十。五。年。未。嘗。一。革。命。乃。明。於。政。力。向。背。之。道。掌。力。者。惟。使。兩。力。相。待。各。守。其。藩。由。是。一。黨。既。興。決。不。過。用。其。力。以。倒。他。黨。他。黨。以。能。盡。其。相。當。之。分。遂。乃。共。趨。一。的。而。永。納。其。國。於。平。和。有。序。之。中。此。其。關。係。最。可。深。長。思。也。

說者曰。法蘭西憲法之不召革命。實以其性本不過硬。而性所由賦。且全出於倉皇遷就之故。既聞命矣。至美利堅。則宜不在斯例。彼其憲法。最難改正。已非法蘭西所可比擬。而費拉德費亞會議情形。復與法之第三共和建立時迥異。以法有其可以遷就之道。而美則無之。何也。美乃組織聯邦。中央政府當自無而之。有祇須有中央政府以上。則其本身結構。與夫各邦及人民之權利關係。不得不一一臚舉。切實而嚴明。是美利堅國憲。乃一治具。畢張之死法。與法蘭西之零章斷牘。不可同日而語。則在法不以憲法釀成革命。在美容或未。然南北之戰。乃起於實際問題。初未聞以此攻及憲法。憲法之禍。美卒未受。是又何說。愚曰。法美憲法。疏密弛張之處。儘各各不同。而其所以定。

憲之根本原則。則所共守。故內容大殊。而成功則一。是原則者何也。卽政力向背之道也。求之蒲徠士。則又有說以處此。

美憲之成功何耶。以其政府組織言之。三權離立。近夫機械。世俗譽之。實爲過情。且總統之選舉。康格雷之作用。法俱未善。不足稱許。然其憲法有兩優點。皎然分明。一則制憲之時。社會中所存向背兩力。悉量衡之。銖兩靡遺。且坦然認定離心力之存。在而任其自然發展。當其收合所有向心力。施以準繩。製爲規則。亦惟以不至惹起分崩之反動爲限。匠心所至。並使聯邦與非聯邦兩黨。皆躊躇滿志。以歸以是向心力。轉增高度。向使定憲之初。滿持向心力。而發所得之多。猶不抵此。其所以然。則在第二點矣。彼規定中央政府之職務。其所用語。富於彈性。解釋之也。從其廣義。可從其狹義。亦可易詞言之。中央政府行政之範圍。擴而張之也。可畫而小之也。亦可其初數年。州權之聲。高於統一之說。所謂範圍。乃守其最小之限度。以其行政立法兩部。皆欲如此。而法院所下解釋。亦惟以此爲界域也。自時厥後。各州交通。益益發達。商業激進。及於全國。且州權之論。已大挫於南北之戰。羣晤其非。於是行政範圍日

漸恢廓。且其所以恢廓。出於自然。由於緩進。於憲法中之文字。不相衝突。而惟一準。當時思想情勢變遷之度。加以弘闡之新詮而已。(一)

由蒲氏之言以觀美憲之成功。決非偶然。戴雪曾謂美洲聯邦制之日起。有功爲瑞士所莫及者。在其人民法律觀念之重。(二)是則然矣。然法律觀念重者。決非謂不擇法律之美惡而悉奉爲神明。美惡固無定衡。而亦決非謂不問己意之願否。而悉惟法庭之命是聽。戴雪曰：「在審判最終之級。判詞亦容爲紕繆。凡國民不能默認此種紕繆。而容忍之。決不適於創立聯邦制。而爲其分子。」(三)斯誠透宗之談。莫能顛撲。然容忍法庭最終判詞之紕繆。可也。倘或法庭所據以爲判之最初法律。而亦見爲紕繆焉。則將不在必當容忍之列。不能容忍。則組織之體裂矣。今美洲憲法以其所留離心力活動之地甚寬。凡情感利益不同之人。俱游其藩。而無所於礙。故其尊重法律之天性。始有所寄。以爲施。是戴氏之言。又待蒲氏之說。足之始。予吾人以中邊俱徹之象也。愚

(一) 原著上冊二九七及二九八頁。

(二) 英國憲法論一七五頁。

(三) 英國憲法論一七六頁。

嘗細窺蒲氏之書。覺其所論美利堅創憲名家。先為州  
 力轉日減。向心力轉日增。此種歸納所得之例。實可立  
 心力而論之。為先弛而得張。就離心力而論之。乃欲取  
 語道破。萬惑都解。愚見世之主張集權論者。至惡分權  
 純一不雜之集權制。不使有一點分權之影。存乎其中。

(一)兩年來論集權分權者。唯見王君寵惠有得於蒲徠士之  
 論。嘗制一節曰。夫絕對主義集權。而排斥分權。與夫經  
 昧於政治之原理。均無有是處也。不觀夫物質上之原理  
 力者。或推之。或挽之。相殺而相生。相反而相成。天地以  
 此而往來。萬物以此而生活。宇宙之大。機織之妙。何莫  
 者相需而行。不可須臾離也。使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則  
 力而無向心力。則機織解。解則一切俱壞矣。世界將變  
 一國之政治。有集權之趨勢焉。有分權之趨勢焉。此二趨  
 家以此而強盛。地方以此而發達。政治以此而進化。人  
 不可須臾離也。是故世界各國。無論何種政體。其實行條  
 行分權者。亦必同時而有集權之事。若夫絕對集權及絕  
 重。然物極必反。其結果必終歸於各得其平。而後已。是以  
 分權之制。莫不以為不當。以法德兩國而論。昔見為集權  
 傾嚮焉。又以英美兩國而論。昔見為分權者。今其國之政  
 或分。不過從一方面觀察之。情狀耳。而主張集權及分權  
 權分權之說。皆是也。亦皆非也。蓋此問題。不在乎集權  
 與夫集權分權之方法如何耳。一論本蒲氏。

吾人且不深非其用心而惟問其目的是否得達以勢推之行見其潰爛決裂不可收拾已耳是故欲集權者不當於集權求之而當於分權求之天下之路有似紆而實逕非真逕也以其逕者由之不可通不可通再折而入於紆耗時與力無算卒之最逕之路不得不讓此紆者此類是也然茲理也又不獨施之聯邦國而有然蒲氏曰「美與瑞聯邦國也法比荷丹則統一國而俱擁有硬性憲法兩兩相衡吾於此得一公例是卽以硬性憲法扶植向心力而扶植之最有效者必其國之採用聯邦主義者也蓋在斯時組織國家之各社會其所有權利悉受相當之保護無所恐於國家權力之濫用而擁護中央政府之意始出於誠由是此種社會如或存在是乃離心力之表見對於國家日欲脫其羈轡非詳察曲諒有以位之國必不安也範其力使不外奔而又保其力使能自育立憲以綱維一國至此始有可言真統一國自不須乎此但有時號稱統一而統一問題尙在籌畫則其法之最良者固不若訴之聯邦諸原則而以硬性憲法羽翼之也」(一)往者法家論憲絕嚴聯邦統一之分以爲統一之邦不可稍染聯

邦之質理想之蔽。一至於此。蒲氏湛深史學。博通國故。發爲宏論。良非偶然。沾丐後人。斷推此種矣。統一主義。在英曰西力帖良沁。(一)直譯之當作一神主義。謂國法統於一。猶之神道統於一也。此字戴雪用之。頗自矜重。著爲說曰。『吾英政治之原則。一言蔽之。卽一神主義也。』(二)易詞言之。卽由一種中央權力行使。最高立法權成爲習慣是也。』(三)此其樹義之堅。迄無駁論。惟事勢所之。不囿於學者所爲界說。愛爾蘭自治問題。一經解決。而所謂一神主義。不得不容異教之聯邦主義。漸潰其中。斯可知政力之一向。一背有其自然。不能拘於成法。冀幸強制。而蒲氏獨到之言。其價益與人以共見也。

以上乃言法美兩國。未嘗以硬性憲法釀成變亂之道。則如英倫之運用軟性憲法。其不至釀成變亂。在憲法範圍內言之。宜無煩吾人覲縷。惟白芝浩論內閣制有曰。『吾英自憲政成熟以來。國中初無大難。以是自爲一制。其中賦有最良之潛性。竟不易覺。

(1) *Deism*

(二) (原註) 一神主義一語。詞源雖稽。而引用則頗便利。

(三) 英倫憲法論 一七頁。



「(一)白氏之使之覺之。乃在表明人之不採斯制者。其害爲何若。則欲證英憲軟性之善。莫若假定英憲不爲軟性。其結果爲何若。且以所食軟性之賜衡之。其比較又爲何若也。英人自詡其憲法之良。而以爲幸免於革命者。實指千八百三十二年來之各改革案。諸案者。皆在擴充選舉資格。質而言之。乃貴族與平民之劇爭。苟巴力門爲憲法所格。無力通過。此案則革命必起。革命一起。而首逢其厄者。必爲貴族。雖不必若巴黎暴動。輒稱殺盡貴族二十八萬人。而將驟失其安富尊榮之樂。斷無疑義。是爲貴族者。卽逆料各案通過後。將大有妨於其利益。猶當以此易彼。而况乎所妨之度。何似當時固無人。有絕明之概念也。由今觀之。則可以了然矣。魯西烈者。當今學者談英憲最具銳眼者也。其言曰。

選舉權之以次擴張也。論者頗深病之。且危懼焉。凡好學深思之士。屬於中流康樂之家。無不執筆。頤頤以爲政權落於羣氓。患且不測。據其所揣。則自彼以往。國本必且動搖。而社會秩序。亦且大亂。行政方針之所取。將不以國民全體利益爲的。而止

爲多而且貧之一部分。力圖其私。財產一宗。行爲流氓之意所左右。彼視何者有利於己。卽以何者入之法律而制定焉。舉凡老成多識之夫。博學達才之士。將見放公衆生活以外。取而代之者。悉爲輕浮寡信。疏慵貪黷之徒。此種戒心。不獨保守派之老宿。如梅因雷啓之流有之。卽自由急進派。向以擁護民權爲生命者。至此亦不能不生疑懼。白芝浩曰。選區中無識一閥之徒。吾甚畏之。自由黨之當局者。雖未宣言有如白氏。其意亦大抵類是。千八百六十七年之案既決。識者咸謂政海之大變局。將伴以俱來。不僅政治原則不同。卽登場人物亦必大異。

不謂二者俱不如其所期。新享選舉權者。其無意於橫厲無前之改革。及極端孤注之政略。與其前輩無殊。若謂彼輩志在權位。必以己黨之人。掌握政權。舉華貴殷實學高行修之人。迫而遠之。尤爲不實。以言工黨內閣。與夫議會多數。屬之工黨。惟當於澳洲殖民地求之。英倫無是事也。平民首領。亦自有政治生活。然十九世紀之前半期。卽已有之。以今衡昔。並無絕異之處。自千八百六十七年改革以來。保守黨實與自由黨平分政權。且千八百八十五年選舉權復加擴充以後。互二十年之久。保

守黨在朝在野之勢。又皆如日中天。爲從來所未有也。(一)

由是觀之。可見英倫貴族。坦然以選舉權公之平民。於己黨勢力。並無所損。其所以然。則英國國民性。本偏於保守。其歷史上之政治中心人物。無論何時。社會率重視之。身分才華學問經驗。草茅之子。羣自審其不及。卽怡然以政權讓之。無所於妬。且其所信平等自由諸說。皆求之實際。不如法蘭西人驚爲空想。熱乃如狂。故彼激厲之餘。仍不失其矜慎之態。此其特質。毀譽之者不一。而以明釋改革案後之政象。要自不差。魯西烈之書。卽本此以立說。惟本篇之引魯說。用意乃不在此。愚以爲英人沈著之性。固屬天生。而亦猶水性。就下激之。可使在山。苟非導之。使復其故。常則和氣。不難變爲乖氣。蓋英人之於巨室薦紳。致盡敬禮。亦謂當由我自致盡已耳。敬禮爲物。非可由自號巨室薦紳者。流強徵之於民間也。柳子厚送薛存義序有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息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息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息若事。又

(一) 見魯氏所著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一七五頁。

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此其持論之正在吾國誠所罕覩。然所以保障民役使爲之吏者。勤於厥職。惟在吏之自達於理。恐而畏之不在民之自奮怒而黜罰。此是柳州限於吾邦儒術。不敢過爲非常之談。亦不足怪。惟由今思之。吏之受直怠事盜貨器者。常八九反是者。無一二。果吾民終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也耶。抑怒與黜罰之道。有爲子厚本文所未及言者耶。以愚觀之子厚。他時有謂「殺守劫令而并起」者。是卽怒與黜罰最終之式。特此式不恆用。顛預者遂以民爲可欺。日怠其事。盜其器而不一反顧。殊不知不用者非無之謂也。怒與黜罰之事。雖不常見。而其力則日日蓄之。蓄之既久。今年不見其用。明年或見其用。甲吏不當其用。乙吏或當其用。不用於常。必用於變。不用於緩。必用於急。吾惟不解其常與緩之坦途而止。傲倖其變。與急之不及吾躬。而發故民權之說。自治之理。未經一人夢見。遂貽數千年強豪篡竊之局。以至於今。若夫西方之政。則不然。卽柳子之說。反證之一言可

以破的。是卽灼然見夫人民儲有『怒與黜罰』之力。惟因勢而利導之。無蹈束縛馳驟之弊。以故代議制度確立。而人民之聰明情感。乃得平流而進。國政以呈平安穩渡之觀。席兌曰：『代議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於治者之反動。以改良政治也。易詞言之。乃被治團體之利益。必治者隨時可由被治者直接或間接以景響加之。而後能充分保全也。』(一) 席氏此說。乃以證明地方政治獨立之必要。所謂以景響加之。卽民傭乎吏。將不聽其受直。息事盜貨。器而不問也。卽此數語。可據以劃分中西政治之鴻溝。前者翫於民情。而不晤其鬱久。將別求一洩。後者審夫民力。而任其紆徐。以達於用。政治之清濁。國家之險夷。社會之苦樂。悉於是見焉。愚爲此言。乃在說明中外民心。非有異同。逆而堵之者。罔不凶順而導之者。罔不吉。吾惟欺民之不敢。怒而黜罰。而有時怒而黜罰之者。倍酷。彼惟假手於民。俾得怒而黜罰。而民了然於怒而黜罰之權。存於我也。其所以用之者。轉出於矜慎。留爲有餘。或竟不用。亦所時有此在。人情往往如是。訴之政理。何莫不然。英倫之保守黨。以選舉權公之衆民。而其保守之勢。未之

或動。其在他一面。衆民爭選舉權時。憤懣不堪。及其既得。卒未一濫用。此固宜歸之英民特性。如魯西烈所云。而就政力言之。則非於向背之道。能得其平。其效決不至此也。由上述法美英之例觀之。可因以得一共同之點焉。蓋法共和黨之欲戰勝君黨也。則尤於憲法表示讓步以養其鋒。卒之共和之義大昌。而君黨之存於今。較前十不得一。

(二) 美聯邦黨之主張統一也。則先於州權論者。使有以盡其說而安其分。卒之結合之情。日以鞏固。其度較之草憲者之所推想。且有加焉。英保守黨之得以保其厚勢也。則由於宣導民權。使之得所。此固非其始念所及。而政象如此。較然不欺。於是所謂共同之點者。乃政力之向背。本無定形。而無論何種國家。兩力又必同時共具。則欲保持向心力。使之足敷鞏固國家之用。惟有詳審當時所有離心力之量。挽而入之。法律範圍之中。以盡其相當應得之分而已。易詞言之。使兩力相劑。範圍成一定之軌道。同趨共守。而不至橫決而已。此外無他道也。他道者。皆政治自殺之愚計也。

凡右所言。乃在陳明政力向背之一大政則。尤在使此政則。得有機會。以適用於吾邦。

至何時可適用之。何由以適用之。則惟任諸讀者見仁見智之情。無庸過於詞費。故本篇結尾。止於畧及近三年來之政情。以表其與此說之關繫。不欲詳也。聞之丁君佛言。『中國共和而後。擾攘不寧者。兩年於茲。溯厥原因。大抵由於新舊勢力之衝突。換言之。即理想派與經驗派之相爭不下。質言之。即國民黨與袁政府之互不相容是也。』

(一) 丁君此言。自不能無語病。蓋以新勢力全屬之理想派。舊勢力全屬之經驗派。已不盡然。以國民黨代表新與理想。以袁政府代表舊與經驗。尤屬不當。然就事實上論之。則丁君所斷。尙是大致不差。茲姑就以入論。則「衝突」之所由來。以愚觀之。即兩方皆不解政力向背之道也。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日以共和之義。來相號召。舊勢力之不能盡倒。童子可以知之。而民黨設心。必以盡倒爲期。此其根本大誤。發點既謬。綜其所爲。悉背於反敵爲友之方。而併力於爲叢毆爵之舉。當民軍一呼。滿廷解紐。昔日之主張君憲者。轉而表同情於革命。此較之拿破侖第三既敗。共和政府已宣布於巴黎。而君黨之聲威。尙公然揚於全國。國民會議。以君黨名義而得選舉者。至居多數。因

(一) 見中華雜誌四號敬告政府及僑第三次革命者。

日在共和議會。昌言恢復帝政者。其爲勢順逆難易何似。不難想見。而法蘭西共和先烈。有道以立於楚歌四面之中。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責以不明政理。其又奚辭。十三省代表集於漢口。議創臨時政府。其中多昔日主持立憲之徒。遂大爲革命黨人所齟齬。烏獸散去。實則此諸人者。爲執役民軍而來。亡友黃君可權。高才篤實之君子也。亦與於是役。當其倡言君主立憲之時。確信以爲非此不足以救國。及其贊助共和政治之日。亦確信以爲非此不足以救國。(一)主義因時變遷。果何害其爲君子。而以爲黨人醜詆。不得行其意。至滬嘔血而死。非憤不見好於黨人也。憤國事之將以此不可爲也。其後唐君紹儀南下議和。從行者百餘人。其中居心叵測者。固有其人。一時俊髦之士。多與其選。而俱以昔日黨見未同。接洽未遑。卽欲仇以白刃。致彼倉皇投止。狼狽北歸。保皇黨者。乃過去之名詞。當事者以欲張其鼓吹革命之功。乃日尋敵黨之宿慝。以相媒孽。仇殺之事。且見於廣東。吾家太炎聞之大懼。(二)卽愚亦

(一)聞黃君由河南赴鄂。曾以哀痛迫切之書。告其京中同志。有吾輩昔日所見。雖與革命黨不  
 同。而至今日。果尙存敵視彼黨之心。圖存君政。是無人心等語。

(二)太炎以同盟先復兩會相仇事。移書南京總統。有曰。一據同盟會人。有仇殺保皇黨事。彼



不解嫉視康梁。胡乃於共和已立之後，乃愈加劇。偶於民立報端發為疑問，即大遭議者白眼。一切蜚語轉中愚身。凡此數端，求於前舉政，則乃離心力之可轉為向心力者。既為所排而去，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伸向心力為事。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全體以解，已竟陷於絕地而不自覺焉。丁君以袁政府與國民黨相待言之，不知亡國民黨者，袁政府而非袁政府也。吳稚暉先生嘗推言其故而歸之於人心，其說曰：『政府借人心以肆其志，人心不過為之傀儡而已。然樂為之傀儡，必有至理存乎其中。故此次民黨之失敗，雖原因多端，而正因必為守舊反動。』(一)是則然矣。惟吳先生當知反動云者，即離心力失其軌道之謂，而使離心力

黨以康梁為魁帥，選明趨暗，衆所周知。然附和入會者，尙不能解保皇名義，赤子陷弊，亦謂無罪於人。今茲南紀肅清，天下曠蕩，雖齋染汚俗，亦當曾與自新。若以名號相等，而令挾私復怨者，得藉是以為名，無損於處，徒令粵東糜爛，此亦執事所當禁飾也。一又太炎與張季直書曰：『海隅近狀，令聞者時有戒心。蓋者武昌倡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請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為念，苟有寸長，以為不應記其瑕過。昔於儀徵劉申叔嘗伸此旨矣。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儉廉博識，彈丸刻注，布在市間，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者，其禍殆非數年不解。雖有保全善類之心，而乏飲醇醴糟之用，身非在服，不能遂其所圖，是則下走之罪也。』

失其軌道者。又非離心力之咎。而使之失之者之咎也。所謂『至理』宜於此求之矣。以言今政府之所爲。則尤有令人心意灰絕者。以彼既利用國民黨窮追離心力之勢。悉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同時乃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於法制之內。借圖政治劑質之用。而措國家於平和進步之域也。夫國民黨之不慊於政府。固衆所周知。而第二次革命之起。則不必卽其本意。此觀於孫黃不入政界。各省自裁軍隊。可見一斑。猥與時會。實逼處此。遂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耳。事至於此。無論從法律倫理何方立論。革命黨之咎。自無可逃。而當事者之釀成此局。其咎又居何等。丁君佛言謂政府不無『慚德』。(一)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自愚觀之。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蓋在社會可號爲國家以上。其所以處置反對黨者。決非自迫其背畔。草薙禽獮以外。別無他道。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而不知其詞换位。』(二)轉含眞理。是何也。卽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

(一)見中華雜誌。惟倉卒不憶出於何篇。

(二)换位者。謂一句之中。實主兩詞互換其位也。如甲爲乙。換爲乙爲甲之類。

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一)此類名言。可書萬遍。當南北相持急時。中立者頗欲以調和之說進。而時論大詈之。以爲茲番不可更壞於敷衍。此種謬論。果有強而言之者耶。抑由衷而出也耶。由前之說。愚欲無言。由後之說。則吾人乏於政治常識。亦至於此。斯誠可憫。西方三尺之子。無不知社會之中。與接爲搆。無不有調和之意。行於其中。團體愈宏。意尤切要。前引羅偉之言曰。調和者。政制所必具之性也。英之大家莫烈。(二)且專著一書。名曰「調和」。十七世紀。以還歐洲。所有政治運動。殆可以此二字盡之。今我方極力背此而馳。宜西人之以特別國家辱我。聞者或曰。吾惟不調和。故有今日之安。則惟問以武力。驅一敵黨。使暫不得安居於國內。果卽謂之安矣。乎此。自官吏偵探及亡命客以外。有耳目者。舉不謂吾民之獲一息安也。其所以然者。政力未得其平也。政力未得其平。雖有聖者。不足以爲治也。

愚所謂政力未得其平。非爲革命黨人抱屈。而欲平分政權以與之也。苟革命黨盡受

(一) 見哈爾維特權利說。

(二)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驅逐。而當事本其公心以行其政。因得厝國於理。豈不甚善。事惟有濟成之者。不必在我。革命黨之真愛國者。至此亦將樂觀其成。而無如政例相告。此不惟不可望。而又適得其反也。蓋其以力殄滅敵黨之本意。乃在不認政治上。有合法之抵抗力。而此種抵抗力之不能不有。又由於政治之本性。而然。當革命黨既去。政府所見爲敵者。又呈他式。則餘威所至。疑忌將加於昔時。附己之徒。以故國會既燬。進步黨亦奄奄一息。近日南昌大戮。其黨支部人員。且拉雜其中。丁君佛言自述其黨之苦心曰：「對於政府。既失其法律上所依據之機關。已立於忠而見疑之地位。」（一）此在政府。雖與對待革命手段有殊。而爲不置離心力於相當之位。則一彼逐時。演進將來。成何見象。乃不可知。其在他一方。革命黨之首領。雖悉亡去。而種子則到處仍存。且素不附於革命黨。而並爲黨人所唾棄者。至此亦假託名義。嘯聚爲亂。閭閻冤苦。西北驛騷。乍報肅清。旋又蜂起。多方亟肆。奔命維艱。長此不已。社會不悉。歸糜爛。勢且不止。由是觀之。輿論付之。躑躅。政黨亡。其根據民心。卽於麻木伏莽。肆其兇頑。正氣銷沈。乖風扇發。民生塗炭。道

路怨嗟種種敗徵皆於國民黨失敗以後而始見。丁君謂一結局統歸於報復致死之一途。一此其報復致死。丁君乃專指國民黨而言。愚則慮其如蒲徠士所謂「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一夫至羣體以是而裂雖有扁鵲無以爲治若是者何也。曰當事不明政力向背之道所致也。一念之差誤國乃至於此所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豈不然哉。

愚書至此輒歎奈蒲諸賢所立原則關於吾民國之廢興存亡如此其重也。實則茲原則者推之古今中外而皆準。吾惟一國故亦同之。今之人輒曰吾邦特異宜以力治。惟問其力是否亦有窮時。苟或有窮其則卽設辭抵調。祇形其拙爲斯言者又不必謂力既窮而則始效也。以約法言之。若而法者國命之所託也。國中所有意見希望利益情感皆當於此表之。由是硬性軟性之分。政權人權之界。當經極嚴整之戰論極審慎之調和而後其法可與人以共守。而以愚所聞則大異。是南京政府時代之所創者。乃成於革命一派之手。由起草以至通過。不關有意見之相軋利益之莫容。苟天下之力

有存於革命一派以外者則其約法宜不二年而毀何也離心力之作用則然也北京政府時代所改造者乃成於官僚一派之手由起草以至通過不聞有意見之相軋利益之莫容苟天下之力有存於官僚一派以外者則其約法亦宜若干年而毀雖欲諱言亦不可得何也離心力之作用則然也於茲兩約法之異點呈矣前約法者雖爲革命軍之所胚胎而掌而行之者乃屬異黨一方視約法爲聖神而一方視之如土芥一方日駭汗流涕以相告曰爾胡破壞約法爾胡破壞約法而一方日行其破壞之實而不顧是保之之力本有未至宜其速毀後約法者則在凱旋之餘本全盛之勢以立之且已立而已行焉於他人無與與革命派之不能始終其事者迥異是保之之力周匝無遺宜無從毀此今之爲言者之所衡論也雖然愚請以內籀歸納之術從中抽出一義曰約法者以力保之者也易詞言之約法者與力並存者也此正面之說也從其負面言之約法者與力俱消者也夫法者權利之所存也愚嘗聞之盧梭矣（一）彼曰「有最強者之權利」（二）又曰「最強者之權利以力守之」此與吾正面之說同者

（一）諸說皆見民約論一節二章、

（二）盧說最駁嚴幾道民約平議引之、

也。其所作負面之說曰：

以力服人者。自謂有權利矣。吾且暫認之。以起吾說。惟吾日卽而求之。空無一物。如曰有之。直夢囈已。何以言之。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爲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卽傾之。而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卽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卽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

盧梭此段。乃言民約。而說明「一約以意不以力」之道。其言精透。聖者莫易。以吾約法。衡之。則號稱爲約。實乃無當於法。以須與力共。其存亡息息。存時息息。可爲亡候。故必待其亡而始知有可亡之道。斯誠大愚不靈。吾未如之何者也。然天下事。往往有至易明。而若至不易明者。卽是此種。故今之政府。若民黨俱無望。其深喻斯旨。且國事敗壞。至於此極。惟有俟其劫盡。徐圖轉圜。正如己傾之乳。守而哭之。其又奚益。是愚之此篇。

亦留以爲箕子見訪之用。讀者若以爲第三次革命之風謠加以詮說未矣。

調和立國論 三年十一月

愚曩居英倫。目擊其愛爾蘭自治案之發展。自由黨柄政既久。愛爾蘭國民黨與之提攜。此案日日有成爲法律之勢。保守黨抗聲而呼。警爲壟斷。此其政情得失。非本篇所宜問。惟反對者之詞有曰。茲問題也。關乎國本至巨。宜由各黨和衷討議。徹底籌畫。不由一黨一意孤行。是則含理之真。無可詰難。固不僅保守黨人云然。卽自由黨中之賢明者。亦復深明此義。昨年有自由黨議員發行一小冊子。題曰「憲政危機」。(一)卽就此點反復指陳。警其同黨使勿專擅太過。格蘭斯頓者。英之政家最稱公明強毅者也。千八百八十五年。愛爾蘭問題初興。彼卽言於沙侯。(二)曰「如斯巨政。不可決之於尋常黨爭。必由是決。是誠不幸之尤者矣。」其言卒不見聽。此小冊子者。卽本以起論。謂「自格蘭斯頓發爲斯語。中經二十七年。愛爾蘭問題。仍然未決。今則決有日矣。」

(1)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論著 T. Fisher Unwin 發行。未列作者姓名。

(二) 時沙士勃雷侯爲相。



…但若視爲黨派問題。以力爭之。則其所釀不滿不安之象。必重而遠。且所生險狀。將至何度。不可前知。須知吾人共同生活。與夫共同利益。各各有其本基。遠在黨派問題。所當迴旋以外。縱令訴之黨爭。不必卽有格蘭斯頓所稱不幸之事。在法亦不當行。蓋於此種事件。非收合各派之聰明才力。治於一爐。使其所定全由同意。不假強爲。不足以安國本而善國俗也。…格蘭斯頓往矣。及今奉其言以行。猶且不遲。讀者其果無意也乎。』由議員之言。可見文明國之黨爭。將不盡恃多數專制之力。其所以然。愚執筆斯誌以來。已屢有陳說。簡而舉之。則一國以內情感利害。雜然並陳。非一使之差。足自安羣體。將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問題領域。及於是焉者。非以全體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國之長圖也。

愚論發端。卽絮述他國久懸不結之案。或疑其不類。然愚意所取。乃謂黨派者。其策源地。實爲選區。國民明明以己意相託。其或相畔。並可隨時解除。其代表權。猶且於國家重要問題。不宜以多數凌轢他黨。則如有擁權自恣。國民之監督作用。本根已絕。其爲不可更不俟言。愛爾蘭自治問題。雖於國本有關。而其範圍。亦祇屬於國家組織之一

部分。猶且非全國一致。通盤籌度。不足以消隱患而奠邦基。則如有大政。所關其深。且廣。伯什於一地方自治事件。其不可爲一人或一派。人武斷擅行。尤爲無翳。愚讀書觀政。偶有所觸。信筆所之。以起吾說。本事之切於今情與否。不足深論。亦惟問讀者諸君。吾國今日政象。其爲大權壟斷。一切披靡。民志抑塞。無可告語否也。果爾。則惟一解決之法。正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爲國。憲演爲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無可疑也。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所能爲之抉擇者矣。

讀者當知。愚今執筆作爲此文。正歐洲戰局雲詭波譎之候。此戰之影響吾國。迥非尋常。債源已竭。國政莫舉。中立失實。內地被兵。平時不逞之徒。且持政府之急。而謀擣其虛。將來禍之所至。良未易測。於時有爲愛國之說者。謂外患方深。內訌宜解。英俄之宣戰也。其愛爾蘭芬蘭波蘭各自治案。或則停議。或則速決。而要以和衷濟變爲歸。吾國所謂外患。雖與交戰國有殊。而國中險象百端。更無餘地。容有同室鬩牆之事。見於今

日。苟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革命之舉。尤當鑒於時勢。知所止焉。是說也。又不僅穩和派主之。卽急激者亦多以此自克。由表面以觀。似愚前文所謂機會不難於此求之。求之而得。寧非絕大幸事。無如稍有政識者。略一沉思。卽決其所願有。如泡影。何也。以其名託調和。而實與調和之真性相去萬里也。

有駁愛國說者曰。國有外患。舉國之人。一致赴之。理勢皆所宜然。但今之所謂外患。果居何等。吾國豈有與人宣戰之實力。政府又豈有是決心。二者不存。患於何起。昌言愛國者。非好事之徒。漫取一說。以爲名高。卽自鬻之士。窺探政府之意。以圖見好。無足取也。愚於兩方。不能爲左右袒。惟國內民生凋敝。匪亂如麻。不勝兵戈。乃爲事實。於斯苟有免除三次革命之道。有人心者。諒無不樂於聞知。故人以免除革命之說。頌言於衆。愚決不疑其理由。而惟詢其方法。今其條件在「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惟問「民意」將以何種形式發表。復何道能使政府「聽從」。具其形矣。有其道矣。所有改革。又何者始爲「相當」。凡此種種。皆勞審慎。若其答案。乃打一電。或上一書。書電既往。卽無餘事。則質言之。爲告哀文言之。爲請願而已。調和云云。又誰欺。

哉。愚聞調和生於相抵成於相讓無抵力不足以言調和無讓德不足以言調和今革命黨八九居海外進步黨亦奄奄無生氣自力不生不足言抵己之權利剝蝕淨盡本無所有更胡言讓抵既無從讓復莫傳本質皆去名將焉存故今之人士漫言調和愚以爲皆童稚可笑無關痛癢之談也。

然則調和之義其即廢而不講矣乎曰烏乎可調和者立國之大經也美儒羅偉謂爲政制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愚前論政力向背已珍重而介紹之實則此乃政家公言初非羅氏一人之說其理由內籀歸納而得更非一時遷就之談吾國惟憐於此義故共和三年徒尸其名而遠瀆其實吾民之阨於淫威失其自由輿情不彰冤苦莫訴較之前清末季專制未改萬萬有加受弊既有自來則繫鈴解鈴救其弊者終屬是物故吾國唯有頓卽於亡否則社會迤演日進遲速不可知而要歸於調和之域而後已然英儒莫烈言調和最知名者也其言曰「進步者非能自動也儻若吾人沉睡若干年忽焉自醒決不見羣情國俗煥然大進世界之所以日趨於良必人類之求其良且多方以促其良者也」(一)果爾吾人觀國苟見無調和之要則已否則大聲疾呼冀幸

國人之察於斯義不至一誤再誤毀壞其國無可收攝正吾人莫貸之責也此而不謬可見實行調和是爲一事提倡調和又爲一事吾調和之說何時可見實施愚無從知惟斯說也舉國之人今日卽當深深印入腦際則了無疑義莫烈又曰「調和論者恆趑趄而不前非畏獨爲舉世之所不爲也乃慮時機未熟雖信已說之終張而特以今時之未可也雖然是有辨焉所謂時機未熟果指坐言起行世間一切制度文爲立隨吾理想而一一遷變乎抑僅指發抒新想創設輿論以聲相求以氣相感使同志衛道之士日多一日以俟一與時會著實改革嶮巇之量以減成功之期可速乎二者釐然分野不得併爲一談以言前者時不我與自難強爲理論獨高而羣情未附相時而動吾亦韙之但若而理論樹爲大義昌言於衆以證同心則息息爲之皆是時機決無所謂熟不熟也」(二)愚誠無似竊取斯義矣

願當時有似是而非之說與此正成反對不可以不先辨政府黨曰民國初立首誤於

(一) 見 John Morley's On Compromise 第二百十頁

(二) 同上第二百十六頁

優容束縛馳驟之約法不得不勉遵之。放辟邪侈之元勳不得不敷衍之。暴厲恣睢之都督不得不容忍之。故以袁總統之雄才大略從政募年而一事莫舉。一旦決裂將假面悉行挾去。虔劉亂黨。至於淨盡。始有今日之統一可言。此一說也。革命黨曰。吾黨之第一失著。在與袁世凱言和。其次則在南京政府之引用舊官僚。以致本黨藩籬不期盡撤。迨南北統一以後。袁氏行其陰謀。政黨從而擾亂。吾人降心俯首。與之提攜遷就。愈甚。橫決亦愈甚。故今後吾黨如或成功。非盡所有舊勢力摧陷而廓清之。使無遺孽。不足自保。此又一說也。之二說者。皆與吾調和之義不相容。使吾說而有可存。必先使兩派人皆明其妄。庶足發生効力。愚何人。拳勇不足以服人。才辯不足以銜世。漫欲圖此。談何容易。然莫烈又有言曰。『凡一理想之見於世。決非偶然。苟其已至吾前。必將次第往叩他人之門。而求其採納。吾冥行而得見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去吾不遠。吾之發明。特其的耳。』（一）信如是也。則愚即輕微無足比數。或其所言亦有不容已者存乎。

調和者。實際家之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則。先入以爲之主。吾國調和事業之無成功。病卽在此。今政府成爲今形。彼有根本原則焉。是何也。卽大權總攬主義也。革命黨舍死奮鬪。彼亦有根本原則焉。是何也。卽共和建設主義也。大權總攬者。獨裁帝制之精神也。其中不容有何種機關。分其權能。限其作用。此在庸童小女。可以辨其與近世民主政治。若冰炭之不相能。由共和建設以談。其與大權政治之不相融。更不待反證而得。以原則之本體言之。無論根據若何。要無言不成理之慮。共和尙矣。專制亦非不能主張。且主張專制。而以皇帝與狄克鐵特。等量齊觀。亦復自成一說。惟本調和立論。欲知原則之通不通。惟問施行之適不適。必嚴此界。而後愚說得以入焉。

凡施行一原則而定其爲適與否。觀念每由人人之見解而殊。如今政府之所爲。人宜以爲不適者也。而彼毅然行之。是必以爲最適等一物也。人之所見。相差至此。或者疑之。不知此乃所謂適者。其想境各有範圍。並非一物。而呈兩象。由此勘入。合點可求。今試問政府號爲適者。果適於一人及少數人之利權乎。抑適於多數人之幸福乎。又試

問政府號爲適者。果適於現狀之維持乎。抑適於國家之進步乎。吾之於一原則而字之曰適。必其不背於後者兩宗。而政府則惟懸前者二事爲衡。苟合於茲。他非所計。所見異致。實質大抵在此。並非政府不能爲二者之別也。試推政府之用心而語之。何者爲多數人之幸福。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利權有妨。吾不爲也。又語之。何者爲國家之進步。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現狀有妨。吾不爲也。如此推論。雖近滑稽。當局諸公。或且不認。而三年來所演政象。剝膚求之。其底蘊確乎若是。此在偏激者流。將立生兩不並立之想。而自愚觀之。則方哀政府之矇於政情。並深歎其自私圖存之不得其道。蓋善保利權者。未有不。明兩利之術者也。苟多數人之幸福於焉。安全則吾之利權。決能守其相當應有之域。善全現狀者。未有不。同時計及久遠者也。苟久遠之策於焉。講求則自通前後而合爲籌。所謂現在卽爲將來。發軔之點。反之舍國民福祉而專言利權。其所保存必有潰決不可措手之日。舍未來進步而專談現態。其所支持必有僂焉不可終日之觀。是知政府之所謂適。由吾人易地以觀。乃卽不適之尤者也。何也。以其昧於調和之理也。



大權總攬者。君主政治之涵義也。然在近世紀。卽以君主言。亦安見守此原則。不加變通。而能安富尊榮自若者。愚於英法。而得正負兩證。請得述之。英儒邊沁。昌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也。而彼生長君主之邦。深觀君制之利。頗於君權民福二者之際。著其調融無間之方。蓋英之君主。雖有薩威稜 (Sovereign) 之號。而薩威稜帖。則存於巴力門。巴力門者。實合君主貴族平民三族而成。與他國政家之言國會。外君主而別爲一體者。大異其趣。於時邊氏立爲論曰。『吾英國憲中之薩威稜帖。卽寄於此。而其所以寄之。乃爲國民求福。窮極其致者也。蓋政府中之三大質。求其配置之均。毫無遺恨。如今制者。此邦而外。殆絕無之。假如三者之中。有一負大權以去。則或爲獨裁君主制。或爲貴族制。與民主制。吾將勢不獲已。擇一以從。而若策若德若智若力。平時所恃於二。以濟其一者。至此舉。無有假如三者之中。有二共負大權以去。而負者適爲君主。與上院。則法律容亦出之。以慎行之。有方。惟以言爲益。民生或不。必時時在意。如負者適爲君主。與下院。則察勢相時。居中審度。凡貴位老成之人。所優爲者。吾均失之。如負者爲兩院。

(1) Sovereign 大權總攬者之稱。 Sovereignty (薩威稜帖) 大權也。

而立法告成。君主不容否決。則皇室特權。時虞侵斂。甚至廢除王位。亦非必不可行。於是行政者。非全失其機能。必且異常孱弱。但吾英憲法。乃聚三質。範圍而成之。相劑相調。極其合度。此其所以可稱也。』(一) 在熟察英倫最近憲況者。或以其上院之力。日趨衰弱。英王否決之權。雖有其名。斷無其事。因疑邊氏三質調劑之說。爲未確。欲詳論此。非本篇所許。惟就王權而言。說者所論。乃指民權十分成熟之時。而邊氏立言。則在君民兩權遞嬗之際。愚意有取於氏。乃在證明古初以來。君主首出庶物。號稱至尊。一切法權。本歸獨擅。徒以與近世民政潮流相抵。不復可通。或則厭惡民直。多方摧抑而已。轉卽於亡。或則坦然與他質相投。自爲體合。(二) 因得保其固有尊嚴之量。至其量之多寡。強弱。則政力消長。天演深淺。問題一視時勢。爲轉移。初不與權力調融之說相背。執此以論英事。無可疑也。

英事然矣。法蘭西則適得其反。蓋法者昔爲君權無對之邦。路易十四發爲朕卽國家。

(一) Bentham's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 by Maitland, 見一八三頁。

(二) 體合者。物自變其形。以合所遇之境之謂。本生物學中語。侯官嚴氏如是釋之。

之言。即與民權宣戰之牒。大革命不起於他國。而獨起於法。決非偶然。間嘗瀏覽法史。探討古制。審其自中古以迄十八世紀之末。『法王者實集一切權力於一身。惟彼有行政權。任用官吏權。甚且指定神父權。惟彼有宣戰媾和權。締結同盟權。惟彼有徵兵與國民軍權。彼更有立法權。所有行政司法諸制。王之一令。足變更之。何也。令即法也。質而言之。治法蘭西者。惟習慣與王令兩物。此外無所謂法。爲司法之源泉者王也。裁判悉以王之名行之。裁判吏名則法官。實爲王僕。王有不慊。任意黜之。王有特案。隨時招來。設庭審之。全國財政。亦王自掌。歲出若干。何稅當課。徵收之方。何者爲適。皆由彼自定。人莫誰何。……至千七百八十七年。巴力門宣言。自後非得三族會議（一）許可。不得增新稅目。三族會議者。當時計之。已有百六十五年未之召集。路易十四十五兩世。

（一）Etats General 三族者指貴族僧侶平民而言也。此會創於非立第四之朝。當十四世紀之初。王權無上。非立尤英靈。固無發展民權之恩。徒以與教皇爭衡。欲國之助己。又欲稍借平民之力。以助貴族僧侶深固不拔之基。故有此舉。凡以誇示己之威力也。後法人乃漸利用此物。主張政治改革。卒遭扼抑。並機關而廢之。故在十八世紀之末。已幾二世紀不設矣。三族會議之名。南海康氏法蘭西游記如是譯之。王侃叔作共和憲法三大模範論。譯爲各州總會。康譯較當。仍之。

迭徵新稅。均未一與之謀。今議院忽有宣言。實爲對抗王權之新主義。是年冬。宰相導王臨院。祖述君政諸原則以抗之。有曰。惟王有最高無上之權。有曰。王行此權。惟對於上帝負責任。有曰。立法權惟屬之王。不分諸人。亦不惟人是賴。此種大義。乃法人世世所遵。政事萬端。惟王聽之。無取他力。特爲助理。民之代表。聚於王前。亦猶臣僚聚議。特形式稍爲恢廓。所陳疾苦。或有譏彈。均待王言。以成定讞。宰相所齎王訓。堅強若是。宜議院不能服。而路易不顧。逕發借款策令。交院備案。荷爾良公(一)宣言。此不法之案。必欲存冊。當聲明王命爲之。路易十六低聲答曰。『聲明可耳。於我胡擇。』旋曰。『此案斷非不法。何也。以吾意爲如是也。』實則當時王意以外。本無國憲。路易之言。謂之虛誕。固不可也。』(二)然王與議院之情。以此大傷。時全法人心激昂。學說大盛。小冊鼓吹之書。滿街飛如蝴蝶。(三)新聞集會。激論日有所聞。地方暴舉。亦或時有。王至此

(一) Duc d'Orléans 當時主張民權。頗激。以與王忤。被囚。後爲山岳黨所殺。

(二) 見薛紐伯 (Charles Seignobos) 所著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第四章首。薛氏法之生存。史家最知名者也。

(三) 如荷爾良公。即大出其私財。經營此事。小冊子中。如席治恩 (Sieyès) 之「何謂第三族」(Qu'est ce que le Tiers Etat ?) 乃流行最有力者也。

時始允召集三族會議。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一日。此會遂成於微賒喇。(一) 微賒喇王宮所在地也。夫三族會議之所以異於國會。以後者本身有自由討議之權。而前者則銜有特別固定之使命。職在陳情。而不必由其發策。故其被選時。選舉團體已繕有說帖。歷述所求。令其攜呈。以備採擇。此種說帖。無慮數千。若而個人。若而團體。皆就其所涉範圍。指陳時政得失。諸帖並陳。彙爲三集。貴族爲一集。僧侶爲一集。平民爲一集。旋經法定程式。捧呈於路易十六之前。讀者須知此會議者。意在和平改革。初未敢集怨毒於王也。『吾人手諸帖而讀之。立見憂傷憔悴之民。其不堪虐政。呼求援手。精誠一致之氣。感人肺腑。彼其所欲得。一近世之新組織耳。而所欲之範圍。無一與尊王之旨相背。且矢忠王室。情見乎詞。由表面觀之。包本主義。(二) 之幻想。當時固全未叫破也。』(三) 尤足異者。路易設爲茲會。意在貴族僧侶助己張目。併抑平民。乃『二族之人。多數寄同情於第三族。彼皆愛國多智之夫也。尤服膺於福祿特爾。盧梭。孟德斯

(一) Versailles 路易十四所營之新都也。

(二) Bourbonnais. 包本當時王家之稱也。

(三) R. M. Johnston's French Revolution 四九頁。

鳩之書。以爲包本主義。爲人道計。爲法蘭西計。卽爲其自身計。均當改造。』(一) 苟當是時。路易俯從民意。坦懷與三族提攜。稍稍犧牲威權。以屈己而伸民。求一適中相應之點。以期法蘭西全體幸福。建之於上。愚敢決王室尊榮。不難與英比烈。而革命之慘禍。可以不經。無如路易昧於大勢。不解圖此。未能推誠與民黨相見。徒懷復仇之心。日以小機小智相應付。務終持王權。憎伏民黨。而後釋於懷焉。此其根本之誤。不可救治。時三族會議。已由平民一部。把持用事。號曰國民會議。(二) 以其創立憲法。又號造法機關。(三) 此中所布自由平等諸義。自與積世君權。不相融洽。然其溫和緩進之態。與暴民心理不合之處亦多。且兩兩相衡。與言近民。寧言近王。蓋當時全法意見。裂爲三派。而各相仇。以兵戈自衛。有犯之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王與民立於兩端。居其中者。則爲國民會議。王之所志。報復也。反動也。絕對專制也。民之所志。革命也。根本破壞也。無限自由也。極端之見。兩相背馳。其間連環。厥惟國民會議。以其目的。乃在和平之改

(一) 同上五一頁。

(二) *Assemblée Nationale*。

(三)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此與平時立法機關 (*Assemblée Législative*) 相對。

革。與有限之民權。固不徇王。亦不徇民。王不知與會議提攜。轉乘巴黎市民暴亂會議止之不得之時。調外兵入徵賒喇以脅會議。芮克者時掌財政。號能和緩君民之衝者也。王既欲與國民會議宣戰。乃放逐芮克以示決心。更廣集兵官。置酒高會。誓保其累朝無上之威。俾勿失墜。此風既播。國民會議與暴民者。遂忘其夙嫌。一致結合。以與王抗。此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之變所由來也。迨十月五日。亂民擁王自徵賒喇遷於巴黎。白龍魚服。螻蟻欺之。王之本身。已全失其作用。然當時有精於調和之術者二人。乃心王室。復得民心。苟得王與后推誠相見。假以全權。極其所爲。未始不可返於和平之局。無奈事實來告。又得其反。茲二人者。一爲米拉波。米氏曾游英倫。究其政術。嘗發爲論曰。『英倫！英倫！一憲法耳。此外吾無見也。』(一)『英倫者模範之無盡燈。而自由之祖國也。』(二)彼既服膺此邦。一本其溫和調解因時作計之道。以應於政。革命之初。彼爲主動。凡於暴民失紀之事。無不節節維持。聲名既宏。謗亦蠶起。千七百九十年春。大亂之生。已經兩載。米氏與王通款。冀有萬一之當。可以已亂。乃王不

信任之。轉加愚弄。五月與后約會於園中。互籌良策。后竟「挾持私意。不肯以誠相見。米拉波則坦懷雪涕。謂彼愛王。尤愛自由。非兼營并救。策終莫出。后深惡之。而陽假詞色。米氏既出。后卽貽書駐德近臣。告其招米。特欲利用。並非深託。時國民會議主張媾和宣戰之權。惟已有之。於王無與。米氏審此。可以挾王與國民攜手也。出席爭之。至於名譽掃地。刺客環伺而不恤。卒以其平日高才雄辯公心正義之力。已說僅乃通過。王則以隙大可乘。頓起陰謀。思以昔年對待三族會議之法。急掩會議。將其所有議決案悉取消之。」種種槎枒。米氏之謀全歸失敗。智盡能索。逾年卽死。此政雄去而王之死日亦可數矣。一爲拉飛咽。愚讀法蘭西革命諸紀載。作者於拉氏之毀譽。不一其說。最近美人約翰嗣同。二著法國革命小史。其論拉氏。愚以爲頗得其平。其言曰：「拉飛咽之爲人。易毀易譽。惟不易知。革命初起。彼有助美獨立仗劍成功之歷史。惹人懷想。其篤信自由。持理一貫。尤爲先登朝貴之相仇者。於斯以浮妄短之。寧慮無隙。實則

(一) 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第三卷第六章。

(二) R. M. Johnston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助教。所著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小冊。詳簡得宜。曠明朗達。



拉飛咽之自由主義諦認之不外有容既不走於極端亦非鄰於空想彼之政敵固屬茫然即其知好亦未深察拉飛咽以爲自由者非聽他人之意見流行義乃不備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爲鵠基乃不真此種教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一)約翰之言真能尙論古人者矣自亂民直搗王宮以來凡有急難非拉飛咽至不解護國軍(二)者巴黎市廳之所置也拉飛咽領之上以衛王下以制暴亂其勢雖張而已爲民黨所忌王且不知倚之於其拱衛之下倉皇宵遁拉飛咽以此益見惡於民攻之者益有所借口自是以後護國軍蓋無能爲矣由斯以談路易之死基於不信國民會議不信米拉波不信拉飛咽其所以然則迷於王朝絕對之淫威而無遷就調融之美意南海康先生著法蘭西游記謂「路易因仁厚能開議院聽民權者而即以開議院聽民權死施而不報且以囚戮報德民心之難與

(1) La Fayette had already learned the lesson it took France a century to learn, that liberty implies freedom of opinion for others and that reasonable compromise is the true basis of constructive politics. 原著七二頁所謂逾一世紀法人始知當指第三共和之成功參看拙著政力向背論。

(11) Les gardes nationales.

亦甚哉。」(一)是乃未然。路易非能開議院聽民權者也。如其能之。又何至身死家亡。爲人僂笑。今之論者。每以法蘭西第一次革命過於暴烈。不知當時國民會議。悉由中流深穩之士所集而成。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乃君主立憲中之理想組織。於王權民權二者。調劑頗得其宜。所謂暴民。則別爲一體。立於會議之外。會議之所爲。大爲暴民所痛恨。而王之痛恨之量。尤有加。由表面以觀。王爲勢迫。亦恆讓步。然其讓步等諸降。鹵所爲。勢盡而降。稍起則又翻覆。以云調和。去之千里。調和云者。貴有公心。尤貴通識。『凡人聚而爲羣。事成於相劑。相質其習。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二)當其可而割之。應於時而低之。是謂調和。當割不割而卒割。當低不低而卒低。其割其低。必非尋常應與之量。所能鑿敵之意。路易身爲刑戮。職是之由。遽以能開議院聽民權稱之。未爲知言也。何也。開議院聽民權。非深解調和之義者。不能而路。易非其儔也。前清之季。滿洲政府逞其強頑。請願國會之士。致受囚放。

(一) 法蘭西游記——一七頁、

(二) 本哈爾活權利說

親貴內閣之爭。置若罔聞。卒之武昌一呼。勢不可當。信條十九。無異廢紙。由今思之。茲信條者。其精神可比法蘭西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施而有效。吾國足與英吉利齊觀。豈不甚盛。乃不許之於和平競爭之際。而誓之於暴動四起之秋。等一物也。時勢未同。則聖神化爲豺虎。今據十九條以論滿清。謂其聽從民權。信誓旦旦。而卒以此覆其宗社。其不爲知言。與康先生之惜路易殆同。可也。聽從民權。信誓旦旦。非深解調劑之義者。不能而滿洲非其儔也。

說者曰。此君主之國則然也。共和之邦。或當別論。蓋國而共和。人民可以自由。運其意志。其奉爲元首。宰制一國者。必其最稱德高望重之人。以視世襲童昏驕汰之君。觀念迥乎有別。於斯委以全權。民實委之。用力過專。半由時勢驅之。至是未必可厚非也。爲此論者。意在擁護民主專制。謂其不失爲一種政制。愚固論之。欲知原則之通不通。惟問施行之適不適。今陽奉共和之名。陰行君權之實。所謂不適。莫此爲甚。蓋以學說欺人。謂元首之來。由於人民自由推戴。則此自由云者。印之事實。恆極不自由。如其自由。元首之性質。又決不如是。雖事變之起。國民中亦誠有一部分甚願若而人者。出以非

常之手腕。濟一時之艱難。一至權假不歸。流於橫恣。卽前之尸祝者。亦不得不詛呪之。本屬仇讐。尤不俟論。此觀於拿破侖第一而可知也。當彼行其苛疊達。而盡滅共和黨也。法人受革命之痛苦已深。羣以爲大難非彼莫救。雖惡其恣肆。亦頗安之。好持極端之見者。至以爲苛疊達之行。與言拿破侖之勝利。寧歸之共和黨之罪惡。(一)此亦可見當時之心理矣。乃其稱帝以後。情勢大異。前之推崇惟恐不至者。漸至去之惟恐不遠。時共和之理。已入人心。然鑒於拿破侖之專橫。社會中漸露追懷君主之想。王黨乘之。潛施運動。人遂益畏班拉巴主義。(二)而轉以復辟後稍得自由爲可親。(三)觀其敗後。王政復古。不成問題。可見盛時其機早伏。伯倫知理曰：「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四日。路易十八之憲章。精要在於調和。時舊朝歸自竄地。而人民方經革命及拿破侖專制之餘。此適足以調和之。君主制有所必存。新政制有所必守。此適足以調和之。」

(一) Dangin 所著 *Royalists et Républicains* 有此言。

(二) Bonapartisme 班拉巴拿破侖名也。

(三) On n'a assurés que des hommes tels que M. de Villéa craignaient plus le bonapartisme que le libéralisme pour l'établissement de la Restauration. 見巴米 (*Et de Paris*) 著政治學指南 (*Principes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宗社與革命兩體相厄。此亦足以調和之。」(一)由斯以談路易十八所假以收拾人心者在調和可知。拿破侖爲治之所缺乏。卽爲此物。然此固不必謂拿破侖之專橫。至於酷不可耐也。史家執筆。且稱其權以僭生。尙能正用。秩序旣復。凡嫌疑黨錮之律。並皆解除。亡命咸歸。四民樂業。法令確定。財政綽然。政潮所趨。或生對抗。亦非不能讓步。稍鑿其意以歸。惟大力所之。莫能自屈。百事皆可一損及己之權力。則不允行。伯倫知理曰。『以拿破侖初政觀之。如其帝運不斬。君主立憲。容或可成。然凡事彼欲以絕對之意行之。他體有權。彼皆視爲有妨己意。此其受病之本。一旦失敗。所有制度。亦與之俱倒矣。』(二)伯氏之言如此。以證所以稱路易十八者。拿破侖不能調和。卽其致敗之由。益灼然可見。求之英倫。克林威爾之亡。亦同此例。請並徵之。

(1) Die Charta Ludwigs XVIII. 4. Juni 1814 war ihrem Wesen nach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r alten königlichen Dynastie, welche aus der Verbannung zurückkehrte, und dem französischen Volke, welches die Zeiten der Revolution und der Napoleonischen Herrschaft durchlebt hatte,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n Rechtsansprüchen des früher absoluten Königthums und den neuen politischen Gewalten, zwischen der Legitimität und dem Besitztand aus der Revolution. Bluntschli's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第 卷 四 頁 四 七 頁

(二) 同上。

千六百五十五年。克林威爾解散國會以後。英倫全土。在彼一人掌握之中。租稅如何徵。法令如何立。軍警制度如何編。外交政策如何出。皆由一手擘畫。人莫逆焉。論者輒謂克林威爾暴主也。實則彼之所爲。與古代君主之暴者。又異其趣。蓋後者爲暴。基於一己之私。克林威爾則信教絕真。純以天吏自居。欲以所受諸天者。強致諸民。謂以崇己身之權威。非知言者也。惟克林威爾自信之力過強。以爲己之所行。有百正而無一曲。人有持論稍異於己者。決不容之。若謂己稟天性獨全。故所見獨真。餘於服己之令以外。可無他務也。此其根本誤處。宜其及子而亡。穆勒恆有言曰。『人不能無過者也。其所得真理。往往偏而不全。故非聽反對之議論。盡量流行。往復比較。從而折衷意見。之統一不足尚也。其在事爲。抑又有然。須知言論之龐雜。與生活之多歧。非至人智大進。可以認理靡遺。茲乃佳徵。決非惡象。』(一)克林威爾不解此也。妄謂己乃知理獨至。備道而全美。(二)盡壞一國之制度文物。以己意代之。語之於理。寧復可通。證之以

(一) Mill's On Liberty 第三章首段。參閱嚴譯橫界論八二頁。民國二年版。吾國墨子尙同。荀子

之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魯。又曰。有齊而無魯。則政令不施。此有勝於墨處。附見天論篇。

(二) 蘇斯爾論克林威爾曰……he was too impatient of difference of opinion, too doggedly convinced of his

情。宜不相入。彼既以橫厲之策。盡收民權。而自爲清教徒。宗教之遭其強制者尤至。民心離畔。何怪其然。且彼討不服也。嚴窘異己也。迫厭蘇愛。制王黨。顯之草薶而禽獮。隱之月朧而日削。欲不潰裂。安有幸焉。盧斯福著克林威爾傳。嘗論及此。曰：『吾美南北之戰。格蘭特既勝。彼之所以遇敵黨者絕寬。此固不能望之克林威爾。獨立之役。美之王黨一敗塗地。其敗後之受逼拶。與查爾士第一既戮。克林威爾之逼拶王黨者略同。惟華聖頓及當時政家。以爲大非。秩序一定。敵黨之自由。同時恢復。所享公私各權。一律平等。克林威爾時代則不然。政敵既敗。鬚鬚敗之一事。卽爲彼終身受罰之符。參政既沒其權。所有重稅。皆強徵諸彼。是惟恐其不畔己而保證之也。』(一)克林威爾既大失王黨之心。人民厭其專擅亦寢至。尤怪者附己之軍隊。並乃與己示異。習爲謹教。致使克林威爾遣其親信之尤者。分置各軍。日不暇給。蒙克者。諸將之雄。克林威爾之股肱也。而復辟之日。首按兵出迎查爾士第二者。卽爲蒙克。以彼倒戈。餘將皆望風解刃。

own righteousness and wisdom, to be really fit to carry on a free government. 見所著 Oliver Cromwell 111 114

(1) Theodore Roosevelt's Oliver Cromwell 111 六及七頁

王政之復。不假流血。職是之由。當查爾士入都正位。鹵簿所之。萬民迎泣。此豈故君之足懷。殆由克林威爾之操切過甚矣。平心論之。當時民智未純。大刀闊斧之爲。未必盡可非議。且克林威爾操心制行。皆有精誠。其過激之爲。由於信道之篤。與權謀幽險悖逆無道者。又不同科。徒以不諳治術。不解調和之道。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

凡右所陳。乃以證明大權總攬主義。未能以邏輯之道行之。使之名實相印。易詞言之。前主義者。其在事實。抑在理論。皆無餘地。使之自存。事實一方。既歷歷以史蹟相證。請得更就理論。約略言之。昔荀子說威有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隳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而致畏。羸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



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執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一)他日又論湯武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二)苟兩說非無關也者。則愚謂禮樂修。分義明。舉錯時。愛利形。不賞而勸。不罰而威。非至強至辨至明者。莫之能爲。道德之威。非聖人莫之能及也。愚搜討未勤。史識彌闇。不審書契以來。此類聖人。曾否有之。論者動稱堯舜湯武。然五帝之事。若存若亡。三王之事。若芒若昧。堯舜湯武之治。是否與此合符。亦苦無左證。茲亦不深論矣。惟二千年以還。地無論東西。人無論黃白。凡史家所紀。文士所傳。可以今日人類通性證之。而決其不謬者。於其帝

(一) 見 彊 國 篇、

(二) 正 論 篇、

王君長之中求一。至強。至辨。至明。能爲天下之權稱。如荀卿云云者。果有之邪。抑無之邪。謂曰有之。則誰舉其例以告。雖在萬里以外。愚且裹糧挾贊以從。謂曰無之。則言治必翹一不可有者以爲之的。此誠柳子所謂聖人之道不益世用者矣。是亦不可以已乎。愚曩論克林威爾。請卽其人思之。有以明吾說未過甚也。盧斯福曰：「世俗之爲說者。輒曰開明專制信爲良政府。是不然。三五坐談漫造原則。豈有合於治道。克林威爾之覆亡。卽所以施教於此坐談者也。凡一國民智差足。自由於時有大力者。出奮臂攘之。代以己力以爲己力所致。遠勝自由制之所能爲。心誠求之功亦逾奮。自有專制以還。未有盛於克林威爾者也。而且無成。其他又何足論。」(一) 其所以然。則前舉人性不全一語。可以蔽之。笛卡爾曰：人類生而不全者也。全者非彼所能思議之物。則民之秉彜。雖有等差。未能絕遠。備德全美。信乎未能如其未能。一人政治之論據。豈不立爲齏粉。穆勒曰：「夫人道不知何日乃進得於最隆。惟今日之人。意與理少合而多乖。故其言論云爲莫不利。爲同異。」(二) 美人李德曰：統而觀之。爲多數之幸福。計多數人。

(一) Roosevelt's Oliver Cromwell 二三六頁

(二) 語本羅譯。見權界論八十二頁。

之平均意。要愈於一人之最良意也。」(一)斯皆透宗之談。聖者莫易信如斯也。荀卿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道德之威。既無其物。所謂安彊。何所自來。由是奉荀卿之言。以往。非爲暴察。卽爲狂妄。而天下之治。乃展轉於危弱。滅亡之間。且克林威爾曾以道德之威。自期者也。茲不可得宜爲暴察。暴察之效。在於危弱。然克氏所得實爲滅亡。是荀卿所計。效能初無準的。以英倫護國之賢。猶且如此。今之頌言神武者。奈何自蹈於滅亡。而不自知也。」

且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猶有未盡。蓋其所謂威者。無論德暴。要發自一人。致諸民衆中。無間斷者也。必如是也。而後其威之效。始有可言。且必如是也。而後主張斯制者。有其立脚之點。惟問自來專制之朝。其能達於是域。命由君出一絲不紊者。果有幾乎。聞嘗考之爲專制者。必有賴乎肱。手足亦既賴之。其病首中於蔽。一有所蔽。威則下移。威之下移。專制胡有是專制爲物。實含有自賊性於其中。其制一行。性卽自動。韓非子曰：「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

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一）實則釋其爪牙，寧虎所願，徒以政性如是，實逼處此，不釋不能。簡公之失德於田常也，有不得不失者在也。雖至弑身，不可避也。宋君之失刑於子罕也，有不得不失者在也。雖至見劫，無所逃也。何也？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能自行其令，以致之民，而有資於臣，非至失刑必且失德，或則兼失刑德而使用之也。韓非之爲此言，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彼之於此，豈不有審合刑名之說，以爲之基，然其基不位於人性之所同，亦美於言詞而不中於事實。其言曰：「……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

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一）此其爲說。非無合於近世法治之精神。豈不甚善。然今之文明國。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質固。審判有定員。解釋有定義。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惟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無弊。專制國之法。則不然。舉所謂法。不越一人之意。卽意卽法。莫能明之。果茲一人者。亦落形氣之中。則意決無衡。而法因靡定。好惡者人之恆情也。由非之言。君人者且不得有好惡。故其言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二）夫創

設一制首責行之者去其好惡則必假定其人對於斯制初無所容心於其間以無所容心之人施行一制其制必不成韓非能言名數不當立說矛盾如是若有容心是用好也又安得去爲非之言者將曰如專制者以其爲專制而好之也吾情不動也則既不動情實得言好又曰情誠動矣而乃集中惟好斯物餘俱弗顧於是有利吾專制者吾雖惡必取有害吾專制者吾雖好必舍是又不然好惡者生於人心不生於法術人之好專制也其好乃由人心而之於法術今欲其好著於法術從而絕其心理是猶一木旣長枝葉扶疏撥其本根而冀枝葉凌空不墜無是道也夫好者何樂也以其所好能發生體質若精神之歡娛也歐洲功用學者邊沁之倫至以好惡爲一切善惡之準愚茲持說姑不務爲高遠惟人君以專制爲善而好之必其事足樂體質精神均因之呈一快感斷無可疑而專制之爪牙厥惟刑賞此非所已言也用刑賞而無妨於樂必也刑其所欲刑而賞其所欲賞也今其言曰爾欲專制當刑其所不欲刑賞其所不欲賞是拂其情也拂情者天下至苦之事也以圖天下至樂之人而律以天下至苦之事此大反乎人性其說必不可通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曰「……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

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斯說也。歧令與意而二之。則真知君心者也。人臣事君之常情者。相待言之。卽人君使臣之常情也。君非以是來。臣將不敢以是往。以情召。情遂成。此象令之所在。或爲成規。意之所在。始爲所欲。故得君之專爲君所親愛。大臣廷吏不若左右。近習循令按法。不若優笑侏儒。何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一)韓非不明此理。遽造爲『去私行行公法』(二)之談。以干人主。宜其所如不合。身且不保。當其窮時。發爲孤憤。輒謂『……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三)彼至斯時。猶以己說不行。乃無黨孤特。爲當塗貴重之人所格。無由自進。反復說明。使人主反乎阿辟之爲。而遵其法術之道。何其慎也。夫阿辟之心。性也。非習也。習可移。性不可移。性卽可移。亦移於習。而所習者。則專制也。以言莫予違之習。

(一) 八姦篇、

(二) 有度篇、

(三) 孤憤篇、

加諸樂諛。近佞之性。是猶以水濟水。安言移也。由斯以談。專制之政。首生蒙蔽。乃萬不可逃之公例。一有所蔽。則荀卿所謂威者。非復人主之威。道德既有所不行。暴察亦有所不許。有時即欲自爲狂妄。亦莫能爲。此其結果。固不越乎滅亡。特其滅亡。與荀卿所言異趣。故曰。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有未盡也。

嘗論專制之威。下移成於人主之意者。半。成於當時之勢者。亦半。韓非任法之說。未通其意。亦未明其勢。前者略如上述。後者請得約而論焉。夫古來最足害專制者。莫如封建。柳子厚作爲是論。首立大義。謂「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不可者。易言之。『是不得已也。』故復曰。『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以不得已之情而生不可之勢。則其中於專制之利害得失。不言可明。請更舉子厚之言實之。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愚讀至此。覺其所見。有不敢盡同之者。是何也。卽子厚著封建之失。乃欲以明郡縣之得失者。有叛之謂得者。無叛之謂愚。則曰。論有叛。無叛。不當拘於制之本身。而忽視其作用。苟吾不能以此絕天下之叛。徒使其叛由甲點移於乙點。則挖肉醫創之道。未見其爲得也。子厚曰。『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是不然。果非郡邑之制失者。則人怨之禍。胡乃不易起於封建之時。戰國之際。諸侯之虐用其民。奚滅暴秦。豪強之不滿於其君。何讓陳涉。

然侯者頓劍一呼。民無不應。伏尸滿野。民無敢尤。夫強者之所深惡。亦叛耳。初不論叛於何起。郡邑之制。有叛人而無叛吏。封建之制。有叛國而無叛人。叛地不同。有叛則等。右郡邑者。謂無叛吏爲得。右封建者。亦將以無叛人爲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愚揣秦政初。帝衡論及此。決策必難。徒以前此皆食封建之毒。未受郡邑之災。故以後者定爲大計。不知其計一行。禍變立起。謂天下大壞。由於暴威竭賄。此亦似矣。實則秦政不失亂亦隨之。失政之力。僅以速亂之成耳。以爲亂之全。因信乎無當。此其故亦不待智者而明也。專制之效。首在民怨。民怨既衆。亂象四萌。平時文恬武嬉。可云遙制。一旦有事。非變生之地。自有重鎮。足相攝制。則土崩瓦解。理有固然。秦郡邑制者。中央集權之極則也。事事盡收於中央。所謂守令。本以供天下之劫殺事果如此。以論本制。可謂得仁。秦事然矣。歐洲之霸主。處心積慮。有與秦皇相類。曰法王路易十四者。所收之果亦同。南海康氏嘗論及此。『革命共和之事。不始於他國。而必出於法者。以歐洲各國侯權甚大。羣侯並強。民能小動其一二。不能全動之也。惟法國削侯權。奪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餘年。諸侯未聞有稱兵作亂者。皆奔走後宮。以希王寵。其小侯食邑不

滿千戶。幾致飢寒。故爾時惟一王獨尊耳。巴黎亂民。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圍王宮。撤衛兵。而遷王於市。王權一失。諸侯無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羅伯卑爾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盡收侯權。強侯四布。則一有內亂反兵。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獨出於法者。卽緣法盡收侯權之故也。……凡物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專志於削侯權。而不知民變卽從此而生。猶宋藝祖專削藩權。而狄禍由此而盛。得失相尋。陰陽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陰陽消息之盈虛也。』(二)準是而談。郡邑之制。不足以制天下之亂。章章明甚。行郡邑制。同時又斬專制之運。勿失。非別建大節。不能。唐之方鎮。是也。子厚謂唐制州邑立守。宰爲宜。而以虐害方域。歸罪叛將。不知將之能叛。卽足以證郡邑之未宜。叛等耳。今徒自州而移於將。此朝三暮四之說也。自唐以後。皆可作如是觀。愚爲此論。絕非於封建郡邑有所軒輊也。乃謂封建之存。全出於勢。明知其叛。莫能去之。必欲去之。變且立起。說在漢之七國。清之三藩也。或則本變。剛終民變。卽起。說在秦之勝。廣法之段。敦羅伯卑爾也。其後封建之根。已絕。而強藩悍將。相繼而起。其理亦

同。於。是。以。專。制。之。故。保。留。是。物。是。物。之。反。響。即。中。於。專。制。之。身。太。阿。既。已。倒。持。順。逆。將。惟。其。所。欲。故。苟。強。藩。悍。將。一。日。不。去。專。制。之。道。一。日。不。完。果。去。之。不。可。能。也。即。專。制。之。道。不。可。能。也。專。制。既。不。可。能。則。所。謂。道。德。暴。察。狂。妄。諸。威。舉。無。所。用。故。曰。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有。未。盡。也。

上述種種。凡以明大權總攬主義。以韓非審合刑名之道推之。宇宙間初無是物。本論多陳原理。盡舉往事。讀者或且疑之。請更以今之政局證焉。數載以前。即聞有開明專制之論。施行未果。而滿洲亡。君制既摧。共和以起。共和者本非一二年所能收效之物。以舉國皆不欲之。不與深試。試未朞歲。殄滅無餘。自是以後。政出一門。威駕清室。凡勝國之所欲爲而不敢爲者。俱爲之無所於恐。故乘時游說之士。爭以開明專制歸之。而當塗之人。亦復以此自許矣。(一)其實果何如乎。夫言開明。宜莫若荀子道德之威。此其斷不可得。前已詳證。即質之時彥。亦未必敢證其然。拿破侖克林威爾。乃吾人之所

(一) 昨年解散國會之時。北京亞細亞報。稱總統爲克林威爾。總統對路透社員言。以墨西哥。底亞士自居。

懷想。而以頌禱當局者也。此兩人不解政術。自取滅亡。束縛馳驟。尤無民福。茲亦不論。惟以拿翁愛國之誠。克氏操行之正。謂當局者足相伯仲。答者然否已不一其詞。是開明者本不可期。有之厥惟專制。然一言專制。韓非之說。實據邏輯不拔之基。苟或不然。卽爲自殺。專制者不可以意亂者也。能以意亂卽不成爲專制。而今何如者。洪述祖之殺宋教仁也。刺探政府之意而爲者也。而政府不能以制正意。至甘爲僂人受謗。而不恤專制云乎哉。 (一) 專制者不可以勢撓者也。能以勢撓卽不成爲專制。而今何如者。張勳之掠南京也。逆料政府無如己何而爲者也。而政府果憚其勢。數十萬生靈之衆。至不能易一武夫。專制云乎哉。夫專制之主不能自司其意。使人不窺。則主必壅蔽。下且無忌憚。各私其私而主者一人孤立於上。韓子所謂亡國之廷。無人是也。專制之主不能善處其勢。使己不讓。則外必有挾而內不能行其令。旣縱之後。收攝無從。賈生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是也。茲二象者。凡有目者皆所共見。初不待廣搜近例而後可。

(二)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加衣於君。身而得罪。韓非爲之言曰。一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今越官殺人。以亂尊主。且不得加衣者之罪。近且徜徉京津之間。與貴人游宴。道路側目。法司不敢問。此實舊專制者之尋也。

明苟大變猝生。專制以此不保。乃所自求得之。其又何怨。惟長此已往。或倒專制。不得其法。國且魚爛而亡。中其禍者。終在吾民全體。憂時者。徘徊審顧。以爲時至今日。非有統籌全局之計畫。不足以救吾國之急難者。凡以此也。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苟在十八世紀以前。民政未萌。學說未轉。則吾惟有從申韓法術之謀。採李斯督責之論。志在君權。期於絕對。雖不可得。亦且爲之。而無如今非其時也。大凡一意之生。生必不滅。一象之進。進必不退。有時見爲滅。爲退者。非真滅而退也。乃正其迂回宛轉。所以爲生與進也。今者吾以一人政治最古之邦。被以多數政治最近之號。爲生與進。遽至終端。於時舊勢尙存。則促其生與進者。就於迂回宛轉之途。乃題中應有之義。惟若抹掇新機。一意復舊。則大背天演之道。必且絕脰斷臄而亡。斯賓塞曰。『蓋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其法制則良窳雜陳。其事功則仁暴相半。其宗教則真妄並行。此雜而不純者。吾英之所有。正如是也。其衝突齟齬。自亂其例。上自國政。下泊學術。所樊然日多者。卽以演進方將。損益之以與時偕行之故。義理法制。古之所謂宜者。乃今以世變之更新。而適形其不合。且是之世變。往往卽爲前時義理法制。

之所生。特世變矣。而新者未立。舊者仍行。則時形觚觫。設圖新而盡去其舊。又若連會未至而難調。此所以常沿常革。方死方生。孰知此雜而不純。牴牾衝突者。乃爲天演之行之真相歟。』(一)斯氏之言。卽所以著調和之精要也。(二)然則救專制之弊者。其惟調和乎。調和者兩利之術也。愚曩論之。法蘭西未革命以前。彼邦賢者。腐心於包本主義。謂卽爲包本自身計。亦當改良。今於專制主義。愚亦云然。

抑調和者兩讓之謂也。前言吾國共和不能築於調和之上。有兩原則爲之梗焉。一曰大權總攬主義。一曰共和建設主義。是宜雙方並議。而講其所爲調融和合之方。乃本論至此。皆所以掊擊前主義。使失其根據。而於後主義且未一論焉。知且爲讀者所誚責。顧論之非一二言所可了。本篇幅窄。吾病未能專篇究之。請俟異日。惟於此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言調和。凡以立爲國之大經。非於何派何人有所粘著。人或以愚條舉

(一) 語依嚴譯。見羣學群言三四六頁。商務印書館三版。原文見 *Spencer's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三九六頁。

(二) 原文本明謂調和字樣。嚴譯以他字代之。It can 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 alike in institutions, in actions, and in beliefs, 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ses English life, 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a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近政。謂以是業望之現政府。穩和者以爲可行。激進者從而詛呪。愚均笑之。夫苟現政府自審其病。從而轉圜。冀有合於悠久可存之道。固非吾論所能拒。若謂現政府恣睢太甚。罪惡將盈。吾惟厚其毒以速其亡。斷無爲之借箸。使得自脫之理。因謂本論爲不當。有未免太愚。愚言調和論其理也。未著其方也。吾惟問調和之理。是否可通。並不問調和之方。將於何出。前者邏輯之事。後者醫術之事。愚此論乃慕倍根。並不自稱扁鵲也。吾惟論調和之道。於今爲宜。並不謂調和之機。卽今已熟。前者乃學者之事。後者乃政家之事。愚誠願爲斯賓塞而不願爲米拉波。拉飛咽也。且前言之調和。生於抵力。今之抵力。安在。以政府之道。推之又。豈容人以此迂闊不近事情之談。擾其意志。而未已也。調和首義在發見新舊之媒。使之接構。其在吾國現政府。未足代表舊革命黨。亦未足代表新一言。調和運思。僅及於口耳四寸之間。亦何其隘。現政府爲自存計。固利於調和。苟不知焉。終於自覆。革命黨起而代之以史例證之。此代之者。專制未必不如。曩日時。則吾調和論之有用。亦猶是也。不然而見夫國內情感之未融。利害之不一。因悟橫厲無前之策。之未可遽用。尤吾調和論脫穎而出之時也。愚言調和生於抵力。而抵



力無定式。其所自出。復無定向。苟於革命黨以外。若而力者。忽也。異軍蒼頭。特起見於國中。排大力者以去。而將所有政象。規之使正。國基以穩。民困差蘇。亦非絕不可有之事。是亦吾論適用之處也。愚固言之。今日政局。惟一解決之法。乃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爲國憲。演爲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能爲抉擇。斯乃愚之深望。讀者留意及之者也。

愚擬著調和立國論。力排兩說。一基於大權總攬主義。一基於共和建設主義。右爲篇上。敷陳前者。後者將於篇下明之。後以人事。執筆未就。亦遂苟焉未續。昨檢舊篋。得殘稿數幅。卽附於此。以暴愚之頑惰。且策其方來也。讀者諒之。

共和者政想之最高者也。苟得如其想而致之事。豈不可尙。惟建國不如築室。築室可以自由擇址而爲之。鳩工庀材。一任己意。而建國則否。國家者既有。一定之土地。人民復有特殊之歷史。族性。易之不能。絕之不可。於斯本。吾理想之力。創爲政制。以覆於上。亦惟視其土地。人民。歷史。族性。所能受之。量斟酌損益。以出之。而後足以爲。

功。不。然。將。不。至。潰。裂。無。可。收。拾。不。止。

此觀於法蘭西往事而可知也。當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時。首義諸賢所倡自由平等博愛三大義。心誠求之。未遺餘力。及倫的諸子不論。卽殘暴如段敦。由其慷慨就義。視死如歸以觀。可見其橫厲無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張者鄰於絕對。與社會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勢惟掃除一切障礙。絕其本根。而大禍起矣。史家梅依曰。『終革命之年。與自由依稀相似之物。吾未之見。各黨相繼乘權以興。果胡自乎。則閔也。破壞也。暴徒也。恐怖也。斷頭機也。陰謀舉兵也。武力壓迫也。如斯而已矣。』

(二) 展轉相乘。大權集於拿破侖。一手梅依又曰。『拿破侖者。處心以剷除各黨爲快。無論何黨。彼皆不認任何原則。彼皆不承私慾。填胸野心滿腹。其所以治法蘭西者。一劍以外。蓋不恃他物矣。當是時也。民黨健者。已覺共和掃地無餘。而人民以飽嘗革命之苦。及鑒於民主失政之非。遂於武力專制之胡以爲險。遲遲未能卽悟。……迨帝制已成。人民所被之專制。甚於包本萬萬。而亦隱忍受之。無敢訾。……新

聞之自由。已無是物矣。至是更禁刊焉。議會已馴極矣。至是更廢公開焉。法律何由通過。全然不聞其聲。惟勅令一頒。天皇之意。昭然可曉。……法蘭西者。蓋已全然吐棄革命矣。……夫革命以無量之血肉成之。至是已空無一物。共和魁桀人。僂辱之。至不值一錢。而凡革命榮光有需紀念者。即覓一會一詞。亦不可得矣。」（一）若是者何也。曰共和主義之反動也。

此主義者。以行之走入極端。釀成帝制。而第二次革命又復蹈之。且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成功。勞動者之力爲多。其所理想之社會組織。尤與現制澈底相反。莫烈曰：「社會組織之根本問題。嶄然顯露於世。以千八百四十八年爲始。千七百八十九年尙無是也。以此問題密密箋答。製爲原則編爲法式。茲誠嚆矢。未之前聞。不僅著述爲然。而人民通感亦正同其奔放。曾見千百爲羣。人人挾一烏託邦之迷夢。爭集街頭。求通其志。流血斷脰。所不惜焉。夫公安衆福有其玄想。由是演繹樹爲斷案。律以情勢。自不可通。今理想新羣。輒欲建之於上。實際政治。輒提與懸。談浮熱同科。昔者

穆勒嘗取而評之矣。以下皆穆勒語法蘭西政治之通象類爲格言成說之所彌綸。此種言說奉爲最終前提從而籀繹以應於萬事是之謂邏輯。是之謂一貫以例證之。彼之言曰：某法當採以其合於某原則。吾政體所由創立者也。某法當採以其無背於主權在民之原則也。吾可得爲之答曰：果其原則合於實事亦必於理論無乖以主權在民言之。彼之足爲政制之基。必其政制由斯而創爲利甚廣。雖然未有政制能舉一切之利而有之者。也有其便者卽有其不便者。政性使然無如何也。且其不便爲因。旣明從而正之。不能取道於因以爲方法。則爲政不拘墟於普通原則較之。拘墟者爲有益於實際從可論也。』由斯以譚絕對之義之不可倡顯而易見。而法之革命者主之。反動一生而魯意拿破侖稱帝。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法蘭西關於勸進請願之事。作爲報告曰：『政情大擾之後。國民每惟強者是歸。昔亞克迪扶征服者爲王。以其厭惡內亂也。拿破侖之作帝。雖乘馬侖哥之戰捷。亦以革命狂潮靡所底止也。最近國情險惡。國人捧其垂倒之旗。奉之魯意……是亦無他。當一民族困於亂政。旁午構煽如暴風雨之不時而至。其必然之反動則相率歸於能復秩序保。

安寧之一人而已也。」其後魯意之政。足以鑿法人之望與否。蓋當別論。惟元老所言。謂於當時之心理。大相刺謬。亦不爲知言矣。

### 政治與社會

四年六月

梁任公在大中華雜誌作『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一首。以申明政治基礎在於社會之說。前輩爲文。豈敢妄施駁義。雖然。愚愛前輩。愚尤愛真理。爲中國前途計。不敢嚙爾息也。

作者爲此文時。預料必有起而駁之者。乃先爲讓步之詞曰。

設有難者曰。今日社會種種罪惡。強半皆政治現象所造成。政象不變。其導社會於下者。且不知所屆。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乃如俸土以塞孟津。雖勞何補。此難吾固無以應也。又難曰。社會事業。強半須政府積極扶助。啓發。然後能成。卽不爾。亦須消極的放任。乃有發榮滋長之餘地。而在惡政府之下。時或不惟不助長之。而更摧殘之。則所謂社會事業者。何由自存。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更難曰。社會事業。殖其萌蘗。已大不易。而政治現象。既予人以不安。一有變故。遂見破壞。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誰肯從事。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

由右觀之。作者主張政治基礎在於社會。而社會基礎繫於政治之理由。同時亦承認

之惟於今之政治無法可設不得不轉而訴之社會冀先植政治上不拔之基此其用心蓋亦甚苦然欲爲此當先假定一前提焉政治與社會兩兩離立爾爲爾政治之事我爲我社會之事俟吾社會發達至於可以加力政治之時再行結合以建新國則試問此一前提果得立焉否乎由作者所設諸難以觀蓋不得立也不得立則亦惟有反乎作者之言謂今之社會無法可設不得不轉而求之政治以廓清障礙社會之源而已此種斷案寧待愚立手作者之文於夾縫中讀之將見腦際立浮此想皎然而無疑今請駢兩說而觀之則見政治不良由於社會不良又由於政治不良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雖然此兩因者果絕對者乎抑或與他因並著者乎果絕對也則互限改良之事於不可能天下丐詞之大莫過於此是作者決非謂是也果並著也則當熟察並著之因與本因之大小輕重何若而後可決改良之事當從何始如社會之不良政治其本因也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政治之不良社會其本因也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苟若社會不良之本因小且輕則改良之道可以不從政治著手否則不可避如政治不良之本因大且重則改良之道不可不從社會著手否則非所急此中消息乃須

詳參抹殺之論似未足以解決此題也。

今作者避政治而言社會。同時又確言政治不良。愚以作者平昔之理解力推之。決其所欲改良之社會。不過政治不良之一因。而非其全因。則此一因者。較之他因。其大小輕重。何如。乃愚所亟欲聞者。而作者俱未之道。唯曰：「今吾欲問當世之言論家。爲欲與政府當局諸人言耶。則吾敢信其決無反響。」是則今之言論家。不當倡爲政治改良之說者。徒以政府之不見聽耳。非政治之不當。或不必改良也。愚則以謂某論之當倡與否。是爲一事。某論之見容與否。又爲一事。若必料定吾說之將見容。遂從而倡之。此宵小逢迎或策士摩揣者之所爲。豈足以當獨立言論之目。言論家之天職。亦在使其言論與時代潮流相合。可以見諸實行已耳。至真獲實行與否。非其所當問也。果不獲行。此他人之咎。於言論之真值。何與也。且言論之真值。每以不獲實行而愈見其重。賈誼陸贄蘇軾之書。皆是也。至其言有系統。枝葉扶疏之文。志在當時。而亦目送來葉梨洲之明夷待訪。卽是其倫。歐洲盧孟諸儒。其言何嘗及時。見錄於世。莫烈曰：「倍根之言。實絕一世。卽其所志之高。騫出語之名。貴已挾有一種實力。以俱行。吾英之所

以爲大者此也。」(一)是故言論者本身具有真實力量。政府採而用之。自爲其所願。欲而必以政府採用爲的。愚殊未敢以爲然也。且也。正當之言論。不僅不當刺探政府之意。以爲張弛。有時。正惟政府。雅不願其流行。宜更高其鼓吹之。職此見理之真。有以迫之。使然。非必故與政府爲難也。是故吾人亦問吾之言論。正當焉否耳。如其然也。吾徒因他人之不善。此從消極一面。消阻之。與夫他人之厭惡。此從積極一面。摧壓之。厥罪惟均。以其同遏正言。讜論之萌也。吾人其忍爲之哉。(二)

作者所理想之社會。謂「必由生息此國之人民。分任此國之政治。其人民能知政治爲何物。能知政治若何爲良。若何爲惡。其起而負荷政治者。人人皆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人人皆有爲國家行良政治之能力。苟其心有不誠。力有不逮者。將不能見容於政治界。夫如是良政治可以得見。」此種社會。誠爲良矣。然以歐美社會程度之高。其實際。是否能如作者所言。愚猶以爲疑問。今求之吾國。不得。而遽以政治罪惡。全

(1) Morley, On Compromise 十頁

(2) 語意略本莫烈。



然。諉。諸。社。會。謂。非。獲。此。政。治。可。以。不。談。愚。誠。不。解。作。者。平。昔。不。涉。架。空。之。思。胡。乃。今。有。此。論。夫。政。治。之。本。固。在。人。民。而。謂。舉。國。之。人。其。智。足。以。辨。別。政。治。良。惡。始。有。良。政。治。可。言。斷。非。篤。論。不。必。言。全。數。也。必。待。多。數。得。此。而。政。治。始。能。圖。良。亦。不。必。然。蓋。人。民。爲。物。於。政。治。上。產。生。意。味。必。爲。選。民。苟。其。國。民。智。未。高。可。以。使。其。選。民。團。體。特。別。縮。小。當。世。文。明。各。國。固。仍。行。少。數。政。治。耳。以。齊。民。智。量。之。高。低。定。其。國。政。之。善。惡。此。政。客。門。面。語。非。實。際。也。大。凡。政。勢。所。趨。其。樞。柄。握。於。國。中。優。秀。分。子。之。手。同。時。無。何。種。阻。力。使。之。情。換。而。機。停。則。政。治。良。否。則。爲。惡。故。卜。政。治。者。亦。視。此。種。優。秀。分。子。之。地。位。之。情。狀。何。若。已。耳。普。通。人。民。固。待。別。論。也。今。吾。之。民。智。誠。低。然。不。得。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今。作。者。之。所。以。絕。望。於。政。治。果。此。一。部。分。子。未。盡。其。用。也。耶。抑。盡。其。用。而。仍。無。望。也。耶。後。者。愚。欲。無。言。如。屬。前。者。作。者。惟。當。先。行。求。盡。其。用。不。當。遽。爾。走。入。範。圍。廣。漠。之。民。智。問。題。今。假。定。作。者。之。言。自。挾。其。邏。輯。之。力。以。行。而。民。智。頓。高。矣。然。高。者。比。較。之。詞。特。在。今。日。所。定。合。理。之。選。民。範。圍。以。外。更。收。新。民。幾。許。而。此。較。大。之。範。圍。中。亦。終。必。聽。其。一。部。優。秀。分。子。蒼。頭。特。起。果。此。分。子。不。得。其。用。即。人。人。皆。智。亦。如。散。沙。不。復。可。搏。故。知。社。會。

中樞人物必使之出其才智盡量流通無間於羣化之淺深而要爲立國不易之素作者曰負荷政治者必人人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在愚觀之人類爲不完全之動物縱有誠心決非絕對而政治爲公開之運動縱無誠心亦有一定必誠之域督之使莫能逾是在國有良法制以羽翼之使人求誠之心日日向上斯爲得耳不當曰誠尙未至不得言政治也愚曾游北京政海又嘗出入歐陸名邦如法之德格賽英之雷德佐治求之吾國政事之林未必無人得其髣髴而一則號稱政雄蜚聲全球一則齷齪狼狽同國之人猶且戟指漫罵是不必人之度量如此相越實乃政制迥別法度不同人之組織使從政者不得不誠尤才者誠尤甚者位益隆焉吾之組織則使從政者不得不詐尤才者詐尤甚者處益顯焉向使德格賽雷德佐治與吾之齷齷狼狽者易地而居其所成亦必適與相反故政治之良惡人才之成敗於是乎繫決不爽也至言能力其無一定標準義亦同此夫政治能力當計全體之量不當任取一人以出類拔萃之德衡之而無似遂以茲力爲未充夫政治猶貨棧也而能力則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能力以入政治爲的(一)有力一分未入之政政已有虧政之所出

排力。泰半時曰蠹政。是故良政治者無他。以其能創爲一組織。使其國中智勇辯力之士。隨其才之高下。鈍銳所宜。直接間接以施之。政無有毀傷。亦無有放棄而已矣。今吾國之政象。果有才未入於政之爲患乎。抑盡入於政。仍形不足之爲患乎。後問姑且不答。苟確見國中發生一種魔力。使一切人才悉陷於阨弛無用。疲癯不具之域。今不惟魔力是尅。而曰無才無才。愚竊疑爲不見輿薪之類也矣。且良政治非可一蹴而幾。國人政治能力亦惟從政治上以陶鎔之。始漸次可見。作者忽視此點。愚尤爲之歎。然後當詳陳。茲姑不贅。

作者論今日政譚之不應有其重因。乃無緣有反響。及於政局。而政譚本質之不足取。亦並及之。其言曰『吾國至今。蓋未有所謂輿論者存。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吾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而真足稱爲輿論者。大都不正當。不適應。卽吾儕所抒區區之己見。其果爲正爲適與否。亦良不敢自信。』作者自爲時論斗山。搗謙如此。以愚文行無底。豈敢妄贊一詞。雖然。作者之言。以補偏也。補偏者。往往已亦有偏。請得一

## 細論之

輿論者有其邏輯之境。有其外賦之形。邏輯云者。全社會純正心理所應有之表章。外賦云者。國中一種言論所偶被之形式。二者合體。固為政想最上之的標。然即在當世文明諸邦。且不得言合。况於吾乎。夫輿論者。究其極而言之。當成於國民之總意。總意非能以國民各個之意。如數目之相加而成。故輿論亦然。是必有一部導領社會之人焉。時時以製造公論為事。苟其言出。犁然有當於人心。為一般辨理之人之所順受。則所謂輿論者成矣。莫烈者今日之穆勒也。論事明銳。無倫其言曰：『人之觀國。不必觀其常人之思想狀態。而惟觀其非常人。蓋民生向上之徵。當於領袖人物。或將來之領袖人物。求之。而國民之健全與否。卜之於其代表者之言論。與夫認為首領者之行。為即已足也。』

(二) 今作者謂吾國無所謂輿論者存。果邏輯上之輿論無有乎。抑外賦者無有乎。觀其評隲今之輿論。指為不正當。不適應。知所指為前者無疑。既前者矣。則所謂無有者。非真無有也。乃彼隱於所處邏輯之境。吾無道。以覓取之。使見於世也。由

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覓取乎抑否乎。果覓取之。又是否宜由吾輩任其責乎。凡此諸問。料作者必爲正答。愚敢復爲作者瀆曰。覓取邏輯應有之輿論。斷非可咄嗟而辦也。其中有本徑之宜履者焉。有迂路之宜迴者焉。有歧途之誤入而旋出者焉。作者曰。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是豈不然。然吾儕果以探求輿論。自任此任。舍吾儕亦莫他屬。因乃搖筆弄舌。以上則其所搖所弄。雖不必卽爲輿論。而得與於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固決然不欺。故苟探求輿論。不可以已也。卽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亦不可以已也。正云適云。不自信云云。豈當以是自餒哉。

作者於此。尤發爲駭人聽聞之論曰。

吾最近乃深覺此種政論。其極容易發生之惡反響有二焉。其一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乃嗒然若喪。頹然自放。以致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皆流爲厭世一派。此一種惡反響也。其二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於是乃激而橫決。日圖推翻現在之政局。或革變現在之國體。以陷國家於奇險之境。此又一種惡反響也。第一種反響。既已可傷。第二種反響。則尤可懼。要而論之。在今日欲作政譚。無論若何忠實穩健。而終不免略帶第

一種激刺煽動之性質。吾則以爲在今日而爲政治上之激刺煽動。則國家所受者。實利少而害多。

討論此題。當先問『此種政論』究爲何種。如其髣髴盧梭福祿特爾之所言。聞之者又毘於叔本華之所性。則第一反響。是或有然。如其主張有若瀏陽譚氏之言曰『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恨焉。』又曰『世亂不極。亦末由撥亂反之正。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則莫若速使其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一)則第二反響。是或有然。今作者所欲止之之政論。二者有一。於是矣。乎果不有之。而厭世一派。與夫亂暴一派。仍不絕於國中。則其因必別有在。而非『此種政論』之咎也。明甚。大凡攻人之說者。必先儲一說以待之。彼一棄其所信。則可移其信。以卽於我。消極之反對無當也。談士以今之政象爲未安。作者非之。得毋作者以今之政象爲安。因勸誘天下談士。相與安之也。耶。此有以知其不然也。果以爲未安。未可以爲安。亦未可作者。究有何法。能覓得一『安身立命之地』與之也。耶。

間嘗論之一國之人所有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各各不同果不同者相持至於極端勢惟訴之革命以求解決然革命危道也有識者率圖所以避之避之之法奈何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差足自安而已不當執不同者而強同之也安之道奈何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在國法範圍而不至惹起革命以內使之充分發展而已不惟不當強同而且有貴夫尙異也是故近世憲政之精神在乎國家認容合法之反對德之學者黎白丁年亡命於美因爲美人講學數十載稱宗匠其言曰

反對者適法者也故反對不可無反對惟以不至變爲徒黨陰謀爲限在此限內皆爲有益有時政府之舉動違反國憲使國家之獨立瀕於危殆此種反對爲力尤宏如查爾士二世於千六百七十年與法蘭西締結條約當時爲英民者舍反對外殆無救國之他途也故適當合法而誠實之反對一失政治上自由之擔保卽與之俱失因之少數者常被壓抑暴政常見流行蓋意見有如空氣任其自由膨脹毫無害處一壓迫之而非常之害生矣

國無適當之反對欲使自由與平和及秩序並行不悖殆不可能中古時代之共和

國種種禍變相繼而起。職是故也。總之反對在朝者之意見。而因被指目爲反亂。受種種之敵視。逆遇。若而國家必不能安。昔時攻擊大臣宰相者。每受追放。或處叛逆之刑。……卽行專制的民政。或貴族制。猶不許公然反對。所謂反對黨。徒有其名。若真有反對之行爲。則且立見放逐。洎夫近世代議之制。旣行。則若視反對爲叛亂。從而罰之。非政府志行薄弱之爲。卽私黨把持國柄所致。非善良誠心之國民所能堪者矣。

多數者果常正當乎。此決不然也。惟其不然。則反對之事爲不可乏。……故共和國之自由。其根據安在。亦曰少數之一部分。甚且一個人。有無限之權利。得以適法之手段運動。多數使之從己而已。故共和國之安全。與謂基於多數者。得其代表。寧謂基於少數者。握有運動多數之權。蓋正義去者。決無僅存於多數一方之理。且多數之勢力。日見增加。而反對愈見其必要。愈見其適法。誠以非此。無以爲專制之藩籬也。試觀文明政治諸史。其所著錄。何在非少數人士。停辛佇苦。積日累月。所變更。改進之事。爲夫多數之意見。誠足代表一時之輿論。而不可謂此卽公論。公論者。乃社



會之意志由一部應時協理之士表而出之者也。輿論則不然。謬誤無知、恐怖激昂、自負種種皆常人之所易有。社會人衆之意見因而有誤。良不足奇。至於公論，其一定成熟之意見，關乎事項者，非斟酌事情固難判其當否。若夫理論上之建議，則一人之說，駕乎全社會所見之上者，往往有之。要之輿論者，以社會人衆各各所有之意見相集而成。公論者，社會全體之意見以討議論難之結果而出。此其大較也……

吾曩言之爲國民者，必也尊重公論。果無正確強固之理由，可輕視之。以上則不可擯斥之。若本侮慢之心，從私利之點，以圖抹殺公論，是殆與置身社會之外無殊。故當兩黨相爭，各陳所見，欲吾判斷期於公平最宜，以其意見視若歷史所記流傳至今，全與一切私利絕其關係而純乎由衷施其斷案矣。(二)

(一) 黎氏所詰輿論與愚所詰者有未合。蓋彼以輿論與公論截然分離，而愚則謂輿論爲公論之外形，公論爲輿論之邏輯，非公論之輿論，乃外形具而邏輯不具之輿論，非輿論之公論，乃邏輯具而外形不具之輿論也。

(二) *Liho's Political Ethics* 愚行篋無此書，語從日人澤柳政太郎譯本（政治道德學）錄出，見下二二三頁以下。

綜上觀之反對之權乃國民所共有苟不至危害及於國家一有真宜反對之政府可得十分反對之」(一)縱令政府所事舉國風從而吾見爲不安且可本一人之意見以發言而抗論語語見的無可致疑夫曰反對當以不至惹起革命爲限其在他一面是不啻曰苟不聽人反對革命之禍將由是而起也觀黎氏所謂非常之害與夫中古時代之種種禍變可以知之此固不必憲政之規而亦一切治道之要故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信如斯也苟爲政者無背於普通治道之理則國中果有「忠實穩健」之政譚方且歡迎之之不暇而何懼其「激刺煽動」之有若夫政府並普通治道而不知之或知之而故背之也則其激刺煽動國人此種忠實穩健政譚之力決不敵其政治本身之力之百一(二)作者如慮風雨飄搖之國

(一) 亦黎氏語

(二) 愚聞談革命者以東京之民報上海之民立報於推翻滿清有奇功焉然其力寧足比之奕助當國時之一足趾哉愚自稚齒論政即見革命與不革命之機純乎操之執政矣卯在上海蘇報曾著一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首

不堪再有變亂也。與其忠告言論家毋寧忠告政府何也。今之力爲所以激刺煽動國人者。固在彼不在此也。今後變亂將以何時而發。抑或竟爾不發。均不可知。惟若不幸而發。作者從而爲之言曰。此爲忠實穩健政譚者之咎。愚時或頭顱已斷。亦必發憤答曰。非也。

至言厭世。愚益不解作者所語爲何。醇酒乎。婦人乎。鴉片煙乎。雀乎。撲克乎。凡此皆厭世者之所爲。適朝適市。到處遇之。是豈皆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乃嗒然若喪。頽然自放」矣乎。果此厭世者。於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以外。尙有餘暇。寓目於「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矣乎。如曰。此醇酒者。婦人者。鴉片煙者。雀者。撲克者。而總次長。而督辦。而局長。而其他其他。不足以當厭世者之稱。則不總次長。不督辦。不局長。不其他其他。而醇酒者。婦人者。鴉片煙者。雀者。撲克者。其足當厭世之目。果至何度。如曰。醇酒云云。不必厭世者必有之象也。則總次長。督辦。局長。其他其他。不醇酒者。不婦人者。不鴉片煙者。不雀者。不撲克者。或則不總次長。不督辦。不局長。不

其他其他而不醇酒者不婦人者不鴉片煙者不雀者不撲克者其足當厭世之目又至何度若真有一分厭世之意存於其中是果忠實穩健之政譚有以致之然乎抑別有他故乎凡此諸問不層層剝削不足以爲本題正當之解決嗚呼作者其慎言厭世以媿我國人矣莊生曰『鴟得腐鼠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之熙熙攘攘者方據腐發嚇之不遑而厭之乎哉而厭之乎哉

作者概括政譚之種類區之爲三而以三者皆爲無用一曰臧否人物二曰討論政策三曰商權國制如斯言也則人物也牛之羊之政策也東之西之國制也驢之馬之皆非吾之所問吾所問者惟在社會姑無論社會不能舍政治而獨立也卽令兩不相妨吾且下魏闕入江湖不知理亂不聞黜陟俟社會之事竣而後轉卽政治以求改良則第一條件在吾欲改良之時尙有所謂政治供吾調度易詞言之吾人整頓社會事業期間所有可牛可羊之人物創爲非驢非馬之國制行其不東不西之政策而其國尙可不卽於亡也作者能爲此保證否乎不能爲此保證而輒禁人之臧否焉討論焉商權焉則昌黎氏之言曰『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

觀。』於今不值一錢之言論家。誠不難聽命。惟謹矣。惟作者試舉目曠觀。二十世紀地球之上。果有尺寸之土。能容此牛。牛。羊。羊。東。東。西。西。驢。驢。馬。馬。之怪物焉。否也。今請就作者所舉三項。分別論之。所見與作者有同有不同。與當世之言論家亦有同有不同也。

人之恆言曰。人才消乏。愚則甚非其言。蓋所謂消乏者。必其用之不足而後云然也。吾國才雖不多。果得曰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此童子可得而答曰。否也。如其否也。當曰。人才遺棄。尙何消乏之云。又吾所謂用者。非執一人而字曰才。因而被以章服。崇以官階。而卽了事也。是必盡其所能。本其邏輯所行之路。充分施之於政。而後可號曰用。用於正面爲行政官。用於負面爲反對黨。固不問也。今負面無論矣。以正面言。若而總次長。若而督辦。若而局長。若而其他其他。上焉者以其『有涯之精力……悉疲於簿書期會。朝命輿出。晚就牀暝。』如作者所云。下焉者日夜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如愚所記。果得曰此之人才。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此童子可得而答曰。否也。如其否也。當曰。人才敗壞。又何消乏之云。此固非謂人才真不消乏也。特此之云。

宜在爬羅剔抉。彌形不足之後。今當遺棄敗壞之秋。遽爾揭櫫。則嫌太早。夫遺棄與敗壞。二者爲害孰烈。曰：後者爲烈。以在遺棄。充其量不過排除人才之一部分。使出吾『貨棧』而已。餘一部分。吾猶得收其用也。若夫敗壞。則影響廣被。舉天下無一才之可用矣。舉天下無一才可用。吾從而臧焉否焉。此誠『派別萬殊。要皆牛羊無擇』如作者所云。故作者不持臧否論。愚亦向不持臧否論。作者謂『臧否人物者。蓋偏信人治主義。以爲政象所以不善。皆由不得其人。吾以輿論之力。排蠹政之人而去之。政斯理矣。』當世言論家或爲是說。若愚則未嘗有此夢想也。故就茲點而論。愚與作者所見。蓋無異致。而所異者。則作者謂當聽其自然。愚謂現狀必所當易。蓋人有其人性。亦有其獸性。惟才亦然。才有其才性。亦有其不才性。人居良社會。人性強而獸性弱。居惡社會。反之。才入良政治。才性強而不才性弱。入惡政治。反之。今吾國之人才。作者視爲一邱之貉者。無他。乃幾經磨洗。善質全銷。而人人之不才性。等量發展而已。其量既等。故作者之言曰：『當局有力者。果能因吾言而解職。則吾之志。其可謂遂矣。而繼其職者。究能如吾心目中。所期耶。吾信其決不能也。且舉國中有能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耶。吾

信其決無有也。』若夫從其才性而言則假定。非將內外大小一切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以上而謂舉國中至無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苟非自欺寧非自棄愚曩言人才敗壞敗壞云者即排其才性而伸其不才性之謂也於此當知不才性之爲物不肖者有之賢者亦有焉故國有惡政治而排而伸極其開闢動盪之用不肖者無所逃賢者亦莫能免作者舉國所認爲賢者也而一入政局乃不盡賢人之意望之者廢然作者亦頓忘所處何境惟一變爲什匿克之論以騁其悲觀齊物之談謂『吾亦世人所指爲場面上之一人吾亦常爲彼臧否者而吾自視在政界上與人比較真牛羊何擇也』則試問作者所謂政界上之人乃才性之人乎抑不才性之人乎作者以己與之比較乃才性之己乎抑不才性之己乎不此之辨而舉一切之人無賢無不肖投之一爐而共冶之且復以己入焉呼牛而牛應呼馬而馬應以此種犧牲之精神祇圖破一臧否論誠爲勝任愉快矣顧回想當今政情果如之何始得善其後耶愚爲此說並非爲臧否論張其辯詞苟政治組織不良吾即否其不才者臧其才者而有效才者亦浸假與不才者同流而合汚其又奚益等是不才更無論矣區區之意乃謂

無。論。才。之。大。小。賢。佞。何。若。而。既。有。其。才。性。之。一。面。即。當。設。法。保。之。使。勿。散。亡。才。性。既。張。不。才。性。自。爾。退。聽。自。來。論。人。才。者。以。才。不。才。分。人。而。字。之。某。也。才。宜。進。某。也。不。才。宜。退。此。之。進。退。治。亂。存。焉。故。曰。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消。小。人。之。道。長。君。子。之。道。消。臧。否。之。論。即。以。此。爲。其。根。據。若。近。世。文。明。政。治。則。不。然。此。種。政。治。可。治。而。不。可。亂。者。也。雖。曰。政。以。人。舉。而。乃。有。一。定。不。易。之。政。式。君。子。用。之。無。多。長。小。人。用。之。無。多。短。者。也。故。今。之。政。治。道。德。問。題。不。在。陟。才。而。黜。不。才。而。在。合。大。小。各。類。之。才。而。抖。擻。之。使。之。共。呈。其。才。性。飽。滿。之。德。平。情。論。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苟。其。國。有。良。制。使。人。共。由。賢。者。益。見。其。賢。不。肖。者。亦。安。至。甘。爲。不。肖。民。國。初。元。始。行。民。政。國。中。富。於。朝。氣。爭。自。濯。磨。官。僚。有。勤。求。法。制。之。心。士。夫。亦。斂。其。邪。侈。之。習。苟。迎。此。新。機。稍。得。其。當。國。政。之。壞。亦。安。至。茲。即。此。可。知。制。度。更。新。足。以。發。揚。國。民。善。性。故。今。之。人。才。敗。壞。極。矣。其。救。濟。之。法。誠。不。在。臧。否。而。在。改。造。而。改。造。人。才。又。不。外。於。創。設。新。治。矣。作。者。關。臧。否。論。而。乃。安。於。現。狀。不。爲。一。籌。改。造。之。方。不。惟。不。籌。而。人。所。恃。以。爲。改。造。之。地。者。且。極。口。噉。爲。無。用。此。種。全。然。消。極。之。『。指。針。』。愚。病。未。能。受。也。



政策者。一至廣漠。難得正話之名詞也。大凡國家機關與夫國民種種行爲。志在表見。國家真正之目的者。皆曰政策。政策有毗於理想者焉。有毗於實際者焉。是爲二幹。幹之下有支焉。支之下復有小支焉。今卒爾曰討論政策。所討論者果其幹乎。其支乎。抑其支之支乎。不此之辨。而統括一切討論。謚之爲無用。未免太泛。夫幹不定而討論支。支不定而討論支之支。誠無益於用。蓋本撥而枝葉從之。未有徒綴枝葉。其本得立者也。設有人問曰。平政院之組織。宜如何乎。愚將不答。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乃其支也。又有人問曰。幣制局之存廢。影響如何乎。愚亦將不答。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乃其支之支也。大抵國是未定之國。所有規畫。皆苟且顛預之爲。不足以當政策之目。從而論議了無意味。作者詆其「未爲知本」。愚意亦同。然則所謂本者何也。作者曰。「今之中國。非無良政策之爲患。而無實行良政策之人之爲患。」（一）是所謂本者人也。此於原理。本無所誤。惟以概之吾國。似猶未然。今之平政院。謂之不得其人。非持平之論也。而平政之事。莫能舉。前之幣制局。謂之不得其人。非持平之論也。而改良幣制之

（一）原本無之人兩字。當是手民脫略。

事不能舉。是知無人爲患之外。所患更別有在。此其故作者亦言之切明矣。『蓋政策之爲物。不能各各離立。此策與彼策之間。聯屬至爲緻密。先決問題層層相覆。』雖然。此種聯屬問題。橫者乎。抑縱者乎。易詞言之。果與本問題並立。大小輕重相仿者乎。抑立於其上。其大其重。逾於本問題。倍蓰者乎。由前之說。甲策之不行。徒以與乙策有連之故。是卽兩策而並論之。或討論一策。而注意於他一策。不絕斯可矣。絕對抵排討論甲策爲無用。尙未當也。獨至先決問題。跨乎其顛。本策爲支。而先決問題爲幹。苟先決者不決。本策之無庸討論。本策與他種聯屬並立之策。俱無庸討論。庸童小夫。可以曉然。然此亦非消極的放棄。特移其討論之點於所當先決者耳。先決之策亦策也。絕對抵排討論政策爲無用。亦未當也。至曰『報紙上討論政策之文。絕非當局者所能寓目。』此其過以成敗之見。自限其設策之方。前已論及。不必觀縷。要之一論之。是否當發全視。其本身之真值。而不視外緣際遇之如何。全視發者。自信力之淺深。而不視人之信。我將至何度。大抵一論確能立爲系統。宣言於時。卽其論十分成熟。如筍斯茁之候。我之獲有此論。有條不紊。其事決非偶然。他人姑不具論。在我信其能行。則此論

出世之途已得。正向世賴先覺。即賴夫此。若乃從而闕之。人類失其天職之事。蓋莫此若矣。(一) 夫人類之所以異於動物者。亦以不爲形骸所拘。而能自定其適於境遇之。行爲而已耳。定此行爲。由國家觀念推之時。曰政策。故政策論之前提。乃在容認個人之自由意思。(二) 此種自由意思。能爲充分健全之發展。而國家之演境。於以高華。此其中有當注意者。則自由意思發展一次。而國家狀態變易一次。變易之度。視發展之度爲衡。無或爽焉。當其未變易也。所表意思。必與前此政狀。不能相入。惟其不入。故曰自由政府者。明明爲時勢所局者也。於斯時也。苟吾人意思。必處處與政府合。蹤逆料政府。不以爲然。吾卽不論。是全國之人。盡困於一時局勢之中。無能自脫。與下等生物之爲形體所縛。無殊。較高之理想。不可得而夢。自由之精意。絲毫無復存。若而國家。寧尙有存立之價值。若而人種。寧尙有向上之希望乎。初不料以先覺之士。自命如作者。而發爲言論。使愚推論。而得如斯斷案也。夫國人不善用其自由意思。亦已久矣。故一

(一) 語意本甚烈。

(二) Proo Will Gree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首章。日本小野塚喜平次之政治學大綱政策

之前提一節中論此甚詳。

切議論。『今日以塞報紙篇幅。明日覆瓿而已。』然此覆之者有咎。塞之者亦有咎。以其所論實不成爲一政策。故閱者羣以輕心掉之也。欲矯此弊。首在慎其所塞。而使文章之氣息。有以感動讀者。使不忍覆。此其責環顧全國。惟如作者其人。足以當之。故作者累次所爲雜誌。歡迎讀之者較他誌爲多。卽所以警惕作者。使履其責。而作者以懼人之覆之也。遂乃屏政策不談。所談者似徒逢迎國民種種方面之弱點。而與國家根本大計相去日遠。愚思之。不得其故。安敢避諂讓而不請益哉。

法治主義。所以救臧否論與政策論之窮者也。人治苟無法治以輔之。上焉有人亡政息之悲。下焉有『牛羊何擇』之感。政策苟無法治以輔之。上焉官場藉詞以敷衍。下焉私慾託公以橫行。故此之主義。在政論爲最高。而於吾國今日爲最適。作者非之曰。『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卽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譬猶等是丸藥。不能治病。而惟思易其蠟封。等是優伶。不能擅場。而惟思更其班號。謂非大惑庸安可得。』愚意不然。作者茲說之誤。首在體察現制。衡論人才。兩乏極明之觀念。以現

制言而謂今日政局之成。凡中國賦有政才政識之人。皆曾以其清醒活潑之力。從而運動所致也耶。抑凡中國此類之人。皆直接間接剝去其清醒活潑之力。不能運動所致也耶。前者國之人曾盡力以爲無能致治矣。姑請如作者旨。不更妄譚法治。如屬後者。今之譚法治者。其惟一目的。乃在使全國人才回復其清醒活潑之力。方方面面施其運動。有若政治。有若工商。有若教育。有若其他社會事業。有一分之才。務盡一分之用。有一類之才。務達一類之用。自有政象。斯爲極觀。今之問題。惟在此種政象。能得表現。至於何度已耳。謂其將不有愈於今。是何說耶。以人才言。愚曩原才有才性與不才性兩面。試問今日從政之夫。果以其才性從之者耶。抑以其不才性從之者耶。由前之說。則人一入官。而才之全量以露。是如丸藥下咽。功候悉呈。俳優登場。伎倆祇此。亦請從作者之譬。不更妄譚法治。由後之說。則一物爲性。本有彈力。決非丸藥俳優之比。今以被壓而縮。設去其壓。亦斷言其不伸理安在耶。近朱者赤。胡乃不可近。墨而黑。蓬生麻中。胡乃不能不扶而直也耶。凡此之譚。其所根據。乃以吾人力有弛張。才有隱顯。當此既弛且隱之時。政治未良。不能斷定既張且顯之時。其政治之不良。亦復猶是。今退

一步假定吾力已張。吾才已顯。卽易他制。才力俱無所加。而卽制論制。亦決無邏輯可據之理。由謂其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卽不能致治。蓋人才必以死物喻之。求其較切。莫如七巧板。(一)而法治則其拼法也。拼法一變。板之精神亦一變。與丸藥徒易蠟封優伶。徒更班號者。不可同年而譚。則鈞是板也。甲法拚之而未善。安在乙法拚之而亦不善乎。夫近世之政治。所重者形式耳。故國有國體。政有政體。國體政體之爭。皆形式之爭也。形式不存。卽精神不寄。此種政治精義。十九世紀以前。歐人且未深曉。安論吾人。惟今求存於二十世紀之秋。急起而直追。雖欲忽視此種教訓。不可得矣。須知其在本國。吾謂鈞是人也。甲制乙制。俱無所可推之歐美。同時宜謂鈞是人也。甲制乙制。俱無不可。此其陷一切政制。譚於無意味。他國學者聞之。又不知作何感想也。

今請以具體之例言之。作者曰。

彼聯邦政制論。吾夙所最反對也。吾以爲此非徒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而已。而我國之歷史地理。實不容此

制度之存在。勉而行之。必非國家之福。今吾姑棄吾說。假定聯邦制爲利逾於弊。而欲使聯邦制臻於善美。必以各聯邦本身先臻善美爲前提。然謂在單一制之下。不能善治之國民。一易爲聯邦。卽能善治。此理吾直無從索解。

詳論聯邦。非本篇所有事也。然此問題最饒興味。以作者輒語及此。請得約略言之。作者謂聯邦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愚所先欲知者。所謂今世政治之趨勢。是爲何種。國家主義耶。平民主義耶。作者所指。必爲前者。則聯邦主義。必謂其與國家主義相衝突。愚未之聞也。聯邦者。簡而詰之。特凡關於全民族之事件。由中央政府理之。凡事件不爲共同利益所存。由各邦政府理之。(一)是已於中央政府所理事件範圍之中國家主義。自有充分之塗徑。容其發展。今之講國家主義。最顯者。宜莫若德意志。而未聞以聯邦故。而有所妨。美利堅之不武。由其種性地勢。使然。卽不爲聯邦。亦未必雄飛大地。且也。凡國之能外競者。必無內訌。聯邦之制。亦泯內訌最良之法已耳。苟其國自始絕無內訌。聯邦問題。自無從起。惟若內訌。非以聯邦不能圓滿解決。以上而乃廢而不講。

徒欲勉強塗飾國家主義以期國之純一堅強其結果不至外面塗飾一分內面破裂一分久而久之所謂國家主義全墜於地不止故知卽以絕對之國家主義爲的而亦必熟察一國內情其能孕育此主義之量共有幾何果孕育之量僅及於聯邦而止易詞言之惟行聯邦之制國家主義始得孕育適當則聯邦政制實乃發達國家主義最直最穩之途採用他法都爲迷誤此之不可不細審也西方學者知其然也當十九世紀前半期國家主義昌明之後從而講求方術使其主義日卽於真遂乃發見唯一之境塗不外將國中所有情感利害不同之點一一令其得所蓋欲求發揮光大於外必先融和無間於中近數十年來歐美兩洲之新學說悉視此矣聯邦政制者乃其方術之最爲深至者也雖不必盡國可行卽可行之國亦並未盡實現而學說事例所至則幾有朝宗拱北之觀韋羅貝曰『今日之政潮傾於聯邦猶之中古之傾於封建十五六世紀之傾於專制』(一)作者謂於今世之趨勢爲反以愚謏陋尙未及知愚已別爲聯邦論一篇可供參閱卽不多論至於我國之歷史地理不容此制度之存在不容

(1) Willough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113 二頁韋氏現充北京顧問美人言國家學者之白眉也、



云者是果其制不宜乎抑其人不欲乎後者愚欲無言前者則愚敢言無所謂不宜者在歷史者特現制之所由胚胎二者非同物也現制爲蛾而歷史之用恰同於蛹其所胎之蛾狀果何似則一以時代精神爲歸蓋歷史不外時代精神之連續表徵非有他也果曰史象如是吾不得違恐未免漠視時代精神過甚至於地理愚猶不解有害於聯邦者胡存愚聞有國小不足爲聯者矣未有國大不宜於聯者也當世聯邦之大莫過於美而美人蒲朗近著支那新輿論一書曾將吾之各省與美之諸州兩力相較列爲一表如下(一)

省及州	方里	人口
湖北 Ohio and Indiana	〔七一、四一〇〕 〔七六、六七〇〕	〔三五、二八〇、六八五〕 〔五、八六四、七二〇〕
河南 Missouri	〔六七、九四〇〕 〔六八、七三五〕	〔三五、三一六、八〇〇〕 〔二、六七九、一八四〕
浙江 Kentucky	〔三六、六七〇〕 〔四〇、〇〇〇〕	〔一一、五八〇、六九二〕 〔一、八五八、六三五〕
江西 Kentucky and Tennessee	〔六九、四八〇〕 〔八一、七五〇〕	〔二六、五三二、一二五〕 〔三、六二六、二五二〕

【賓州】  
Virginia and West Virginia

〔六七、一六〇  
六四、七七〇〕

〔七、六五〇、二八二  
二、四一八、七七四〕

【密西根和威斯康辛】  
Michigan and Wisconsin

〔二四六、六八〇  
一一一、八八〇〕

〔二二、三二四、五七五  
三、七八〇、七六九〕

【俄亥俄】  
Ohio

〔四六、三二〇  
四〇、七六〇〕

〔三二、八七六、五四〇  
三、六七二、三一六〕

【直隸】  
Georgia

〔一一五、八〇〇  
五〇、九八〇〕

〔二〇、九三七、〇〇〇  
一、八三七、三五三〕

【山東】  
New England

〔五五、九七〇  
六二、〇〇〇〕

〔三八、二四七、九〇〇  
四、七〇〇、九四五〕

【山西】  
Illinois

〔八一、八三〇  
五六、〇〇〇〕

〔二二、二〇〇、四五六  
三、八二六、八五一〕

【陝西】  
Indiana

〔七五、二七〇  
七六、八四〇〕

〔八、四五〇、一八二  
一、〇五八、九一〇〕

【甘肅】  
California

〔二五、四五〇  
五五、九八〇〕

〔一〇、三八五、三七六  
一、二〇八、一三〇〕

【新澤西】  
Ohio, Ind., Ill., Ky.

〔二一八、四八〇  
二七三、四三〇〕

〔六八、七二四、八九〇  
一、三五〇、二一九〕

【安徽】  
New York

〔五四、八一〇  
四七、六〇〇〕

〔三三、六七〇、三一四  
五、九九七、八五三〕

【江蘇】  
Pennsylvania

〔三八、六〇〇  
四四、九八五〕

〔二三、九八〇、二三五  
五、二五八、〇一四〕

【廣東】  
Kansas

〔九九、九七〇  
八一、七〇〇〕

〔三一、八六五、二五一  
一、四一七、〇九六〕

【廣西】  
Minnesota

〔七七、二〇〇  
七九、二〇五〕

〔五、一四二、三三〇  
一、三〇一、八二六〕

〔湖南〕  
Louisiana

〔八三、三八〇〕  
四五、〇〇〇

〔三一、一六九、六七三〕  
一〇、五六九

由右表觀之。以土地言。州或偶廣於一省。而兩州不及一省者。則亦有之。至於人口。又非可同年而語。實則聯邦爲物。所聯者。惟取自有組織之政區。初不問土若何廣。民若何衆。北美、瑞士、芮特蘭、與阿克亞。史家胡禮門所謂聯邦四範者也。北美如上所表矣。而瑞士聯郡。郡不敵吾一州。芮特蘭聯省。省不敵吾一府。阿克亞聯城。城不敵吾一縣。而皆爲模範之聯邦。吾國地廣於美。足資爲聯。更何待論。〔一〕至若形勢阻格。交通未繁。又俱證爲聯之宜。不足辯駁。故地理之說。愚所最不解也。然以上諸說。作者願暫棄置。而假定聯邦制爲美善而行之。愚亦不當深論。至斷定各邦本身未良。制於何有。此其爲誤。與論『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卽能致治』相同。前已辨明。無取申說。一言蔽之。聯邦旣建以後。各省法律上之組織。與組織上之成分。固截然有殊。因異。謂果必同。愚懼其於邏輯。有所未安矣。

作者於此。尤有合於舉國上下之弱點者。一論其說曰。

〔一〕吾國本可稱之曰聯邦 (Staaten Staat) 說出波羅學者 Gumplovicz Staatsrecht 二五四頁。

……吾國固嘗有國會矣。而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若。國會之有造於國家又何若者。論者必曰。今日再開國會。其內容必有異於前。其或然耶。……吾以爲國會之有無。在今日政象曾不足爲輕重。使吾國民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耶。雖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固饒有迴翔之餘地。彼英之樞密院。何以能變爲內閣。等級會議。何以能變爲巴力門。豈非明效大驗耶。而不然者。則雖純正之民選國會。其究亦不過爲多數人關噉飯地面已。

今日最流行之論調。每謂民國元二年之國會。實無補於國家。易詞言之。卽謂共和不益世用。此若於空中馳論。是丹非素。可以互數日不休。今且不論共和之本質如何。而以一二年最短之時期。國中復有『特別勢力』之存在。一步未終。遽爾責效。責效不得。乃立斃之。從而爲之言曰。共和不適也。國會可滅也。天下不平之事。寧復過茲。作者問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如。則宜問所謂國人以何種人爲之代表。自蚩蚩者。岷不足。以言政見。以及直接間接與『特別勢力』爲緣者。其政見。又決不正確。外愚尙未聞有人對於國會作過度之悲觀也。至國會是否有造於國家。最宜以國會撲滅後。『特別勢力』之所以造國家者。何如一爲比較。愚夙服德意志史家蒙孫之言曰。『憲法

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爲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一）蒙孫所謂專制政治。指羅馬該撒言之。其說已如此。況乎去開明博愛萬里者耶。今之人懼國會論之爲政府所撓也。設詞以慰藉曰。國會再開。內容必異於昔。果有異也。豈非幸事。以事勢推之。設若員數減去若干。重以第一次之所經驗。年來之所察求。成績較優。亦非無望。然卽實質上毫無變異。亦不許藉爲推倒國會之詞。何也。此種進取富有生機之物。國家祇可促之改良。固不可絕其根本也。

至謂國民如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卽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亦足迴翔。此種奇談。出之作者。尤爲可駭。愚固不敢曰。國民果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如作者所期也。如其有之。能力之發見。將以何式。果唯唯否否。如脂如韋。卽足以云能力耶。抑必謬謬。謬正言不諱。始得語是耶。易詞言之。果盡棄所信。唯政府之命。是聽。卽足以云能力耶。

抑必自行其所信。百折而不撓。始得語。是耶。前者不成答案。若曰。謇謇。謬謬。正言不諱。自行其所信。百折而不撓乎。則今之參政院。立法院。是否與此物相容。諒童子亦莫能率爾而答也。夫以能力萬不可伸之地。而漫然責之曰。爾胡乃不迴翔乎。愚不解此言。與晉帝所謂。何不食肉糜。其無意味之度。相差幾許。愚今請正告讀者曰。合議機關之能力。資以發展者。無他。反對之一制也。凡國中認容合法之反對。聽其流行者。其合議機關始足以言能力。不然。爲之議員者。縱皆驍騏驎之才。亦見其如退之所云。『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檻之間』已耳。『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而於此曰。迴翔迴翔。作者言之幾何。不爲昌黎所竊笑也。耶。作者祇言英之樞密院。變爲內閣。等級會議。變爲巴力門。而不言其何由。而變。讀者病之。以愚所知。英之能爲此變。其精要實不外創設反對之一原則。黎白曰。『反對之一大制度。溯其起源。蓋以英國喬治二世時。反對華爾浦爲始』。(一)其初尙以反對大臣爲職也。浸淫並王。而亦反對之。反對之及於王。在他國爲陰謀。而此爲公議。在他國爲革命。而此

爲議程故英人政治用語中有「王之反對黨」(一)之一名詞以自豪於世界舉凡某種機關變爲某種機關某種機關變爲某種機關無往非此名詞之作用或紓或逕以爲之導作者乎「明效大驗」云云果不此之謂而他有所謂者乎設若英之樞密院等級會議曾乃跋前疐後動輒得咎如吾之參政院立法院然作者果尙謂別有「餘地」足以迴翔也乎彼明明言曰「凡政治上有特別勢力存在之國決無容國會政制發達之餘地」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又明明立乎特別勢力之下也而忽有餘地可以效法英之內閣及巴力門彼全不認有特別勢力之存在反對之力無所不至者又何說耶愚知作者爲文之本旨在於防止革命故於破壞今日政局之不可三致意焉此其苦心亦誰不諒惟恃擢壓政論以爲防範革命之道此十五六世紀暴君奸相所行之愚策作者從而主張苟非以百萬言說明其故令愚不能卒讀愚敢節節斷其理勢兩不可通蓋革命之起起於人心之不平政論之發揚所以平其不平者也今畏革命不務

(一) King's Opposition 白芝浩譯稱之日本於英欲爲東亞近亦有「陛下之反對黨」之一名詞、  
流鏑新聞紙中、

所以平之而反絕其平之之萌象。是殆唯恐革命之不起而促之耳。何防之足言哉。史蹟多矣。難於殫述。請言愛爾蘭近事。昔統一黨之治愛也。以抑民爲得策。言論集會。舉不自由。英愛之不決裂。間不容髮。千九百六年。今自由黨內閣立。對愛政策。首崇寬大。前此本乎千八百八十七年之刑事法案。制止愛人行動者。悉爲免除。愛人不經許可。不能攜帶武器之令。亦爲廢止。政治集會。准其一律公開。言論範圍之擴張。更不待論。蒲徠士者。言自由政治者之斗山也。以之督愛。是時愛人驟入自由之鄉。若飲狂泉。不知所以自制。名流演說之痛攻英人者。指不勝屈。一市會議員曰。『愛人其備之一日。英人有事於歐陸。卽吾人虎視英倫之秋也。』一市長曰。『當南非戰爭時。若得十萬子弟。起而抗英。愛爾蘭共和國。早已成立。不列顛之最高權。早已墮地矣。』諸如此類。蓋大盜乎。政論應守之範圍。此其『煽動激刺』之度。無論何人。所當駭詫。而蒲氏置若罔聞。其後蒲氏被任駐美大使。以去。臨行之詞曰。『凡政治結集。於中所爲言論。吾蓋未見其有害也。』(一) 卒之秩序不亂。人氣大舒。英愛之感情。較前逾密。愛爾蘭自治。

(一) ..... Not found any harm in any of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s. 見 Is Ulster Right? 1913 第八章。



案。安然通過。行見實行。雖威爾斯德不無異議。久而久之。亦未見終爲大梗。此次歐洲大戰。宜若議員市長坐言起行之時矣。乃不惟不聞內訌之生。而且協力禦侮之唯恐不及。此其故何也。吾人試一沉思。不難以一語明其竅要。蓋愛爾蘭扼於統一黨政府之下。民氣鬱積。莫能驟發。計其容忍之量。已達於最大限度矣。苟統一黨政府更支數年。愚知英愛流血之事。所不免。夫凡蓄之過久者。洩之也必急。此無間於洩之道。爲激爲隨也。自由黨所持政策。雖足以厭愛人之心。而前此瀦畜過久之情。亦必用其既弛之彈力。稍稍瀉之。而無能自禁。議員市長之言。亦遵此彈力而行而已。非有成心指陳將來進行之方略也。斯時激之變生。任之轉可。無事人之恆言曰。政術政術。此誠術之極高者矣。且言之者。卽有成心。與其祕之。使其潛滋。毋寧公之。使其自汰。蒲氏斷其無害。見理絕瑩。由此以譚革命之起不起。在乎民情之平不平。民情之平不平。視乎政談之暢不暢。今作者惡革命而絕政談。是何異畏影惡迹。却背而走。欲湯之滄。一炊百揚也耶。而況乎今之政談。其『煽動激刺』之度。不及愛人所爲。什一也耶。

作者最後有甚辯之論曰。

大抵欲運用現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條件：(一)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舉望。皆優越而爲國人所矜式。(二)有次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決無隕越。(三)有大多數能聽受政譚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四)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恆產。不至借政治爲衣食之資。(五)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水平綫以上之道德。不至擲棄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惜。(六)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劣闖冗之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七)有特別勢力。行動軼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矯正之。(八)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爲政治家之後援。亦能使政治家嚴憚。具此諸條件。其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矣。吾中國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塗可致者。此真孟子所謂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雖曰遼緩。將安所避。

作者之爲此言。蓋浸忘乎國家之事。乃一有機體之發展。非如築室造路。鳩工庀材。倉卒可就之比。所列八條。信爲現代政治之要素矣。吾國未具。亦誠然矣。則試問各國今日具此條件者。果今日始見爲具也耶。抑一二世紀以前。即已具之也耶。姑不問其答案如何。惟若以漸而具也。果由政爭中得之也耶。抑拋却政治。不問專從事社會以得之也耶。問嘗論之天下萬事。萬物皆可預期。其結果整備相當之元素。以求合之。獨至

政。治。不。然。蓋。政。治。之。徑。途。紆。曲。錯。綜。不。可。驟。辨。往。往。今。日。之。發。展。昨。日。乃。茫。無。所。知。乙。策。之。成。功。非。經。甲。策。之。失。敗。將。決。無。其。事。故。政。治。之。進。程。其。關。鍵。純。在。試。驗。試。驗。一。度。即。進。步。一。度。易。詞。言。之。政。治。之。演。進。其。機。括。存。於。自。身。而。非。由。外。鑠。歐。洲。先。賢。探。討。政。體。言。人。人。殊。而。大。要。所。歸。不。外。使。國。中。才。智。之。量。直。接。間。接。投。於。政。治。渦。中。以。促。其。旋。轉。若。夫。脫。離。政。治。而。取。他。人。政。演。最。深。之。成。果。從。外。製。為。模。型。以。求。應。之。如。造。車。合。轍。者。然。愚。則。未。之。聞。也。今。試。即。作。者。所。列。條。件。細。按。之。所。謂。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今。時。豈。必。無。之。以。愚。所。見。若。某。若。某。蓋。皆。其。選。特。無。相。當。之。政。制。以。孕。育。之。故。其。才。不。顯。又。豈。惟。不。顯。而。已。且。驟。敗。而。降。為。不。才。未。或。有。異。於。常。人。也。哈。蒲。浩。曰。『。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一）

版。築。魚。鹽。得。君。而。相。其。時。代。已。遠。乃。大。悖。於。今。日。之。政。式。矣。事。務。之。才。專。長。之。士。隨。在。多。有。安。得。言。無。聽。受。政。談。親。切。有。味。之。人。自。爾。缺。乏。然。此。惟。政。治。運。動。足。以。啓。其。興。味。增。其。識。解。穆。勒。曰。『。人。從。平。地。而。起。覺。其。行。善。去。惡。之。權。操。之。於。己。不。視。執。政。者。感。情。

意向以爲成功與否之衡。則其人之氣質將大變化。而所以鞏固其自助自賴之念者。至無涯量。反之置其人於國家組織之外。一切政事不使聞知。則民氣凋喪。不能振作矣。故人覺自由。足以強其人格。而得其強之之高量。亦惟在己爲公民。或將爲公民。所擁特權。不居人後時耳。又不僅感情然也。尤要者。彼於一定時期。可以出參國務。其所得人格之實地。歷練爲益宏多……質而言之。如公務之加於其身者。甚大。不啻取其人而教育之也。昔在雅典。羣制不完。道德觀念亦甚淺薄。徒以設審官。開民會。雅典民智於此驟高。衡校古今。都無遜色。」(二)其言可思矣。爲政治活動者。困於衣食。固非良象。然當問國中。足當政治之衝者。是否屬之擁有恆產之人。如其否也。貧安爲病。英倫之政治。向握於富族之手。而以勞傭黨之活動。亦不得不頒議院之薪。爲政治活動者。使之保存道德。不輕棄其主張。惟平民政治。具有此力。前舉穆勒之言。可以重按。兩年前。吾國政界。多有無良之士。乃金錢武力之咎。於政談何尤。養成政治習慣。使卑怯闖冗之人。無以自存。亦惟去金錢武力爲得已耳。政談於此斷乎有利而無害也。特

別勢力。政治家謀所以抗壓矯正之。惟一之法在乎投入政治。以身或舌與之搏戰。望然去。又奚爲也。政治社會以外之實力。離乎政治。亦無意味。凡茲所言。固非謂求此八者。與社會事業。乃無關係。果社會清明。精力彌滿。以形諸政。豈曰不良。吾國去此種社會。甚遠。今汲汲以求。又豈曰無當。惟專事此。置政治之事不顧。果何由使八者得現諸實。其說愚苦未明。故作作者之言。以作社會本體之策勵。誠無間然。而將以爲廢滅政談之張本。則期期不爲以可。今慨然以身作則。而謀誘導全國之業言論者。使附和焉。是誠不可以已者乎。

今縱退一步。而以作者舍社會教育無塗可致之言爲言。亦當假定兩事。始有論據。此前已略論。請更鄭重言之。以終愚說。一曰政治與社會。各各獨立。易詞言之。吾從事社會事業。必有此種事業之可言。當從事時。政治不出而掣其肘。吾中國今日。能乎否乎。且政治與社會。界線何若。亦一絕大疑問。作者所指社會事業。教育耶。工業耶。農商耶。宗教耶。教育。工業。農商。宗教。吾得字之曰社會。不受惡政治之影響者。其度何若耶。愚知民間禁吸鴉片。可謂社會問題之最易不涉政治者矣。而今且喪其不吸之自由。何

也。政府餉源所在。日日派遣委員。分途演說。勸人種植。按畝抽捐。禁絕之鄉。重行補種。也。一例如此。其他可知。目覩此情。吾尙高談社會。縱欲自欺。奈其毫無可欺之道何哉。質而言之。吾國蓋無所謂社會。卽欲事此。亦當先以大刀闊斧。立爲基礎。吾始有舉手投足之方。茲之所謂。乃從腐敗政治之中。剖分若干部號。之曰社會事業。以身心性命。遮而蔽之。無論政潮。何之不使侵越。如歐人之謀政。教分離者。然苟爾爲之。其事峻急。險巖之量。又或遠出作者所詆。政談之上。作者曰。『或謂在今日政象之下。恐所謂社會事業者。末由進行。吾以爲難。則有之。不能則未必。』所謂難者。是否指茲。否乎。愚敢曰。社會事業。決不能行。是乎。則首立社會事業之基礎。不獨不能離乎政治。而且必與政治宣戰。又自陷其說。於不得通。愚知二者必有一於是矣。一曰。當吾從事社會事業。彼方政治事業。必有一部分人。相與從事。則吾社會事業。竣時。彼之政治。能否保其國。使不喪亡。而有容吾再出活動之餘地。作者曰。『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是斷定其不亡。彼蓋不能。惟從容作亡後之設備已耳。則同一亡國。吾猶不當舍政治。不言。況言政治。尙有可以不亡之道也。耶。夫作者所惡。夫政治運動。亦以其『無意

識無根蒂」已耳。是補救之方。當在創爲有意識有根蒂之新運動。懲羹吹齏。智者不爲。謂卽有意識有根蒂之運動。亦所當廢。復詖詞。知其所遁。作者豈當如是者乎。又假定國不亡矣。無論何時。吾將有可以活動之餘地矣。則預想吾之社會事業。旣竣。政務首領之才。事務崑門之士。亦旣咸備。聽受奔走之人。並皆趣味深而道德高。持以與政治合。果如舜之受禪而堯去位。一切政事。讓吾施設也耶。抑如舊有洪爐。吾惟投其中。合而冶之也耶。前者斷無其事矣。由後之說。苟其時特別勢力。依然存在。國家賴以維持。而保其「政象小康」之樂。不許有何種政治運動發生。其下如今日焉。將如之何。其時政治魔力。毀敗人才。破滅廉恥之度。視此無減。吾所竭力培養之巨人。展轉之間。化爲僬僥。吾以大儒幾輩。年載數十。從容陶冶之道德學問。大力者一爲顛倒。立爲烏有。又將如何。作者或曰。此社會教育之功。有未至也。願仍有待。則更從事於社會。而他方政治之態。不一改焉。更逾若干年。持與政治合。其狀復如前也。又如之何。如斯遞進。終無了時。作者亦計及焉。否耶。嘗論人才道德之量。政治之所必需者。初無必至之點。不及此焉。卽廢國不爲苟非「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以上。吾人亦惟設法。運

用今日人才道德之最高量。一面扶將培灌以期他日之較高。斯爲得耳。不聞心希他日之蜀棄去。今日之隴不守而一概以無意識無根蒂抹撥之。如作者所云云也。且所謂較高者。亦比較之詞耳。而謂稍經培植。卽與歐美諸國齊肩。想作者不爲是夢。姑無論惡政治之下。其度不可得而高也。卽高矣。得高幾何。理想之高若干矣。實際是否及是。徒馳思於此種不可捉摸之幻象。而眼中國脈將斬。奴籍已陳。轉若熟視而無覩焉。愚誠不知談梁肉於餓夫之前。誇文繡於寒兒之耳。果何益於實境也。

### 復辟平議

四年五月

邇者劉廷琛勞乃宣宋育仁章棧之徒。昌言復辟。政府甚之。幾興大獄。輿論排之。指爲邪說。波流所及。久之人心尙爲不寧。國本攸關。誠非細故。雖然。斯說也。果以甚之排之。如是。其卽泯焉漸滅矣乎。如其然也。固爲大幸。若猶未也。寧非隱憂。愚嘗勤求其故。覺主復辟者固有蓬心。攻之者亦違正軌。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長此不已。將至人心失其正鵠。所鬪悉在意氣。戾氣所迸。大難以生。愚也不才。深爲此懼。敢布此篇。以徵同氣。邦人諸友。其詳審之。



大凡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譬猶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防蟲不防物。之所以腐。憂讒不憂人。之所以疑。其爲徒勞無當。童子猶能辨識。獨奈何於隱中。一部分人心之說。不深。惟其終始不熟。察其變遷。而徒以束縛馳驟之思。發爲虔劉。蘊崇之論。詆爲叛逆。詈作禽獸。恣怒極罵。不留餘詞。易而言之。獨奈何不務以理與事解其惑。而折其心。徒務以力與勢。關其口。而奪之氣。此種乖氣。積久必洩。吾國歷史所傳。先賢所論。若暴主之禁腹誹。庸君之防民口。其後不至潰裂不可收拾者。幾何。今之論者。率以國已粗安。當局者尤有宏圖大力。瑣瑣復辟之論。何異已死之灰。不能復燃。是強辭以挑之。極論以辱之。信筆所之。舉無不可。此其居懷鄙倍。且不深論。卽其所恃無恐者。求之。乃亦子瞻所謂庸醫。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愚之是論。豈得已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非能贊同復辟者也。十餘年前。愚主上海國民日日報。卽唱無君之說。詞繁旨博。連載十餘日不休。其時人言革命。未講共和。卽吾家太炎。詞猶愉快。愚著革命小冊。乞其題字。且以掩迹鄭洪爲詞。獨愚與滄洲張溥力關

君說雖其言稚弱偏宕。在所不免。自爾學力略略有加。與前論異趣之點。亦彌不少。而語其大體。則自不違。今共和已成。寧有復持異說之理。惟愚不尙苟同者也。自律律人。悉本是道。此其理由。前作政本及政力向背諸論。已詳言之。茲不贅。惟其如是。故愚苟當國。必且於復辟論曲爲之地。而不以力禁制。以令詆謔。如今政府所爲。往者劉廷琛氏致書徐相。醜詆共和。愚當時卽本此意。造爲評論。擬揭於甲寅四期。繼以恐亂人意去之。初不意勞宋諸人。再接再厲。政府竟以此興黨獄也。事已至此。若復多所顧忌。不以真實理論。收納感情。禍且不測。復觀前論。詞雖未盡。未始不足爲時論之箴。請得先述以爲發端。其言曰。

『自愚爲尙異之說。議者紛如。有謂共和聖神。理不可瀆。如議國體。卽爲叛逆。則尙有爲君主之說。以進於子者。子亦將許之乎。愚曰。奚爲其不許也。客大駭曰。子毋駭。愚有說。

近世立國。不外將國中所有意見。情感。利害。希望。維持。而調護之。使一一各得其所。此其義。愚已屢陳。無取觀縷。惟所謂各得其所。其所必異。異則黨派以生。君政者亦黨派。

之。得。以。爲。職。者。也。苟。吾。守。異。說。至。堅。斷。無。禁。其。存。在。之。理。於。是。有。爲。事。實。之。談。者。曰。國。體。何。事。既。云。確。立。復。容。他。說。以。叛。之。視。國。家。如。奕。棋。又。焉。可。尙。愚。曰。此。正。所。以。固。國。本。者。也。蓋。對。抗。國。體。之。論。張。之。則。爲。頑。詞。閉。之。則。爲。祕。計。頑。詞。之。張。誰。則。聽。之。而。一。部。分。之。孤。懷。野。性。有。所。寄。託。反。側。之。志。既。銷。於。言。詞。寬。大。之。名。復。歸。於。民。國。名。曰。張。之。其。實。弛。之。非。失。計。也。反。是。叛。國。之。辭。懸。爲。厲。禁。感。情。既。鬱。詭。祕。橫。生。國。基。縱。不。以。是。而。顛。而。孰。旣。時。聞。大。有。害。於。和。平。進。步。之。序。議。者。得。毋。謂。吾。爲。共。和。有。倡。言。復。辟。者。卽。當。執。而。戮。之。肆。諸。市。朝。以。警。有。衆。則。法。蘭。西。之。山。岳。黨。曾。爲。之。於。百。餘。年。前。矣。不。僅。王。黨。被。戮。卽。有。通。王。之。嫌。或。溫。和。而。可。被。以。是。嫌。者。皆。上。斷。頭。臺。彼。豈。不。曰。王。孽。旣。絕。共。和。之。花。當。百。年。不。凋。乃。死。事。之。血。未。乾。王。政。之。基。復。起。中。經。數。王。往。復。數。十。載。至。師。丹。敗。後。拿。破。侖。第。三。被。鹵。而。共。和。始。慶。更。生。時。則。建。國。諸。賢。深。明。治。體。對。於。尊。王。反。動。之。徒。不。加。壓。迫。轉。與。提。攜。議。會。之。中。君。政。黨。公。然。列。席。初。爲。多。數。逐。年。遞。減。至。今。日。仍。存。二。十。餘。席。焉。如。此。優。容。轉。不。聞。共。和。爲。該。黨。所。壞。此。誠。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爲。自。然。者。也。

「前清之季。君主立憲黨盛稱於時。民國胚胎。黨卽灰滅。其有號稱強頑。不服新治者。亦惟託庇他國。偷其餘生。從未見有創爲政論。號召同人。以訴之國民心理者。有曰宗社黨。乃屬秘密團體。非公開政社之科。此自民國政綱。異於法蘭西形格勢禁。不能發表。亦由國人闇於政情。對抗力之不能用得。其正且卽而求之情。偷而質脆。並亦無對抗力之足言也。愚之言此。豈復嘆息君政黨之不生。特以所謂宗社黨者。時有隱謀。露於軍隊。京師之兵。以此受戮者。動數百人。各省兵士。染有斯質者。亦復不少。將來釀何變亂。不可預料。傷本邦之前途。思先進國之往事。是固不若因勢而利導之。於政治運動之場。假以自由言論之地。使之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與當世論潮相抵。因洞見民情之所向轉。或翻然戢其桐宮返政之謀也。是故當世無爲王政復古之說者。則已有之。卽宜許以相當之域。使得從容以竟其詞。聞者之觀察何似。自各有其權衡而言者。無罪。則確爲眞共和國之所保障。且對其所言之自成一說者。不加以擲揄輕蔑之意。尤爲共和國民道義所關。至謬妄之詞。辱人過甚。此其咎彼自當之。吾惟一笑置之可矣。此區區之意也。」

「近傳前清大學堂監督劉廷琛氏。有書抵共和相國。大倡尊君之說。且責備今大總統至嚴且重。其中腐朽不成理論之處甚多。且詆排革命。至稱曰賊。其乏於政治觀念。可見一斑。條列而駁正之。非本篇之意。其以爲言。乃謂此書確足代表殷頑。陳其胸臆。書中有謂「沉觀三載。灼見病源。實在於此。蓄之久而不敢輕發。懼不知言者將誣以反對之罪。」又曰。「如謂淆亂國是。聲其罪以暴之天下。亦所不辭。」此雖簡牘推宕之辭。要亦不無以身嘗試之勇。苟吾共和誠立。無論何種反對之說。祇在所謀不涉軍政範圍以上。要當認爲合法言論。聽其盡量流行。茲書其一例也。人或惡夫今日之僞共和。以其切責當局。比之漁陽三搥而稱誦之。此其設心。自不爲正。愚則謂在眞共和之下。茲亦當於聞者足戒之條。愚之所見。不肯苟同時流。此類是也。知我罪我所不計矣。」

右說所陳。愚雖信其有當於理。聞者必且以爲走於極端。歐陸名邦。容行之而治。而特非吾國所能做法。愚苟堅持前說。是與時賢背道而馳。失其共同之點。相與論議。本篇之作。可稱多事。今且讓步。不主復辟說之當流行。而主其說之當勦滅。惟勦滅之道。有

當有否。當則絕之。否則轉而滋蔓。茲篇所商此點其最要也。

愚前言之。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今復辟說之所由起者何也。此在稍明時勢之人。可以一言斷之。曰。僞共和也。僞共和者何也。帝政其質而共和其皮者也。質不異矣。我之質。胡乃獨貴於人之質。人求其質而我必自貴。強人以從我。此安足以服之。且在他物。貴不貴尙無定說也。若夫政制相較。質苟不差。新者必劣於古。此有史例不容詆譎。英倫論家白芝浩嘗言之審矣。曰。『苟諸事不變。僅卽政制而論之。則昨日之制度。實遠優於今日。何也。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夔有國民之敬憚心。而他制尙待求之者也。』(一) 倡復辟者果以此爲言。吾將何詞以答。此以帝政抵帝政。直截言之者也。最妙者。今人痛排帝政。並不自認帝政之嫌。而輒翹共和以對。意謂共和之名一出吾口。卽有鬼神呵護。帝政邪說。法當退聽。則拿翁設祭華聖頓之靈。翩然來格斯可耳。不然則我露其質。乃朝四而暮三。我蒙厥皮。亦朝三而暮四。名實未虧。而冀其喜怒爲用。狙公誠智。劉勞章宋之徒。未見有若衆狙如莊生。

所稱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所令者共和也，而所好則不在是。凡民且爲離心焉。論俊秀董子曰：「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譎已。」愚固共和論中之走卒，而興言及此，對於復辟論者，蓋不知所以爲情。由斯以談復辟論，非其本身足以自存，乃僞共和有以召之，明白甚矣。其因旣得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爲僞而已。此外皆支離破碎，虛僞麻木，屬託干進，無足比數之談，非愚之所敢稱也。

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無論何人，殆莫不以爲非可能也。雖然，共和何物，僞乃何狀，質之誰某，皆未易答也。是不可以不先辨。

勞氏共和正解之言曰：

……宣王卽位，共和罷。案隱云：二相還政，宣王稱元年也。此共和一語所自出也。其本義爲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體，非民主政體也。故宣王長，共和卽罷。伊尹之於太甲，霍光之於漢昭，皆是此類。今日東西各國所謂君主立憲，絕相似而不學之流，乃用之爲民主之名詞，謬矣。夫君主立憲有

君者也。民主立憲。無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惡得引爲無君之解哉。

此乃就吾國共和本字施其義解。卽字論字。謂之無誤可也。而特於今之國體問題無涉。蓋今之國體固非以周召共和爲鵠刻之而不肖。乃別有所做事。遂之後。而假其名以名之者也。莊生曰。『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今之共和所謂謂之而然者也。謂之而然。可不謂之而不然。自無不可。周召之共和。非今之民主立憲。此事實之不可掩者也。今之用共和爲民主之名詞。所謂然於然也。非必使二者之實相同也。詞窮而假用。凡物皆然。文字之相孳乳。卽以此故。無所謂不學與謬也。勞氏謂民主立憲。非卽周召共和所謂不然於不然也。於二者之實。仍無傷也。勞氏欲別創一名。以字民主。而獨留共和以詁二相之政。將無人得而議之也。故勞氏之病。在邏輯謂之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言外於論點也。(一)則幸而吾名民主。適以共和耳。莊生又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苟吾不謚民主爲共和。而謚以他物。他物之名。適與周召共和相去萬里。勞氏又將何說之辭。



勞氏之說。在其本文。頗足自立。其在吾論。不與置辯可也。

吾友康君率羣以爲未足。必與抗爭。謂共和之名。律以民主政治。並非不通。『厲王奔彘。國已無君。周召行政。是曰共和。是共和者。由行政之官共同行政。而無君主制裁於上。非沾沾於周召二相。假使周召二相。或有薨殂。別求賢父。代職其事。吾知共和之名。必不因此而易。共和者。其政之稱。而非其人之稱也。』爲勞氏者。於此豈無異議。蓋厲王奔彘後之無君。乃放其君之人也。非廢其君之制也。周召行政。誠無君主制裁於上。康子有何古本。足證其非假天子名號以行。勞氏所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苟無君主。安得稱臣。君苟不存。言少胡取。至共和爲政而非人。亦未見可爲定論。崑山顧氏卽以史記周本紀共和屬之二相爲非。謂『汲冢周書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斯言而確。則勞氏所爲伊尹霍光之比。未便謂爲不倫。康子謂『太甲之時。何不傳以共和之稱。』由周書說。乙不得被以甲名。由本紀說。又伊尹一人而

周召二人也。持論如斯。終無安處。故康子所言。皆爭其所不必爭者也。

要之。勞氏所謂共和。非吾之所謂共和也。吾之共和。有名有質。質乃先至。而名爲後起。勞氏攻其皮傅之名。究何礙於本來之質乎。

然則所謂質者何也。曰。吾無字以表之。無已仍假用共和字。惟茲之共和。乃邏輯之符。而視作歐文 Republic 之譯。與周召共和。嶄然不同。夫共和者。有形式。有精神。何謂形式。曰。共和對於君政而言者也。君政有君。而共和無君。凡元首爲世襲者。謂之君政。元首爲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茲義雖淺。而以有一定不移之界。較之以統治權爲標準。易致殺亂者爲優。愚執筆論治以來。卽持此說。此形式之說也。然形式徒存。又安足貴。果其足貴。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吾今有總統矣。是不已。駕美凌法。而不虞其不足乎。此在束髮小兒。有以知其未然也。是則形式尙矣。尤重精神。善夫英之法家梅因之言曰。『立國精神。自君主制以至共和。蓋無不同。』雖然。以言國家觀念。斯說誠精。若質之國家概念。則仍有辨。美之學者韋羅貝曰。『觀念爲凌空之想像。概念乃實驗之思維。前者起於玄。後者起於察。』觀念者。乃國家之存於最大通象者也。凡屬國

家生活。無論何式。其質之所必不可少。與夫亦既咸備者。皆爲此一念所涵。以故此之國家。內包最簡。至於概念。則必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歷史表而出之者焉。此其別也。』(一)試泛舉一說以實之。蘇軾之策略曰。『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蘇氏立於專制之朝。故其言如此。然卽而察之。立國之要素。果有過於平人之冤厭人之欲者乎。吾恐造說如盧孟。未見其能易之。徵例如美瑞。未見其能外之也。此所謂觀念者是也。觀念者。國無君政。無共和一也。至此種觀念。印之政事。乃爲何狀。則所謂『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概念之說也。精神者。非貫乎觀念。概念以求其通。未易言也。用梅因之說。而未善。將見視國過重。強者以爲口實。不卹屈政體。以從之。今之國中。亦既廣播此種言論矣。人相與議。輒曰。國爲前提。官交爲勉。亦曰。盡瘁事國。恍惚國苟存者。一切犧牲。皆所不顧。此其爲說。甚爲唐皇。愚有肺腸。敢生

異議。然有叮嚀爲公等言者曰。國家者。質而言之。乃政治學者所用之符。以詰某種社會者也。其本身價值。殆與圖騰番社同科。輪廓僅存。有何足重。是必有物焉。相與立之。尤有法焉。使立之者。各得其所。然後其名不爲虛稱。茲物者何也。人也。法者何也。權利也。國爲人而設。非人爲國而設也。人爲權利而造國。非國爲人而造權利也。自政治學成科以來。作者每樹義曰。政治學國家學也。愚病其略。曩狗某社之請。作政治學指要一書。首陳是義。其言曰。一夫斯學。職在原國。有何疑義。惟國家非徒存者也。必有所以存者也。亦猶前言。一國家者。非人生之歸宿。乃其方法也。蓋人之所求者。幸福也。外此立國焉。用國焉。馬哥里曰。一古代作者如馬奇斐。立之徒。立說支離。不如後進。蓋由不解社會法律。非以之增進個人幸福之總量。不足以存。一此其爲說。或者病之。以爲行之不善。將至助民爲暴。不知馬氏斯言。非以苟舉國家作用。夫建國常道。增崇人福。同時豈無維持秩序之方。其說之有價值。亦在國而畔。此則不成國耳。』美之政學老

(一)是乃取喻計學計學原富、實則計學非唯富之爲貴、乃富之有以善羣利俗之爲貴、故曰富者非人生之歸宿、乃其方法也、

雄吳汝雪（二）知此審也。其所著書首以權利爲立國本根。謂「國而舍此不得稱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此其爲義亦無間於其國之爲專制抑爲共和。蘇子所謂無冤而得。其所欲細按之亦未始無合乎權利之說也。然其鴻溝所在則君主之朝所有權利悉集君身。人民所獲乃由賚予。民固不欲冤。苟其冤之非革命莫如君何也。民固有欲得。苟其不得非革命亦莫如君何也。自立憲以往則異乎是。憲法者權利書也。此書既立。民乃有權不受人冤。民乃有權自謀所欲。冤而有訴不啻訴己。欲而有謁不啻謁己。此政體之所以爲良。革命之所以永絕。而能將立國之的著實顯現者也是之謂精神。若而精神惟真。立憲國能見其全。立憲者專制之對也。故課一國之精神不問其有君無君而惟問其是否專制。此不可不熟知者也。

由斯以談。共和之形式。民主之謂也。精神立憲之謂也。形式其獨也。精神其通也。（三）形式者國體之事也。精神者政體之事也。所謂共和之質。單舉形式不可。單舉精神亦

（一）Woolsey 語見所著政治學

（二）君主專制自不在此例

不可也。必形式與精神俱而後質乃備也。

然則孰爲重。曰精神爲重。此其故亦不待繁詞以釋矣。夫所貴夫田以能芸也。若石田而不可耕。又安用之。所貴夫匏以能容也。若堅匏而不可剖。又安用之。今共和形式之說。何以異是。猶未已也。石田堅匏。其病止於無用已耳。無他害也。共和則不然。苟其存而實不具。民主專制。其弊較之君主專制尤深。何也。前有言之。『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他制尙待求之者也。』是故君主專制可以數百年而不亂。民主專制近則一年數年。遠亦不過數十年。勢不能不亂。且一亂之後。相與循環。不能自己。法蘭西共和之所以見惡於人者。無他。以其無固定性。易於肇亂也。此又無他。民主專制之故也。墨之底亞士。可稱近世民主之雄矣。而專制其國。至於二十八年。可謂久矣。而卒不能不亂。而卒不能不及身而亂。南海康先生頌底亞士之神武。稱最者也。至曰『底亞士文武之士。冠絕大地。功盛德合堯舜湯武而一之。』而其下卽緊接曰『然墨人並不戴之也。卒以專制自逐也。』(一)姑且不論底氏治墨之功。未必卽如論者所言。卽殊矣盛矣。無以復加。

而。至。二。十。八。年。以。後。其。功。德。又。胡。在。者。一。經。翻。覆。固。不。僅。舉。其。所。已。成。且。求。及。二。十。八。年。前。底。亞。士。未。經。施。治。之。情。形。恐。不。可。得。試。觀。墨。國。連。壞。以。證。斯。語。豈。有。未。然。夫。所。賴。夫。命。世。之。英。亦。以。其。足。致。其。國。於。長。治。年。安。得。卽。言。長。久。然。在。短。識。者。必。且。長。之。久。之。以。爲。不。可。及。矣。則。惟。照。八。年。小。康。之。福。果。得。之。儻。來。飽。嘗。而。無。禍。者。乎。抑。將。有。大。亂。乘。之。使。其。相。償。者。乎。由。前。之。說。愚。欲。無。言。由。後。之。說。愚。則。未。見。底。亞。士。曾。有。造。於。梁。任。公。作。開。明。專。制。論。有。曰。『開。明。專。制。政。體。與。非。專。制。政。體。究。孰。優。主。觀。論。則。非。專。制。之。優。於。專。制。似。可。一。言。而。決。以。客。觀。論。則。決。之。不。若。達。爾。文。說。生。物。學。之。公。例。曰。優。勝。劣。敗。而。斯。賓。塞。易。以。適。者。生。存。意。若。亦。優。不。適。焉。者。雖。優。亦。劣。故。吾。輩。論。事。毋。惟。優。是。求。而。惟。適。是。求。』此。矣。而。其。受。病。處。則。在。昧。於。一。時。永。久。之。別。斯。氏。之。所。謂。適。一。時。之。適。也。學。認。之。而。國。家。學。則。否。何。也。以。其。足。以。啓。紛。爭。肇。禍。亂。也。蓋。國。家。之。適。

平。進。步。爲。歸。而。生。物。之。適。正。得。其。反。此。形。上。形。下。二。學。之。所。以。不。可。強。同。也。知。此。可。以。論。墨。事。矣。以。底。氏。長。才。偉。略。愚。豈。無。見。彼。之。失。敗。在。節。節。抗。國。民。眞。實。之。心。理。以。行。而。欲。盡。一。己。之。智。能。求。一。日。之。功。名。於。不。可。必。得。得。亦。不。固。之。域。莊。生。曰。『。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苟。爲。底。亞。士。者。不。以。出。乎。衆。爲。心。不。以。人。之。國。僥。倖。處。處。與。國。民。同。其。好。惡。高。其。議。政。之。聲。恢。其。自。治。之。力。政。權。所。至。惟。以。爲。激。濁。揚。清。之。用。絕。不。雜。以。欺。凌。壓。制。之。謀。則。墨。國。至。今。無。亂。可。也。夫。國。家。者。百。年。之。計。政。治。者。必。世。之。業。今。治。一。國。目。光。不。能。及。於。二。十。八。年。以。外。吾。未。見。其。文。武。聖。神。也。今。人。好。混。言。中。南。美。以。爲。彼。中。和。皆。惡。不。知。智。利。與。阿。根。廷。其。政。制。善。良。之。度。卽。可。與。法。美。齊。觀。 (一) 墨。人。之。文。化。雖。低。未。必。卽。較。智。阿。爲。劣。苟。無。底。亞。

(一) 專制由於好同，說見拙著政本論、

(二) 蒲徠士新游南美，著 South America 一書，卽言此、



士之專橫。尊民而重法。爲之而有序。墨西哥雖欲爲良共和國。亦未必不可能。今若此。則民主專制之咎也。然底亞士所稱爲堯舜湯武者也。且不議其不倫。而提以並論。胡以吾有堯舜湯武則治。而墨有底亞士則亂。所以然者。庚先生亦言之矣。『蓋以名爲共和國。則止能聽其共爭共亂。並不能容專制而爲治也。』然此猶指民主之賢者而言耳。蒲徠士稱底亞士得國以力。守之則以法。其他不解法律。爲何物。僭妄險狠。無所不爲。而治績不及底氏萬一者。何可勝數。愚故曰。民主專制之弊。較之君主專制。猶深也。是民主專制。且不足望君主專制。違言君主立憲。甚矣精神之不可不講也。詰之者曰。子所謂精神。存乎立憲政體。而立憲又無間於其爲君主。抑或民主。其價皆同。是子與復辟論。非闕之也。曰。奈何非闕。特不肯用抹撥之論。無端厓之詞。如今之人已耳。蓋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二。爭之於事實者。十之八。原乎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由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勞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

賅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勞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卽有以折勞氏。不僅此也。卽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室。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乎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瞽。不爲此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其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瞽。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寧謂事實之不可也。故愚之闢之。重事實不重理論。奈何非闢。

詰之者又曰。所謂事實者何也。曰。此國有未同。未能等視。英之君主統而不治。(一)統者名也。治者實也。故君號曰名部。而內閣實部。內閣獨掌政治之大權。由民選任。實際已與共和無異。存君之名。無礙於政。而轉得保留國中舊有之秩序。而攝取愚夫愚婦

(一) 此本英人成語。The king reigns but does not govern

敬憚之心。此英之事實也。美本自治諸邦。聯爲一國。既不堪英人之虐。稱兵獨立。無再認英王爲宗主理。而本邦夙無王室。人民守法自治之習。已成楷模。忽爾立君。寧非蛇足。此美之事實也。若夫吾國夙戴君主。而乃不爲本族之人。祇知吸吾膏血以自肥。而於民生幸福。不知所以爲計。十載以前。國人盛倡排滿之論。愚誠無似。亦其一人。今茲立論。雖不肯以此爲改革之主因。而滿人所貽貽賊漢種之慘。紀念甚深。於斯而冀被壓之民。及其子孫。不求得當以報。幾何可得。然而復仇之舉。不見於辛亥以前者何也。曰。非不見也。見而無所成也。蘇軾曰。『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此按之滿洲之亡。可稱畢肖。然蘇氏之言。初不爲種族之爭。而發縱滿漢。卽無夙怨。而由其治國之道。亦且必卽於亡。前清之季。親貴驕橫。顛預在位。賄賂遍地。民

怨日滋。權於外勢。日損利權。闇於政事。僂辱新黨。本邦已在存亡危急之秋。而羣昏猶且酣歌恆舞於上。此而不亡。其又何待。有曰。辛亥之役。爲種族革命。或曰。非也。是乃政治革命。實則兼斯二者。僅舉其一。皆爲得半之言。今苟於共和底定之時。謀復君政。則（一）滿漢之界已滅。而使之復生。前此從事排滿之人。必倡異議。有此異議。國必不安。（二）滿人之無政治能力。已可概見。今其可數人物。誰是九五之才。（三）清政不綱。殷鑒未遠。復辟以後。朝政誰敢必其清明。有是三者。王政復古之談。信乎無當。此吾國之事實也。

詰之者。又曰。事實旣爾。則無論如何。復辟論不當復存。而子不肯痛詆之何也。曰。事實之印於國民心理。以當時爲最有力。若事已過。則情亦與之遷矣。仇滿之論。在辛亥以前。誠滿國中。滿廷僞託立憲時。激急者。至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入民國後。首昌是說者。且主與滿人親善。夙昔閉距挑撥之論。諱而不言。羣曰。此政治革命也。彼亦曰。然。羣曰。此非種族革命也。彼亦曰。否。前之言曰。返之長林豐草之地。今之言曰。納之五族共和之中。前之言曰。羶胡雞犬皆可殺。今之言曰。寡婦孤兒不可欺。兩兩

相衡情勢大異。精而求之。則曩者絕對排滿之論。大抵感情之所驅。政策之所出。而非其根本。所以致恨於滿人者也。其根本。所以致恨於滿人者。無他。滿人之不能救國。之不能求國民大多數之幸福也。信如斯言。則繼滿洲而起者。國民首當以救國及求多數幸福之責相屬。果屬之而得當也。其又何求。不然屬之而稍失當。不平之情。即稍起。大失當。且大起。此物理之常。斷無可駁。夫國民之情。至於不平。則力有所離。必有所向。有厭於新。必有懷於舊。此復辟論之所以乘之而起也。今求所以闢之。其鍵惟在平民情。致民福。易詞以明之。復辟盾也。其可攻之。矛。惟真立憲。自此以往。皆不可恃。誠以事實之價。時有未同。刻舟求劍。劍不可得。故愚之事實論。又當以現時政象。入以衡之。不敢如時賢。競爲抹撥之論。無端厓之詞也。

間嘗論之。政理不如物理。後者所立斷案。恆稱絕對。而前者則否。故以滿漢言。辛亥以前。絕對主張排滿者。非也。絕對非難排滿者。亦非。辛亥以後。絕對主張復辟者。非也。絕對非難復辟者。亦非。何也。吾人之所求者。亦國利民福已耳。斯爲目的。而排滿與否。復辟與否。均爲手腕。手腕之當何出。要以不背目的爲衡。由此論思。可答今問。勞劉諸人。

之無足取。則在好持絕對之論。謂立君保民。非君民將不保。清運未終。在法不當卽亡。且又頌言。『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淪浹海內。』冀以此動天下人之心。是誠諸氏於近世思潮。未遑探討。勝朝掌故。亦有遺忘。因有此理實兩無所可之說。至以相對之論。謂滿洲不當亡。厥惟康先生。先生當辛亥九月之交。實持此義。欲以易天下。徒以革命勢大。噤未敢發。其後二年。二次革命已經失敗。始暴其說於不忍雜誌。其言曰。

今者朝廷審天下爲公之理。爲中國泰山磐石之安。旣明且決。毅然下詔。行不負責任之義。而一切付之資政院。立開國會。公之國民。定憲法而議立法。聽民望之所歸。組織內閣。俾代負責任。是朝廷旣下完全共和立憲之詔矣。此一詔也。卽將數千年來國爲君有之私產。一旦盡捨而捐出。公於國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詔也。卽將數千年無限之君權。一旦盡捨之。而捐立法權於國會。捐行政權於內閣。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虛名曰君位云爾。國民曰。國者吾之公產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筦之。今代理者已願將公產交出。吾等可享此公產而無事矣。又曰。代理者昔總吾公產之全權也。今已將公產權讓出。公議公辦。代理者不過預聞而簽一名云爾。故昔之憤然爭者。今則懽然喜矣。故夫立憲云者。以君有之國爲公有。以無限之君權改爲最高世爵之代名詞而已。

此指信條十九而言也。茲信條者。可稱爲完全共和立憲之詔。誠如康先生所云。愚曩

立論亦以法蘭西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相況。(二)惜乎滿洲爲此未協於時遂致「聖神化爲豺虎」已耳然猶有說。

或曰辛亥信條果得行之誠爲中國之福惟卽當時民黨奉命唯謹其得行與否尙屬疑問蓋滿洲之立憲僞也事至迫切勉從悍將之言全然屈服其心豈甘倚南中諸子聞滿洲之以憲政誓之太廟也相與釋甲而就新治則滿洲一反手間孫文黃興之徒殆不足以膏其斧鑕耳安見張紹曾要君之詞乃得玉府金滕之奉也哉此觀於劉廷琛氏之論而可知也氏之言曰「光宣之際奸宄生心乘機作亂武昌變起小醜跳梁亂黨挾種族之見恣盜賊之行好亂之徒紛然如蝟毛而起當此之時項城抱公忠之心尊主討賊復武昌援金陵則東南賊勢瓦解大局立定而乃與賊媾和致成茲局」今謂滿洲當國諸公所見不同劉氏無論何人未或不疑由今思之彼之起用項城舉國以聽其用心豈不如劉氏所云哉則東南之賊誠未易於滿洲朝廷之下自進而爲立憲之民也此一說也。

(二)見拙著調和立國論。

有辨之者曰。革命黨之勢。未易驟衰。滿洲雖有翻覆之心。吾自有力強之就範。似亦近情之言。入理之論。苟其事勢非出於此。不可亦惟遵此勉力以行。若就法蘭西往事觀之。亦未見收效之必良也。法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非以共和相號召也。逾兩年。憲法成。乃以英憲爲楷模。仍戴君主。英之史家馬哥里曰。『苟法之憲法會議所事。僅至於廢王而止。則其革命之價值。可與吾英正當健全之改革並稱。』(一)馬氏之意。頗咎法之妄稱共和也。然其所言。不中於當時事情。焉足使及倫的黨溫和諸子。爲之心折。蓋彼輩初意。特欲改革政治而已。不獨剷除君制。無其成心。卽馬氏所稱廢王。亦非本志。觀夫君主憲法。頒於千七百九十一年。而王於九十三年始行見殺。可以證之。事至於此。人惟歸獄段敦羅伯士比諸屠伯之暴亂。無人道而不知。王之不能謹守信條。時思翻覆陰謀。不絕冀傾。民黨乃其巨因。由後觀之。爲法蘭西計。與其浮慕共和。反致羅伯士比拿破侖專橫無藝。誠不若奉路易十六作憲定治。以求平安。司徒赫爾者。法之史家。右於王政者也。王政既復。彼於千八百十八年。著法蘭西革命論(二)一書。

(一) Malahue de Stael Bodley, France 卅二頁引之。

(二)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ce, eise 其體 Bodley 引之。



謂「革命之事。在於七百九十一年。即當知止。果其知止。一理想中之君政國。可以成功。拿破侖既敗。王政復興。以英吉利之良規。移之吾法。以知千八百十四年之所爲者。理當緊承。千七百九十一年而來。中間屠伯橫行。奸雄竊義。所經擾攘。皆革命不正之產物所宜。一切糞除者也。」今之治法史者。鑒於諸獨夫之害。禮傷義。殘民以逞。孰不於司徒氏所論。灑淚同情。而證以當日之情。則殊無望。今吾國所患。較之法人之患。羅伯士比與拿破侖者何如。愚未能斷。而有少數之士。憤今政府之專制。回想滿洲所誓之法。其爲吾民自由參政之地。相比不啻天淵。因發爲噓。臍無及之嗟。自恨昧於當可謂時之義。且謂吾唯以虛名相假已耳。彼族人少。又焉能爲實。則吾未如是行之。效果何如。亦難懸擬。且滿洲食言而肥。戕賊民黨。此前已言。不待更論。即名義僅存。虛君之旨達矣。而事勢所之。未必無敢爲不義。挾天子以號召天下者。有君之董卓。未必優於無君之羅伯士比。奪國於君之王莽。未必即優於奪國於民之拿破侖。故今以滿洲立憲爲言。而追恨革命黨之爲謀。未臧者。大抵爲感情所中。理想所矇。未見其有當於事實也。

如右所陳。復辟之不可行。明白甚矣。而斯說也。一時見倡。髣髴大動國人之感情。政府聞之。狼狽而不敢辦。勉強發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厲內荏之狀。其他肅政之所參。參政之所議。新聞之所詈。大都目爲機械之爲質其本心。未必肯如是說。私居聚議。或遇清流正士。偶加駁詰。轉若所爲鄰於妾婦。求掩不遑焉。至於武夫馳電。舞爪張牙。比於無良。狀尤可醜。卽革命之徒。與滿洲不共戴天。至此恍若忘其夙讎。不肯卽加謗議。被指爲賊。亦不與校。而政府設防。謀夫獻計。且深慮宗社亡命。兩兩相聯。共爲不軌。凶於而國。是又何也。曰無他。此諸象者。皆今之僞共和。有以召之也。

夫今之民國。其基築於共和者也。清帝遜位之詔曰。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屢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

而前臨時總統今總統之誓詞曰。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除盡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

斬達國家於安全疆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弗渝：

卽此二者以觀。可見民國之基。存於共和帶礪之詞。萬不可畔。今日之政象。有合於斯。誓者幾何。此固仁智所見。各有未同。而其不足間執。復辟論者之口。使不張其頑說。則恐無論何人不能否認。勞乃宣氏曰。『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近者總統之制定。黨人之齟齬。大權集於一人。外雖有民主之名。而內實有君主之實。』(一)此種譎言。欲有制之術。將安出。愚請本前言。以正告天下。曰。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偽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爲偽而已。此外皆支離破碎。虛僞麻木。屬託于進無足比數之談。非愚之所敢稱也。

### 共和平議 四年七月

六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有上海『袁帝說頻傳』之電。載贊否兩面之意見甚詳。同欄復有北京一電。言楊度孫毓筠外四五名。已有關於國體之意見書。上於總統。更觀他報。所紀亦略相同。是變更國體之訛言。近已傳播南北。特以輿論久寢。忌諱尤多。談

(一)見共和續解。

者不敢公然論列。故吾之報章。不見此種論議已耳。雖然。國民之聲也。揚之則氣通而漸趨於平。抑之則氣鬱而發不可制。愚主尙異者也。無論何說。謂當自覓邏輯應有之域。使呈其量以下於時。大凡國體既定。昌言變更者。律曰叛逆。愚請不認其說。而以討論國體爲應時必要之題。惟在他一面。今之共和論者。縱當魯縞不穿之秋。亦宜奮其春蠶未死之氣。傳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今共和之實雖去。而名則未移。爲政府者。不能一日去其名。輒禁天下談士。顧名以思其義焉。伊古以來。未聞暴政至於斯極也。況當局之意。未必卽如談者所言。邇日府中議士。已建言確定共和以息浮議。(一)而總統對美報記者宣言。吾之國體。既同於美。以後惟有奮力前邁。以期發展真正共和之精神。猶未已也。東京風說。聞於首都。總統復明白宣示。謂第一次革命之際。清皇族中。會議以帝位讓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兒寡婦。不仁不義。余何忍爲。且由中國歷史觀之。帝王數代。必逢革命。子孫絕滅。貽禍無窮。卽曰君主立憲。亦終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爲興替。余若自爲皇帝。是自絕其姒續。而無益於國家。人

雖至愚。亦不至此云云。(一) 卽朝日所傳楊孫建議之說。彼且自電陸使。在原紙爲之辯明。此種官樣文章。吾人當信之。至於何度。姑不具論。惟君子可欺其方。彼以是招。吾寧忍不以是應。今之惟恐君主說之不實現者。一出於攀鱗附翼之徒。一出於憤時嫉俗之士。前者其心可誅。後者亦失之激。中國者四萬萬人所共有之中國也。一兆焚如。玉石同盡。故眞愛國者。宜具悲天憫人之願。而不可稍存幸災樂禍之心。今共和之無似。豈待講明。而餽羊猶存。禮終可復。並其名而去之。則大亂從此始矣。苟事勢必達此途。吾又何說。惟當全國風聲鶴唳之頃。忽來當局別嫌明微之詞。愚卽以爲不當過以不肖之心待人。而不留天下幾希之望。愚不自揣。因作此篇。讀者平情思之。於解決國體問題。或不無壞流之助也。

今之主張毀棄共和者。大抵蔽罪於中國人民程度不足。是說也。愚屢有駁論。散見本誌諸篇。略謂程度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吾國民智之低。誠不足語於普通選舉之域。而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可得入於參與政事之林。無論何人所不能信。

果其足信。則專制政治。亦莫能行。何也。爲專制者。終不得不恃人。以爲治也。故愚理想中之立憲政治。初不以普通民智爲之基。而卽在此一部優秀分子之中。創爲組織。使之相觀相摩。相質相劑。此其基本人物。與世俗所稱開明專制。不必有殊。其絕明無翳之界。則專制制下之人才。皆如狙如傀。偶而一入於真正立憲之制。卽各抒其本能。保其善量已耳。雖不必全體從其多者而言之。此義不可沒也。至於普通人民。其智未足以言政。卽於政制無所可否於其間。吾國由君主變爲共和。彼蓋視爲無擇善爲政者。亦惟相其所宜使之。智量日卽於高而已。若以人民全體爲一標準。而疑多數拙劣分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卽不能行於少數優秀分子相互之間。以致優秀者失其磨盪之力。而本質以墮拙劣者。以無人提攜誘掖。永遠末由自拔甚矣。其慎也。愚嘗聞北京顧問美人古德諾之論矣。曰：『約法會議修正之約法。以大權屬之總統。此在崇拜共和者視之。必以爲不當。雖然。新約法之有合於支那之歷史與夫國情較之舊約法爲多。無可疑也。蓋支那以人爲治。傳之數千年。非本此種習慣以爲國。人民將有所不解也。要之支那人民。決不適於社會共同運動。』(一) 茲言之病。卽在以人民全體之程度。

爲創設政制之的標。而忘却轉移社會爲其中堅。無論何國皆屬之一部。聰明俊秀之士。其在吾邦情尤顯然。今討議憲法不使與此部人士之理想同符。而惟對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行其權術甚矣。古氏持論之儻。惟足以欺美。人不辨吾國。是者流。吾人果安可不自辨也。夫吾國素尙人治。是豈不然。人民非此不解。亦不爲妄。惟人治之不善。乃立憲法。惟人民之無識。乃言進步。不然則有國者亦祇隨其古來相傳之政習以終焉耳矣。是不僅吾國辛亥之役不值一錢。當世文明諸邦其政治良明。得如今日所由激急之革命。或平和之改革。而來者。其程敘皆爲謬妄。有是理乎。

蘇子瞻曰：『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今可益之曰：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出於代議士。至出於代議士。則所謂出非由王者。『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乃其自有作用。各挾其智勇。

(一) 此古氏昨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紐約政治學會之演詞。見 Revision of State Constitution 三六頁。即政治學會出版物。

辯力之量。求進於政事。得失之林。非王者招之所能來。麾之所能去者也。於是憲法尙焉。立憲政治云者。無他。亦萃集四者之量。投之政治總體之中。使之調和而淬勵焉。以表見其高華多福之羣制而已。然欲爲此。有一通則不可不守。卽認反對者爲合法是也。蓋人之意見不同。情感尤各異。相觝相衡。以趨於共同之鵠。斯爲善治。不然。此有所屈。彼必有所伸。伸屈不得其平。政象卽失其理。桴鼓相應。未或爽也。斯義也。固近世政治之所闡明。而在吾以家天下爲治。亦未能去之絕遠。傳曰。興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下至淮南。亦稱言者逆於己。便於國。則不加罰。(一)有違之者。亂亡隨之。甚者如厲王之監謗者。始皇之禁腹誹是也。其所以然。則人之濫用其權。以充其不制之欲。此其弱點。根自性天。不有以抗之。勢不至於亡國敗家不止也。由是反對合法一語。蓋無古今。無中外。而見其通。古氏之論吾國政治也。首稱政治通律之不適用。其言曰。『十八世紀之末。實以創立共通政則。爲全歐學者所同認。著稱此種政則。以爲無論何時。不拘誰國。而皆可行。如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天賦人權。其尤章顯者也……但余



昨年游支那。幸而與其草訂憲法有關。親見若而政則之惡果。迫其改造國政之事。不能施行。印象甚明。猶能記憶。」(一) 古氏所得之印象。是否正確。容細論之。惟愚所舉反對合法。是否亦得列爲政治通律之一。茲律是否亦不得適用於吾邦。恨不聞良顧問言之。且吾國施行彼所鼓吹尊崇之新約法以後。其違反此律之效果。所益於改造國政者若何。亦恨良顧問不親齎其所印之象。一忠實吐露於彼邦政治學會之前也。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所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驟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

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資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媼阿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一) 茲之所紀。乃專政者之通象。無間於君主共和一也。今之政象。與此相似者。幾何。讀者當不難一覽而得。夫始而小異者。不容。繼而疑似者。削跡。此小異疑似者。才不必劣於左右執事之臣。德不必下於媼阿脂韋之輩。而其不得與於政事。與見愚之黔首無殊。黔首謂之程度不足可也。小異疑似者。流謂之程度不足不可也。明明程度非不足。而不得與。所謂私人者。相切相齟。執中以爲政。是藉口程度不足。而圖毀滅共和者。直讐言也。夫政治之蠹賊。無他。好同惡異而已矣。好同惡異。不足以立君政。况在共和。今吾言共和而蠹。

賊之橫飛逾於專制。輒曰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此得毋淮南所稱亂國情與貌相反者耶。(一)

凡茲所言。乃謂吾國政治。當萃集社會中堅人物之才智。出而主持。無所謂程度不足也。而論者所見。往往與愚適反。梁任公卽其一人也。請於一篇之中。擇其關於此點者述之。

吾黨夙鼓吹革政。而又常以人民程度未至爲懼。急進之士。以爲詬病。謂是侮吾民也。數年以來。政名屢易。政象滋變。論世者探本窮源。亦漸知人民程度之高下。與政治現象之良窳。其因果蓋相覆矣。然所謂人民程度者。其界說抑又當有辨。聞之一國所以能立於大地。而日進無疆者。非恃其國民之智識也。而恃其品性……吾嘗考歐洲諸國政治進化之軌迹……所以獲有今日。實諸國國民之品性能自造之。而其品性所以能粹厲完美者。又自有其原……歐洲自中世以降。剖爲封建者數百年。於是社會中有貴族之一階級……其人大率重名譽而輕生命。尙任俠而賤財利。抗骨鯁而惡諂佞。信然諾而恥欺詐。尊法紀而厭表曲。既別自爲一階級。互相觀摩。激勸薰染成風。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代代相襲。以隳家聲爲大羞。故其精神恆歷數百年不絕。故家喬木。恆爲重於國中。其與國休戚之念。亦較齊民爲切至。其修學獲常識又較易。其明習政事之機會又較多也。國有外難。則執干戈以爲捍城。暴君非理之壓制。則聯而抗之。使不得逞也。

……我國今日固未嘗無所謂上流社會者。其所謂上流社會。在國中國亦常占中堅之地位。然人格之卑污。下賤。則舉國亦無出此輩之右。蓋在中國今日之社會。非巧佞邪曲險詐狠戾。不足以自存。其稍稍自好之士。已入於劣敗之數。其能嶄然現頭角者。皆其最工於迎合惡社會而揚其波者也。故名則上流社會。而實則下流。莫此爲甚。以最下流之人。而當一國之中堅。國人共矜式焉。則天下事可知也。求所謂故家喬木。與國同休戚之一階級。渺然不可得。其自稱盡瘁國事者。皆賴國家以自營養者也。此其與歐洲情實相反者矣。(一)

由斯以談。吾國程度不足。轉在所謂上流社會。固亦切中時弊矣。然請得而辨之。立國如英。其政治之樞機。全握於老成故舊之手。而其人又疏財愛國。重信知恥。故國俗日隆。而邦基日固。誠哉然矣。然在法蘭西。其貴族貪污腐朽。則與英絕異其倫。即在王朝一切國政。已悉爲中流人士所左右。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卽此輩所造成。自是以來。政治社會諸事業。大抵皆其慘淡經營之成績。就中暴戾不中繩墨者。固亦有之。然其艱苦卓絕見義勇爲之概。卽在盎格魯撒遜民族。亦不能不起愛敬之心。法蘭西語稱此輩曰 *bourgeoisie*。其意義之深切。固不亞於英吉利語之 *gentleman* 也。(二) 是

(一) 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見前言報。

(二) 英文中論此。

則法有貴族與英蓋同而不能望英且亦無取效英今吾之情形適與法同而乃不取法人之長徒然望英而却步愚竊爲智者不取也以言品性今之占中堅地位者卑污下賤無所不爲亦誠不謬然彼之出於是者果生性使之然乎抑政制使之然乎如曰兼斯二者量之多寡又何如乎愚聞之「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也」則持此論最宜以論者己身爲發點論者之以卑污下賤責人必其自謂己得幸免於是者也是當知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吾見人不如我尤當即時自叩今我是否卽爲真我未或變焉以愚觀之真能不變者蓋絕無矣倘或變焉右之者豈不曰政治不良賢者亦惟激而自溷也乎然所謂激者挾刃尋仇佯狂披髮其途亦自多端又何必濫受國家之豢養降與卑污下賤者同其僚伍果其「終己不能引決以自沈汨羅而不得不謀升斗以棲餘命」(一)則激之一字尙未足以說明之也是無他政治姦之而已就之而已夫若而人者乃吾國中堅人物之中堅也而且不免爲一時政象所矚舉世悠悠更何足論是可知今之習爲巧佞邪

(一) 梁文「一年來之政象與國民程度之映射」篇語見庸言報、

曲險詐狠戾者大抵由政制導之使然殆無可疑雖其資地儘有未同而江漢朝宗百流齊匯源之長短所不問也說者曰凡子所言蓋欲以破程度不足之說今並其中堅之中堅者而抹撥之不愈見其不足乎愚曰果安見其然也凡人品性有其善面亦有其惡面此無間於賢不肖也掩其惡面而著其善面斯謂賢掩其善面而著其惡面斯謂不肖惟豪傑之士與小人之尤掩著有其硬性未易驟移然無論何國大抵中才之人多而兩極端之人少果爲中才則一掩一著有賴於政制之力者宏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從者堯之時有四凶紂之時有三仁此外隨大力者而趨莫知所以自主專制之制則然也夫堯舜之民猶是桀紂之民也謂前者程度及之而後者不及入耳卽審爲瞽論也則何獨於今而疑之若某某者果得爲豪傑之士乎愚何敢知若某某者果卽爲小人之尤乎愚何敢知惟立政制而有取於運用斯制者之程度宜以立於水平線者爲衡焉低者固所當排高者則得之望外如有某某夙昔奉爲豪傑之士而今不如其所期此自損其人格爲別一問題惟以受吾政制之裁成則決不在水平之下豈僅不在其下已也必且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性

而進爲一世楷模焉。如有某某。今日指爲小人之尤。而曾有一時。行爲較此爲善。或想像其人生於何種社會。行爲必較此爲善。則吾創一政制與某一時之情形。合或進而與想像中之某社會合。則其不在吾水平之下。或且進而與當世賢豪程功。而比德。又可斷言是知妄自菲薄之論之不足尙矣。

愚又嘗聞梁君之論對抗力矣。其言曰。

強有力者。恆喜濫用其力。自然之勢也。濫用焉。而其鋒有所嬰。而頓焉。則知斂。斂則其濫用之一部分。適削滅以去。而軌於正矣。百年以前。各國之政治。未有不出於專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歸於君主立憲焉。或歸於民主立憲焉。皆發動力與對抗力相持之結果也。……苟一國中而無強健實在之對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間。則雖有憲法而不爲用。

強健正當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厲。而後以號召其朋。朋聚衆則力彌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今代各立憲國之健全政黨。其所以成立發達者。恃此力也。夫既自知對抗力之可貴。則於他人之對抗力。亦必尊重之。故當其在野也。常對抗在朝者。而不爲屈。卽其在朝也。亦不肯濫施強權。以屈彼與我對抗之人。……如此然後政治得踐常軌。國有失政。不

必流血革命而可以得救濟之道。立憲國之所以長治久安。胥是道也。

政治上之對抗力。以何因緣而萎瘁。以何因緣而銷亡耶。曰。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者。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者。十之七八。夫真政治家。未有畏人之對抗者也。彼本有所挾持以對抗人。卽以待人之對抗我。而何畏之與有。惟自審遵常軌。不足以與人對抗者。始憚人之對抗我。由憚生嫉。乃不得不設法滅削人之對抗力。以圖自固。……此或按諸其國情。有所萬不得已。而利用人類之弱點。亦未嘗不收奇效。於以保強權而圖自存。爲道固得。而豈知各方面對抗力銷蝕既盡之後。全國政治力成爲絕對的。其結果必爲專制。而專制繼起之結果。必爲革命。究其極則何利焉。況乎人民於內政上失其對抗力。則國家於外交上又未有能保其對抗力者也。舉國皆柔儒巧媚之民。政治現象愈變而愈下。外力乘之。待亡而已。是故有愛國之君子。遠識之政治家。終不肯斷喪人民政治上之對抗力。以自貽毒也。

嗚呼。何其言之沉痛而雄傑也。當作者著此論時。國中一部分之對抗力尙存。履霜堅冰。因發爲危言。以策當局。文人報國。無過於斯。然其後對抗力漸次銷滅。至今絕其本根。論者反不能本所主張。再接再厲。時論惜之。茲姑不具論。惟作者之言曰。對抗力之銷失。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十之七八。夫吾輩之爲弱者明矣。則姑交勉己之。二三而歸獄人之。七八苟非爾之。七八則吾所信之。真理可



得而服從也。政治可得踐於常軌也。柔懦巧媚之習可得而絕也。流血革命之事可得而免也。外交上之對抗力可得而保也。一言蔽之與歐洲長治久安之立憲國比隆焉。可也。嗚呼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

顧說者曰。今之人好以舐排異己罪政府。亦不盡然。某處亦用新人矣。參政且收各派矣。交涉敗後。覺引用新學人物之要尤切。舉世不談之立法院。至由大總統三令五申。尅期舉辦。子其謂何。愚曰。此傳所謂吾且柔之矣。對抗力且以消失淨盡。與言保持對抗力以躋政治於常軌者。不正僂馳也耶。一年以來。頗聞有建議廢學校復科舉者。交涉既訖。又聞有頌功德請慶祝者。此其人皆夙稱才士能吏。縱非嶄新而亦不能謂舊。顧何以如是。果其自始卽持此見。冀貫徹之。吾又何責。而事乃大謬不然。偶見文道谿所遺雜識。謂有譚宗浚者。生平最惡洋務之人也。一日謁相國閻敬銘。閻稱洋務不可不習。譚乃走告某御史。請上摺設立洋務學堂。某怪之。則曰。非此不足以取悅閻丹初也。今之才士能吏。無一而不閻丹初。其主者故有如此之怪現象。有自京中來者。爲言邇日時髦政客。無不結識一二內史。以刺取總統意旨。或總統偶言某事之當

辦明日辦某事之條陳至。偶言某事之當廢。明日廢某事之條陳至。閱條陳而偶不善其某點也。明日匡救某點之條陳又至。凡此諸狀。愚本前知。今聞客言。特喜耳。與心叶。果於不妄已耳。若是者何也。一人好。同惡異之所至。人類之惡質弱性。遂一一爲其所獎勵。不期而襮露焉。有若山徑蹊間。介然成路也。等一人也。始以逢迎刺探爲可醜。繼乃習之。二人以上。甲習爲逢迎刺探之事。乙乃隨之。如此而用新人。亦驅而入於一爐已耳。其又何益。况舊者塞途。彼又烏得所謂新者而用之。冰蟲相與論議。水石求其齟齬。觀念懸殊。理解自謬。則新之爲度。又可推知。大凡亂國之人。宵小銳身以營其私。謹愿者祇求容頭。而無過。卽有德慧術智。亦均碌碌無所短長。故韓非曰。亡國之廷。無一人非無人也。統於同也。統於同。奈何。他日韓子又言之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二)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

(一) 指一般從政者言之。

(二) 謂事不詢之衆人。則將迷也。

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嗚呼。吾特不得權臣如季孫者耳。何其言之似爲今日發也。說者用人云云。參政云云。獨不思。韓子所謂。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之謂何。耶。獨不思。成立立法院之令。旣下。籌備選舉之事。旣行。而『一察社會之情狀。則緘口如不欲道』。之謂何。耶。肅政史程崇信。獨言國家之所與立。不在阿諛取容之徒。而在面折廷諍。數陳大計之士。其言雖正。識者謂宜在百里奚不諫之條矣。

總之。今日所患。在舉全國之聰明才力。或顯或暗。悉行廢置。從而爲之言曰。聰明才力不足。舉共和焉。吾誰欺。欺天乎。

以上所言。皆以中流人士爲限。至於大多數之人民。卽愚持論。亦向未以程度已足歸

之。然民意所之。終不可忽。此固不得以程度如何如何爲藉口也。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與卿士謀。法與庶人謀。意法者。所以行民之意者也。民意安在。在苦與樂。何者。民苦之。則宜革。何者。民樂之。則當興。善夫邊沁之言。功用主義也。曰。『所謂苦樂。卽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亞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言者或曰。民不解真苦樂。非在高位者無以董理之。故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真愛國者。不當以此而廢其行也。是誠有之。然在吾國言之。則宜慎其所發。往者且不論。廣東之賭。廣東人之所以爲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其爲爾復之。陝西及蘇贛粵三省之鴉片。四省人之所共以爲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令陸建章遣員游說。聽爾種植。〔一〕吾令蔡乃煌粘貼印花。任爾購食。易詞言之。爾小民。程度不足者。

（一）陝西官廳、明明派員四出演說、勸人種植、措詞謂憐小民窮苦云云、後遭外人詰問、為政史、彈劾政府乃發爲命令、謂據陝西官廳報告、愚民無知、自行種植、陝西官廳欺政府耶、政府

吾政。府。爲。爾。足。之。言。者。其。將。下。何。轉。語。乎。嘗。論。人。民。希。望。政。府。莫。隆。於。南。北。統。一。之。時。猶。勉。持。於。癸。丑。戰。役。之。後。一。年。以。前。而。望。失。數。月。以。來。而。望。絕。蘇。子。瞻。論。人。心。之。失。曰。『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sup>(一)</sup>而。肉。食。者。猶。一。味。曰。程。度。不。足。豈。叔。寶。全。無。心。肝。於。今。乃。爲。烈。乎。非。所。敢。知。矣。

此外蔽罪共和之最有力者。猶有一說。則共和已經試驗。確見其不適於吾是也。則試問試驗之道安在。在癸丑之役以前歟。則此中政象之紛糾。首由反抗共和之大力。從而鼓盪。謂純乎共和之試驗非也。在癸丑之役以後歟。則其政迹不含一絲共和之意。童子不足以欺。謂之共和之試驗尤非。嘗謂無論何種政制。未有行之絕無弊者。又豈獨不能絕無而已。而有甚多甚大之弊。亦未可料。是在精心以行。其制竭力以防。其害已耳。而行而防。而防而行。展轉相促。斯謂進步。<sup>(二)</sup>蒲徠士近游南美。於人所絕不滿。

歐中外耳目。如此欺罔。何以爲國。要乃儘以美國之名。行開禁之實。歐美外邦。事尤可嘆。丁義華宣言中國前途。竟無希望。直說。

(一) 見上神宗皇帝書。

(二) 見 Hobbes,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第一章。

意之共和制而著爲論曰：「得此是亦足矣。謂共和制行於此間而有弊，又誰見行於他文明國而遽無弊也。」（一）允哉仁人之言矣。今有人追論民國元年二年之政象，謂某種爲共和所種之毒，某種爲共和所生之疽，卽事論事，愚則豈敢否認，不僅不否認也。當時居民黨之中心，敢以危言聳論，撓暴亂分子之怒而不顧者，愚且未嘗弛其責。雖然以之懸爲厲禁，警惕國人，使不再蹈前轍而貽共和之羞，誠得其正矣。遽以歸讞共和，謂此制不合於吾而謀有以絕之，則無說則死，有說亦死，聞吾言者，專制過於齊桓楚襄，吾又如之何也。夫共和表徵最爲人所集矢者，宜莫若國會。平心論之，國會亦何嘗造大孽於天下，叫囂隳突者，國會之恆態也。英之巴力門，可謂高矣，愚曾觀之，而其爭不已。日本之帝國議會，亦經訓練二十餘年矣，今年開會，猶幾不免於揮拳。吾開第一次國會，相持之急，所傳者亦不過拍案擲墨盒而止，則一翻各國議會史，此類之事，豈得云無一在吾邦，則彷彿已犯天下之大不韙，爲五洲萬國之所無者，然何師心之爲害一至是也。歲費六千，卽議員應受死刑之證，內外攻詰，使無完膚，而今之參政

（一）見蒲氏所著 *South America*，憶指智利言之，忘其頁數。

所受實同。不聞其非轉嫌。其少情實相。瞽竟乃若斯。不可謂非古今之所希聞也。議員品性之不齊。此寧可諱。然當彼賄賂遍地。兵威四逼之時。而天壇憲法草案。猶能從容就稿。主張不變。總統選舉。困議員於一室。而饑渴之刃。露於牆。兵噪於外。而自朝至暮。票僅足焉。其事之是非。曲直不論。而國會有此節操。以上決不得謂其絕無存立之值。必曰無焉。愚何能禁其不言。惟揆之情理。期期不以爲平也。今假定共和之設施。澈底敗績。民間僅有之廉恥道義。掃地無餘。則曩固言之。亦由於有大力者利用國民之弱點。從中顛倒。不得以爲共和本身之罪也。若曰大力者如斯顛倒。卽共和附帶之性。無可解免。而因以爲共和罪。固亦言之成理。愚見康梁兩先生卽曾爲此說也。康之言曰：「若中國而行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一）梁之言曰：「此種虛僞之多數政治。祇足以供一二野心家一時之利用。而於國家私毫何補者。僅無補猶可忍也。一二野心家成功之結果。能使國中道德之元氣。生計之基本。消磨剝蝕以盡。而國復何以立於

天地』(一)雖然爲是言者。乃將爭總統者。野心家者。納於共和之內。而並罪之。不如今人於焉。劃一鴻溝。謳歌一而詛咒其二也。綜而言之。共和之失敗。一由於國民責望之過奢。一由於當局成心之無對。而責望過奢之中。又分兩派。一爲夙主張共和者。平日之理想。一旦見之事實。而不如其所期。則頓失望。失望則忿疾。忿疾則指責過當矣。吾家太炎。卽其一也。一爲夙不主張共和者。國民之行動。旣節節抗其心理而行。則一有蹉跌。射入於其眼簾者。獨先而爲象。獨顯夫人。過崇其所信息。息欲著其先見之明。指陳不信己者。事後之過失。以爲快者。本人類之惡性。雖賢者亦不免焉。不免則所歸罪。有過情矣。康梁其尤著也。當諸先生發爲言論。惟恐其不痛切。意在扶植共和使之進行耳。豈有他哉。惟讀者思之。共和二字。本爲吾國人所不習。行之而不能無弊。又爲事實之所當然。今罵倒共和之聲。出於此輩賢豪長者之口。其不爲人所利用。以顛覆新制者。幾何。至於當局者之成心。尤爲章顯。昔之主張排滿者。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適於吾國。當亡。適於吾國亦當亡。惡姑之下。

(一)多數政治之試驗、見庸言。



不能爲婦入美洲而夢俄羅斯。不論吾國無哈密敦曼狄生之流，其人也。卽有之，而謂能容其充分出其懷抱而試行之哉。

以上皆以共和爲一政體而討論之。贊議共和者，大抵以此種政體爲與吾國程度不相應。則愚有權以質論者曰：何者始得謂應也。此可卜其不易之答案曰：開明專制。夫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已詳論再三。茲可不贅。惟請以英儒穆勒一言以統之曰：「開明專制，疑難萬端，今俱假定化爲烏有矣。而一物終不可少，是何也。卽一人出類拔萃，心智絕倫，將全體被動國民之事物，一一理之使就緒也。」（一）果此人不能得，則開明專制不成問題。梁君夙昔主張開明專制最力者也。其結論是否與穆勒同符，愚未暇考。惟見其最新之見解曰：「吾又熟思求得良政治之法矣。蓋欲得之，惟有二途。其一則希望昊蒼，忽錫我以聰明睿智聖文神武之主權者。而其人又如佛典所說之觀世音，千眼千臂，舉一切政治，無鉅無細，皆自舉之。而一一悉應於吾社會之要求。……」（二）其意若謂觀世音理無可得，惟有返而求之社會自身而已。是開明專制

之根據已破。國中賢達。不當更持是論。夫共和不能行。開明專制。復無可望。則非一端走入無政府一端。走入黑暗專制。萬無解決。本題之方。或曰立憲。又須知以政體言。共和與立憲。正如二五之與一十。勢難區以別焉也。

今之爲言者。又有進於是。謂共和不行。存其名胡爲。是以政體爲主眼。而持論之範圍。入於國體。則請論國體。

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而尸其名。智者所不屑。今共和失其實久矣。進而並其名而去之。以理推之。謂各方之感情。將以此生大變動。恐亦未必。克林威爾之不稱王。與稱者何異。拿破侖第三卽不稱帝。亦未必見宥於第三共和。故吾人亦聽其自然可矣。雖然。爲國家計。則不可不一促言者使反省也。

今者政象之不可以久長。非絕無識。或其智已昏者。必能認明而無翳。夫政治變遷之。最合於理想者。亦設其新之必要。而存其舊之不必。改作者耳。若澈底推翻之。則非常之原。其不大傷國本。甚且亡國者。幾希此政家之所萬不可忽也。故共和雖失其實。而尙能保存中華民國之名義。則他日革新。其因或出於今之政局中人。或有異軍蒼頭。

特起。亦就原體而損益之已耳。卽需訴之激烈手段。其功可不大殺人流血而可幾也。不然。澈底推翻之事無可免。而禍不可勝言矣。或曰。惟慮如此。故宜早定君主。以絕奸人覬覦之心。愚特不解所謂定者。於何定之。以鄙陋觀之。不外力耳。則請誦盧梭之言曰。『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以此爲定。有何意義。或且曰。以現有之力。推之將來。可保百年而無患。然當知政變之事。非所前知。大禍之生。其機每祕。故善爲政者。決不恃智以防亂。而恃無致亂之原。拿破侖聲震全歐。克林威爾威高三島。其力可謂較吾爲大矣。而平均不足十年卽敗。身流屍戮。爲人僇笑。歐洲論者。偶謂拿破侖不勤遠略。失敗宜不如彼之速。不知武力緊張於內時。時有潰裂之憂。不向外以求洩焉。內訌將無法以自了。兩拿破侖之尋外釁。與夫克林威爾之伐西班牙。皆非得已。其間或不勝而蹶焉。或勝而隨蹶焉。梟桀之心。勞日拙。良足悲也。夫以國力膨脹。威稜四露之國。南面而專制其境內。尙不足以善其後。如此則祇務內競而無力對外。續續與他國爲城下之盟。行且求爲小朝廷。以苟且偷。

活四民。信望墜地。以盡者而謂君臨其國。可以百年不亂。豈非夢囈之尤。愚知駁者。或又以劉季朱元璋爲言。則吾苟有道焉。能冀幸兩漢兩宋之典章文化。從容長養吾子。若孫。則犧牲區區。饑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之中華民國四字。有何難忍。無奈稍一沉思。萬無是道也。凡政治中之根本原則。在某一國未之見者。亦坐其民未及知之已耳。苟或知之。而又經一兩度之事實。使空想成爲凝體。則惟有千回百折不達其的不止。雖有大力能遏之於一時。不能朦之於久遠也。朱明以前。吾人立國。祇解立君。故一君仆而一君興。乃事勢之所必至。今之民智雖稚。而豈三百年乃至千餘年前之所可比耶。而未已也。戰爭者。人口繁殖之結果。無術可以避之者也。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亦五百年而後人滿足以相斫耳。非有他也。興王旣起。宇內又安。至少可保數十年而不亂。其所以然。則兵威所至。已屠其民至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桀者雖欲抗之。而其力莫舉也。而今有其事耶。兩次革命。無一死傷過當之戰。滿人以外。吾民之死。於是者。前後蓋不及五萬人。餘均滿坑滿谷。而未有一動。而又羣盜如毛。饑民載道。虐政所至。民不聊生。誠所謂積薪之下。豈容忽改帝制。抱火厝之善夫。『子孫無噍類』(一)之言。

之出諸總統之口也。策時之士其幸毋更以人之國僥倖矣。

又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一論。慷慨萬言。卽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之無力。卽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櫫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

此外尙有一根據最牢之說曰。中國地大。不適於共和。此自前清立憲運動發生以來。卽已熟聞此論。而其說出於盧梭。謂二萬人口之小國。始能布設共和之政。此其爲反對共和之口實。本甚堅結。又不獨吾國人持之。拿破侖第三炙手可熱之時。參議院承其意旨。草爲勸進之表。其中卽祖述盧梭。以爲左證。(一)先賢之目。其不瞑矣。雖然。卽

(一) 見各報。

(二) 原文愚未之見。有英譯附在 Lieber, Self Government 之後。希世之公文也。

盧梭之言察之。當否又何如乎。請先引諸家之說觀之。康氏篤信盧梭者也。故其言曰。『歐土自希臘雅典創立共和。以其小國寡民。故能安之。羅馬繼之。已多爭亂。蓋大國有不適於共和者矣。其後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羅練士、郅那話、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漢堡、佛蘭拂、法論呂觀、伯雷問皆以共和立國而安。皆以小國之故。』(一)梁氏反之。其言曰。『昔盧梭著民約論。實爲近世共和政治所自出。然其心目中所謂最完全優美之共和國。則以民數二萬內外爲標準。蓋遠徵希臘羅馬。近徵瑞士。而因以斷共和政體之運用。與廣土衆民之國不相適。凡持論者。每根於所習。亦人之恆情哉。盧氏之歿。不二十稔。而美法兩大共和國。迭興於新舊大陸。論者既稍稍疑盧言之爲過矣。然美由聯邦而成。合衆國之基礎在諸州。州之基礎在諸市。諸州諸市。本爲具體而微之一國。合羣小以成一大。爲道至順。與盧氏所標原則。本相印也。法則紛擾互數十年。中間政體屢易。今雖大定。而國威不逮其舊。卽其民權之伸。亦遠下於美瑞。於是復有疑盧氏之論。雖破而未盡破者。夫禮尊大同。易占旣首。共和政體。本言政者之極軌。懸理

(一)救亡論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說。

想以測方來。舉天下萬國。宜無不以共和爲民權之究竟。而今後世界大勢所趨。非大國又不足以競存。使共和政體而不能適用。則盧氏之志。不其荒耶？」(一)夫康氏以爲共和不能行。唯一之理由在爭亂。則今之主張變更國體。亦爭亂之一端。人若引用其說。以爲何種行動之護符。康先生必不受。然引用者自引用。又焉可不細辨。爭亂者自有本因。不關乎人數之多少也。昔賢有言。家族可爲國家者。兩人以上。卽爲家族。而爭奪之起。吾人豈罕聞之。若謂國小則爭亂之事較小。亦姑且認之。然國大而他種利益之事。較大。亦不可不互衡其輕重也。亞里士多德。固亦謂國小易爲治者也。然且曰。民數不宜過少。過少將不國。蓋人羣不振。居業未繁。國家之目的。卽末由達。況今日社會。由簡入繁。遠非亞氏之時所能想像者乎。且盧梭疎於史識。所舉之例。不足爲訓。莫烈所著盧梭一書。明銳無倫。有曰：「盧梭蓋不知有史者也。彼偶讀故事。因乃熟之。自史家觀之。皆以爲不幸之尤者也。大抵彼所引例。以佐其說。實乃說例兩不相關。區區所徵。未或出於古希臘之各小國與古代羅馬共和國以外。」(二)於斯最有宜注意

(一)憲法之三大精神錄 (二)Morley, Rousseau 一三一二頁下所引見次頁、

者。盧梭之以國小爲宜。乃謂於一切國家之組織爲宜。所謂政治總體。(一)是也。政治總體固不限於世俗之所稱共和也。故莫烈曰。『羅馬帝國之一種政體。何以能成。盧氏未或致思。當時英吉利半聯邦之領地。至爲恢闊。而更有一大邦聯之國。成於盧氏未死兩年之前。彼均若未之能見。』梁氏拘墟於共和二字。於駁倒盧梭。爲義乃失之。狹蓋以政體言。當世大國固未或與共和相背。而元首世襲與否。固出於時勢之偶然。非卽立國之原素也。且盧梭之謳歌小國者。彼乃有其特別理想。爲之前提。姑舉兩點以例其餘。彼最惡國際之競爭者也。謂國大則開發易失其宜。而強隣逐欲而至。吾當以守而出於戰。人多則資生不易。而望隣國以爲之供。吾當以攻而出於戰。大凡立國。將於商務與戰爭之間。擇一以行者。其國必弱。而無與久存。是其所言。與今世立國之道。適相反也。吾苟不能閉關。以老死者。其說不可信也。又盧梭者。排斥代表制度者也。以爲人人惟服從己之意志。服從他人之意志者。非人之本性也。故求國民之總意。宜以人人直接投票爲歸。(二)若大國者。共集其民於一議堂。同出占焉。勢不可得。故其

(一) Corps Politique 民約論二卷十章。下引國際競爭條同。(二)民約論四卷二章。



理想之國。乃以國民與接爲構。互相認識爲宜。(一)此其組織。求之今世。惟瑞西之六小州行之。苟吾立國。不欲外於文明。通制而下。儕瑞士之小州。其說未可信也。故今人以盧梭之言爲共和。咎愚當勸其多讀盧書。以求其通矣。有曰。反盧梭之說。吾國宜舉聯邦。此固通人之言。愚於此。尤有固定之見。可以詳論。然僅決此題。持論尙不必過遠。故此點當以他篇詳之。不具於是也。

凡右所陳。意在駁斥兩說。一謂中國人民程度不足。不適於共和。一謂國土過於寥廓。不適於共和。而於前說尤委曲致意焉。其中所引。多康梁諸先生之說。明知今之謗議共和者。其用意固不與兩先生同。而溫李諸人。困於擗摻。時論旣引其言爲重。愚又安能不從源頭而致其辯焉。夫賢者立言。稍不經意。卽永爲世論口實。當兩先生大聲疾呼。以共和之弊。正告天下。豈不謂吾言而有力。共和之花。當長此不凋。而乃假風伯之力。以摧殘之者。仍無改於其說。此愚今日道之。天下宜有幾人。與兩先生同灑傷心之淚者矣。若兩先生以重理過時之說爲愚罪。所不敢辭。但念天下紛紛。妄騰口說。平昔

指目當塗。謂其不測。今幸已明白昭告。表示無他。一有參差。全責將由國民負荷。諒哉。亞細亞報之言曰。『國體問題。以全國之關係而定。夫所謂全國之關係。當求之於全國人民之意向。事理昭然。無可誣。亦無可諱。』(一)如斯大事。人何敢誣。亦何必諱。爾可憐之小百姓。忽爾荷天之寵。以商定國體之大責。置之雙肩。則愚以新聞記者。利用千載一時之言論。自由以芻蕘一得之愚。爲民意萬能之助。偷亦識時君子之不忍苛責者乎。

### 帝政駁義 四年九月

兩月以前。愚作共和平議。稍稍著論。以明世俗厚誣共和之非。時帝政之說。初見根萌。楊度孫毓筠之流。傳聞有密呈勸進。事爲東京朝日新聞揭載。傳笑外邦。楊孫恚焉。馳電辯正。曾幾何時。前之諱飾而不肯承者。今且明目張膽。立會布詞。號召黨徒。唱和表裏。此其故何與。愚聞黃君遠生之言曰。研究『國體上基礎問題』。吾國人『於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於迫在目前關係國脈之根本所在。舉聽其自然之遷就所屆。置

之思慮議論之外。」（一）斯言  
至今日而特許之。又讀籌安會  
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變  
度逾時而有不同。得毋前日不  
此諸問。誠不免起伏於吾人之  
矣。

何以言之。當千八百五十一年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憲法。而即  
萬票通過。抗之者僅六十四萬  
一事。下國民議。可決票則達於  
之論。十二月二日之事。曰「日  
於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權加

（一）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之事曰。『此種法令。令謂國民法可決特權力之移置。謂已有之自總統移非憲法之行爲也。求其類似則皇室法庶乎近之。蓋皇室無特權不言典範。帝力不彌滿不求帝號皆以前有者爲之符其揆一也。語以近世憲法則失之遠矣。』

(一)用此觀之。然則吾國若立帝制其目前之見象可想。今諸君樹爲名義從而鼓吹。一則曰切磋。再則曰商榷。殆無往而非卜氏所謂『已答之題』爲說萬千。大抵周旋此膠彼漆之中。以塗飾國民耳目。而吾人從其後而觀之。若者懷疑。若者致辯。是不亦太迂闊不近事情矣乎。

顧或者曰。此學問研究之事也。事勢儘可蒙然於一時。學術終且獨立於無既。且上自當塗。下至政客。皆曰學也。學也。則君子可欺。尼山與進。愚雖淺聞。初學亦安忍不貢其所見。冀以釋滯而解疑。惟賊民興矣。乃始言學。得毋與漢臣議講孝經。以服黃巾同類而共譏。嗚呼。亦非所計矣。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籌安二字。彼豈不以由我之道。國家可得長治而久安也。則

所謂安者果愚所見非謬。當以國中不見革命之禍爲衡。而國中不見革命之禍。苟非國中利害衝突。質劑停勻。斷乎無幸。此其理昭哉。無翳。雖至愚者不能瞑目而無見也。今若於倉黃之中。推翻共和。創設帝政。此其所爲影響於革命者。有二要義。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認革命爲憲法上之權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碩德之論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爲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共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爲。羅伯士比所用革命字。其義指此。良不誣也。當是時也。造法之權在法操之國民。而爲暴力所支。不能運用。其在事實。則誰能行。苛疊達者。誰卽擁有造法之權耳。誰能別行一苛疊達造法之權。又卽歸之。』(一)前舉二義。已可於此數語中約略盡之。則其事正與革命爲媒。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別有奧義。爲淺闇所不及知。乃自陷於矛盾而不覺矣。

請試卽二義而申明之。革命一語。在歐文字典中覓之。殆無不訓爲政治根本上之變遷。夫變遷亦何常之有。有帝政變爲共和者矣。亦有共和變爲帝政。苟其不免於驟變。

則其無所逃於革命之義無疑。讀者試從百科全書中查之。所列革命之例。其在法蘭西。每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第二共和。與千八百五十一年之魯意拿破侖自帝同舉。

(一) 此本淺義。不待指陳。(二) 或曰。變更國體。如「不擾亂秩序」。即謂之革命。胡傷顧此之所謂不擾。其義究居何等。夫防民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此誠古今中外革命之所由起也。而當其未至於潰也。其爲本無所壅。無潰可言。抑或壅已莫堪。去潰一間。其度之殊。相去懸絕。惟未潰之名。入乎僥倖苟偷者之耳。則幾乎無擇。今不擾云者。正此類耳。於義果胡取乎。或又曰。變更國體。非徒言之。大抵實力既充。然後以舉。則即名義不易。實際何殊。苟指易名爲革命。則攬實之爲此無疑。今斷斷執前者爲未可。寧非以五十步爭百步乎。曰。愚固未嘗左易名而右攬實也。大凡苛疊達之行爲。即無異於革命。羅伯士比。固不求爲帝者。其所用革命一語。意義甚明。卜碩德述之。亦以論魯意拿破侖之行政變。而非論其建帝號。由客之言。可以證明。革命之程。敘不自建。

(1) Nelson's Encyclopaedia

(二) 近見京滬各報。發表反對魯安會之意見。即多明此義。

帝。號。始。而。建。帝。  
本。質。固。無。所。差。  
於。政。治。則。深。淺。  
者。得。其。代。表。寧。  
制。之。國。固。亦。不。  
者。以。入。於。軌。亦。  
而。政。潮。尚。保。留。  
若。並。民。主。之。號。  
請。及。次。義。自。來。  
席。兌。曰。『。謂。暴。  
思。想。推。之。若。現。  
而。覆。之。者。固。猶。

在、法、律、上、爲、有、論、據、者。魯意拿破侖宣布第二帝政之憲法。其敘文有曰：「中央集權之國。其一國之元首。無論善惡何如。而要爲衆情注集而無間者也。以故若於法典之上。宣言不負責任。卽爲愚弄民情。卽欲建一虛構之法理。曾以三次革命之暴力。抉破焉者也。」（一）此在拿破侖。不過以明白重責任之意。不謂國民所以糾問元首責任之道。卽於此中。以法律之意。規之德之學者。波因哈克講其義曰。法蘭西憲法此段之旨。『乃以憲法之力。公認革命爲課問元首責任之一手段。且以違反法律之事。視與組織國家之事。等量而齊科。』（二）此其理由。波氏並暢發之。謂專制之政。至於此級。爲元首者。誠不能不對於國民而負其責任。但責任者。自若人之口出之。直一羌無意義。在國法上。不能貫徹之。門面語而已。蓋國民既以一國最高之權。永託諸一人之手。

(1) Dans ce pays de centralisation, l'opinion publique a sans cesse tout rapporté au chef du Gouvernement le bien comme le mal. Aussi, écrire en tête d'une charte que ce chef est irresponsable c'est mentir au sentiment public, c'est vouloir établir une fiction qui s'est trois fois évanouie au bruit des révolutions.

(2) Damit wird die Revolution als Mittel, das Staatsoberhaupt zur Verantwortung zu ziehen, verfassungsmäßig anerkannt, der Rechtsbruch für eine organische Einrichtung des Staatsrechtes erklärt.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P. 73.



則當最高權。仍然在其身中之際。不得從而課其責任。昭然甚明。苟欲課焉。非於法外計謀。以暴力奪其權而歸焉。無他途也。夫無課不成。責任彼既以責任規之。憲法(一)是即所以詔國民曰。爾得有憲法上之權利。日日提革命之軍。以踵吾後也。且「民主專制類由暴力而來。故己之對於暴力。即失其所以主張權利之道。」(二)夫至不能主張權利。是已喪失法律效能。苟一方喪失法律效能。他方所爲。即無所謂違反國憲。此其大旨也。昔者嘗以德法兩國之學者論政。各懷極端之見。引爲政學之悲觀。今於以暴易暴一說。不謂以號稱膜拜君政之波因。哈克與頂禮共和之盧梭。語如一轍。波之言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惟以暴力傾之。斯爲適法。曩舉之矣。而盧梭民約論開宗明義曰。「人民見迫。不得不服之。宜也。一旦有力。足脫羈絆。脫之愈見爲宜。蓋人之自由失矣。今以其所以失之道。得之。非彼。此時有權回復其自由。即人當初無權可

(一) 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之憲法第一條。即曰「Un chef responsable nommé pour dix ans」

(二) Wie die demokratische Tyrannis durch Gewalt begründet ist, so kann sie auch gegenüber der Gewalt kein Recht behaupten 卅

剝其自由於彼。」(二)二賢之言。細論之。自多差異。惟本篇不能具述。茲之不憚稱引。亦惟於行「民主帝政」者。證其不得不認革命爲有憲法上之權利矣。

用此觀之。帝政與革命之關係。亦可知矣。若曰。政府自有能力。可使革命之禍不生。愚決不以其說爲無根。且灼然見其力之足以支持若干時而不失墜。然祇以證革命之禍之不猝發。而不足證其禍之消弭於無形。既曰籌安當以消弭無形者爲衡。不當以幸不猝發者爲的。況乎政治之事。無能前知其果不猝發與否。今仍未易言也。席兌又有名言曰。『社會之安寧。其基與謂存乎政治。寧謂存乎道德。是必國中優秀之一部分。恆溫和而公正。富於同情。明於公益。小羣無非分妄誕之思。階級無貪利傾巧之病。多數黨之勝利。不挾強橫之力。以俱行。而後此種安甯。庶幾可保。不然。未或能免於革命也。須知地球之上。無論何處。而欲以一部多數之人。強一部少數之人同居其地者。

(1) Tant qu'un peuple est contraint d'opérer et qu'il obéit il fait bien; sitôt qu'il peut secouer le joug, et qu'il le secoue,

il fait encore mieux: car, recouvrant sa liberté par le même droit qui la lui a ravie, ou il est fondé à la reprendre, ou on ne l'étoit point à la lui ôter

屈服於其下。而謂有道德上之權利使之爲之。乃一不可想像之事也。』(一) 席氏之言。乃論普通治道。其爲說且如此。若執民主帝政。叩其意見。又不知言之進於是者幾何。夫立國而至道德之基礎。全然破壞。則如盧梭之言。人亦爲其最強者而已。語云。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行見人人自以爲勝。廣家家各以爲華。拿心理所存。必有事實。而天下無寧日矣。是之謂籌安。不亦非常可怪者乎。

籌安之名。旣不能立。則其發起詞所言。絕無駁辯之價值。可以想見。愚雖不肖。亦誠不欲以無謂之言論。與人爭一日之短長。然以國人辯理之力。異常薄弱。感情一動。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愚懼其欺惑愚衆。沉國家於九淵。而無以自救也。輒爲辯之於次。

詞中所陳本國事實。爲有目者所共覩。其爲姦言曲說。無待指陳。若夫外國史例。人或暇考。求其真實事理。而聽其淆亂。請得述其言曰。

近者南美洲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祕魯、智利、猶魯衛、委內瑞拉等。莫

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底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述蒲徠士之言以相證。蒲氏英之夙學。而近遊中南美以歸。著爲『南美』(一)一書。與其所著『北美』(二)同稱衆說之邪者也。蒲之說曰。

自中南美諸邦離西班牙而獨立。樹立共和。歐人之愛自由者稱之。美人尤甚。蓋美人篤信共和。至今猶多謂君主國與自由不相容。而以諸邦爲其肖子。故愛之也。顧西班牙於千八百二十六年。已盡撤駐兵。離去美境。而一世復一世。共和之花。仍萎頓而不開。所見惟革命相續。狄克鐵特相承已耳。於是歐人漸厭惡之。發論抨彈。惟恐無及。美人則始終護之。凡以共和稱者。類爲所袒。不知二者俱泥於其名而未詳。

(1) Bryce, South America

(2) American Commonwealth 即所謂平民政治。

窺其實譽者失矣。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就易而避難。故偏蔽殊甚。以例言之。巴拉圭共和國也。共和憲法且巋然存。而佛蘭西亞與羅佩慈實以兵力統治之。委內瑞拉昔在蒲蘭柯及加斯安專制之下亦然。吾儕聞人共和其國。輒以爲治者公平之政。力實由被治者同意而來。而欣然施其同情。今於巴拉圭及委內瑞拉亦有權享吾儕之同情否乎。如其有也。則羅佩慈及加斯安之不道誠足執以駁詰共和論者如其否也。則歷史上偶然之現象誠無與於共和而不能以爲贊否之標的也。以如是而贊否之。乃不離名稱問題而去。事實千里也。

請言事實。歐人喜以抹撥之論取中南美共和國而一律短之。此誠不平者也。而在今日。覺其爲不平尤甚。歐洲之君主國。由最善達於最惡。等差歷歷。至有別焉。中南美之共和國亦然。其中儘有若干國。不媿於歐人所謂真共和。憲政機能誠實無妄。亦有專制之邦。純恃武力以相支柱。立乎兩種之間。尙有多數之國。其政治行動若規則。若不規則。若完全。若不完全。議會代表輿論。亦非全無勢力。人身財產諸權利之保護。亦非盡不相當。法律之應用施行。縱難確實。而亦不視行政官專斷之意。與

爲轉移。此其大較也……

所謂眞共和國。吾蓋於智利與阿根廷遇之。智利者在拉丁美利堅諸國之中。於歐美人所稱自由憲政之國。最能契合者也。蓋選舉取制限主義。而政權則由一部分小地主與法律家主之。其機關之運用。與政黨之活動精神方法。無一不與十八世紀之英吉利相同。所不同者。一爲君主。一爲共和耳。內閣更迭。不時有之。而於政治之運行無礙。立國之普通政策。從無變更。革命之事。久已絕迹。其爲今人記憶力之所能及者。惟內亂一次而已。其時總統巴麻西達。以其所懷政略。憲法所賦之權力。不足以行之也。則與議會堅持。以致訴之武力。兩派之人。陳兵相見。以各主張其權利。猶之英吉利查爾士第一與巴力門之戰焉。巴麻西達戰敗。卒至自殺。巴麻西達者。富於理想之人也。與尋常野心專制之家。截然不同。徒以所爲於法未安。遂至敗死。自是以來。智利之政治。蓋全入於憲政之恒軌矣。在千九百十年。黨派歧而爲六。保守黨一。而自由黨五。自由黨時分時合。條理井然。能力辯智。都臻高度。人民一般之公共精神。亦俱健全而活潑也。

阿根廷之史蹟。所歷艱險。誠較智利爲多。六十年前。曾隕於狄克鐵特之下。與巴拉圭之隕於羅佩慈正同。自是以來。內亂時有……然自千八百九十三年以還。國中不見兵爭之事。其政潮。偶或不穩。亦不過如歐洲諸邦。恆爲無政府黨之思想方式所動盪而已。軍略主義。夙昔之所膜拜也。而今已不見。行政之事。由政治家掌之。法律精神。極其嚴整。簡而言之。今日之阿根廷。純爲一立憲共和國。與智利適同。如有缺點。抑亦共和之缺點。而非屬於共和其皮。專制其質之類也。

由此兩例觀之。可見在南美空氣之中。西班牙血液之內。蓋無物焉。阻止共和政制。使不運行。如其運行。未底於完也。則斯世。運行政制之不完者。何在。蔑有用此以證。苟非於立憲精神。極不相宜。此種精神。行見浸淫漸漬。以入乎法律系統之內。夙昔暴力相傾之習。掃地盡焉。且觀夫阿根廷之所由安泰。尤見他拉丁美利堅諸國。亦可漸次前邁。以進乎守法律尊秩序之美風矣……

要之南美之共和國。凡十一。綜其全而論之。其政况遠良於六十年以前。斷無疑義。凡諸國者。大都軍政之原素。益益減。憲政之原素。益益增。法家作政。誠不敢必其守。

法而較之。軍人則優越。多多號曰法家。其手段將無取於橫暴。與其得一毀法者。毋寧得一弄法者。爲愈也。革命內亂之事。雖亦有焉。而殘酷遠不古若。刑僂政敵。亦所罕聞。政治暗殺盛於歐洲。而在此則不恆見。(一)……

前世紀之中葉。歐人之崇信自由者。見夫中南美諸邦獨立有年。自由殊盛。而道德不進。幸福不增。國內之繁榮。亦無可論。則大失望。以爲自由之功用不臻。而厭薄諸邦之說以起。噫。此曹何感情之盛。一至此也。彼之自失。豈非過信自由之力之所致乎。在昔政治之不良。彼以爲全屬君主貴族之過。而不悟政治之失。由經驗所詔。不盡屬於政體。而人性實爲本。因試觀歐洲政局。自千八百五十九年以來。有多數之國。政權漸由少數人之手。入於多數人掌握之中。而道德平和之黃金時代。曾不隨而湧現。且愁歎不平之聲。轉或時聞。有曰法律不能持階級之平。有曰議會之信用墜地。有曰行政機關。非由國民直接監督。不爲功。其在北美。此種監督。且謂當推及於司法所宜改善之事。亦多端矣。而迄未聞稍有智識之人。謂宜反而訴之。古代武

(一) 以最近五十年計之。歐洲之暗殺。似多於中南美。原註



斷。壓。制。之。習。其。所。覺。者。亦。政。術。日。進。於。艱。難。非。昔。人。之。所。及。見。今。後。唯。有。受。教。於。經。驗。以。從。事。耳。果。予。此。說。而。不。謬。也。則。於。評。隲。南。美。之。政。情。不。尤。宜。廣。設。恕。詞。矣。乎。南。美。自。來。遭。際。之。困。難。比。之。歐。洲。爲。多。而。其。成。績。可。觀。亦。旣。若。此。輒。鰓。鰓。爲。其。方。來。抱。悲。觀。焉。誠。無。謂。也。(一)

由蒲氏之言以談南美政治。可以窺見一斑矣。夫蒲氏特著書言南美者之一人耳。以其人爲吾國社會所知。而意見平實。富於經歷。不務爲非常可喜之論。國人讀彼所著平民政治。已深信之。故特擇一小段譯焉。而繁重已如此。則其他關於中南美之真實政象。可益吾人神智者。且不知凡幾。條而出之。無在不足使籌安會之所主張。失其根據。嗚乎。國人不學。以道聽塗說。自安而淫邪無恥之政治家。遂敢於利用其弱點。妄設似是而非。常識莫究之外國政例。以欺惑邦人。諸友。寧非國家之奇厄也耶。茲不具論。惟綜合蒲氏之言。以衡吾國。求其要點。得三事焉。(一)中南美之共和。決非盡惡。第其品級。有上下中。上中無論矣。吾今所號共和。望其下。駟且猶不及。而乃罵倒全體。指爲

殷鑒借作推倒共和之資。斯誠妄人之談。二共和有名有實。以共和之名行無道。君主之實者。不得蔽罪共和。三共和之蔽。祇宜於本身救之。反之古代武斷壓制之習。爲有識者想像之所不及。最後一點。請更詳之。桑麥丁智利之華聖頓也。當革命急時。殊疑民政之不可遽採。而終主張共和政府。以制限選舉爲之基。波利華委內瑞拉之愛國者。以有澄清南美之大志。華聖頓之名。且遍於諸國者也。其致疑於共和之不可驟期。亦惟思以聯邦組織救濟之而已。之總統任期。延之終身而已。一。至夢想帝國。梟傑如佛蘭西亞與蒲蘭柯之徒。亦未或萌動於胸。非必不欲。而在勢有所不可。蓋中南美諸國政象之所以不寧。而革命時起者。以狄克鐵特制之爲崇耳。狄克鐵特雖曰專橫。而尙居民選之名。任期有定。憲法之精神雖失。而形式猶存。人民欲得而甘心。已至於此。假若進而稱帝。其不同於抱薪救火。以酒解醒者。幾何以故。百年之間。中南美政。雄疊出。而帝政。迄無聞焉。非不爲也。知其爲之。而亂且日益於己。亦大不利也。此種自愛愛國之道。梟雄當局。猶且深知。豈吾萬里旁觀。得以諉曰無覩。甚矣籌安會之所

推證爲別有肺腸矣。

愚執筆至此。忽得美人古德諾最近之作。曰論君主與共和。載諸八月十九日亞細亞日報。亦有曰。

南美各國中。亦有數國用共和制而頗有進步者。其尤著者。則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國是已。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至巴西則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來。雖略有騷動。而共和之命運。實屬平安。然此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而巴西則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國時代。業能鼓勵人民。使之與聞國政。故三國之得此結果者。非偶然也。

古氏之稱道南美諸共和國。智利阿根廷而外。尙數巴西。且較愚所述蒲氏之言。又進一步。則儻若由他學者言之。又或推而及之。委內瑞拉諸邦。惜吾文幅窄。不能遍舉。且此等國者。乃古氏所謂「尤著」。蒲氏所謂「不媿於歐人所謂真共和」者也。則其他略下於是。而得以能是亦足善。是亦足稱之者。又必不乏其例。是世俗謂當取南美

爲戒。由蒞氏古氏之言以推。反謂當取爲法。有何不可。古之言曰：『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是兩國之得有今日共和之效也。倘易共和而爲君政。其騷擾紛紜。雖至今日猶未已焉。未可知也。姑讓百步。謂行君政。其效等於行共和。兩國太平之福。雖立君主。亦得享之。則二者宜乎無擇。夫利不十不變法。今共和無恙。政例相詔。明明由之可致太平。而不急起直追。學其步伐。轉欲摧滅本制。別立君主。是何用心。且如是爲之。亦逕爲之可矣。而必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智利。阿根廷而爲之也。豈非奇冤。』古之言曰：『巴西……建立共和制以來……共和之運命實屬平安。』至其何以平安。以愚所知。蓋純爲聯邦憲法之賜。國之雄於黨爭。而設爲聯邦之制。以調和之。行之而有效者。厥惟巴西。是吾人果畏黨爭而啓戰禍矣乎。亦倣法巴西立聯邦以平之。斯爲可耳。不此之圖。而輒欲創立君主。且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巴西而爲之也。豈非滑稽。』古之言曰：『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此用以警策共和。謂爾亦宜追蹤三國。實行立憲。誠爲明訓。若以證吾國之宜於君主焉。則其意必曰：爾於立憲政體。不能極力進行。

故當毀共和而立君主。無論所圖君政亦以立憲爲期已首限。其說於不可通也。姑如其意以求之。是乃吾望三國而不可齊求爲南美而不得而又何言焉。嘻。今之翹南美洲之例以震驚國人使之畏避而惟君主是卽者亦坐未暇深考耳。夫以未暇深考之事輒引爲感情煽動之資。此等政談實同蠹賊。古氏號爲學者不肯悉喪其身分供人犧牲。故所引政例偶亦徵實。惜其於支吾鑿柄之處無可詆譎。然終肯稍語真象使人有析疑昭滯之餘地焉。國人自亦受賜不少也。

或曰吾子所言誠信於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委內瑞拉等國。如籌安會所稱者矣。然於墨西哥今日之擾亂又何說以處之。曰愚固非謂中南美諸國之無黨爭與戰禍也。此豈僅中南美有之立國於他洲者亦時不免。今茲之所當研究者則此種黨爭戰禍是否卽爲共和之咎已耳。如其是也其在邏輯僅一墨西哥行共和而敗他國行之而善者不知凡幾。尙難據以蔽罪共和。然強欲蔽之終非無說。如其非也則共和自共和黨爭戰禍自黨爭戰禍。墨西哥之紛擾卽百倍於今日。猶於共和本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矣。蓋共和有名有實。謂共和爲有害必其害見於行共和之實者也。若以

共和之名而行非共和之實。而遽曰害云害云。則誠李代桃僵之尤。不值論列。善夫前舉蒲徠士之言曰。『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避易而就難。故偏蔽殊甚。』今人之論墨事。無往而不『偏蔽』。請得略而論之。

墨西哥今日之慘劇。推原其朔。有一大罪人焉。其人爲誰。卽底亞士。蓋彼柄政二十八年之久。徒致力於一己權勢之擴張。而無意於政治根本之解決。利用外資。開發實業。誠不得謂其非計。而底氏號稱有造於墨。亦惟此焉。然財產集中。而貧民生計益苦。夫國基之所由穩固者。在夫增造中流社會之有恆產者。使與地方同其休戚。用能講自治。重秩序耳。而墨國以驟立大資本之故。財政實業之權。悉操諸底氏左右。佞幸之手。號曰相諱非柯。(一)招權納賄。無所不爲。全國之大公司。八九爲彼輩之股本。而人民卽欲立小式工商之業。亦非財賄運動不行。以故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而中人之資。所恃以爲社會中堅者。不可得見。教育者國命之所託也。而底氏全然不講。計由底氏之手。輸入外資。在英金三萬萬鎊以上。而於教育事業。所費至微。故民智之不進。三十年

(1) The "Oligarchs" 意義不甚明。大約指其人數。宜註作「百人團體」也。

幾如一日。當底氏任職之時。墨人之能誦讀者。已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及其去位。猶不及百分之十五焉。夫以貧民與愚民兩種政策。相輔而行。而欲其國之能安。此何異揚湯而求止沸。且也。墨人雖乏通智。而一部優秀人士。感於近世政潮之不可遏。其於憲政運動。決非不宜。底氏怙勢不讓。非惟不能利導。而且專以束縛馳驟爲事。彼之一敗而不可收拾。此尤巨因。姑不多述。述其因之最近而易見者。

夫底氏之失政。不待言矣。而其故作狡獪。食言而肥。嘗試人民之心理。冀取好感。以儉其國。不得則縱其鷹犬。到處摧殘。假藉法律。侮辱異己。則尤革命之所由驟發也。蓋底氏第七次之任期。當終於千九百十年。彼之不肯遽舍其位。固不難以種種行爲而證之也。乃前二年。彼忽告一美國雜誌記者。自明無戀棧之意。其言曰：『無論吾之友人與吾左右。爲吾計謀奔走奚若。而本任一終。吾即遠引。決不更廁斯職。八十之年。於時已至。自信亦不堪爲世用矣。就職以來。予蓋息息望有一日。墨西哥共和國民。能在大選之期。慎簡替人。移易政府。不有革命流血之慘。且無傷國家信用。或阻害進步之機。此一日者。今已至矣。在墨西哥共和國以內。吾甚願發生一反對黨。如其能生。吾歡迎。

之。不以爲禍。而以爲福也。且若其黨能展發才力。爲治而不爲暴。吾猶將維持之。忠告之。凡吾前此所以樹立民政之全功。夙勸。願一切忘之。』(一)此一宣言。墨西哥全國報紙。無不轉載。底氏之人望。於焉頓高。時國人厭底氏之政久矣。方求所以解脫之道。而不得。忽底氏自明其淡泊之志。亦遂不暇辨其以方欺人。而羣然信之。政治結社。遂乃如雲而起。凡候補總統宜爲何人。與夫民政宜何由而改善。論題森列。討議不休。旬日之間。朝氣溢乎全國。論潮所至。迄無以底氏始終連任爲宜者。夫底氏治墨久。揣摩墨人品性。最稔而最善用其弱點者也。初意彼一宣言。人之反其假託之意而附之者。必衆。以爲吾總統純白無類。吾民誠重違其情。而爲全墨思之。非此人誰稱厥職。計惟犧牲一人之名譽。以救全國之實禍。更不料墨人。雖馴於底氏權謀之下。而當國脈存亡之際。究亦不肯喪其獨立之主張。卒之不僅不如底氏之所竊期。而且以底氏之僞宣言自蔽。向他端僻馳不已。昔者韓非明說之難也。謂『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明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然若其事爲世主利害所關。又豈獨疏



之而已。迫而爲苛疊達。將亦其所不惜。今墨西哥之愛國者。既陰窺底氏之實。而故崇其顯。以與之抗。此誠底氏之所不能忍。不得不撥去假面。而施其辣腕者矣。當此政情活潑之秋。底氏之爪牙。發爲通告。以警諸政客。大旨謂總統之宣言。以政情卜之。決難視爲有效。此之通告。準以慣例。無不知爲代宣底氏之令。而反對黨之首領。誠恐以此激成禍變。態度因爲一移。斯時之所議決者。則總統一席。無更與底氏爭衡之望。以彼不肯遽舍。則雖選民人人不欲。而終無所逃於威力金錢之外也。於是彼等之指針。轉而爭副總統。以謂副者誠爲吾黨之與。則底氏高年。一旦不測。繼其位者。或能與吾黨同其政見。以謀國利也。此意既布。底氏不置可否。其爪牙亦無宣示。政客以爲底氏已許之也。則運動又興。有曰中央民政俱樂部（一）者。應時而起。標舉政綱。演員四出。時紐福黎陽省之省長萊詩。頗負衆望。乃以副總統候補者歸之。斯人一出。迎者如水。墨人本好感情。而湮鬱既久。尤莫自制矣。底氏至此。又復大恨。在職副總統柯奈爾者。底氏之所馴養也。以他人代之。豈其所甘。於是強壓之策。再接再厲。凡軍官議員之同情

於萊詩者。遣戍褫職有差。全國政黨所有集會。悉以兵力潰之。而首領拘捕投獄者不絕。餘衆殺傷尤多。如阿薩加、柯利麻、卜蒲拉諸省。皆其擾亂最著者也。新聞之左袒萊詩者。悉停版。記者囚焉。萊詩故爲底氏所親。而任爲紐省省長。逾二十年者也。至此遂宣言否認候補之事。底氏託詞調查軍事。遣往歐洲。兩年不召。

墨人之反對底氏。公開之運動。既終。祕密之結集。以始。萊詩遠去。馬德羅代之。而興。馬氏富人之子。其躍爲領袖。不過以千九百八年著爲小冊。攻詰底氏。而以投票自由。聒於國人故。其書雖爲政府所禁。而流行仍廣。入人綦深。遂乃大呼成羣。全墨鼎沸。兩黨相持。底軍敗報時至。當事急時。底氏始與馬氏言和。馬氏百皆可從。惟必以底氏去職。離墨爲第一條件。底氏不允。而復戰。戰而復敗。不可收拾。至是。底氏不得不抱其衰殘。敗衄之躬。謝國民之盛怒。長與其母邦作別。而所謂母邦。亦自此無寧日矣。此人飄泊歐西。於今五載。前之稱其功能者。此五年中。無不轉而以冷嘲熱罵相餉。前七月中旬。路透社忽傳底氏死耗。而居址不詳。或曰巴黎。或曰紐約。或曰馬德里。久之始知其死於法京。確也。此可知其人之見忘於世久矣。嗚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

用此觀之。可見墨西哥大亂之所由成。純由底氏。論底氏者。無不罪其專橫。愚則謂一味專橫。國民雖懟。猶可少安。而底氏又復以陰柔偽善之假面。濟之故國。民之腐心切齒。其度之高。與成正比。一經擾亂。尤收攝無從此。其爲罪實居絕頂。是固非謂馬德羅以次之。諸野心家爲害於墨西哥者之無罪也。特罪之源泉。決不在此。嘗謂惡者惡也。惡而貌爲善焉。而卒行其大惡。則其惡尤不可救。底氏之謂也。當彼盛時。有人宴之於察卜帖畢。其頌詞曰。『公實與國人以自由。』底氏遜謝謂。『吾非予國人以自由也。吾惟盡其力之所能至。不僭竊人之自由。不毀滅人權已矣。』(三)夫底氏與墨人自由之關係。自非無目。豈見其如所云然。請更舉一說以證之。美人嘉孫曰。『三十年前。墨西哥言論自由。甚爲完全。底氏執政。首捕新聞記者。卑南之獄。慘酷無人理。以待最下囚徒者也。底氏幽置記者於此。日惟麵包一片。白水一盂。使僅得不死。於是者七日。出而詢之曰。爾以吾政府爲何如乎。必其答曰。茲爲有史以來最良之政府。乃得釋去。

(一) 以上所記。俱錄自 MacHugh, Modern Mexico 第七章。

(二) 事見 John de Kay, Dictators of Mexico 七頁。

自是新聞俱爲政府所資。記者俱爲政府所參。而論調一致。頌底氏政府爲最良矣。」

(二) 底氏之不僭竊人之自由。而人羣頌其與國人以自由類如此。此則稍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欲其不疾首痛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求踏此惡魔。豈可得乎。以總統選舉言之。彼既貪戀大位。卽竟爲之可矣。而必宣言不欲三揖三讓。以待國人盡沒其廉恥。而逢迎之。聞之。顏之推曰：『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亂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後代。可爲骨寒毛豎也。』嗚乎。豈待後世人演之。進當其時。卽有使之骨寒毛豎者矣。底氏之愚弄國民。一至於此。求其無敗。豈可得乎。

顧今之爲言者。每稱美底氏。謂吾國允宜倣法。此誠未悉墨西哥政情之過。故愚不憚爲之覩縷於此。其最不切情事之論曰：馬德羅既起。『底亞士以共和國體之故。不得不引身而退。』(二) 夫底氏豈有共和國體在其心目中者哉。又豈願棄大位如敝屣。

(一) W. E. Carson, Mexico, The Wonderful Land of the South, 頁四十五頁。

(二) 七月二十四日北京亞細亞報之頁。

者。哉。其。引。身。而。退。乃。智。盡。而。能。索。非。爲。顧。惜。共。和。國。體。之。故。此。庸。童。小。夫。可。以。知。之。而。顧。喋。喋。如。是。此。殆。別。有。用。意。非。可。以。常。理。論。也。嘗。見。歐。美。作。者。之。論。墨。事。無。不。以。底。氏。之。敗。乃。其。自。取。而。非。馬。德。羅。之。所。能。爲。功。約。翰。德。凱。之。言。頗。通。治。道。之。大。凡。愚。尤。以。爲。平。允。其。說。曰。

凡人論事。事後皆智。以墨亂言之。其先非無補救之術。特當局者不自知耳。惟美亦然。南北戰爭。距今五十年矣。而若從今推究。所以免除內亂之法。未始無之。惟人性未完。先智不足。史例所詔。往往一國之內。何弊當更。何事當廢。而其人民有權更之。廢之者。乃因循復因循。及至無可挽回。訴之武力。卽欲爲之。亦已晚矣。墨美固皆同例也。巴士的獄未陷之前數月。路易十六之所讓於民者。廣大無倫。苟若五年之前。僅出其一部與民更始。革命之禍。吾知免矣。迨戰禍旣開。無論所願讓者。至於何許。要皆無濟。以法證墨。又豈不然。(一)

此其責備底氏。婉而多諷。然卽此可見底氏之退。乃其自謀不臧。革命之急潮。乃循歷

史之公例而致然。於共和政體無與也。由愚曩言。當時墨人之欲得於底氏者。一副總統選舉之自由耳。苟爲底氏者。順民意以爲之所。馬德羅之禍。或不卽發。迨旣發焉。底氏之所讓步。大於副總統之選舉何止百倍。而仍無益。此誠無間於君主民主者也在。論者之意。以爲底氏果爲皇帝。則可不退。試問路易十六。豈非皇帝。何以更進一步。且登斷頭之臺。東京朝日新聞。聞古氏之論也。著爲論曰。『博士引墨西哥之現狀。以證共和政體之不可。雖然。以好爭政權如墨西哥其國。假令非共和政體而爲君主專制。果得免於今日之禍亂耶。』(一)是乃常識。誰則不知。且以愚觀之。禍亂不僅不免。必且不待延至千九百十年而始發。是故底氏之終敗。其咎固在僞共和而終支二十八。年而始敗其功。亦在僞共和。倘彼全然墮壞立國之精神。抹殺國民之心理。毀憲法。滅國會。竟自帝焉。則墨西哥殺人流血之慘。且速發若干年。加劇數百倍。可斷言矣。而論者乃轉引其事。以遮護帝政。抑何其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也耶。

凡右所言。皆以明共和無害於墨西哥。而底亞士之敗。絕非行共和制之所致。請更引

古氏之言以反證之。古之言曰。

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國。業已數見不鮮。蓋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者。必有如是之結果也。底亞士爲軍界之領袖。獨握政權。當其爲大總統時。政治問題。似已解決。然底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乃年將衰邁。權力漸殺。革命之旗幟既張。底亞士遂盡失其政柄。

果其言而確也。愚滋有所不解矣。夫行『共和制』云者。合古今萬國之學者於一堂而釋之。當不外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今日『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是猶曰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也。愚知中南美諸邦。大抵姊妹兄弟之國。古氏既認阿根廷智利巴西諸國用共和制而有進步矣。胡獨不宜於墨西哥。此誠當明著其例者。而彼囫圇吞棗。已絕可疑。然猶且不論。惟一事而曰。合與不合。以最淺之邏輯言之。必其已經試驗。熟察其成績。而分疏之者也。則試問擴張民權。實行民政。底氏柄政時期。墨西哥果悉其量而試爲之焉。否乎。姑不覓他證。古氏明明告我曰。『底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夫至教育而不之。

行。是。從。根。本。上。毀。棄。人。權。也。人。民。不。能。與。聞。政。事。是。從。根。本。上。推。翻。民。政。也。毀。棄。之。也。如。彼。推。翻。之。也。如。此。是。底。氏。始。終。未。嘗。行。所。謂。共。和。制。也。以。未。或。一。行。之。事。而。前。定。其。斷。案。曰。不。合。不。合。此。種。論。法。誠。不。知。從。何。而。來。古。氏。之。言。且。矛。盾。如。此。則。拾。其。牙。慧。者。更。可。知。矣。

墨事者乃國人之假口最力者也。故不憚言之反復詳盡如此。今請進讀古氏之全論而一評之。古論之發端曰。

一國必有其國體。其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所容心焉。蓋無論其爲君主。或爲共和。往往非由於人力。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情狀。必有其相宜者。而國體乃定。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愚讀古氏之文。其最呈異感者。則幾疑其文實爲共和論。張目。何以言之。國體必其相宜。始能確定。斯言至當。無可非難。惟所謂宜者。當求之於通。而不當求之於偏。歷史者。蓋合過去現在二部而成。泥於過去。拋却現



在此偏象也。斯而謂宜或宜於過去耳。於現在何與也。荀子曰：『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惟宜亦然。非體常而盡變其禍中於蔽塞何宜之有。夫常者於過去之歷史得之。變者於現在之歷史得之。以國體言。無論何國。君主者其常。而顛覆君主創設民主者其變。苟泥古特甚。謂君主者吾常也。其復之便。則其事於盡變之道大悖。終未見其君政之能立也。法蘭西革命以前。素習君政。此其常也。而路易既倒。君統破壞。勢惟民主可以相安。此其變也。而拿破侖反之。竟自稱帝。帝制之毒綿延迄於千八百四十八年。此番革命。拿破侖第三踵拿破侖之故智。仍建帝政。卒至千八百七十一年。共和復蘇。法蘭西今日之共和。卽以古氏之詭辯。亦不得不認其『可望永久』矣。此無他。前此未能盡變。故一翻一覆。擾攘百年。而今能之。遂乃安如磐石也。美國獨立以前。戴英王爲共主。固亦習於君政。此其常也。一旦離英獨立。舍君主而取民主。此其變也。古氏曰：『夫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後。其勢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蓋其地

本無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務之重。……當日統率革命軍爲華盛頓。使其人有帝制自爲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爲君。乃華盛頓之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無子足以維其後。故當合衆國告成之日。卽毅然採用共和制。夫苟華盛頓有帝制自爲之心。美洲卽可創立君政。此古氏一人之私言。而華氏不爲。由於無子。尤爲曲說。姑不具論。而美洲不立君。國家安榮。以至於今。則爲事實。其所以然。則盡變之道得也。體常而盡變。謂之相宜。『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正面觀法。反面觀美。可以證之。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愚曩者作復辟平議。闢勞乃宣氏之說。有曰。

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二。爭之於事實者十之八。原夫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由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勞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駭。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勞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卽有以折勞氏。不僅此也。卽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堂。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夫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

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瞽。不爲是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瞽。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寧謂事實之不可也。

事實者何謂也。卽所謂變也。而變之在吾國今日。則呈三象。一帝王乃歷史上之產物。非如餅師作餅。可以頃刻而成。今後之中國。既無人焉。有可爲帝王之資。何能復爲君主國。二當君主思想未生之時代。則一君統亡。一君統起。行所固然。而今非其時。大抵君權之存。存於人民之迷信。今迷信既破。回復無由。三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國家實無餘力。更容變亂。自來創立君政之暫免變亂者。或則以殺戮之慘。盡其人口之大半。或則提取國中膨脹之力。南征北伐。以爲尾閭。前者吾之歷代開基之主。爲之後者。拿破侖之徒。爲之。而吾皆不能。則君政一立。革命之禍。何時而發。實不可料。此三象者。印入人人之腦中。不可爬梳。是故有在前清極力主張君主立憲者矣。而此時羌無意識之君主論。則反對之。吾友徐君佛蘇。卽其一人也。愚讀其最近發表對於籌

(一) 此政者某君之詞。

安會之意見有曰：『以不佞之前言往事觀之。其主張君主立憲。人所稔知。然入民國以來。何以不復倡前說。』又曰：『古今中外。無人在本國法權之下。而集會結社。公然討論本國國體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國現有之國體。謀植其他國體。而不觸禁令者。何也。國體者。國本之所託。命國民全體艱難開創。歃血締盟。共同奠造之大基業也。故其本國人民。無論何人。對此國體。凜若神聖。不可侵犯。』尤有最精之語曰：『如國體可以自由討論。改變耶。則國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即可以有一日之討論。改變。非待至無國以後。將無討論。改變。終止之時。然則此討論也。豈不與國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為滑稽之事乎。故世界無論何國。人士之言論著作。對於他國之國體。可以任意批評。若一論及本國國體。縱心懷反對。亦祇能出以微言婉諷之筆。否則謂之倡革命耳。』

(一) 此天下之公言。而前清君主立憲黨。純正心理之代表。語其固有之意。則以君主立憲為優。語其時中之德。則以民主立憲為當。是誠古氏所謂『一國……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

(二) 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

所容心』者也。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

或曰：法之革命中經君主而卒歸於共和，美之革命逕立共和以迄於今，既聞命矣。然古氏更述英倫往事，請問英之革命中經共和而卒歸於君主，則又何說？曰：此非吾之所得引以自證也。愚前言共和既立，不得復建君主，最要之理由有二：一君統已破，全國無可繼位之人，一政想全非，國民無復忠君之念。則苟若君統未破，政想未易復辟之事，亦未始不可行。英之王政復古是也。梅依者英之大史家也，其說曰：『英之革命

(二) 此之遷就古氏之說，以爲無所選擇者，乃就歷史演進之成果，綜而言之，謂其境自然而然，一若無所選擇，其實此之無所選擇，乃選擇之至者也。猶天演論中之物競天擇二語，物競一若無競，無競者競之至，天擇一若無擇，無擇者擇之至也。時賢駁古氏此段，頗與愚異。其觀察而命意則同，神州日報所載東菴君之文有曰：『博士謂一國所以立其國體，非由國民之有所選擇，即非出於人力，乃必宜於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狀態，夫言本於歷史習慣，寧得謂謬，然試問此種歷史習慣，果其宿於國民之心中，抑亦存於客觀之實物，吾知勿論何人，必不能認歷史習慣爲存於客觀之具體物，是則宿於人之心，抑亦存於客觀之實物，吾知意說之反響以來，學者篤信歷史，亦復過甚，殊不知歷史者，時代精神之連續的表現也，否則歷史莫由以成，不惟斷片之事實，不足研究，抑且勢必千年如一日而不生變化矣。世上寧有此理耶？由是以譚歷史習慣，既存人民之心中，則社會組織經濟狀態，無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徵，則謂國民對於國體，無能有所選擇，真謬論也。』此文之意，與愚全同，所不同者，選擇二字之用法耳，言非一端，夫各有當，讀者諒之。

似無結果可言。其所得者亦一王繼承一王。而前王身殉自由而已。苟非此點。英之政治組織。殆前後無所變遷也。』(一)又曰。『革命之後。政識較進。民意較靈。獨立思想較高。團體力量較大。至忠君一事。則流風餘韻。沿而未衰。』(二)由斯而談。英之終成君主。豈曰偶然。吾國之滿洲。屬諸異族。其篡竊吾國而有之也。純出於慘酷無人道之武力。國民愛戴之念。自始不生。光宣之交。君主立憲之說。雖盛於一時。大抵視爲策略。而全不出於忠愛之惻。清運既絕。遺愛無存。勞宋諸公深仁厚澤之談。天下笑之。故吾國欲求如英倫。克林威爾之後。迎查爾士入承大統。蓋事實上不可能。然且不問其能不能。而惟卽例論例。苟英倫王政。爲勞宋之徒依附清室者所稱許。尙非擬不於倫。而今胡有也。復辟之獄。尙在目前。如或提倡。卽罹刑辟。(三)是今之引王政以自佐者。其意不在滿洲明甚。果爾。以愚不學。誠未見英事之可妄稱也。在古氏之意。得毋謂英人

(一) May, Democracy in Europe 第二册四百五十五頁。

(二) ... without any sensible diminution of their traditional loyalty 同書次頁。

(三) 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說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違作

之所重者君主制耳。初於君主無擇。卽克林威爾自帝。亦將見容於英人矣乎。則以古氏側身閎學之林。宜知當日英人太息痛恨於克林威爾之僞共和。至於何度。查爾士入都之後。追論克林威爾之罪。而戮其屍。在吾王萬歲之聲中。高懸其頭於巴力門之上者。垂二十日。古氏曰：『以英國當日人民不適宜於共和。而力次爾（二）又無行政首長之才。故英國之共和。忽然消滅。』是則克林威爾之政略。初無背於共和。又若力次爾才如其父。必且爲英人所戴。此其不爲史事所證。誦中學課本者。類能知之。由斯以談。查爾士第二之已事。以之證復辟論。而微似。旣爲其所諱言。以之證民主帝政論。而所擬之主。則又罪在大辟。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嗚乎。以束髮小生。能談之理。而古氏妄稱於吾國學士大夫之前。以致浮濫政客雲集。其門擗。摺片言。與爲狼狽。而一國是非得失之林。卽若樊然。殺亂無可救藥者。然豈非吾之奇恥也哉。古氏之文。他國之拉雜政例。占其大半幅。此外所自矜。而以爲探驪得珠者。則君主繼承問題。謂『繼承確定一節。實爲君主制較之共和制最大優勝之點。』孟子曰。遜詞。

（二）克林威爾之子。

知其所窮。古氏蓋窮極而發此無聊之言矣。夫繼承一事，誠不得謂非君主制中之問題。而豈得曰斯制之存亡以之。以近事言，滿洲開國，卽不立繼承法者也。其君制之壞，初不以此。縱曰重要無倫，而於君制確立之後，再行研究，斷無不及未聞先以繼承法之定否而卜君制之採否也。若曰預爲之防乎，則如斯大業所當預防，而重且急於此者，何止百端。繼承一家之事，其法一紙書耳，有何難定。倘若古氏曾參兩拿翁之朝，而以斯說進，拿翁決不難唯命是從。惟其君統及身而滅，擁此『金簡石室』之書，足覆瓿耳。何益於用。又倘若古氏曾掌克林威爾之書記，而以斯說進，克氏竟以此而自帝。姑無論其子力次爾自然承襲，初無待以法定之。然一傳而絕，有同暴秦二世，則所恃以正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又焉往哉。夫古氏以君主說嘗試於吾，不能詳陳斯制之如何爲利及其如何而得鞏固，而徒取君制大定後之一繼承問題，待至建都習禮，蒞韓醢彭，徐徐引數四老人以爲太子羽翼，默示微諷而不虞其後時者，張皇號召一若此謀若臧萬事都了者，然使人感情替亂，輕重倒置，以僥倖其說之見錄於世，是誠孫卿所謂詭怪狡獪之人者矣。



古氏所陳改制之三條件。大抵狡猾不可追摸。繼承一條。已前駁矣。此外兩事。一曰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之反對。一曰必求立憲政治之發達。夫列強之反對與否。古氏或不得而知。若國民於此種根本變遷之局。而將無反對者乎。愚恐以古氏之博學多聞。苟非認定吾人全然不解政治生涯。不敢輕下判斷。故其言曰。此在乎周知中國情形者之自決。是則中國情形。古氏未之知也。以不知吾國情形之人。貿然爲吾國主張政治。則擿埴以索塗。冥行而已。不亦太可笑哉。立憲之說。亦視此矣。諺云。欲知將來。可鑒既往。總統就職之誓詞曰。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未幾而精神浸亡。瑕穢山積。然猶得謂通於權變。不獲已也。贛寧之役。當局勤勤以無帝制自爲之心。表曝於民。黎元洪謂以鐵血保障共和。通電全國。始回天下將倒之戈。以剗刃於七省。未幾而毀憲法。滅國會。絕自治。共和之形式。且不與存。然既不廢民主之名。愛餽羊者猶未絕念也。故勞宋之獄。發爲公令。重申共和。紊亂國憲。刑所不宥。識者傷滿洲既斬之澤。尤幸今後狄克鐵特將無可假之詞。口血未乾。言猶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見告。立會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黨徒。明謀不軌。內結輕佻。無行之客。外

連專閩強暴之夫。以致其事。一時之間。姦言並進。叛國之說如雲。而言官不敢言。法官不敢問。惟聞明抗者有顯禍。陰拒者遭監視。外人之觀國者。羣謂苛疊達之期行。且不敢遠身。居民國而一談共和。刑僇隨之。是實質之中國家已陷入無政府之境地矣。舉凡前此帶山礪河一切之誓。於今所未便。卽悍然毀滅。使無或遺。而司其說者。猶欲以將來立憲爲餌。而欲人之欣然樂從。頽首而聽命。此豈可得之數耶。黃君遠生曰：『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此最辯之言也。信如斯言。則政體爲重。國體爲輕。又如斯言。則重者宜一國之所同。重輕者宜一國之所同。輕國體輕矣。論者既責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輕其所輕。而獨於一人之重之。不惜冒萬險。排萬難。以爭之者。不同以輕其所輕。來相勸勉。此何說也。姑不具論。假定吾人轉而爭政體矣。愚又嘗有說以處此曰：

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之論。慷慨萬言。卽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

之無力。即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襲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一)

此最後一語。即以破立憲論之全據而有餘。夫君主立憲。義原不惡。但立憲之事。求之於累葉相承之君主。可得求之。於狄克鐵特之君主。則不可得。此非意有所不欲。實乃勢有所不能。蓋當其爲狄克鐵特時。所得維持秩序者。暴力耳。及爲皇帝所須。暴力之量。尤大。一旦去其暴力。即失其所以自存之方。計惟繼續保之。以待天下之變。諺所謂騎虎之勢。是也。而真正之憲政。與暴力相反者也。豈其立之以圖自殺。然謂其時將無一種憲法。亦不爲確。盧梭有言。最強者欲永爲其最強。不得。不以其權利化爲法律。

(二) 以情推之。此類法律。必將起草。惟此而謂之法律。終爲暴力之變形。人民相與守之。殆與暴力同。其命運。暴力朝去。顛覆夕隨。以是而言。憲政豈非夢囈。怪哉黃君遠生。

(一) 見共和平議

(二) 見民約論

之引波因哈克之說也。曰：『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爲而致滅亡。夫既已自紊歷史上之權利。自傷政體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黃君引此。蓋以影射前此失敗之革命黨。以愚所知。此段出於波氏之國家論。(一)以極詆民主專制之害者也。夫強者相傾。甲踣而乙起。乙踣而丙起。皆循同一之軌轍。不得以意爲之低昂。故波氏既舉黃君所引之詞。其下卽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復以暴力毀之。無所謂其違法。故此種政制。實與魔性。以俱生。人或以虛僞與暴力。爲班拉巴主義。(二)之特質。雖然。此非獨班拉巴及其政治家之個人特性。然也。虛僞及暴力。實爲適合於此政體之本質。其影響。蓋不期而及於參與政治之個人焉。』(三)斯言也。乃合一切民主專制。而總衡之。殆無一而可自外。吾國今時政治。之爲民主專制。黃君雖欲否認。想不可能。若由此而帝焉。其事亦略同於班拉巴之加冕。亦無可爲諱。則欲假波氏之言。以自重。亦惟將現在及

(一)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六十九頁。

(二) onapartismus 班拉巴拿破命第一之名也。

(三) 同書七十三頁。日人菊池駒治譯本國家論一一四頁。

今。後。若。干。年。所。欲。謳。歌。之。政。治。與。今。日。以。前。所。詛。咒。之。政。治。納。於。同。一。範。疇。之。下。受。其。批。評。已。耳。軒。一。而。輕。其。二。信。乎。其。未。有。當。也。況。吾。國。辛。亥。革。命。黨。人。雖。起。在。政。治。上。未。嘗。握。有。統。一。之。權。所。謂。力。無。限。制。日。走。極。端。今。日。以。前。尙。無。人。足。當。此。目。縱。謂。足。當。亦。不。過。如。今。之。比。則。滅。亡。云。者。前。已。見。之。以。史。例。而。推。又。將。繼。此。而。有。所。見。何。也。彼。既。入。乎。民。主。專。制。之。輪。回。其。自。索。歷。史。權。利。自。傷。政。體。神。聖。其。不。能。以。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與。他。之。滅。亡。者。一。致。無。可。逃。也。世。之。善。讀。波。氏。之。書。者。若。疏。其。意。而。有。異。夫。此。之。所。云。雖。在。萬。里。愚。猶。將。策。馬。箠。以。從。之。而。黃。君。乃。欲。引。此。以。證。君。主。立。憲。與。民。主。帝。政。之。中。有。何。關。係。初。不。料。同。讀。一。書。而。見。解。之。不。齊。有。若。此。也。立。憲。之。不。可。能。如。此。以。波。氏。之。崇。尙。君。權。者。知。之。豈。古。氏。習。於。共。和。之。治。而。不。之。知。知。之。而。猶。故。張。其。萬。不。可。通。之。說。以。聳。人。聽。則。其。用。心。必。有。能。辨。之。者。矣。

綜。觀。古。氏。之。文。或。則。措。詞。矛。盾。進。退。而。無。所。據。或。則。立。說。恂。恍。使。人。不。可。捉。摸。或。則。避。重。就。輕。故。示。問。題。解。決。之。易。易。以。導。人。於。迷。路。嗚。乎。江。湖。文。士。口。舌。爲。傭。揣摩。嘗。試。之。說。亦。何。所。不。至。可。痛。者。吾。國。竟。有。人。焉。以。爲。目。蝦。而。自。爲。其。水。母。流。毒。所。被。馴。至。天。地。

易位。妖孽橫生。豈非古今之奇變。韓非曰。『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問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意者吾國其亡矣。意者吾國其亡矣。

### 民國本計論

四年九月十七日

(帝政與開明專制)

自愚作帝政駁義。迄今又旬有餘日矣。籌安會之所進行。平陂往復。其象歷歷可指。武人如段芝貴。張作霖。湯薌銘之流。舞爪張牙。公然以『攀龍附鳳』。自居毫無愧怍。此事本在吾人言議思惟之外。可以不論。惟二三『君子』。以學理號召天下。因之正負兩面之文字。揚抑外制。酌量國情。引譬連類。竭精馳說。機牙相對。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斯誠政治得失之林。而有匹夫之責者。不得不博觀明辨。而求所以折衷者也。惟茲事之贊否。本諸直覺主觀者多。博聞辯智。初無所取。觀夫運動之生。一瀉千里。而自愛之士。不肯具名。老成之吏。惟求去職。而新聞言論。一致不欲苟同。恍若稍涉游移。

(一) 張作霖電內。有英主創業。不拘小節。各省將弁。隨大總統捍衛國家。勦除亂黨。皆欲繼龍附

卽蒙大辱。他如名流著論。政客釋言。恥爲君子。如逃垢穢。可知清議已成。公同已定。社會之純正心理。於焉彰明。斷非溝猶贅儒口耳四寸之學。所能變亂黑白。況夫所有正面文字。愈出而愈奇。愈趨而愈下。支離詭譎。不可究窮。希合苟容。無所不至。條而辯之。等諸以狐父之戈。下鬪牛矢。愚雖無似。猶病未能。由是吾人所當鄭重商榷者。惟在頁面文字。何如周密詳盡。始得導國人以正矣。蓋以此種文字。純持消極反對之調。精神全注於國體。不可變更一點。偏師四出。本營轉虛。則或瞻顧不周。因予攻者以口實。而讀者走入歧途。不知所向。滋足懼也。愚爲此篇。卽欲就其口實之所由生。詳爲論列。非敢謂智慮能及乎諸賢所未及也。特以言非一端。夫各有當。諸賢之論。自有其獨到處。而愚之斯作。或亦得附諸愚者千慮之義者乎。(一)

汪君鳳瀛七不可一書。剴切詳明。釐然而有當。眞所謂社會純正心理之寫眞也。顧其發端一段。有足招人誤解者。請得述之。

(一) 作此段時。所欲論列。不止開明專制一事。以篇幅過大。暫就一事論之。而仍此冒頭之詞。梁任公之國體論。有一二點當辨者。則別爲一短篇。

不佞自辛亥以來。每與知交竊議。以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所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得敏捷之條款。悉數剷除。不復稍留抵制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詞。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

汪君之言。雖甚明白。至其真意。果主開明專制與否。愚以爲不當僅於此書求之。蓋汪君此書。乃極言國體之不可易。自國體不易以上。其有可以讓步之點。充類至盡。以與之以謂公等之所欲得者。不過如此而已耳。而今之事實。固已如此如此。何必之他。言外之意。不難體認。而反對者抵巇而進。卽於此振振有詞。其言曰。

汪君所持以爲立論之具。實未嘗深究夫世界各國所以立國之大經大法。而得其創制垂統之精神。故其所云云。皆爲一時之對象而發。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大凡一國之人民。……若經一度開發之後。靈機大啓。自然日進於文明。……若如汪君所論。假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姑毋論今之政府。曾否於汪君所謂開明專制之精意。完全做倒。卽令盡如汪君所期。此又豈維持永久不敝之道。(一)



意謂開明專制。不如君主立憲。此誠彼輩自鳴得意之語。而亦自欺欺人最甚者也。蓋民主之時。不能立憲。何以改爲君主。卽乃能之。有識之倫。無從理解。若曰繼承之法。不立憲政。將無自生。則必假定有一人者。執意以些須貓口之鼠之自由。與所謂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之條相市。是其憲法云者。將負何種罪惡以俱行。黃口小兒。不足以相謾。而乃宣之大衆。著之篇章。表裏唱和。恬不知恥。豈非咄咄怪事也哉。姑不具論。論其與開明專制說之關係。

大凡小人之得志也。乃君子有以成之。邪說之橫流也。亦正說有以啓之。開明專制之論。十年以前。卽與共和論對峙。倡之者之本。諸無邪之思。至誠之意。至今無人疑之。惟其流毒所之。則實釀成前清僞立憲與民國僞共和兩大惡劇。鐵案如山。毫不可撼。無賢無不肖。大都見之甚瑩。主是說者。至是恍然自悟。情見乎詞。而已無及矣。今之爲君主論者。其用心。路人所知。苟其有一時可假之說。供其搏擗。必且窮量用之。無所擇焉。而獨不主開明專制。不僅不主之也。而且非之。以爲是乃『一時之對象。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欲求『維持永久不敝之道。』惟有完全立憲云云。可見開明專制。

論。根。據。之。薄。弱。已。爲。奸。人。稗。販。政。談。者。所。不。取。夫。立。憲。之。說。使。非。出。於。許。芝。李。伏。之。倫。藉。謀。禪。代。卽。起。盧。孟。而。問。之。亦。將。莫。易。其。言。今。若。此。則。其。爲。說。詭。譎。不。倫。語。彌。亂。眞。而。肺。肝。彌。見。較。之。夙。昔。持。開。明。專。制。論。者。之。拘。墟。質。直。反。比。適。同。夫。言。爲。心。聲。不。誠。何。物。今。雖。當。開。明。專。制。論。退。聽。之。時。(一) 而。謂。人。將。取。一。作。奸。犯。科。之。君。主。立。憲。論。代。之。自。非。杞。人。不。生。是。憂。然。愚。之。不。能。已。於。言。以。賢。明。如。汪。君。之。流。而。猶。受。開。明。專。制。論。不。斷。之。彈。力。放。遂。邪。說。不。期。而。假。是。以。爲。武。器。一。面。使。缺。於。自。信。力。者。迷。離。惘。恍。因。於。專。制。之。毒。螫。日。擊。身。受。而。仍。懈。於。防。一。面。使。無。忌。憚。之。小。人。敢。於。依。附。正。人。舞。弄。文。墨。以。殺。亂。庸。愚。之。耳。目。此。終。不。得。不。認。爲。君。子。不。智。之。過。而。宜。有。正。名。定。界。之。文。者。矣。

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執。筆。斯。誌。以。來。屢。有。所。陳。想。讀。者。猶。能。記。憶。其。所。以。然。則。凡。政。事。號。曰。清。明。首。嚴。法。律。而。專。制。之。爲。物。性。與。仇。法。爲。緣。其。頒。行。於。國。內。者。匪。不。今。日。一。條。明。日。一。令。而。卽。其。條。令。本。身。言。之。已。前。後。自。相。衝。突。狐。埋。狐。搯。一。國。莫。知。所。爲。而。又。

(一) 所謂退聽，乃指政治運動失敗之一派讀書明理者言之，至他方面，此種思想，方且潛滋暗長，後幅頗論及之。

己身與其奔走疏附之人且遠立於此衝突埋摺者之外以前者即意即法而後者則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也黎白曰『專制者無政府也』(一)夫至法律不能用事字之曰無政府宜不爲過論者難之以爲斯言未足苞舉一切也若吾國之專制庶不失爲開明則姑不論他事惟論法律梁任公近著國體論有曰『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此通於當代之務者之所言有目者所能共證故其制度之爲何種何種讀者必有甚明之印象無待縷陳尤可怪者所立法度已不守之並責人以不守守之且至得罪(二)此而謂之開明則非其字適與孟子所謂無道揆無法守同一義解又寧有他吾國古賢之善言開明專制者宜莫若商鞅韓非而鞅之治績始於徒木立信非之精義存乎審合刑名愚向言之專制與法律性不兩容鞅非皆爲其所不

(一) Lieber,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忘其實數、感嘗論專制有自賊之性、吳語申胥諫夫幾曰、「今王播棄遺老、而孩童爲比謀、曰、余令而不達、夫不達乃達也、」不達乃達、即專制自賊之理、

(二) 近大理院推事朱學曾以株守法例得罪、

可。得。爲。故。一。敗。而。不。可。收。拾。然。茲。固。事。實。有。所。不。能。理。於。毀。壞。法。度。而。猶。揭。櫛。開。明。專。制。以。爲。號。斯。誠。名。實。兩。無。愚。爲。此。言。亦。將。如。汪。君。之。書。授。籌。安。者。以。口。實。曰。惟。專。制。言。曰。

……誠實爲立憲最要之義。誠實之法亦甚簡單。卽如議決法律。議決若又行政。自行。法律。自法律。財政。自財政。預算。自預算。彼此不顧。兩國本有實行法律預算之道。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算之道。則萬萬無波折。而後終竟實行。故能行與否。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法律預算會所決。政府所頒。一字卽有一字之效力。乃爲憲政實行。

斯說也。甚似而幾矣。然此種誠實之憲政。初與創立君士詞愈辯而狀愈醜。往習法蘭西文。憶課本中有一寓言。則衆羣獸大恐。開會集議。謀所以救之。因各主懺悔。相戒不格。天負罪深者宜自剋責。以免犧牲。獅據王者之座。從空

牧者在旁。亦遭吞噬。似吾罪最不可道。狐曰。不然。王非餘衆可比。王盡羣羊。實與羊以無盡之光榮。區區牧者。又何足算。以臣所知。時勢之前。無法律。時勢所宜。王者之行動。即得其正。(一)獸大謹呼羣贊。狐議。今楊氏言誠實立憲。不識比於狐之誠。乃格天之說。爲何如。惟立君矣。梁君曾言之。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不待言。斯言而確。更證愚言專制與法律不相習。則時勢之前。無法律之狐說。一日楊氏又將指天畫地。無愧無怍。痛陳於我邦人諸友之前。察往知來。不得謂爲不必至之事。嗚乎。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至無所不爲。則無論何時。皆無所不爲矣。其中豈有廉恥之足言。信義之可守哉。

上文所述。乃明愚駁開明專制。不許楊氏之僞立憲說。屢乎其中。此固由於楊氏之徒。特假其說以爲禽犢。初無取而實行之意。即假定有意實行。楊氏而外。更有若干人。同心戮力。以期其成。而事勢所之。亦必無效。何也。帝政之性。則然也。蓋此種帝政。與沿於

(1) La necessaire n'a pas de loi: elle justifie l'action du monarque.

歷史本乎神權者不同。後者可言立憲而前者則否。黎白曰：『英主亞弗勒以自治賚之人民。不假干涉。且一見自治爲必要。卽知敬而禮之。若在拿破侖第一。則任彼統治時期。其久何許。求與亞弗勒同其治績。萬不可能。蓋入壑益深而心希造極。未有能至者也。』(一)其所以然。則請貫穿黎氏前後所言以明之。當政府勢力之未完成也。國內必有與之相劑相質之組織。非先以計破滅。使無復存。將不能爲其所欲爲。而此種破滅之計。恆以譎而不以正。又爲野心者之通性。『往者俄奧普之欲甘心於波蘭也。先以種種之祕謀。間其人民。焚其政事。繼以種種不平難忍之手段。激波人使怒。內而黨派之舐觸益亟。外而與國之齟齬益深。是三國者。因從而宣言曰：波蘭不足以爲國也。置爲吾鄰。吾不堪其擾。乃相約分其地。而波蘭遂亡。夫波政誠有缺也。然非三國之陰謀登於絕頂。節節挑之。使無隙自安。亦未必爾。』(二)波事然矣。一國以內豪強竊政。

(一) 同者三七五頁。

(二) 同上。黎氏之述波事。以爲強豪竊政之比。愚之疑此。意更有在。蓋吾之政府。既步武三國。推倒共和。而不知盾乎吾後。正有真三國在。政府之所爲。又其所拍手於旁者也。前次中日交涉。日人之所以嘗辱吾者。無所不至。當時輿論。以袁總統爲居於癸丑革命黨之地位。想讀者猶能憶之。吾國既著著。振於強國手腕之下。方求所以自脫之不暇。而乃無事自擾。刻意學爲黃雀。以求人之彈我。誠不知是何居心。愚甚望讀者推想及此。勿復忘之。

事亦同之。彼其政府最先必窮智盡計。敗壞社會之道德。醉發國人之感情。使之自相鬭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於是推翻政制。爲有詞矣。』(一)自是以後。其所欲爲。著著可以推想。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從容入乎憲政之軌。其事誠與逆行求前無異。魯意拿破侖在十二月二日政變之後。所發第一令。開宗明義。卽曰。『以國民名義。』此之所謂國民。有何意味。其令曰。吾之所欲知者。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政權。託吾十年耳。如不願也。吾卽安然興辭。國中亦必無兵爭之禍。語雖質直。無奈理勢不能相容。當此種問題提出之時。『其候補者。大抵已爲三軍之帥。居政府之顛。名字滿乎寰區。肖像遍乎寺署。甚且披袍御殿。實已同乎至尊。上表稱臣。名已見乎公牒。』(二)試問出占開。所選不爲是人。而是人者。其將行所無事。拱手以讓於他人否乎。如或讓之。替人其誰……如此明白無翳之

(一) 彼其政府以下數語原文如下。 governments or leaders first do every thing to corrupt the people or plunge into civil wars and th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own wrong, use the corruption and blood-shed as a proof of necessity to usurp the government.

(二) 袁世凱生辰、慶之前、結綵慶賀。多以松枝織成萬壽無疆四字、北京之新聞、亦多題大總統萬壽字樣、孫毓筠懸總統肖像、題曰中華帝國大皇帝、至楊度之稱臣、又成掌故矣、

事。人。且。慮。有。識。者。或。爲。所。朦。斯。誠。非。常。可。怪。』(一)『大抵如斯。大舉實力已周。其所假託之詞。無間於稱帝之前後。無意識之度相等。自由者事實也。一日起有功。川流不息之實在物也。自非然者。不得被以是名。』(二)由斯以談。自由不存於作帝之先。當然不存於作帝之後。『彼之維持和平。厲行警政。甚且偵嚴防密。革命不生。以勢推之。容亦可望。至若自由之根。萌人民未來幸福之所託。命者則摧殘淨盡。皎然無疑。』(三)

『試觀羅馬諸凱撒之政。縱有事蹟可以甄稱。而持與彼貪權縱慾。驕吝酷刻。諸不可名言之惡德相衡。則其政績立爲無物。尤可痛者。毀畫道德。迄無底止。凡流風餘韻。之有一毫足貴爲良時之所醞釀。昔賢之所沾溉者。悉投此中一瀉而盡。』(四)如此而

(一) 同書三八五及三八六頁。報載明年正月。吾國將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問題。大總統將資以完全投票之自由。不加干涉。九月六日。楊士琦赴代行立法院。陳述總統意見。有曰。『大總統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爲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院機關有所表示。』此誠吾國共和之保障也。

(二) 同書三七九頁。Whore liberty is not a fact and a daily recurring reality, it is not liberty.

(三) 同書三七五頁。

(四) 同書三七六頁。Count the good rulers and weigh them against the unnumberable wretchedness, resulting from the worst of all combinations - of lust of power, voluptuousness, avarice and cruelty - and forming a stream of increasing demoralisation, which gradually swept down in its course everything noble that had remained of better times.



言自由言憲政豈非夢囈之尤。

黎白之著此書。正當拿破侖第三踐阼之後。故其興哀於歐洲之自由。不覺言之沉痛切至如此。愚文幅窄。恨難盡錄。然卽此觀之。可見民主帝政後之立憲爲滑稽矣。事前而張皇其詞。非策士之姦言。卽妄人之目論。默計帝政既立。此等掩耳盜鈴之立憲論。卽當棄若筌蹄。而其跋扈於朝野上下之間。將仍爲開明專制之說。彼今之販賣憲政者。初不難詭其詞曰。吾言憲法。首重國情。吾國人民。難張十分自由之幟。故吾國立憲。仍以開明專制之憲法爲宜耳。夫曰立憲。曰開明專制。曰開明專制之立憲。或更百易其辭。曰某曰某。在政治本身言之。唯是朝三暮四之不同耳。於實際無與也。若在論政之家。從公之士。則名稱一變。而主奴出入之見。或卽由是而生。故不可不亟辨也。

愚今以一極平淺之問題。叩之讀者曰。諸君亦知法蘭西革命。大亂八九十年。其真因果胡在乎。以愚觀之。誤法蘭西者無他。開明專制之一念而已。自千八百七十一年。法人捐除此念。其國始平和發展。以迄今日。此非愚一人之私言。證以史蹟。博考歐美人之政論。固不誣也。特愚言開明專制。人且疑之。以爲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流。凶悍無

倫。寧足語於開明專制。即在兩拿破侖。專制誠有之。其得號爲開明與否。尙有可疑。惟愚曩言之。開明專制。本無是物。讀者縱不必同意。及此。而開明與否。乃是旁觀評議之詞。至在專制者之主觀。則固無不以己之所爲。爲開明者也。縱最初之手段不免黑暗。而亦自叩自答曰。吾徐徐焉。必能爲開明也。故曰一念誤之。

嘗論共和之與專制爲緣。有出於惡德者。有不必然者。孟德斯鳩嘗闡明其惡德之一面。愚請撮其義曰。共和既立。平等斯興。人人各利其自由。以攫其所可得攫之利。用力多者所得恆多。用力既多。斯鄰專制。而國內無數之小專制者成矣。無數之小專制者。既成。卽一大專制者。囊括苞舉之兆。『故共和有兩端之可憂。一曰不平等。一曰極平等。不平等之弊。流於貴族與君主。極平等之弊。流於絕對之專制。殺敵鋤異。惟己獨尊。』孟氏之言。信爲炯鑒。若推而及於他點。卽著爲數十百戒。寧嫌其多。然此不足以

(1) La démocratie a donc deux excès à éviter……l'esprit d'égalité extrême, qui la conduit au despotisme d'un seul comme le despotisme d'un seul finit par la conquête. 參觀嚴譯法意第八卷第二章第七段。惟嚴譯意不明顯。且最後一句譯作「其所以然者。國力散而民賊滋。故易爲寇敵之所乘也。」直是未了原意。

盡藉詞專制者之純正心理也。蓋彼輩之走入極端。不必盡由於先天之惡意。固有之成見。特以事勢之來。遂不得不然。由此勘入。以明其方策之未正。乃本篇之職志也。故不從孟氏之論法。而以專制者之純正心理爲準。

共和之下。發生專制。其第一受病處。則在不解調和立國之方。天下事未有祇存兩端。而無所謂中者。孟氏曰。共和之弊。一在不平等。一在極平等。曰不。曰極。明明有中。得其中道。共和斯茂。獨奈何不於此加之意乎。當法蘭西第一革命之起。解調和者有兩傑焉。一曰米拉波。一曰拉飛咽。愚讀美人近著。有論拉飛咽者曰。『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爲鵠。基乃不真。此種教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一)無奈米拉波。拉飛咽。以及及倫的黨諸君子之溫和寬恕。不敵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徒之悍鷙險狠。故調和失敗。然馬拉等之爲此。亦未必卽其初衷。南海康氏著法蘭西游記。罵『諸屠伯悍賊之酷毒。』可謂至矣。而亦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可見此種『事勢』之成。不得專以蔽罪羅伯

士比。苟有此種事勢以上。則爲羅伯士比者。容有詞曰。吾非取何等手段。不足以解大紛。決大計也。持論至此。則敢斷言。有此思。惟卽爲大謬。蓋以力代力。所得仍力。前力無濟。後力何爲。且以力傾人人。亦傾己。傾傾不已。終歸調和。法蘭西之梟雄。數馬拉段敦。羅伯士比。兩拿破侖。共五人。成敗未同。而心迹則一。是何也。全國惟我。擁有無對之權。國乃得治也。拿破侖第一。被囚於聖厄理那島。嘗告人曰。『法人愛平等。不甚愛自由。故吾賚以平等。若吾不敗。吾子繼位。將更賚以自由。』此其所爲平等自由之分理。由何在。茲姑不論。然果以何故不當及身。未敗與民更始。而必待其子爲之。論者稱拿破侖第三。治法十八年。前期固極專橫。後期亦重民治。確否亦不贅。惟旣知民治之足重。胡乃不於四十八年之頃。而卽行之。考法事者。每於羅伯士比拿破侖之間。有所左右。然若羅伯士比在位日久。其所爲保障民權。未必有遜於拿破侖。且彼首唱共和。其不至帝制自爲。又屬不難推想之事。要之法國大亂。八九十年。其間不外有數人。焉以一己之權力。視爲絕對不容異己。不受調和。以致干戈相尋。禍敗相續。至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大反前一紀之所爲。而國基始得大定。斷可識也。夫苟專制之不可終。而又病民病。

國迄乎數十年之久也。則專制心理之不可有而後來一切論治者之所當奉爲箴銘。又可識也。

此外有亟當注意者。大凡專制之成。專制者之心理。固爲其主因而非同時有普通心理。與之共趨一方。表裏相應。雖有梟傑。亦將不能有爲。法蘭西之大亂。人恆歸獄於所謂梟傑者數人。不知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當時偏激之思潮。實有以導之。至是此種思潮。亦分兩派。一暴民尸之一。非暴民尸之法蘭西之革命。乃挾一「民王」(一)之義以行。民王者。惟民爲王。主權在民之意也。此其義初不爲惡。而用之者。乃昧於全稱偏及之分。而大禍作矣。(二)黎白曰。「法蘭西自傾覆。包本王家以來。每次革命之所得。惟餘專制。且每進益上。愈後起者。專制乃愈酷焉。此卽其理由之一也。」(三)此一派也。其他一派。則出於純正溫良之士。實心愛國之徒。目擊暴者之橫行。無法自救。平等自由。亦爲所欲。而生命財產。到處堪虞。社會之秩序不安。卽居至美之名。講至高之學。亦

(一) Peuple-roi

(二) 國民之集合體。始有主權。此全稱之義。人民之一部分。亦講有之。此偶及之義。

(三) 見自由與自治。忘其數頁。下同。

何益世用。故自由與安全二者不可得兼。亦惟有舍前而取後而已。此又一派也。甲派無論矣。而專制之乘乙派思潮而起者。在政治學中。最有深求潛玩之值。蓋此種思潮。類爲一時之感情所驅。逾時未幾。未不自鏡其失當。而追悔莫及者。蓋社會心理所需專制之量。與其運用專制之方。一入專制者之手。遂乃漫無底止。窮極乖謬。突過於人之所期者。不知其倍蓰千萬。儼馳不已。反動以生。本以求安。轉而激變。往往然也。法蘭西政家德摩理。助魯意拿破侖傾覆共和。最力因而掌其內閣者也。其後魯意所爲。乖謬無已。王族疴爾良家之法定財產。魯意無端而沒收之。德摩理爭之不得。相傳彼爲良心所譴。不能對此不法卑劣之行爲。貿然畫諾。遂乃辭職。此妄附專制者之苦痛。可以窺見一斑矣。善夫黎白之言曰。『痛哉人之好持兩極之見也。傷於火者。未聞必往入水。始足爲治。何懲民政之弊。乃至思與專制爲鄰。在東端覓物不得。則狂奔西端。中途冉冉曾不留止。甚矣其惑也。』社會不知慎用其感情。以致權奸假手。以與轉扼社會之吭。使其窒息。盡氣以死。有如此者。可不懼哉。

反觀吾國情勢。愈見嘗論吾國調和立國之最好機會。莫逾於南北統一之時。蓋共和

之成。乃新舊兩派人僇力併命而爲。斯賓塞之名言曰。『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於是舊者不得太舊。新者不得太新。以沿以革。以質以劑。而高華美滿之國制。可望其成。此理想也。而事實適與相反。欲求其故。可得而言。今之追論元二年之政治者。不能忘情於所謂暴民專制。實則何者。謂暴如何爲專。求其實例。亦難確切。號稱首領之孫黃。已宣言不入政界。陸軍財政。舉非黨人所能問津。北方增兵未已。南方原有軍隊。以次裁併殆盡。議會雖居多數。而在積威之下。居財賄之中。街頭走卒。振臂偶呼。兩院皇然。連聲諾諾。領其黨者。欲稍稍試爲巡回之演說。發膈未已。而盜賊卽發刃以衝其胸。此而謂暴名其誰尸。癸丑之役。黨人以此不爲國人所宥。而平情論事。豈其處心積慮。必出於是耶。抑實逼處此。急不暇擇耶。前舉黎白之言。所謂『政府……窮智盡計……使之自相鬪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旣遂。暴力隨之。』未必證之吾國。乃無幾微之似。丁君佛言曰。政府於此。宜有慚德。愚曾評之曰。『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予則謂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

義也。此類名言。可書萬遍。且自陷之。焉者有利。其可陷以種種不法之手段。特造時勢。用此而談。民國調和之失敗。民黨僅居被動之地位。辯矣。

革命黨既敗。而狹義之調和主義。仍未始。愚著政本一篇。即爲之言曰。『國家者。非革命黨。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天演相排之理。推之。公仇既去。私鬪必興。展轉。福。禍。碩。鏡。無。恥。黷。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也。今所謂。『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意謂。政。國。人。外。革。命。黨。而。獨。立。興。國。之。時。會。不。可。謂。不。成。

(二) 見拙著論和立國論、



明者何如。此誠世人所親見。其中關節。不待指明。是吾國狹義調和之機。又如雲煙過眼。渺不可尋矣。

語云。物極必反。政理既絕。反動斯興。今之羣衆心理。果爲何種乎。愚前引南海康君論法蘭西山岳黨之語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斯言破的。宜無以易。故吾國當共和初成之日。革命黨人委曲遷就舊派之心跡。到處見之。今之抱持此意而無改者。固不乏人。而在激急過當之徒。則前此所爲。皆其追悔鑒戒之一紀念。暴民云者。前受之而迄以爲惡謚。今取以自號。謂爲佳名。其言曰。『使革命黨盡爲暴民。民國何至有今日。』（一）此類思想。吾人以和平人道爲幟。卽家置一口。日作萬言。明著其不可。而『事勢』所至。恐難挽回。今後所之。必且更甚。辛亥之役。吾家太炎聞陶煥卿之死。貽書張季直曰。『曩者武昌倡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謂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爲念……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尙蒙僭禍。彈丸剡注。布在市閭。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者。其禍殆

非數年不解。』山岳黨之禍。彼時未敢斷言其不必見者。其度釀之數載。日進炎炎。今則敢斷言其必見矣。此在革命黨一方言之也。若非革命黨乎。其理想又復與前日大殊。北京某君來言於東京曰。『嘻。暴民胡乃不暴。』其意若曰。今之政局。莽如亂絲。非得暴者斬之。不可爲理。前此深惡痛恨革命黨者。今又歎息怨望於革命黨之不速興。縱或局於境地。不能發議。而旨趣明白。其飾彌章。吳君柳隅通訊於吾誌曰。『前人詩云。萬木無聲待雨來。今社會之現象。實一萬木無聲之現象。而其心理。則皆待雨來耳。』斯誠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由此推想。大事可知。蒲徠士曰。『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嗚呼。吾徒試舉目曠觀。丁此時會。果有何道。使如蒲氏之談言。幸而不中也哉。

若是者何也。曰。其初有誰某焉。抱定大權。獨攬主義。一國之內。何事皆可犧牲。惟吾權不可讓。又有多數人焉。羣然謳歌。斯人以爲唯此足以已一時之亂。有以致然。也是之謂專制。愚固曩言。凡專制者。無不自以爲開明者也。而謳歌專制者。又無不想望其開明者也。故推原其朔。可曰。開明專制主義。誤之開明專制之誤國也。如是。而今之賢士。

大夫如汪君鳳瀛之流。猶頌言此物。以爲今日而治中國外。此莫可。淮南有言。『存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吾聞存國之業。非賢莫舉。今果亡國之事。亦須賢者。僂力同德。以爲之也耶。

或者聞愚言而病之。以爲愚非開明專制。是將以至德要道。奉之民欲與偕亡之惡政。府也。不智之事。莫或逾此。愚曰。惡。是何言也。聞之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政府果得吾說而存之。步步實踐以行焉。本可著其生。死肉骨之效。且吾曹非國民之一部乎。得政府如此。翻然而改圖。徒義而修慝。有何不願。必曰不願。亦非人情。反而觀之。政府果自有其絕對之主張。吾人卽日日流涕。長太息。爲之言之。亦必蒙耳而不聽。或不爲絕對而稍稍遷就。時勢行其權謀。僞善陽爲。改革以欺天下矣。則亦未足以善其敗而轉以速其亡。前清之僞立憲。其明徵也。蓋惡政。府者。固遲速必以惡敗。一旦自覺爲惡。而欲以補苴之術救之。敗乃愈急。蓋若而政府。既倚惡以爲性命。惡根一搖。卽去。顛覆決未遠也。 (一) 此如食鶩粟。然久食固死。不食

(一) 辛亥陽夏之師初起。愚在倫敦。見泰晤士報論之。追溯滿洲之僞立憲。卽詳著斯義。並引法儒涂格維爾之言以實之。

亦。死。或。者。懼。愚。說。毗。於。教。獠。而。升。木。則。誠。慮。其。所。不。必。慮。者。也。且。開。明。專。制。之。毒。中。之。者。亦。不。獨。政。府。前。言。政。府。之。有。今。日。乃。多。數。崇。信。斯。說。者。相。與。慫。慂。成。之。今。其。人。自。晤。陷。人。術。中。者。固。多。未。晤。者。亦。不。爲。少。其。在。他。一。面。前。之。服。膺。共。和。者。亦。爲。反。動。之。力。所。逼。移。以。爲。前。此。所。信。徒。以。優。容。而。養。奸。今。後。得。所。借。手。非。以。大。刀。闊。斧。橫。厲。無。前。不。足。摧。陷。羣。邪。杜。絕。後。禍。時。局。如。斯。今。日。不。保。明。日。勝。廣。頓。足。大。難。立。成。已。見。山。岳。黨。之。慘。禍。懸。夫。眉。睫。今。之。左。右。政。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食。其。報。者。亦。重。一。分。急。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以。施。於。人。而。展。轉。食。其。報。者。亦。重。一。分。報。復。相。乘。禍。患。相。繼。太。炎。先。生。憂。其。數。年。不。解。者。愚。恐。法。蘭。西。八。九。十。年。之。大。亂。苟。其。列。國。不。欲。瓜。分。任。吾。自。爲。蝸。角。之。戰。必。且。無。可。幸。免。我。生。不。辰。逢。天。瘴。怒。愚。亦。何。必。故。作。不。祥。之。言。惟。灼。見。爲。危。不。敢。不。告。怪。哉。今。之。帝。政。運。動。方。興。未。艾。而。一。部。有。力。之。說。足。買。庸。衆。之。歡。心。而。號。爲。識。時。當。可。者。又。有。若。汪。君。鳳。瀛。之。所。云。云。故。總。統。世。襲。民。國。立。君。諸。謬。論。爲。其。最。新。之。方。案。以。愚。觀。之。此。較。之。逕。立。君。政。變。換。國。號。尤。爲。左。道。惑。衆。至。哉。穆。勒。之。言。曰。『人。言。開。明。專。制。乎。余。則。寧。取。黑。暗。專。制。蓋。黑。暗。專。制。壓。力。橫。施。由。壓。生。抵。必。且。暴。抗。而。人。民。

出見天日之期。或猶未遠。若開明專制。本其可居之名。以行無道之實。陰謀柔道。表裏兼施。民間之骨力全隳。志節掃地。肢體不動。漸成疲癯。自是以後。更立自由之政。非所堪矣。——(二)夫穆勒所謂開明專制。以吾現制及所能想像者律之。已當望之。若在上。提以並論。本非其倫。惟其所著之凶德惡報。有以絕開明專制之本根。而芟夷蘊崇之。是知所謂開明者。且然名開明。而實黑暗者。更不必論。是誠宜以顧亭林亡天下之旨釋之。而凡願負興亡之責者。所不厭百回讀者矣。

### 白覺 三年八月

人類者政治之動物也。今之人儘曰。吾不談政治。政治無與於我。而其所行。要不越政治範圍。政治之良否。要與其所行。有直接若間接之影響。是其避政治而不言者。非嘗試而失敗。流於偏激。則惡社會之污濁。自矜高尚。否則知其無力。莫由自進。故爲飾詞。以自處耳。要其心理。所歸莫不以當今政象。有所未安。其本心以爲當然。與實境之所逼。而至此者。決不相合。此則無論何人。諒未有否認斯言者也。究其實。所謂未安者何。

(一) 見代議政體論、國權會卒、未核原書、詞句或稍出入、而意決無訛也、

在。所謂不合者何在。則又人人心目中確有此一境。至欲其按諸邏輯而表見之。立爲系統而指陳之。幾人人病於未能。非真未能也。感情之所傷。客氣之所中。俗論之所困。見象之所局。據理斷事之勇氣不生。憑虛證實之機會絕罕。遂令所有思潮失其條理。迷離恫恍。不可究窮。久而久之。社會中遂發生一種麻木不仁之象也。

愚論發端。乃欲爲安與合者求一究竟。此而不得。爲說萬千。皆爲廢料。此誠論政之大鍵也。讀者於此。請任執一人而問之。由何而安。由何而合。必且答曰。吾人所重者國家也。政事足以保持國家。則爲安。吾人日夜所相望。國家之和平而興盛也。政事而入於此途。則爲合。雖或其語未必逕直明爽若此。而窮其所之。罔不類是。是固可謂人心之所同矣。然國家果何由而保持也。又何由和平而興盛也。則其答案有可共見者曰。欲全國家。首當犧牲個人利益。欲措國家於上理。國民之義務。首當公爾忘私。此其說誠是矣。又爲吾人所習聞者矣。然若充此說而無所於限。所謂安者。果在是乎。所謂合者。果在是乎。卽其言而印以其心。愚又未見其必然也。以例證之。夫近世最足以亡人國者。莫外債若也。前清之季。吾國已困於此。無能自拔。有志者倡爲籌還國債會。擬募捐

以償之。此有當於犧牲之說者也。而應之者卒寡。深識之士竊議其無當。此何爲耶。民國既成。吾國之困於外債。無能自拔。更甚於昔。南京留守府倡爲國民捐以應政費。通電中有最沉痛之言曰：『將來殉債而致亡。毋寧此時毀家而紓難。況家未至毀。而可以救國不亡。亦何感而不爲。』此有當於公爾忘私之說者也。而應之者卒寡。深識之士亦竊議其無當。此又何爲耶。苟誠無背於犧牲。與夫公爾忘私之義。而應之者少。同時復宣揚其義。以爲當守百喙而一致。舉國而同聲。二者之是非曲直。茲且不論。而叩其心理。則必有其一。非爲本意之所存。昭昭然矣。是果犧牲說爲本意耶。抑非犧牲說。耶。果公爾忘私說爲本意耶。抑非公爾忘私說耶。謂本意屬之前者。已證之於事實。而有未然。謂屬之後者。又拘於大義。而甚不可。於是倫理心理之間。有至難解決之問題。以爲之梗。國之廢興存亡。亙數千年。中間命世之英。無慮數百。知言之聖。亦且迭興。類皆略心理潛滋之勢。而崇倫理矜持之義。舉世習焉。而不敢以爲非。旣不敢以爲非。而又無法以重其欲。公私不得其平。弛張一無所當。而國家根本問題。坐是無由了處。而真正之和平。幸福。舉冥冥墮壞於名分經制詩書禮義之中。且民欲不以正通。必以變。

通。不。以。緩。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來。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鳴。皆。可。由。此。點。窺。其。真。蘊。嘻。此。豈。細。事。也。哉。

愚嘗略求其故矣。吾人國家與君主之觀念。全然未明。以爲君者卽國之所寄也。報國之事。同於報君。爲君致身。無異以身許國。荀卿爲儒作詁。有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一）夫曰致貴其上。則將自損其所有。或爲物質。或爲精神。悉以加於君焉。殆無疑義。儒家旣以此垂爲大訓。歷世之獨夫民賊。復崇其說。以取便於己。以是舉世之聰明才力。悉爲所禁制。而不敢一爲非常之思。荀卿所以歸美『大儒之效』。復敢稱引周公。大言欺世。謂其『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而天下不稱偏焉。』古今人情。大抵不甚相遠。吾人試一平心思之。當時成周之人。果誠以周公宰割天下。一憑己私。而絕不一議其偏耶。抑有議其偏者。而格於儒術。不敢昌言。或則昌言之。且抗拒之。而屈於威力。旋見殲滅。爲史家所不載耶。苟人類不無通感。愚知偏議不生。決無當於

（一）見教備篇下頁。



事實也。本篇之職本無事徵取古訓而涉筆至此。乃在說明吾人立國本義。乃在損下而益上。其所以爲損益者。初出於力。漸納於儒。觀夫韓子作爲原道。至謂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詞旨繆戾。不足以欺童子。而千年以還。名儒輩出。舉稱其薪傳所接。上及禹湯。世論之蠱。可以想見。惟君國同體之義。至最近十載。已有變更。由是損下益上之文。轉爲損私益公之訓。而尋其言之脈絡。仍未免爲儒術所拘。以致行私者每得託爲公名。以相號召。抹殺民意。以行己姦毀棄民益。以崇己利動假微言大義。以行事過。帝王專制之實。法律上無可抗輿論。亦毫無能爲如此。而謂之國家。尙復成何意味。愚誠不肖。又安得不略貢所知。以哀告吾國人矣。

愚之取證。固不必訴之於極端之例也。凡圖建設國家。不究民心。至於徹底。而因其所各各欲得者。而利導之。使共同守此公約。而決無背畔。徒資假定前有之說。緣飾誇張。以相鉗束。馴致民情不得。民志莫通。雖當局者之精白賢勞。有百倍於今日。而愚主義所在。亦當培之。特今日政局所顯之象。迥非尋常。第三次革命之聲。洋洋盈耳。主之者唯謀以暴力易之。他非所計。駁之者亦徒謂無方法無目的之革命。萬無可贊成理。至

國家問題。究以何法而得解決。愚殊未之前聞。夫革命而無至高之鵠。釐然有愜於人心者。懸以爲招。則其事。卽成。亦等於政權之易位於國家前途。初未嘗有好望。則豈直三次革命無當而已。卽充而至於十次百次。亦猶是也。反之排革命者。自以爲其說之穩健而可行。有逾於黨人。然可行者。亦未必卽行之。而當者也。丁君佛言。頗以代表斯派自任。其言曰。『吾人內察國情。外觀大勢。知非法之改革。徒以殘害人民。耗傷國力。仍不足收效於異日。但使不放棄國民之責任。堅定目的。踏實脚根。不爲利誘。不爲威屈。卽有條件之平和改革。亦足以得國民之同情。而驅政府於憲政軌道之內。』(一)此其說頗近理矣。惟愚不解所謂責任。作何義解。所謂目的。屬何範圍。所謂和平改革。其道何由。所謂國民同情。其緣安在。尤不可解者。所謂驅政府於軌道之內。作何驅法。在丁君特未明言。要不得謂其別無方略。妄爲忖度。殊非所宜。且其所以驅政府者。意在消極。抑在積極。果政府不服其驅。勢將委之他去。抑終出於革命之一途。亦非愚職所問。惟世俗所用政治名義。誤解二三歧解。六七甲曰國家。乙曰社會。概念既已不明。

方。針。安。審。所。出。因。之。急。激。者。暴。起。穩。和。者。盲。進。無。力。者。自。放。受。禍。者。自。傷。如。是。而。已。而。真。正。之。國。家。直。無。從。見。豈。惟。不。見。且。或。永。絕。此。誠。當。世。之。奇。阨。而。今。之。君。子。所。不。能。不。亟。思。審。處。者。也。

國。家。者。一。種。之。政。治。組。織。也。舉。一。國。之。人。悉。範。圍。於。此。組。織。之。內。則。第。一。條。件。乃。在。一。國。之。人。盡。同。意。於。其。所。以。爲。組。織。者。縱。難。言。盡。而。亦。必。有。最。大。多。數。相。安。無。事。國。家。始。有。平。和。進。步。之。可。期。最。少。數。之。不。同。意。者。其。力。亦。容。足。感。動。多。數。使。之。屈。服。至。於。何。度。以。應。其。需。已。乃。遷。就。至。於。何。度。以。通。其。惑。此。猶。不。以。爲。可。則。惟。有。脫。其。羈。帶。自。求。所。之。國。籍。自。由。正。爲。此。設。此。立。國。之。本。則。腐。儒。之。所。駭。而。法。家。之。所。稱。也。其。故。則。人。之。處。於。一。羣。也。所。有。意。見。情。感。利。益。希。望。斷。難。一。致。墨。子。所。謂。『遠。土。異。國。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一)其。言。近。之。惟。不。可。一。二。而。明。知。則。當。以。國。之。文。野。爲。判。在。墨。子。之。世。誠。如。所。言。若。夫。代。議。之。制。已。興。輿。論。之。道。大。立。舟。車。廣。通。職。業。交。錯。國。中。是。非。利。害。之。所。在。焉。有。遁。形。誠。無。遁。形。矣。則。所。貴。乎。國。家。亦。在。網。羅。此。種。是。非。利。害。使。之。

(一) 見尙同篇下欄。

相。劇。相。切。相。和。相。讓。而。共。覓。一。途。以。安。之。而。已。果。吾。有。所。是。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有。物。焉。強。吾。不。得。是。其。是。吾。有。所。非。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強。吾。不。得。非。其。非。吾。有。所。利。所。害。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強。吾。不。得。利。其。利。害。其。害。吾。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由。是。國。家。之。義。至。此。而。終。無。政。府。之。義。自。此。而。始。何。也。若。而。國。家。不。成。其。爲。國。家。亡。之。可。也。若。而。政。府。不。成。其。爲。政。府。滅。之。可。也。近。世。法。家。莫。不。言。國。家。之。存。存。乎。公。道。公。道。者。何。凡。居。一。國。中。者。無。不。各。得。其。相。當。之。分。以。去。也。相。當。者。何。吾。盡。吾。分。而。有。所。是。吾。當。守。之。吾。盡。吾。分。而。有。所。非。吾。當。棄。之。吾。盡。吾。分。而。有。所。利。吾。當。張。之。吾。盡。吾。分。而。有。所。害。吾。當。屏。之。是。也。信。如。斯。也。或。則。以。爲。人。欲。橫。流。其。何。能。國。故。墨。子。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惟。是。說。也。愚。滋。惑。焉。蓋。墨。子。所。持。乃。倫。理。之。常。談。非。政。治。之。要。義。乃。家。族。主。義。之。所。重。而。國。家。主。義。之。所。輕。父。子。兄。

弟不能相和。餘財積粟。不以濟衆。此社會通病。數當世文化最高之國。其病不僅不免。且又甚著。果墨子之所謂亂止於此而已乎。則生人之理亂。殊未易有定評也。字以禽獸。此墨子根本觀念之異。而決無與於近世立國創憲之本經。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無論人類通性不甚相差。宇宙事爲歧趨有限。其義之多。將不至如是其衆也。卽衆義紛呈。有若此矣。而號爲國家。當乎真理。亦決非無游刃有餘之地。使之自生自滅於其中也。

說者曰。吾請得奉子之言矣。惟人人自爲其是非。自爲其利害。以此形爲國家。羣然安之。必也其所以爲是非利害者。不相凌越而後可。而此則事實之不可能者也。果不能終亦必亂而已矣。子又何說。曰。此國家之所以賴有組織也。組織之起原。必也一羣之人。自認其固有之利。而謀所以保之。同時又認保之之法。莫如結爲一體。立爲規約。而共守之。以故國家之職務。一面在鞏固個人之私權。一面在維持社會之秩序。苟能以人權自由之理。與公安國利之道。互相調融。而無罅漏。則其國之文化。已達於觀止之境。無可更高。惟欲圖此而人權自由之式。必求其與未有組織以前。同出一轍。雖在

豎子有以知其未能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有政治覺念則凡政治事情所求於己而以爲公共和平之代價者決非不能自審其限度而在此限度以內當割之利卽割之當低之求卽低之此憲法之所由來而一國自有憲法以上初不虞其與此義或相背也憲法者何一國權利之規定書也其所規定必其協謀聚議斤斤計較已經相劑相質相和相緩而確爲一羣所能共守者由是人之是非利害如不與於政治之域則聽其人持一說家守一義可也若或與焉憲法以及他種別行諸法立爲定義設有大閑又何相畔相越之足憂也乎

凡右所陳乃在闡明爲國之道不在毀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於相當之位斯而可致國已隆興反是而行靡不腐敗故今茲舉國怨嗟民氣抑塞卽而察之亦人人失其所以相當者一語盡之矣政士以失其相當之地位無所行其志言論以失其相當之機關無所盡其說農賈失其相當之機會無所致其利推之財產生命全失其相當之保障予奪唯命生殺唯命萬民耗其生機社會成爲枯臘而當今政蠹猶且假託儒言肆爲顛預非曰國家必爲前提卽曰統一萬不可缺無論溝壑所委日有

幾何閭閻所苦已至何度而名分一日可假卽泰然而以自安幸持論之家中流之士率皆困於久假不歸之說震於一時無對之威理想與實際二者皆無能抗實則所以不抗出於自然則亦已耳而叩其本懷則耳目接觸何者爲可傷何者爲極戾舉非漠然無所動於其心以是社會之感情日益損傷非入於銷沉卽流於偏宕正氣不生全力皆廢國本之撥蓋已成於不知不覺之中矣此又豈盡當局之咎耶愚今請正告天下曰民利不張國利胡有民力不堅國力胡生民求民利卽以利國民泮民力卽以衛國凡言毀民而崇國者皆僞國家主義也此種僞義無論倡之者動因何似吾人一例辭而闢之一切拘墟之詞籠罩之說荀子所謂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諸謬悠之談其在今日皆當絕其本根使無遺孽號稱國家凡隸其下者對於已有之利益已有之主張苟屬正當溫利率自有其邏輯之位置應保持而不失若以國家之故而致兩者成爲齏粉則必非國家本義如是而爲假藉國家以售其姦者之所僞託可以斷言於時吾之本意遵於常經其爲自矜抑爲自克一視事實都可不論苟或外境所接與此相反可一本乎主觀絕不矇於客感而以片言決之曰吾有心之所安國家當安吾所安吾

知理之所合。國家當合吾所合。如其不然。則其國家已不成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或存或亡。了無關係。必議存之。吾人亦惟求其所以相當者而已矣。至求之之法如何。非本篇所能議。求之而卽得與否。亦無能預爲之說。惟確有應求之道。且一言求之人。或以國家主義。以及他種類似之語。來相問執。吾人可立批其僞。絕不以亂吾心曲。凡關於權利欲望之種種。主張直主張之。無所容其囁嚅。無所容其消阻。此則本篇之所三致意而求國人之深喻其旨者也。誠或喻之。斯爲自覺。

### 時局痛言

四年五月九日卽國恥紀念日

兩年以來。吾國方顛倒沉迷於權力萬能之下。政走絕端。人生狂想。以爲國命所託。不外於茲。以之對內。則舉國傾心。以之對外。則強鄰聽命。近凡武夫抗疏。策士謝恩。類此之詞。繫纒不絕。神云武云。卽此種心理之所釀成。愚且佞者。固頌爲太平極盛之符。明且狡者。亦以謂十年無事之兆。蓋社會之情。昏惰兩臻。其極矣。不謂酣歌恆舞之中。忽有所謂中日交涉者。發見日本所提條件。在在與家國存亡有關。北京之畫諾稍遲。江戶之角聲已動。威臨勢逼。莫敢誰何。雖經當局折衝。不遺餘力。



而其結局。則已成爲史中奇辱。非以若干年修養之力。數十萬同胞之血。層層磨洗。不能爲功。此一迅雷。忽轟於前。舉昏惰社會之上。其感覺爲何如乎。

昔瀏陽譚氏之論湘軍也。有曰。『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又曰。『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矜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與忘也。……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瀏陽本文之所取義。非愚所論。以今之當局。持與中興諸公並論。亦非所圖。惟不以詞害意。觀其引爲深恥。在乎無力禦侮。而專務內競。則流涕讀之。不忍以爲非。是夫牛莊之役。尙能一戰。朝鮮之爭。未及本部。由今視之。已若唐虞三代之不可幾矣。人亦有良心。同此理。而謂此番交涉。猶不足以蘇中國之昏夢矣乎。猶不足以策吾民之智而猛進之矣乎。

所謂蘇與猛進云者。第一當知中國之不亡。乃列強均勢之賜。並非吾國本身有何能。

力致之。於是第二當知國人一味自殘。不復振作。放辟邪恥。無所不爲。即在均勢之下。所存一線生機。亦將轉瞬不見。第三當知立國於二十世紀。亦當稍顧國家原理。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面優秀分子。戮力並進。不釀雞鶩蚌鷓之勢。以墜和平進步之基。

今交涉案既起。國內頗倡主戰論。吁亦客氣耳。日人揚言吾國所有槍彈。莫供二十四小時戰線之用。彼出一師團。卽盡殲吾所有精兵。而無不足。新聞家之滑稽者。恆謂對於毫無武力之支那。施其威嚇。乃強國之所恥爲。凡茲所言。吾盍不能否認。果其能之。彼二十一條者。日本決不敢妄提。卽提。吾亦決不與之開議也。以勢推之。苟地球之上。惟吾與日本獨存。則吾之四百餘州。必且直隸三島。如今之浪人所倡日支聯邦之議。猶嫌其迂。而彼不敢爲者。無他。列強盾其後耳。此種惡辣條件。不先不後。而獨見之於歐洲大戰之頃。亦卽此故。然歐戰雖劇。終有已時。日兵雖強。終有所忌。故交涉開始。以至於今日。使驕橫無所不至。中間偶經頓挫。少覺融和。亦賴有美政府之質問。與其同盟國之牽掣耳。日政府當議發最後通牒。元老與大臣意見不調。其第一因。則山縣松

方諸人兢兢以傷害歐美各國感情爲慮。此固非謂外交當局未嘗盡力。元首威信。全然失效。而持與第三國之潛勢力相較。終覺礙不於倫。由是以知吾國之存亡。由對外關係觀之。蓋不繫乎吾有何人。首出庶物之故。如倪嗣沖之流。謂有大總統在。強鄰不敢啓釁。(一)取證於此。殆未必然。或謂日本之要求。止於二十一條。正惟吾有強有力之政府。苟非此者。必且逾酷。此非倭幸。或者妄人不爲此言。夫吾兵不強。不能引爲外交之助。此亦不足以責政府。卽以民國四年之力。準吾輩理想之政。則以其所能周轉之力。整軍經武。驟逢茲變。亦不必大愈於今。故於外交。失敗徒乘客氣。不辨理由。以蔽罪當軸。乃吾輩之所不許。惟一國外交政府。旣全陷於無能之境。則其對外。吾人卽不必歸以救亡之功。此非稱頌功德之卽足爲害。乃如此爲之。而必忘乎其所以然。將來國破家亡。尙不知病症何在之爲害也。

客曰。日本之爲此要求也。彼必已熟思審處。逆料吾國所以應付之道。不出己所矧制之中。故暴戾恣睢。無所忌憚。最後通牒。無憚於發。夫所謂道。不外三途。一宣戰。二承認。

三不宣戰亦不承認。宣戰彼之所樂聞也。承認則本其所欲得。惟不宣戰亦不承認。則彼苦之。何以明其然也。日本之不敢併吞吾國。徒以有列強在耳。所有領土保全機會均等諸主義。尙非島人之力所能抹煞耳。苟吾不資以口實。使之有詞用兵。彼竟不顧公然侵略。則吾通告各國。布其理由。彼得曲名而犯衆怒。將無以善其後。果不訴之兵力。又別無對付之方。故知惟此足以苦之也。惜乎吾之當局。無其決心。惟恐日兵一入吾疆。輿情因而大擾。國內國外之不平分子。必且乘間突發。以致政府地位。瀕於危機。故明知爲良。不肯出此。日本於吾政情。洞若觀火。亦惟料及吾之不肯出此也。是以節節迫吾承認。無所於讓。是豈不爲政府之咎也乎。

愚曰。此應有之義。以此責備政府。誠不爲過。曩者歐戰初起。吾卽宣告中立。日攻青島。向吾假塗。當時愚卽主張不從其請。而聽其以兵強行通過。此其有傷獨立國之顏面。與從其所請。而以我之同意。侵我中立者。在事實上。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況其後濰縣問題發生。彼並不遵協定之約。其結果與強行通過。全然無分乎。夫吾之國命。操於列強。正如有夫之婦。不得私有所遇。強姦與逼姦。固同爲其夫所深惡。然前者已全失。

其抵抗。力猶得。加人。以強暴之名。後者已。陽諾之人。且入吾。以同罪之律。吾之所謂。劃分交戰區域。援引日俄戰爭之例。始終爲德所抗。未之肯承。將來吾被姦者之。何以自了。尙非今之。意料所能及。然破甑不顧。傾乳不哭。及今補牢。或亦不遲。於是二十一條者出矣。前特尋一夕之歡。今乃欲挾之宵遁。此其迫我以萬不能諾之勢。五尺童子。可以具知。蓋其條件之利害關係。有在本身者。有在事後者。在本身者。不外所要過酷。與主權國體。直接相妨。然吾居今日。果有何力。可伸主權。更有何顏。覩言國體。譬猶孤露之女。已爲暴者所污。則亦聽其所爲而已。無奈此且不能得也。愚前言之。吾之國命。操於列強。正如有夫之婦。不得私有所遇。均勢者。吾夫也。有一國焉。從吾破。其均勢。卽外遇也。苟旣破矣。則人之欲我。誰不如彼。今雖有事。歐。亞。未遑顧及。一至回戈。東指而吾之血。肉。橫飛矣。人縱無識。不至並此不知。人縱無良。不至並此不恐。觀夫外交當局。與日使逐條磋商。不曰此與某國權利有關。吾不敢應。則曰此與何種條約相背。吾不敢承。卽或偶爾抗顏。謂與主權有傷。國體有礙。亦明示日人。盾乎主權國體之後。終無非某國權利何種條約云云。可見事後之險。吾人非無所見。舉凡自傷之詞。亡國之歎。今

俱無暇爲之。惟吾欲保存軀殼。努力向上。以圖獵取機會。他日可得列於世界國家之林。以上則今之條件。不能承認。乃如鐵案之不可移。不承認。奈何戰而已矣。戰又不能奈何。則如客言。不宣戰。亦不承認而已矣。

戰者兩國俱有交戰行爲之謂。苟甲國向乙國宣戰。而乙國不受。此不得謂之戰。國際法字之曰『不抵抗』。(二)大凡備戰不及。或武力凋傷。明知戰必無幸。而有待乎第三國之出爲周旋者。惟有採用此法。普法戰役之後。法人元氣蕩盡。不堪再戰。而德人相逼。迄無已時。至于八百七十五年。德岌岌有重開戰端之意。總統麥馬韓令其駐德大使。向德宣言。果德兵駛入法境。法終不抗。後以折衝。卒乃無事。前兩年巴爾幹戰爭。保加利亞方敵土希。而羅馬尼亞復尋保釐。當是時。保決無力敵羅。羅與宣戰。不受其牒。駐羅保使。亦不下旗。羅兵已入保境。保不抗之。後以調停。亦卒無事。今吾戰鬪力之消乏。較之當時之法保。尤甚。不幸而遇外交生死關頭。則舍不抵抗。外更有何法矣乎。雖然。我行此法。亦有不顧慮者二。一列強干涉之力。是否足以牽掣宣戰國。使於

用兵以後而更服其調停也。一吾任敵兵入境。能否保國內不生內亂也。

列強之干涉力。斯時最爲薄弱。雖然。卽此薄弱之力。在日本終有所忌憚。果其用兵以後。列強竟無仲裁之餘地。則交涉之時。充日人野心之所至。條件將不止二十一。最後通牒亦將無讓步之可言。故第一層政府尙不深慮所慮者。內亂耳。夫內亂者。以內政爲範圍。一至外侮。全國無仇無友。宜同表敵愾。同仇之概。此國家之常經。而民族之正義也。今吾大敵當前。而惟內亂是憂。此常經正義云者。獨不適用於吾國。何以故。是豈政府行其萬惡之政。人民因而痛心疾首。倒行逆施而不顧也耶。抑人民毫無愛國之心。甘爲虎俵。卽有良政府。而亦倒之以爲快也耶。今且不深論。而吾之外交當局。其與人談判。始終橫一內亂之念。不敢折衝過甚。而日人公私兩面。之以此相恫嚇。刺刺而不休。則事實具陳。不可爲諱。尤可怪者。數日前日政府正議袁的邁敦而未發。輿論促戰若狂。吾人之旅東者。不遑寧處。其新聞中之論調。則一致賣好於吾國人。而以擾亂民國與夫破壞東亞和平之罪。推之袁總統。謂爲民國計。爲東亞計。支那國人宜與日人攜手。先行倒袁。再議長策。亡命之人。親聞此議於彼中學士大夫者。亦復不少。報知

新聞者人人知爲內閣之機關也。而其醜詆袁氏。尤無所不至。所載袁爺小傳。今日尙未終篇。爲政府計。交涉幸而未決裂已。如其決裂。則討袁軍旗必且由日人代豎。此種怪相。向後思之。令人心寒。而顧何以至此。民國與彼何關。而爲起義師以正擾亂者之罪。獨立國之元首。他國人民對之。宜表相當之敬意。胡乃彼中政府機關新聞於吾元首。敢於無禮辱罵。不留餘地。個人之自由思想。法當尊重。國際之間。宜愈有然。胡以此一人者。吾方尊之。如帝天。而彼必強吾諛之。爲蠹賊。卽逋亡之士。旅於其邦。反對政府之職。雖明。借寇覆邦之舉。未必所欲。何以彼人借箸。竟假定吾人爲宋秉峻。李容九一流人物。而無所疑。凡此。今亦不深論。惟吾屈服於最後通牒之下。原因雖多。而其畏內亂之竊發。則固政府必有之。成心與其必居之口實。昭哉。可觀矣。

成事不說矣。今後當何如者。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至哉言乎。日之最後通牒。濁斯濯足也。政府懼內亂而莫與抗。國先自伐也。濁矣。今後當求所以清者。伐矣。今後



當求所以不伐者。此束髮小兒不復疑之。其術何出。亦復反證。即得。愚既有言。立國於二十世紀。亦當稍顧國家原理。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面優秀分子。戮力併進。不釀雞驚蚌鷓之勢。以隳和平進步之基。斯則一際危機。可得全國一致之捍禦。嗚呼。今者外交之辱。是誠當頭一棒矣。哀我國人。獨奈何不於此一致思哉。

雖然。若此類者。二十年來。固已棒之不一棒也。而乃沉昏若素。以至今茲。欲知方來可鑒。既往涉思及此。使人心驚牛莊之敗。瀏陽所恃以蘇中國之昏夢者也。已則竭力蘇之。結果爲戊戌政變。自此以後。昏夢較甲午前有加。聯軍之役。又復蘇之。蘇之而昏夢復如故也。且其泄沓顛預。視庚子前尤甚。其後十年。亦有機會。時時以小蘇之。而大蘇則在辛亥。以吾人惡蘇之性。且突進也。不足二年。而昏夢之態。又遠勝於光宣之間。瀏陽之言曰。『統政府臺諫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之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待而可保也。』然前清末。年私人著述。新聞論說之反。

抗朝政與夫留學生政客之公然活動者其範圍遠過於今而精神何止數倍且極其繫之塗塞之之力亦驅國人入於鄉愿而已鄉愿尙有曲謹小廉之可稱有良法律以推輓之固不失爲近世善良國民其國未必遽亡也而今者繫之塗塞之之力一方使鄉愿且無側足之地一方造出無量無邊無忌憚無廉恥之小人是果有浩劫真不遠矣不謂蠅營狗苟之中忽有今番交涉出現以善義解之是仍所謂蘇我者也然而屢蘇而屢昏屢昏而屢蘇昏量愈增蘇機愈狹日本維新五十餘年始有今日吾國自甲午敗後發憤自立急起而直追國差可保而乃蹉跎復蹉跎冥頑無復省錄以至於是所餘者惟列國均勢一線之機此機也前已言之亦將轉瞬不見嗚呼死期至矣而仍不欲爲臨終之懺悔矣乎。

愚執筆至此覺有一異常之感念惟吾心曲則交涉急迫烽火告警之時而墨客文人且請開方略館仿聖武記例紀述蕩平內亂之盛德以謂唐虞以來所未有云云也夫如此之爲求之史冊豈乏其例推其命意吾豈得以自欺讀者試遊目及於五年以遠並自念所居爲二十紀之期則所謂方略不難得其真解吳稚暉有謂今之思想全走

曲線。是之謂矣。然此不過一端。其他可哀可痛之舉。何可勝數。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南海康君講其義曰。『此章言不仁之自樂於亡。言之深痛。晉陽陷而請再獵一圍。江都亂而聞好頸誰斫。羣盜滿山。而以太平諱飾。偏安半壁。而以歌舞權娛。寢於薪火之上。巢於覆屋之下。而鬻官贖貨。偷竊鑽營。以樂旦夕。至其敗亡。則譙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近者鳳凰城破。而傳戲稱壽不休。台灣賠割而泄沓怠傲。如故。此非人之來伐而已之自割也。古今一轍。不知覆亡之不旋踵也。哀哉。』

嗚呼。愚也無似。卽欲論事。何以加茲。今請誦之以卒吾篇矣。

### 國民心理之反常 四年六月

愚旅居東京。晨起必讀新聞二三種。所有紀載。其能使愚不寒而慄者。不一而足。而未有如近日外相加藤氏議會之演詞者也。

五月二十二日。日支外交質問。起於貴族院。仲小路廉氏曰。『本員之所欲問者。通牒

之第五項是也。交涉之初。政府以提出支那之要求。通告英美各國。他條咸列。獨第五項祕而不宣。以此生友邦之疑。召支那之侮。此果事實否乎。』加藤外相答曰。『第五項之問題。決非對於訂盟國。故示祕密。帝國之以對支交涉內容。通告英俄法美四國。特以好意爲之。決非義務。自第一項至第四項。乃帝國當然之要求。惟第五項。與諸項異。其性質。此不過我之希望。非當然。可以要求者也。故前四項通知。後項則信爲不必。非故祕之也。』(一)二十五日。仲小路廉氏復起質問曰。『本員二十二日詰問外務大臣。何故不以第五項通告各國。意謂此事對於支那。露出我之弱點。關於我國威信。實多。外相答辯。謂帝國以交涉內容。通知訂盟國。決非義務。此豈待言。本員所問。非問此也。本員以爲既通告矣。乃祕其內容之一部。有悖信義。失墜威信。使支那窺見吾隱。政府胡乃釀此不利益之舉。仍求外相說明。』加藤氏曰。『一項乃至四項。無論如何。必須貫徹。第五項。則無勉強貫徹之意思。故通牒略之。例如顧問傭聘。非我國所能強制貫徹之要求。明甚。仲小路氏。髣若視第五項。較他四項。尤爲重要。余則不信。』(二)

一問答間此番交涉之真相畢露而吾憤憤者猶在夢中此誠所謂心死者也可勝哀哉。

所謂真相者何也。即日本提出條件之初規定所必貫徹者若干事而慮吾國之抗拒已非稍稍讓步不足以敷衍場面也。則以第五項加入此項本其所輕爲賓前四項爲其所重爲主而臚陳於一牒之中而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款款相銜節節緊湊務使受之者視之輕重賓主之勢得其反焉。私心自計此第五項者萬不可諾無論如何非以全力抗之不可於是而外相之術售矣。惟此術以欺支那不可以欺訂盟諸國而本來輕重賓主之意又不可先時語人故其以對支條件通知友邦即隱第五項不告而已。一面通告各國一面恫喝吾外交當局謂宜嚴守祕密苟或洩漏其責支那負之云云。當事急時日本將發哀的邁敦書五項本爲陪賓早有成竹逕削之可矣而特故示其難元老大臣會議不決者累日卒以元老之豁達大度竇好感於吾人務使吾國當事有地迴旋以全顏面苟欲自欺且矜功能以加藤之明其講之精矣果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萬里之外飛牒到京白宮作議而吾國名流競頌元首外交之能矣而報界

公會雙方交讓。東亞幸福之傳單滿街如蝴蝶矣。而封疆大吏祝電紛馳。且頌言提燈行列開場慶賀矣。

夫吾之有此者何也。以惡意解之。時曰無恥。以善意解之。則誤視日本通牒第五項爲其強制貫徹之要求。吾以折衝樽俎之力。僅乃克之。縱不得謂前四項於國體無傷。而要。不如五項之甚。兩害取輕。亦誠不幸之幸。此雖無識。姑亦許之。惟今聞日相自白之言。公等又當作何感想矣。日本初交涉時。果其棄五項不列。其餘諸項。仍以哀的邁敦之力行之。所得實在之利。與今無殊。惟所與吾國人之感想。將呈大異。何也。約書之彈性。未充與國之顏面。大壞狹路相逢。短兵相接。因獸猶鬪。而況於人。轉或激起吾人敵愾同仇之義。而彼驟難有以善其後也。日人審此。故爾弛之。弛之於我。之原案無損。而彼且感我。卽不爾緩其國中鼓吹煽動之力。而履行新約之時。可以輕減其所以爲障礙者。亦何樂而不爲。果也。蓋爾支那毫不出控。縱者之所料。頂門方被鐵鎚。微感痛苦。尾後偶戢鞭影。輒又歡騰。此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狙公之術。白人虜用。以待其殖民地諸蠻族者。誠不謂吾乃甘受之於人。而不辭嗚呼。人性至此。夫復何言。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愚謂人之於國亦然。所謂愛國心者。卽良知也。愛國之行爲。卽良能也。國家之起。起於此。知此能。國家之存。存於此。知此能。此而不完國。必不國。而人能爲政治生活以上。宜無慮其不完。蓋以其爲不學之能不慮之知也。易詞言之。是謂直覺。偶見英人師伯雷近著愛國心 (一) 一書。有專章證述此心爲直覺 (二) 之道甚詳。請徵其說。

謂愛國心不爲直覺。非妄則愚。愛國心之所表見。爲態不同。而要爲一絕強之動力。操縱人爲形形色色之人。文文野野之衆。舉莫能外。是乃無形推進之力。自然發動之機。人之遵此而行。卽見其與平日理論有違。亦莫自禁。縱國家平和已永。物質繁昌。刺激之性。潛久未用。一旦有變。其性之橫厲而無前。有如固然。如曰此學而能之者乎。則以自來教育之成績。綜而觀之。而謂將生如斯效果。吾滋未信。……愛國之行

(一) 韋羅貝所著國家本性論中有國源篇言此。

(II) Spurrell, Patriotism, a Biological Study, 1911

(III) Patriotism an Instinct 原發四頁以下。

爲犧牲之行爲也。其中有必死之道。死而將不爲人所知。愛國者見之甚灼。或謂人之愛國。視險如夷。乃逆料彼之所爲。將永爲國人紀念。此游談無根。毫不足稱。且此種行事。需力甚多。而恆有軟弱之子。不能勝衣。而倉皇聞變。決然以起。初不計前途結果。於彼云何。此謂非直覺之所感動。吾則不知有他說矣。

以例證之。一國與他一國爲約而守之。此無所用其愛國心。以破約而求利。惟兩國之約。欲其有效。必也相互之利益。得其平衡。不然。一國以條約之力。強他一國。陷於不利益之地位。而冀其長守。而無變愚之甚者也。何也。私人立契。果以自殺爲其條件。法律不能迫之履行。則國際條約。欲一國踐言。而自毀。古今無是道也。(一)於斯。愛國心起。而用事矣。愛國心者。無他。爲一國言之。則自衛之直覺也。爲小己言之。則殺身爲國救國。以保種之志願也。(二)欲察其相。亦自易易。當前軍稍挫。警報傳來。則舉市驚皇。不遑寧處。衝突縱或極微。軍隊縱或極小。且都邑之人。千中無一。曾與

(一) 此段在原書六三頁、今並錄於此、於原意無損也。

(二) 此數語見六二頁、乃前一段之前語。



前敵之兵相識。卽至撓敗。己身並無危險。私利亦不損傷。而其欲得軍中真相。視與己事無殊。日日望軍報至。滿載將軍之兵機。曉暢士卒之勇銳。無倫則色然喜而走相告。其爲態如故也。軍人以發揚國威爲職志。國人之視軍人。無論有覺無覺。皆復如是。此天性促之使然。無可掩也。

其在他一面。有人爲境遇所迫。爲恇怯所限。爲財賄所誘。爲種種個人私利所驅。因之愛國諸事。已莫爲役。此其抵抗自然心理之強力較之作一尋常不合本意之事。其難萬萬有加。或謂其人心殊未安。乃名譽不存。社會將起而責備所致。亦不盡然。儘有賣國之子。事祕世不得聞。徒以悔不可支。至激而出於自白。是觀夫不愛國者。懺悔之苦。益見愛國心之爲良知沛然。莫之能禦矣。

愚讀師氏之書。昧昧以思。異感叢生。莫知所出。愚其否認吾輩爲人類乎。是未可也。其否認中華民國爲國家乎。愚不當爲此言也。苟其廁於人類國家之林以上。胡乃師氏所作泛應曲當之談。而獨於吾不驗。果此次交涉。尙得稱爲相互平衡者乎。自非無目。不謂此也。胡乃吾之所謂愛國心者。不應之而起。不應之而起。乃消極之象。猶可言也。

胡乃積極主張外交勝利。(一)果主張者皆爲境遇所迫。爲恇怯所限。爲財賄所誘。爲種種個人私利以驅矣乎。愚未敢言也。胡乃一唱百和。恍若竟成輿論。嗚呼。知覺錯亂。黑白顛倒。屠者在門。猶自慰藉人心。至此尙何說矣。愚無以名之名之。曰反常。傳曰。天反常爲災。物反常爲妖。又曰。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諸君諸君。頌詞好。自憶之。提燈好。自把之。平日之氣。亦復有時而至。愚馨香頂祝。唯願大好河山。將來尙有彈丸乾淨之地。爲諸君懺悔時洗心之用矣。

### 國家與我 四年八月

近頃以來。政象日棼。人心日死。偕亡之歎。聞諸道途。暮氣之深。淪於無底。蓋國家將亡。國家將亡云者。今固已萬口同聲。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剖泮以來。國之亡者。江黃鄧柏。不可紀矣。胡乃吾不追爲之悲。而獨悲吾國。當今之世。

(二)今日東京朝日新聞。載北京專電曰。一國民之憤慨。漸次下火。對於新條約著實之批評。今乃見之。無論何人。一致主張。今回之外交。支那不爲失敗。山東滿蒙。在事實不能不承認。山東條約。可謂渣極的勝利。此誠不得不責外交當局之明云云。至第五項之協議延期。尤爲大說。一是何謂言。譏笑四國。醜之極矣。

慘受亡國之禍者。波蘭猶太。亦可憐矣。胡乃吾不暇代爲之哀。而獨哀吾國。是無他。徒以我在耳。我生於斯。長於斯。族聚於斯。斯之不存。我卽無所傅以自立於世耳。然則人非全無心肝。斷不至目覩其國之瀕於亡。如秦越人之互視其肥瘠。而無動於心焉。乃自然之理也。顧吾人果何如耶。

往者陳君獨秀。作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揭於吾誌。侈言國不足愛之理。有曰。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爲奴。何事可怖。又曰。國家國家。吾人誠無之不爲憂。有之不爲喜。斯言一出。讀者大病。愚獲詰問叱責之書。累十餘通。以爲不知愛國。寧復爲人。何物狂徒。敢爲是論。愚遜謝之。竊幸國中自奮之氣尙富。而亦不願作者談言之微中也。今距此事。又數月矣。國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喪。莫知所屆者。日進而未有已。愛國心之爲物。不幸卒如獨秀所言。漸次爲自覺心所排而去。甲乙遞染。如中惡疫。流行之廣。速於置郵。特獨秀爲汝南晨雞。先登壇喚耳。最近梁任公。且以有國不優於無國之例。若干事。痛告國人。有曰。多數之心理。不期而與之相發。又曰。吾見夫舉國人。睜睜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質言耳。(一)夫任公。方以不作政談。宣言於衆者也。

勸人不爲煽誘激刺之論者也。今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其所爲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此固聖者因時制宜之道。然而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吾國之大患在不識國家爲何物。以謂國家神聖。理不可瀆。雖其釋與忠君同義。抑或視與今世愛國之旨齊科。仁智所見不必劃一。而其拘墟膠柱之意太甚。無能自脫。則由今日而上溯之。其情遇事而見。昭哉可觀。昔者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其國有識之士。則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三)故曾左胡李之徒。當其時不敢一萌斯念。其所以然。則僞國家主義誤之也。瀏陽譚氏追論甲午之戰。謂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其時。國家之僞義已呈露於哲士一二人之胸。而當世之曠曠仍自若也。洎夫庚子以一胡婦之妄念。召聯軍八國之師。國之不亡。其間不能以寸。虜廷之當吐

(一) 大中華六期痛定與言。

(二) 譚氏仁學述東方商埠紀要之書。

棄。可。一。言。決。矣。而。國。人。尊。之。如。天。不。異。疇。昔。其。後。僞。託。新。機。僂。辱。志。士。倒。行。逆。施。日。甚。一。日。而。賢。豪。長。者。之。奔。走。於。立。憲。運。動。其。興。且。若。相。引。而。彌。長。凡。此。者。皆。僞。國。家。主。義。誤。之。也。今。之。政。局。亦。復。猶。是。凡。當。路。之。所。提。挈。舉。國。之。所。風。從。皆。不。出。僞。國。家。主。義。之。一。圈。環。之。而。走。舉。步。愈。急。竭。蹶。愈。甚。迴。旋。不。已。則。立。僵。耳。是。非。有。及。早。回。頭。之。思。臨。崖。勒。馬。之。智。似。此。一。瞑。長。往。焉。有。生。死。肉。骨。之。功。斯。思。斯。智。時。曰。自。覺。

自覺者何說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之疾首蹙額。不得謂非自覺之機。惟不能再進一步。曰。使我至於此極。吾安用此。王爲也。終不得謂真覺。吾國惟無此真覺。故數千年。只有君史。而無民史。展轉桎梏於獨夫民賊之下。至今日。無少更東西洋政治之鴻溝。卽於此。劃由斯以譚。所謂自覺者。非徒政象與吾官能偶爾之接觸也。必以內籀歸納之術。推究種種政象的然昭晰。其本根之所託。從而下一最終之判斷焉。始得。

號爲覺也。今之覺何等也。今言愛國。比於昔言忠君。疇昔疾首蹙額於君之所爲。而不敢言。無君。今有人尸國家之名。行暴亂之政。人之疾首蹙額於其所爲。乃敢倡言有國。不如無國。而梁任公告我倡之者。且十人而八九也。其殆庶幾能下最終之判斷者歟。覺矣。徒覺其又奚益。譬諸治疾。不見癥結。方術莫投。宜其不愈。今見之矣。望聞問切。人自許爲盧扁。所謂方術。將安出乎。吾將效摩西之出埃及。或清教徒之入新大陸矣。乎。則人稠而莫舉。當今之世。亦決無片地以相容也。吾將翻各色之降旛。迎海外之湯武。遠宗邦。昌近法。容九矣乎。則舉目曠觀。亡國森列。其馬牛溝壑之狀。息息以前例告余。苟非精神替亂之極。或偶爾激刺之談。吾未見有心者果能作此想也。然則所謂方術者。終不得不就吾本身自籌之矣。

今居政治絕望之時。人每易言亡國。以爲亡國後人民之苦痛。充其量亦不過如所受於今政府者。而公衆事業之日以展。普通教育之有可期。權利雖微而能守。法律縱酷而有定。猶非今政府所能望。梁任公所舉客問若干事。誠代表之說也。雖然。今之愚人爲強者欺。朦買弄鼓吹愛國之謬論。以爲之俛者。非此一針見血之語。誠不足以蘇其

冥頑惟既蘇矣。或本昭昭而無取蘇之允宜。慎用其感情。勿使國人之純正心理。轉而趨於潦倒沉廢之域。一往而不可救。他事且不論。今番歐洲戰役。全世界殆無一角之地。誰氏之人不被其影響而亡國之慘例。亦即挾以俱陳。波蘭三分於俄德奧。德奧與俄以毫無與於波人之事。挺刃而尋仇。乃各首驅其所屬之波人。以爲前驅。哇爾蘇一帶大小之戰。無慮數十。而波人披其血淚。抑其天良。馬一前而趨。趨槍一發而顛。動以極不自由之意志。執行極無人道之手段。互戕其同胞。於呼天搶地之下者。至於無藝。猶太亦然。猶太自失其國。有籍於英者焉。有籍於法者焉。有籍於俄與德奧者焉。今茲各服其兵役。不得不爲機械之行動。以戕賊其同種諸父兄弟。爭割刃焉。特不如波蘭之深痛耳。最近倫敦暴民。毀德人商店至盡。其中之爲猶太產者。實至夥也。印度發憤執殳。爲王前驅。號曰效忠。豈其本志。凡此種種。均吾人腦海所宜大書深刻。斯須不忘者矣。聞青島之役。吾之達官貴人。幾幾不免從軍。雖曰勢所必然。或亦當時改籍之所不及料。亡國之痛。此其根萌。逆料吾國之亡。不外瓜分豆剖。自斯以往。吾之二十餘省。息息可爲列強逐鹿之場。吾人雖欲不爲波人之自戕。猶太之互僇。無可倖免。印度朝

鮮能舉一國之民附之。一國猶望之。天上。矢愚爲此言。其自命志士者。或且惡其不祥。起唾吾面。然事勢如此。詆譎奚爲。是以國不足愛。方爲流行有力之說。一方固可鞭笞政蠹。使不更倡。似是而非之愛國論。以逢迎社會弱點。而售其欺。一方苟不慎其所發。則又有眈眈逐逐者。掀髯於旁。其足以沉吾國於九幽。無以自拔。殆又甚也。

然則國不足愛之說。其卽破棄矣乎。而事實既已若茲。吾卽欲破棄。而又胡能也。是亡國。既所不可愛。國亦所未安。吾人生今之世界。果將何道之從小之寄頓身心。大之福利民國也乎。曰。是有解散國家之說。倡之於盧梭。請得而略述之。

國家者。成於民約者也。約者何。人以一部分之自由。納之國民總意之下。而仰其制裁也。總意者何。薩威稜帖經一定之代表機關。明白宣示者也。時或暴者興焉。以其一人之意。與國民總意爲敵。則其所以抗壓薩威稜帖者。用力必多。用力多。一度國家之組織。隨而變更。一度久而久之。全國更無何人。可以其意與之相劑。而總意殲矣。夫立法權者。國家之心也。而行政爲腦。腦痺人猶可生。獨至心絕。則不可救。故國家之所賴以存者。非法也。立法權也。何以言之。昨日之法令。不必至今日。而仍有效。其所以有效。則



立。法。機。關。不。聞。改。訂。而。默。容。之。也。易。詞。言。之。薩。威。稜。帖。認。爲。不。廢。之。法。而。許。其。流。行。也。故。一。言。法。而。薩。威。稜。帖。之。質。卽。同。時。存。在。苟。其。國。薩。威。稜。帖。見。奪。於。一。人。而。未。由。表。見。則。雖。法。令。如。毛。與。人。民。總。意。無。涉。而。國。家。之。道。絕。政。治。總。體。於。焉。解。散。矣。蓋。人。生。而。自由。者。也。唯。服。從。己。意。決。不。服。從。他。意。總。意。者。仍。己。意。也。故。立。於。國。家。之。下。而。義。務。生。惟。若。權。奸。僭。竊。劫。吾。總。意。強。吾。舍。己。意。而。唯。他。意。之。從。吾。唯。有。回。復。叛。約。以。前。之。自由。而。重。蹈。入。自然。之。境。而。已。故。解。散。國。家。云。者。破。棄。民。約。復。其。故。我。之。謂。也。盧。氏。之。意。大。略。如。此。(一)今之昌言不愛國者。其說得毋有合於此者歟。

吾人訴之盧梭。將以通吾狂惑。使於救國絕望之時。而匡吾亡國不正之念者也。今國家解散云云。其途仍與亡國爲鄰。究何益乎。曰。是固非徒解散之以自了也。解散之後。人人既復其自由。卽重謀所以建國之道。再造總意。復叛新約。此盧氏之本懷。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豈其消極自毀之談可比。興言及此。請進申民族之義。

人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二)以謂國家由於民族而立也。今之有申論民族之必要者。

見夫民族爲國家之基。國家不幸而至於解散矣。民族果隨之而解散焉否乎。聞之呂南（一）曰：「民族者理也。理之見於精神而出於遠源。複性之歷史者也。民族者一精神之家庭也……無過去不成民族。而現在亦有一絕明之事實以章明之。是何也。乃同意也。乃願與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也。試爲譬之。民族之存存於全體之下列比塞。豈不時行之。猶之人身之存存於周身血氣流通而無間也。」至哉言乎。詰民族者蔑以加矣。下列比塞。豈者國民總投票之義。於是人生之公約有兩種焉。一約爲民族一約爲國家。而其約之所以履行一致。以下列比塞。豈之式出之。盧梭之意曰：國家之所恃以保持者法也。法不得下列比塞。豈續續認容之。則死法死而國家破矣。呂南之意曰：民族之所資以繫維者精神也。精神不得下列比塞。豈時時證明之。則散精神散而民族亡矣。今吾國人民於國家之一切法。已不能行其下列比塞。豈之權。而法死國荒。已成事實。吾人亦既袒裼裸裎而還於民族之位矣。則其所謂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仍願相與守之否乎。

(1) Reinin 韋羅貝國家本性論中引其語。

此之疑問。雖有一派持極端之見者。謂國家無成。實由民族卑劣。國家既壞。此等劣等民族。亦惟聽其自生自滅可耳。搏沙不能成飯。更搏又焉用之。然稍一沉思。即覺其情感太甚。所見遠於正鵠。今之猶太波蘭。雖亡其國。而其維持民族之心。猶不可已。而況於吾。然則亡國與國家解散之別。安在。曰。維持民族之道。終不外乎立國。國亡矣。民族立國之權。一即隨之而俱亡。今之言猶太立國。與夫波蘭立國。二者亦不乏其人矣。誰則信其行。且見諸事實。國家解散則不然。國家雖一時爲強者所隱而立國之權。猶操自我。我欲其國方也。方之我欲圓也。圓之易詞言之。亡國亡於他人。而國家解散。仍解散於同族。雖驅逐他族之征服者。與顛覆本族之僭暴者。其事正同。而以史例證之。由前勢難而逆。由後較易而順。故前者容或終古未有其期。後者遲速必見其效。是固不可同年語也。苟吾國已即於亡。吾知其難與逆之事。猶且不可以已。何也。人固未有願棄其族者也。故苟自棄其族。不可也。即不自建其國。不可也。苟不自建其國。不可。

(1) Right of Nationality

(二) 今德意兩國擴張波蘭復國之論、

也。卽舍其易且順者。不爲而待其難且逆者。之至不可也。苟舍易以待難。舍順以待逆。不可也。卽居乎易且順之時。而日日唯恐難且逆者之不至。恍若後者猶有愈於今焉。尤不可也。何也。人固未有不願與己族共同生活者也。

客曰。子所言國家解散與夫民族建國之理。旣聞命矣。宜何道之由。而其的可達。曰。道在盡其在我也。已矣。人人盡其在我斯其的達矣。

此其理至易明。大凡暴者之爲暴於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爲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爲。說者必曰。夫安得暴者以外之人。人皆不忘其我也。則請小其範圍。苟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亦不敢爲。夫以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而責以不忘其我。似乎不爲過情。而若是其難者何也。曰。此自諉與自昧之爲害也。何謂自諉。彼以爲天下之善惡。其量過大。決非眇躬人之所能爲加減焉。今我障於某事某事。欲入而未能。是不如其已。我卽不入。而入者當有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可保其無所損也。而不知人作是想。誰不如我。苟三萬三千九百

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其不入均。復猶是。是全國之人。均失其我也。何謂自昧。彼以爲如我之才。車載而斗量。我卽入之。又焉益者。而不知國之須才。如貨棧之待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才以入國爲的。雖微末所不辭也。其甚者。則自謂有大才。可以用世。而亦不入。何也。以無用我者也。昔蘇洵有言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此誠可謂有我者矣。而轉筆卽曰。『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一）夫蘇氏生乎八九百年前。局。乎當時政象。其所言如是。良不足多怪。而今決非其時之比也。今者自用之時代。而決。非待人用我之時代也。自諉也。旣若彼。而自昧也。復若此。宜乎羣天下之學士大夫。舉。失其我而強者。乘之而起。遂無所不爲矣。

客曰。如何斯可謂之盡其在我矣。曰。有一定之主義。準此以行。而百折不離其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大丈夫自期。挾孟氏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者。上也。人品不必高。而無上。宗旨不必醇。而無疵。惟既有所信。而富於一種堅忍不拔之氣。能以苦戰奮鬪。力爭上游者。次也。無不待而興之能。與獨爲前驅之勇。或奉一職。或營一業。而蚤夜自思。覺有萬不可爲之事。卽謹守之不失。不以自欺。心力相應之時。於我之所能信者。加以援助。又其次也。上者不可多得。得一二。人次者不可多得。得數十。人又次者不可多得。得於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內。得一部分。則建國之事。思過半矣。

聞愚言者易生二感。一曰。建國之事。祇此數十百人而卽舉也。毋乃太易。一曰。吾國雖曰乏才。未必此區區數十百人而亦無之。胡乃百事莫舉。不知歷觀改革之事。無不以少數人握其機樞。愚嘗考英國憲政發達之史。其言論自由之所由確定。則韋克斯(二)一人之功最多。韋氏亦無他長。惟始終張其所信。不爲勢屈。新聞屢停版而筆仍不輟。

己身屢投獄而運動不已。卒之輿情感動。相率趨之。彼爲議員。巴力門四除其名。而同一選舉區。四登其選。十八世紀之中葉。蓋惟韋氏一人爲民氣之王矣。卒之各種自由。咸以樹立一人之奮力。比之全國之革命。功尤多焉。在吾三品之中。韋氏亦其次耳。而效且若此。說者奈何少之。至謂吾國不乏其人。如其有之。必與天下人以共見。舉目曠觀。衡論當世人物。若某某者。庶幾上選。若某某者。足當其次。若某某。若某某。抑亦又次之倫。乃若此之儔類。皆屈於淫威之下。蜷伏而不敢動。無賢無不肖。冶於一爐。是何說耶。愚聞全國屬望之某君。有人規其行事。敗名而養奸。則曰。吾之某職。當徐徐辭之。吾於北京。當徐徐去之。夫曰。徐徐。則孟子所譏。攘雞紆臂之詞。其爲現勢所縛。不能證其有。我可以立見。最賢者猶且如此。遑論其他。故今之人。輒怨政府之暴。詈哀吾民之無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價。非能如明珠之無因而至前也。今其所還之價。通國無一獨立之人。到處無一敢言之報。人人皆失其我。人人皆不須此物。則此物胡來。故有人曰。民質之劣。已至於此。此而不亡。世間安有可亡之國。卽而熟察。亦幾無可詆譎。瀏陽譚氏曰。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今所謂劫。恐不遠矣。由此以觀。客謂中國有人。

而事仍莫舉。實則不得謂之有人。何也。其人雖或與他人有形似之不同。而其無我則一也。

然則求其有。我將從誰起。梁任公曰。『夫我輩則多矣。欲盡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問他人。問我而已。』（一）茲所謂我。果任公自謂乎。抑冀幸讀者之自謂乎。俱未可知。惟在愚文初哉。首基之。我則願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承之。蓋言國不足愛。愚亦不強其愛。惟請從盧梭之言。視國家爲已解散。民族之自由。已經回復。則第二步當復何如。以愚觀之。國家解散可矣。民族終不能解散。必欲解散。以大勢推之。非關吾不欲爲。抑亦人不見許。任公告我。『如其亡也。則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吾儕舍蹈東海外。亦更有何事。』（二）此客氣之言。安見必成事實。卽一二賢者爲之。以魯連望之。人人如何可能。故知吾國卽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旣知終且不了。此時整理民族之事。卽抑塞千端。煩冤萬狀。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終不外夫建國。

（一）大中華六期痛定思痛、

（二）大中華一期發刊詞、



是國家由解散而卒入於建設之一途。故不愛國云者，前已解散之國家，不愛可也。今復建設之國家，不愛不可也。而欲愛之，決非徒然。愚爲徬徨求得解決之道，曰：盡其在。我故我之云者，請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先尸之矣。

說憲 四年八月

一

千二百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倫諸貴族及其人民代表，迫英王約翰，在倫尼米達，署名於一公文書，以屬於王權者若干事，讓之彼輩。所謂大憲章是也。此物一出，歐洲自由之勾萌，以次畢達。故號爲自由之祖。一曰自由之神。二及今已七百年矣。此七百年間，自由之花，逐年而恆開。皆此帕臘丁之所賜。此賜不獨英人享之，全世界均享之。故歐美各國，今於戎馬倥偬之餘，其政家學士，猶有於今年六月十五日，設爲專會，以紀念焉者，禮也。

而美人之理想派，或者非之，以爲大憲章之爭，年代湮遠，而史蹟茫昧，縱橫術數之士，

每利用人之不明真態也。則張皇其詞。以資鼓吹。郭克與柏克兩家者。皆英倫民權之先登也。一謚大憲章爲陪審制及一切人權之張本。一指爲代表制度切實有效之濫觴。而皆不免吞剝史料。遷就已說。質而言之。大憲章者無他。亦諸貴族假託民權。迫脅於王。以圖私利而已。後來權入貴族之手。民之苦之。與王約翰未必有殊。吾人雖不能以此斷其一切規定。於英倫政治發展。無大影響。而當今之世。科學昌明。平等自由。乃有定理。而必以搜神述異之意味。傳說古典。崇禮有加。甚無謂也。(二)

愚曰。不然大憲章六十三條。首尾完具。如何爭得如何施行。層級井然。斑斑可考。安得以茫昧神怪目之。特其史浩繁。今人不暇深考耳。若謂六十三條。不必與今之自由同撰。而今之自由。又或不載。則吾人之所以祝之者。亦以爲憲典之權輿。以示數典不忘其祖而已。並非以爲完全理想之憲典。可施於今日。如漢儒折獄之。以春秋王莽行政之學。周禮然也。卽在數世紀前之英倫。亦初不以此物爲自由不二之保障。千六百二十七年之人權請願。卽所以補千二百十五年之不足者也。厥後自由運動之進。於是

者。又何可勝數。至謂大憲章之所利者。在貴族而非人民。亦無絕對之證。特其時貴族勢盛。所利者較人民爲多。乃事有必至耳。然今之問題。在王權宜否。有限若欲限之。必如何始可奏功。當時爲英民者。果越貴族一級。直接迫王。無論王將利用貴族以共脅民。卽貴族馳壁上。觀不爲左右袒。稚弱之民焉。敵王者。故爲民計。亦惟與貴族聯先。傾王權。然後徐徐圖貴族耳。一步而登天。不可得之數也。英人政治之成功。卽在明察改革之級數。而踐履不廢。彼美人自始被服共和。或無其感也。愚謂今之持民權說。欲以一次搯陷廓清之功。竟其革命之業者。宜不忽此。

然則大憲章七百年祝典。毫無可議。且在斯時。歐美人之祝之。尤有深意存焉。蓋此次歐洲戰爭。英法人以爲強權與民權之戰爭也。全歐洲以爭自由與德意志戰。亦猶七百年前全英以爭自由與約翰戰也。美前國務卿洛德於阿板利之祝典會宣言曰。德意志者。人類自由之公敵也。彼不認國家負有道德上之責任。與個人同。故蹂躪比利時。轟我魯西丹尼亞。大憲章之精神。適居其反。彼其唯一職志。卽在課個人同認之道。德於國家者也。無論人民與政府間。國家與國家間。惟德義爲無上之法。則此之主義。

已發於七百年前。吾人今日表而出之。誠爲當務之急也。(一)由洛氏之言觀之。可以概想西人思古幽情之所託矣。

於斯猶有相隨紀念之一事。距今一百年前。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英荷普各國聯軍。敗拿破侖於滑鐵廬。而歐洲之政局以定。今日之凱撒。當日之拿翁也。英法聯軍之欲培之。其情切於當日之英荷普也。於是自由之戰。七百年前爲前鋒。百年前爲中權。今日爲後勁。此又懷想大憲章者必有之心情矣。

顧在吾國則何如。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王充非之。以所劃分之時期爲無理。(二)茲不具論。惟取世界歷史而通觀之。以英吉利大憲章出世之年。爲孟子七百餘歲履端之始。其爲無根。亦不過如論衡所刺而止。則知吾之人權自由。今乃數過而不驗。時可而不來矣。不獨不驗而驗者。轉爲滅國會廢自治。不獨不來而來者。反爲設五等作帝制。吁。何其醜也。愚請正告我國人。西方

(一)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紐約The Outlook週報。

(二)見論衡刺孟篇。

有。爲。七。百。年。自。由。紀。念。祭。者。爾。平。日。動。輒。自。咒。謂。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望。今。日。歐。洲。之。文。明。而。却。步。焉。今。請。一。切。罷。棄。惟。欲。爾。追。蹤。七。百。年。前。之。陳。死。人。而。一。自。鏡。稍。稍。發。其。天。良。莫。背。人。道。使。吾。之。雲。仍。或。者。雲。仍。之。雲。仍。於。更。越。幾。何。年。之。後。追。思。曩。昔。略。有。可。懷。爾。其。以。爲。何。如。矣。

辜鴻銘近以英文著春秋大義（一）一書痛論歐洲今日之戰禍爲誤立大憲章所食之報。蓋大憲章者自由之大憲章（二）也。人人自由以致其君若相不能以意治其國而盲從民志以入於戰爲今之計。歐人惟有毀壞一切憲法取法於吾中國奉孔子服從之教爲神聖將自由之大憲章改爲效忠之大憲章（三）爲之民者一任君若相之所爲。政之良惡不論決不以言論行爲出而干與則其國可治而和平可期是何邪說而令歐人聞之嗚乎人之度量相越竟至此耶。

## 二

(一) 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今年出版

(II) Magna Charta of Liberty

(III) Magna Charta of Loyalty

憲法者一國之根本大法也。作憲者立國之根本大事也。此其關乎全國人之生死利害宜何如。全國人之絞腦漿拼血淚以爭之者。又宜何如。善夫柏哲士之言曰。創立憲法。無論何國。必以根本改革之意行之。非能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者也。易詞言之。憲法者政治之事。歷史之事。而非純乎法律之事也。(一)此義似創而精確實無可移。此可以律今日北京之議憲法起草矣。

今日之中國。無政府之國家也。何謂無政府。無法律也。本此立論。似覺離題太遠。姑假定中國爲有法律。則憲法者。亦不過細如牛毛。委若敝屣之一種耳。有何輕重之足云。故其偶爾興到。欲得此文明裝飾品以自娛也。總統之令一下。參政院準備委員。諸諾唯恐後焉。院內者幾人。院外者幾人。如構宿題。一揮而就。惟恨歐美諸先進國。創此惡例。憲法必經若干手續。始爲完備。吾今欲塗飾外人耳目。故必待所謂國民會議。而召集。而交議。而通過。纔算了事。不然我欲仁。斯仁至矣。中華民國之一切法本。不出口耳。四寸之間也。

本此立論。仍覺離題猶遠。姑發憤尊重民國法律。而以十分之善意解之。則憲法之事。彼亦欲如柏氏所言。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而已。不能使一毫政治改革之意。攙乎其間也。夫一國生命所託之大法。至不含有幾分政治歷史之素。徒以當塗之人。狐狸而狐搢焉。吾誠不知所以名之。充吾善意之所至。亦惟曰。爾行爾法。與中華民國之國民。初不生何種關係已耳。果爾。今若執國人以責之。曰。草憲何事。爾何不絞腦漿。拼血淚。以爭其所欲。得是不亦多事矣乎。

謂憲法與國民無關係。猶是一面之詞也。質而言之。此物與今之政府亦無關係。聞者其勿駭。愚言也。稍知中國國情者。莫不知權氣所至。自男女不能相易以外。蓋無不能其稍稍。得以制限之者。亦祖先傳來之習慣。及流俗所信之瞽說而已。與法律相去萬里也。中華民國之必有憲法。以免外人覬覦者。謂我蠻野不解法度已耳。非欲起而行之者也。欲驗將來。可觀既往。約法者。號稱有憲法之效能者也。誰憶施行約法以來。曾有何事與之相舐。參政院以及各方相關之人。出而爭之。又誰見舉國之內。曾有何人。尚憶約法共為若干條。條為何事。蓋天下共忘此物久矣。約法既寢忘之。又起憲法。是

誠。朝。三。暮。四。之。術。而。謂。後。者。功。能。必。逾。前。者。誰。則。信。之。故。憲。法。者。純。爲。異。教。邪。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苟。非。洋。願。問。外。國。公。使。偶。來。喧。聒。謂。爾。共。和。立。憲。不。立。憲。法。其。名。胡。張。吾。決。無。取。戴。此。假。面。具。爲。也。

今請讓一步。謂當局之於憲法。頗有慎重執行之思。前事不論。自是以後。確欲將中華民國建之於憲典之上。愚亦何必訾其意之不誠。惟憲法之要義曰公。曰定。茲二義者。一切法之所同然。而憲法爲甚。蓋憲法者。一國所共守之法也。不公胡能共守。而所謂公者。非能一人首出。翹一物以示於衆。漫曰公焉。公焉而已也。必盡衡之一國之聰明才力。而舉曰公斯爲可也。易詞言之。非舉一國之聰明才力。萃於一偶。而條列其利害。疏通其感情。相劑相質。相和相調。不得謂之公也。管子之書曰。太史布憲。入籍於太府。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一)此施憲之嚴。古今無類。惟不了然於所謂憲者爲何物。則安知專制虧令。以至於死者。皆在百僚有司。自非革命。決不及於君身乎。是之謂不公。(二)憲法者。國本之所託也。不可以輕改。故

(一)立政篇、(二)康南海言 Constitution 本國爲公有之義、見所著救亡論、極有見地、



定尙焉。而所謂定者。亦非自起草。至於公布經過。若何程敘。而卽曰定焉。定焉而已也。必全國之人。皆傾心於是以爲吾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無恐。吾子子孫孫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亦無恐。然後謂之定也。俄羅斯之根本法曰。一切宗教自由。凡俄人皆知此之自由。存乎俄皇之口。旦夕而可易。又曰。全俄羅斯之皇帝。獨裁而無對。凡俄人皆知此之無對。乃假定革命黨之無成功。是之謂不定。不公。不定。不足以言一切法。況憲法乎。

而談者必曰憲法。憲法。秋桐曰。此盧梭所謂最強者之權利耳。其地非所敢知也。盧梭曰。最強者欲永爲其強。非謀以權力化爲權利。服從化爲義務。不可。(一)今之憲法。卽務爲此化者也。往古之時。蠻習未除。民智淺闇。強者以此爲治。未始無補於文化。柏哲士謂盧梭之言。爲國家所以起源之道。亦非無見。(二)惜今日非其時矣。他不具論。惟問此之權利。何法始能保持。其必然之答案曰。力也。盧梭曰。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爲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卽傾之。而

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日失其所以爲力。卽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卽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果斯言而有理。是知居今之世。而欲以力擁其最強之法。可謂不思之甚矣。法蘭西之憲法。第三共和以前。皆以力護之者也。其力朝失。法卽夕毀。其力夕失。法卽朝毀。百年之間。爲次逾十。平均計之。憲法之壽命。不足十年。傳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曰。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一)法蘭西之謂也。南海康氏曰。拿破侖第三立爲帝。法人聽之。(二)以愚所知。則法人俟其力壞而滅。其千八百五十二年自立之所謂憲法。已耳。安在其聽之也。吾爲憲法如何。不有鑒於法蘭西之亂例也耶。

### 愛國儲金 四年八月

上海神州日報。曾載愚與某君某君。於愛國儲金一事。頗持消極反對之調。猥承獎飾。

謂愚與某君某君之言論。默持一部分人之心理。因之儲金者頓起疑慮。趨趨不前。以致結果不若當初所計。吁。冤矣。甲寅數冊。節節可稽。自有此項儲金以來。愚何嘗有片言隻字之評論。表露於外。果愚先有建言。而衰兆以是而致。則愚誠庸劣。而其平昔敢於論列天下事。亦斷不止區區儲金之比。奚至此種事後之責。遽乃卸而不承。特愚自始未嘗言之。美固不欲掠。謗亦不願受耳。

然愚自始未嘗言之者。非不能言。也不欲言也。有人投函於上海字林西報。謂凡中國之真愛國者。當設法阻止儲金之進行。愚意反之。凡事有其自然。果愛國儲金而無當於愛國也。儲之者必且徐徐自有所覺。果有當也。吾即百口頌言其非。彼且漸明吾欺而益堅其志。故愚謂此事當任其遵彼邏輯之境。以行善也。聽之惡也。亦聽之必俟實效已呈於吾前。而乃事後施其判斷。語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事未經而以爲言。雖辯不我信也。事已經而卽不言。得失猶彰彰也。此愚前此不論愛國儲金之所以也。易詞言之。愚於此事不欲以政家鼓吹之態。出其前而論之。而欲以史家冷靜之眼。從其後而觀之也。

今則其效可觀矣。當發起時。有某策士發議於政府。謂可得二萬萬元。政府曰。理想也。五千萬元差近是。則預計五千萬元。而爲時數月。分局遍天下。領儲金團者。又皆達官貴人。巨紳名士。乃據七月二十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上海電。認捐總數。不過六百餘萬元。已繳者未達二百萬元以上。是何濡滯。當爲首事者所萬不及料矣。果愛國儲金四字。聯屬成一名詞。而有意味。則吾中華民國愛國心之全量。僅值二百萬元。而其值。又爲吾人之所自定。非由他人抑價賤酬者矣。嗚呼。是何說耶。

愚謂此事。於政府國民兩方。皆爲絕好之教訓。請得分言之。政府夙以國民爲易欺。欺以剛時亦欺以柔。愛國美名也。以是而得錢。是猶終其背而獲之。人且不議其爲奪也。往者宣統初年。直隸商業研究所創爲籌還國債會而失敗。以其時爲滿清。且外債非可驟還。有背夫生計之理。時賢如梁任公之流。起而反對之也。民國元年。南京留守黃克強提倡國民捐而失敗。以其爲民黨所倡。懼其別有陰謀。吾不助之。凡國人之與吾同情者。皆不助之也。而今非其時矣。今以中華建國統一萬能之政府。當此國交垂破。外資斷絕之時機。以救國無上之名。博鉅萬儻來之費。新聞

不患其不鼓吹。名流不患其不奔走。計孰善於此者。於是買買然而慫慫之。而斡旋之。而儲金之局。全國密如網矣。此之所爲。其爲飲酖解醒之計。明平生計者。可以一覽而得。惟愚以爲政府中其毒螫噬臍而無及者。將不在是役。進行之中。而在終局善後之事。蓋君子可欺以其方。政府既得其方矣。所事如其所期。亦情理之所可至。然人民所謂愛國之心。祇有此量。一摘而少。再摘而稀。三摘猶可。四摘抱蔓。國人之困於惡債。巧捐久矣。此次儲金而卽有大效。亦已賭盡三摘之機。夫旣國於天地。寧有不恃人民之愛國心。而能國其國者。今苟悉其量而攫之。以後國與人民。全然打成兩橛。無論政府之終將不免於欺也。卽開誠心布公道。又焉爲者。愚則恐其爲黎邱之鬼耳。黎邱之鬼。善似人。貌爲其人之姪。迫而呼救。人往救而審其欺。一旦眞姪迫而呼救。人竟聞而不往。故曰。蠨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一)殘桑傷穫。中農猶且不爲。況爲國而可「摧拉人民愛國心之萌芽」也耶。嗚呼。誠不料愚之懷此。猶爲過慮。以今日之所謂儲金。用力不可謂不多。

爲時不可謂不久。而並未及一僅可之數。足充政府何項緩急之用。政府縱專以一偷錢。』(一)爲職務。若自始知其祇有此數。亦不肯胥篋探囊。發匱以爲之。何也。彼不能妄意室中之藏之不足爲聖。(二)慮爲莊生所竊笑也。夫政府欲竊民間之財。而不能斟量高度。有無必中者。亦不乏其例。如以查禁私烟之名。行督銷洋藥之實。卽官卽盜。撲朔迷離。其甘冒天下萬國之大不韙而決爲之者。以妄意其中有二千萬之藏也。而不意兩月所收。僅六十萬。則大罾蔡乃煌之欺騙。揭參查辦之聲。不絕於耳。是猶樓頭小婦。忍恥夜度。所約纏頭。百不得一。因乃詬誶醜聞。鄉閭然其失敗。愚猶以爲不若此次儲金之甚何也。以儲金居至美之名。處至順之勢。遠非遣弄臣。販毒藥。傷人心。害天理之比也。彼之失敗。不過忍恥。此之失敗。竟至亡魂。是乃學爲黎邱之鬼。而始終無人往救。比之於農。亦初無桑可殘。亦未見何離可耨。見象惶惑。莫可究窮。嘻。爲政府者。自有此役。允宜收視。返聽頓悟。向之所持。以爲顛倒。買弄國民情感之具者。今掃地盡矣。老聃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民不愛國。奈何以愛國劫之。嗚呼。可以返矣。

(一)偷錢政府乃楊督子所創之名。

(二)語本莊子法觀。

爲國民者又何如。夫愛國心之爲物。八九主夫感情。而其中所能與辨理心並容者。爲地至狹。故明知某事之不必爲。且爲之而轉有害。而同情相成。同利相感。及一羣之人。大呼而起。已亦不自制其足之前行。相與共邁矣。是之謂羣衆心理。今者儲金之事。卽羣衆心理之作用也。當建議時。豪情熱辯。颺舉泉發。辨晰利害。親切無倫。人人懼吾爲波蘭。家家自薦爲卜式。以爲吾一出。其一金二金之資。政府之德慧術知。卽增其十倍百倍之量。故初期所集。尙有可觀。雖然政府之爲何種政府。公等之愛國心。究爲何種愛國心。此可以欺朦於一時。而莫容再度之思索。爲時愈久而進數愈微。是寧待言者。然以中國人口之衆。富者貧者。哀多而益寡。在理想卽得四萬萬元。亦宜不難。且人之好義。誰不如我。我儲何許。人亦必儲何許。惟其人人同儲何許。而我亦以何許益之。此種相益而成之數。在儲者之心目中。亦初不以爲小。而何至僅及二百萬元而止也。夫苟儲者。早知最後之數。不過如是。則必袖手不儲。蓋此種行爲。譬之集腋以成裘。不若捧土以填海。方其儲時。乃挾一人。人如我之覺念。而至以灼知。人人不如我。則我微末之資。奚益於事。以石投水。良不如其已也。故凡公衆募集。其自然之勢。在趨多而避寡。

果。此。次。所。儲。一。蹴。而。達。於。二。千。萬。元。或。五。千。萬。元。也。則。求。爲。一。萬。萬。元。乃。至。四。萬。萬。元。疑。亦。不。難。以。爲。數。如。此。之。鉅。人。知。己。分。雖。微。而。彼。此。相。倚。爲。重。故。樂。得。而。附。益。之。也。今。止。於。二。百。萬。元。欲。人。之。繼。長。而。增。高。愚。恐。其。難。如。上。青。天。矣。於。斯。時。也。果。儲。金。章。程。著。有。明。條。逾。若。干。時。額。不。足。若。干。准。儲。者。自。行。收。回。原。額。愚。知。不。願。收。回。者。必。絕。無。而。僅。有。也。事。誠。如。此。其。將。謂。儲。者。之。愛。國。心。前。後。相。爲。矛。盾。矣。乎。曰。否。不。然。也。愛。國。心。者。一。族。之。公。心。非。數。十。百。人。所。得。而。私。有。也。一。國。之。人。舉。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愛。其。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不。愛。其。國。世。固。有。一。國。之。人。舉。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不。愛。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愛。之。者。然。此。乃。倫。理。道。德。偏。至。之。談。而。非。羣。衆。心。理。普。遍。之。象。若。以。羣。衆。心。理。律。之。愛。國。乃。猶。大。風。起。夫。茅。葦。東。之。則。盡。東。西。之。則。盡。西。良。不。誣。也。今。假。定。儲。金。爲。愛。國。二。百。萬。元。一。人。一。元。爲。二。百。萬。人。之。所。分。儲。是。吾。國。有。二。百。萬。人。之。愛。國。者。矣。然。此。二。百。萬。人。者。若。以。四。萬。萬。人。共。有。之。中。華。民。國。獨。責。彼。愛。而。他。人。皆。宣。言。不。愛。彼。必。不。愛。易。詞。言。之。愛。國。儲。金。獨。責。彼。儲。而。他。人。皆。不。之。儲。彼。必。不。儲。然。而。儲。之。者。何。也。亦。猶。曩。言。彼。蓋。挾。一。人。人。如。我。



之覺念而至也。或曰：人謂吾不愛國，而幸有此二百萬人存，洗少恥焉。愚曰：否，不然也。此二百萬人者，非能獨愛國也。前此有若愛國以誤覺，人人不讓於彼而致然也。其覺既誤，則其真實心理，即與其餘之三萬八千八百萬人同立於水平線上。以此方之愛，必賴他方之愛以成之。他方不存，此方即不能獨至。如布算然，以數乘零，無論其數大至何許，皆化爲零。故三萬八千八百萬人者，自始未嘗愛國；二百萬人者，亦自始未嘗愛國。或疑儲蓄者之心，前後變易，非能觀其通者也。用此觀之，然則愛國儲金二百萬元一事，究其極也，惟以證明吾全國人皆無愛國心也。已此寧非大可警覺者哉！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補救之道，厥在二事：一嚴爲國家與政府之分，一重造愛國心之界說。

前者義至易明：人爲一國之民，不能自立於國家以外。祖宗丘墓之鄉，飲食歌哭之地，尙曰不愛，豈復人情？國家之難，卽已難也。此而不救，亦誰肯認？然今茲之所招厭，惡於國民而吐棄之者，政府耳。於國家無與也。故謂吾有國而不知愛，是謂大瞽。謂吾於惡政府而亦宜愛，是謂大愚。昔人有言：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近世國家主義。

政府之於人民既無家長天然之親尤乏天王明聖之義是愛國可耳決不能使此倚國爲崇之惡政府並享吾愛也譬若城有狐而社有鼠人豈不愛城社惟若吾用吾愛唯狐鼠之是肥而毫無益於城社吾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故不愛國云者嚴其格以求之決非不愛國也不樂夫致吾愛而於國無與也

造定義又如何愛國者所愛者國也非能如細人之爲姑息非能如婦寺之用愚忠是宜規其大者遠者焉善夫蘇格蘭學者鮑生葵之詰愛國心曰「凡一國家國民之具有常格者感情必變爲忠愛識解必周乎政治且彼於一事必深知之而深覺之其事維何則國家者所以包涵國民寶愛之物及國民之利益而保證其安全者也而國民寶愛之物與利益云者凡國民斟酌其對於公益之關係所範成之各事業皆是故知其非各各離立偶然混合於一處而實與國民公益節節有緣此種知覺卽愛國心之精髓愛國心之恰到好處不過如此而談者每易作逾分之詞世俗所謂愛國之徒半指絕大之犧牲者殊不知此種犧牲國家未嘗須之質而言之人能養成尋常習慣以共同幸福爲實際上之目的及人生之基礎卽爲愛國愛國心云云雅不外此種尋常

習慣也。」透宗之談不可易矣。果愚詮鮑氏之旨而不謬。則人立於一國。公私相與之際。有其相宜之位置焉。能保此相宜之位置。適如其量。即是愛國之道。故吾人亦爲其宜者而已矣。若不必爲其所宜。是無論稍稍分其日用飲食之資。以投於國之毫無益於實也。卽毀家紓難。亦何用者。故夫今人以愛國二字。與儲金連爲一名。謂不儲金者。卽不愛國焉。此誠細人婦寺之所謂愛。與近世立國之道。風馬牛不相及者也。英倫近有礦夫罷工之事。而海軍無煤。前敵之險莫狀。此其礦夫之無愛國心。在吾東方人聞之。必且舌橋三日而不能下。而英之政府。不能以愛國愛國。張皇號召。卽能返工於礦而行。所無事也。是有其相宜者焉。礦工之要挾也。以政府之待之。失其所宜。及今補救。舍復其所宜以外。無他法矣。空談愛國。不與誦孝經。以退黃巾同一故智也耶。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 (二) 四年七月

梁任公號爲言論之母。今於國體論「甚囂塵上」。「八表同昏」之時。獨爲汝南晨雞。登壇以喚。形大而聲宏。本深而未茂。其所以定民志。邪衆說者至矣。顧其文不免有斧鑿

之痕。啓人疑慮。頗聞人言。梁任公草此文。凡數易稿。初稿之詞。最爲直切。親愛者以爲於時未可。點竄塗改。以成今形。茲雖於大體無病。而悠悠之口。乘間抵讎。肆其毀疵。是誠不可以不辨。或曰。庖人既不治庖。復未引尸祝自助。而遽手薦鸞刀。漫之羶腥。不亦太可笑乎。曰。不然。梁任公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愚爲言。辨非爲人辨也。乃著其說於次。任公曰。『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又曰。『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駁之者曰。善。吾今計謀變更國體。公可不問。俟吾改革畢事。仍請公爲其同樣之政治活動可耳。此不關夫節操也。充斯說也。設若此次變更國體之後。更有三次、四次、乃至五次、六次之變更。任公所立之命題。仍可。不換。而駁者之答案。仍可。不移。展轉相推。將見譙周之作降表。不足言。慣。馮道之爲三公。不足言。屢。此誠不得以概鄉黨自好之士。而謂賢如梁先生。天下寧有若是之小人。妄以臆度者乎。願讀任公之文。尋行而數墨。其結果將不得不使輕佻者推想至是。故其文初出。楊哲子即聲言不駁。以爲國

體既非所問。駁之何庸。愚之所謂不可不辨者此也。

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問之云者。卽英語之 question。以其事可疑而發爲問也。故問與論不同。論者可就其不疑之一面發揮之。問則非疑不啓也。國體者不容致疑者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者問之類也。既已不疑。何有於問。有自署破浪者。於茲有言曰。『任公此文爲誰而作乎。曰爲國體問題而作也。爲國體問題而作文。乃爲根本取消之言。曰國體問題。非政論家所當問。所能問。此可異者也。』(一)此蓋未明夫問與論之別也。法蘭西第一共和之憲法曰。共和國體。(二)不得以爲提議修改之題。此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本條之所由立。非論莫致。自後之解釋辯護。非論莫成。是不可通也。涂格維爾者。法之政學宗匠也。魯意腓立之君主憲法既定。彼宣言無人有此權力可變易之。此亦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彼所著書言憲法者。寧非羌無意識。是不可通也。人以任公不問國體。卽推定其論國體爲矛盾者。非知言者也。

(一)見九月十三日上海亞細亞報、(二)原文本言政體 (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 以其時國體政體之辨未明、在今日言之宜指國體也、

此義既明。則問之云者。純屬諸能動觀念。謂國體之爲物。在我之主觀。爲無可疑。故不問耳。至若他人起而問之。則我應取何種態度。則非前此消極之說。所能限。蓋此時已入於被動之域。非積極有所論列。則是前日不問。乃秦越相視。無動於中之類。豈政家之所爲。故前日之不問。今日之論。其精神仍一貫也。譬之美利堅立國。自始不欲與歐洲紛其交涉。因而開戰。此所謂們羅主義也。設若歐人必與美人紛其交涉。迫之不得不戰。美人亦唯有戰而已。不得謂今日之戰。與們羅主義相防也。豈僅不相防。且正所以相成也。

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此必於所用甲乙兩字之範圍。先求確定。而後當否可得而論。茲之甲乙。果配分之甲乙乎。抑同體之甲乙乎。配分者。同類之物。任舉其一。欲甲甲之。欲乙乙之。同體則不然。甲者某甲。乙者某乙。所代祇一。不可移也。由前則曩舉駁者之說。誠不得謂無邏輯可據之基。由後則否。以愚觀之。任公之意。由後而不由前。此不待甚智之夫。可以一思而得爲之詞者。喋喋利口。捷給果胡。謂也。

用此以觀所謂甲種國體滿洲君主國體而亦限於滿洲君主國體者也乙種反對國體今日共和國體而亦限於今日共和國體者也節操問題之生乃謂由滿洲以入民國前之曾從事於立憲運動者是否繼續而爲同一之運動不至有貶節喪義之嫌不許竊取論點施之別案也此其無損於節操在尋常官僚且猶有然(一)何況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其理章顯無待縷陳(二)舉其最淺者言之君主國體爲家天下民主國體爲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滿洲季年立憲絕望易爲共和而憲政確立在理宜

(一)汪君鳳瀛致楊度書有曰「今日在朝諸彥固非積空遺臣止以國爲民國出而爲國服務、

初無更事三姓之嫌屈節稱臣之病故一經勸駕相率來歸耳」此可推見一般心理、

(二)元年之冬、梁君在北京報界歡迎會演說言此風詳、請舉其詞如下「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國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僑輩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會已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吾以爲此皆謬調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較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識者、類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尙儼然爲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爲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諍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敗、不層復爲救正、惟從事於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靈之塗炭、願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

然二也。(二)苟政家之節操。緣此二義而無傷。則在同類變故之下。政情稍與其義相背。則所謂節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况適得其反者乎。(三)譙周馮道生於今時。稍解政治。粗諳憲典。如此儉合苟容之事。知其猶且不為。而况首倡民權大義。如任公其人者乎。是故兩事相比。往往貌近而情大乖。邏輯重倫類。而有時不可通者。此類是也。

右陳諸點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任公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

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為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真於國民。在今日亦何難何疑。而不敢為國宣力。至於強阻前此立憲派之人。為不嫌於共和。則更是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夫於前此陣營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為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風已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為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一)今之憲政不能確立。非共和之咎。此理宜明。(二)今之倡言君主。每以將來立憲為詞。此誠謬所預廢者。也。雖君國體論中。已論及能立君主。不能立憲。



庸衆之聽者何也。嗚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則。任公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爲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觚觚不寧。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爲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又爲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爲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蒼黃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爲事賊。任公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卽過亦爲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於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切。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愚誠不能不附諸責備賢者之義。於排斥浮說之次。貢此數言。狂悖之罪。不敢辭卸。

###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三年五月

嚴幾道近作民約平議一首。揭於天津庸言報。(一)以痛詆盧梭。大不滿意於自由平等之說。其言誠辯。而可以進論之處。究不爲少。愚輒忘其無似。而以此篇與商兌焉。惟先有一言以告讀者曰。愚非醉心於盧梭之共和說者也。且慮國人過信此物。馳於空想。而因驟其所以立國之基。恆爲稱述西哲名言。謂自專制以至共和。乃有共通要素。非此不足以圖存。而立憲之國。民意流通。有時且較之共和。愈形活潑。是故平等自由者。非共和國之特產。而盧梭之所能發明也。此立憲國有之。卽專制國亦不能謂其無有。(二)由是吾人之於盧梭。亦證其所持之理。爲何如耳。理有通於此。不通於彼者。吾取此而舍彼。通於彼。不通於此。吾取舍則反之。斯爲善讀古人之書。而不爲所苦。初不宜挾一先入之成見。硬坐盧梭之說。隣於虛誕。遂視爲洪水猛獸。而排之也。卽如天賦人權之說。得盧梭而始大張於世。法蘭西學者和之。此無足怪也。而德意志法家亦取其說。以爲一切法律之基。初不以其爲盧梭所倡之故。慮有妨於君主國體。廢而不講。

(一) 第二十五六期合本。

(二) 中國社會所存平等自由之實本甚多。特其意義不必如西人所云耳。

何耶。英吉利之作者亦然。又何耶。苟吾不能字英德之士爲狂易。則必有至理存乎其中矣。夫吾共和國也。而主張一說。必先爲之辨曰。此非共和之說也。斯誠可笑。惟今居反動時代。名爲共和。一切惟還乎專制是務。於是。有無論何國所不能不備之質。而以爲貌似共和。不免挾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擠而去之者焉。此愚所爲讀嚴論而有感。先表而出之於此。讀者必諒斯意。而後觀愚所以駁嚴君之言。庶乎能得其平。

嚴君平議。號稱自造。然以愚觀之。蓋全出於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一文。(一)所列『民約之大經大法』三則。亦卽赫氏所舉。其比論郝伯思洛克兩家。與夫詮釋自由平等諸義。並皆本之。故對於嚴說。而加駁義。與直造赫室而抗辯焉。無或異也。夫赫氏爲生物專家。近世寡其輩流。豈不可敬。愚學於滬北淀大校。彼曾領該校總長之職。學風所被。愚亦爲私淑者之一人。豈有菲薄先賢之理。然赫氏畢生精力。用於專科。特以天資妙敏。文詞慄悍。喜以刀圭餘暇。縱談教育社會諸務。揭諸雜誌。其文可誦者固多。而以拘墟於科學之律。特甚。扞格不易通。且有時互相牴牾。而不自覺者。亦自不少。是故

(1)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 見赫氏文集 Method and Results.

以言物理。赫氏誠爲宗工。以言政理。時乃馳於異教術業。專攻勢使然也。自有民約論以來。論者百家。名文林立。持說無論正負。要有不盡不竭之觀。嚴先生作爲平議。體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而不論。獨取一生物學者之赫胥黎先入以爲之主。卽其平日所最崇信。爛習之斯賓塞。徒以爲說與赫氏不同。至此亦不欲引以自廣。惟以「治羣學者。深。知。其。說。之。不。然。」一語。渾括之焉。(一)愚誠頑鈍。乃不得不叩嚴先生之門。而請其說矣。

愚熟觀嚴論。而見其最爲惶惑者。則民約之所自起也。其言曰：「草昧之民。其神明旣爲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爲陰陽之所困阨。憂疑好殺。家相爲仇。是故初民號爲最苦……盧梭之所謂民約。吾不知約於何世也。」此卽生物學家所以窘盧梭者。實則初民相爭好殺之相。郝伯思立說。已想像及之。並非生物學者之所翫論。卽在吾國。柳子厚作封建論。已能言其梗概。此先郝伯思又近千年矣。惟有當注意者。則二子之所推論。雖與生物學者約略相通。而後者以證民約之不可能。前者則轉以爲民約之

所由始。郝之言曰：『民之始猶禽獸也。離羣處獨，獐毅獷愚。人以其一而與其羣爲戰。當此之時，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強食，晝夜喘喘，無一息之休居，不得已乃相約爲羣焉。』(一)是所謂約卽約於弱肉強食之時也。柳之言曰：『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狺狺，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茲雖未明言約而爭者皆願聽命於能斷曲直者，非有約胡能是所謂約卽約於假物相爭爭而不已之時也。盧梭之所言約質雖不同而起源大率如是。嚴君嘗評郝說而以爲似矣。顧乃不知盧梭之民約約於何世何耶。

愚知之矣。赫胥黎所刺取於盧梭而以爲大經大法者，其首條曰：『民生而自由者也。於其羣爲平等而皆善，處於自然則常如此。』(二)是故自由平等而樂善者，其天賦之

(一) 此依嚴譯、

(二) 此處當作「處於自然、人口不增、爭存不烈、則常如此」乃無語病、觀後自明、

權利也。」嚴君必視盧言初民之性與郝伯思有殊。而因未能以郝說概之。殊不知盧梭此段乃指生民之始。有此一境而非即據以爲民約之動因也。郝盧之於人性善惡。誠各有其主張。然在邏輯不得謂發點既違。由是而之焉。必無合轍之處。蓋言性爲一事。言民約又爲一事。未可混也。是故攻盧梭者以爲初民無此境焉。是非暫不論。而要不得謂無的放矢。若夫執是爲推髣髴。盧梭曾謂人類自由平等。而皆善。因相與爲約。造爲一理想之社會焉。此攻之者閉門而造之。盧梭未爲是言也。不獨未爲是言。愚嘗勤攻而熟考。見其所言且適得其反也。盧之言曰：「自然之境。人求自存。久之而接觸日多。隨處而見障礙。且障礙之爲力。足以直襲其求存之性。使之處於自然無計自保。苟非別求生存之法。則人類將無子遺。初民確至此一境。而見其然焉。此吾敢斷言者也。」(一)之數語者。正以說明約之所由生。其所寫原始社會之狀。衡之郝伯思而同意。質之生物學者。亦不必有異。(二)而毀盧梭者輒曰：「上古者直一殘忍好殺之境也。胡

(一)見民約論一書四章。

(二)或謂盧梭言初民有善境。生物學家反之。此終是異點。愚曰

然。惟生物學家謂初民無善境。其所以然。則人以相仇而好殺也。其所以相仇而好殺。以人

得謂善而不知殘忍好殺。實盧梭業已揣得之見象。筆之於書。與人共見。而人熟視無覩。轉執作武器而攻之焉。是誠近於頑童之所爲。而通人碩士。輒不免焉。何也。無他。感情之所中。成見之所封。不暇深求其書。而以道聽途說。自滿假也。英儒鮑生葵 (一) 嘗病盧梭之書。爲人妄解。爲之言曰。『凡偉人之意見。一入常人之口。其所留意。戒備。視爲不可犯者。輒犯之。不已甚。且假其名以行焉。』此誠慨乎其言之。而愚以爲深中學者之弊也。 (二) 是故。目論之士。不加深察。以爲盧梭曾慮懸人生最初之善境。而因武斷其民約說。逕由此善境而生。初未經爭存互殺之一級。宜乎不知盧梭之所謂約。於何世也。嚴君博通西籍。其亦偶爲道聽塗說所蔽也耶。

嚴君擠排民約。又發爲絕奇可駭之論曰。『今如有萬分一。一日神州之土地物產。其

口日多。資生之具。爲其分所應有者。日見不足。不得不侵人之分。而奪之也。然則人口未繁。資生各足之時。其不至相仇而好殺。可以推見。盧梭之所謂善。亦正於是時云。然爾。非至善之謂也。此與生物學者之言。不必有絕對不容之處。

(一) Bernard Bosanquet, 引語見所著國家哲理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一四頁。據一八九九年本。 (二) 嚴亦嘗舉拉哈布 La Harpe 之語曰。『蓋矣世俗讀書之不審也。俗書謂必民主而後有道德。獨之必君主而後有尊榮。此言出於孟德斯鳩。乃相與管窺其不審。不知孟氏原書具在。被固未嘗爲此言也。』見嚴譯法意三卷三章。

宜歸吾人永保與否。聽大會之表決於海牙。異時之事不可知。或乃貿然以吾人當此之時。公等將俯首帖耳。以爲此實民約之至平乎。』是說也。愚以爲兼犯一曰。遞詞。一曰。誤解。何言乎遞詞也。大凡邏輯論法。首嚴範圍。本論之範圍。乃國家。國家舍民族則無意味。故政家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一)夫民約者。何約爲國。爲國家。則斷不出乎一民族以外。今吾中國尙不得稱爲民族建國乎。如其然。君言爲約。不爲於一國以內。而與他民族共爲之。至聽海牙大會之表決。豈非君圖逞其詞鋒。不顧而作此譬。是民約言人與人之事。(二)而嚴先生以國與國詰之。使民約而能言。必不置答。其在邏輯病曰。『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論點也。(三)今且置邏輯不論。從君之譬。以爲論思。而其所以釋民約者。亦屬以言之。夫約者何。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此其定義固甚明。而後之濫言民約者。則爲之推廣。謂凡兩造所立之契。無勢

(一) Nation-State 惟盧梭書中。乃言市府國家。City-State 意義稍別。本文針對嚴說。就吾國

言。 (二) 盧梭嚴此別。嚴民約論一篇四章自明。 (三) Ignoratio elenchii (四) Or-

force est un acte de necessite, non de volonte 見民約述一篇四章。



稱爲約。赫胥黎者。卽其一人也。其言曰。(一)

民約之理想。雖近於謔。然社會之結構。無論其爲何式。而分子之間。或隱或見。實有一種契約存焉。則又事實之不可掩者也。蓋社會全以武力維持者。旣未曾有。亦不可能。如有人曰。黑奴之備於其主。由約不由力。乍聞之似謬。而究含有真理。無容致疑。其約也。苟表而出之。當如下式。——奴汝爲工若干。吾食汝衣。汝室汝。否則殺汝。鞭汝虐待汝。——奴視其約將無良於此者。乃忍而受之。又余苟遇盜於塗。創余立死。奪余貨以去。是以力盜余。名實不爽。惟或以鎗擬余。命與金惟余所擇。余又寧舍金而取命。則余惟有獻金於盜。取其約中之輕而能爲者爲之而已。於斯時也。苟余仍不免爲盜所殺。則人得從而斷之曰。彼旣犯盜與殺。而又取得一違約之罪也。是故專制政府。大都不過綜販奴者與路劫者之行事。而集其成。然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含一種有意識之盟約。自專制以往。政府之式。遞進於良。其爲有約。更不俟論。夫約者。非他。乃兩造各就一定之條件。而制限其自由也。路賊舍去。殺余之自由。而

(一) 見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文中。赫氏文集 Method and Results。

以余之舍去財產自由爲條件。余舍去虐遇黑奴之自由。而以奴之舍去游惰自由爲條件。由是可見社會組織。或繁或簡。而精神基礎。要在所有分子在某某方面各拋棄自由權。何許。而以與他分子共同生活所得之利益。以爲償。質而言之。若而憲法。若而律令。若而風俗。其所以明言默認某事。可爲某事。不可爲者。無往非成文或不成文之約也。

約既有此廣義。人遂以爲盧梭所言。卽屬如是。嚴君今以產業見奪於人。吾無力與之相抗。因俯首帖耳。從其條件。疑卽盧梭之所謂約。反詞以詰之。冀崇拜民約者無敢置對。詞窮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論於胸。偶不加察。遂有此蔽也乎。愚今請得更誦盧梭之言曰。約以意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必明乎此。而後可言盧梭。

凡右所陳。意在指明嚴君所爲。在平反民約之說。而於民之所以爲約。與約字之義解。未能求之盧書。細加體會。故雖號曰攻盧。其實於盧無與。今且進辨其所以論盧梭經法者。

赫胥黎舉盧梭之原則共三條。第一爲天賦人權。其詞已前見。不更舉。夫盧梭曰。人生而自由者也。此特以示自由之性出於天生。不出人造已耳。猶心學家之言良知言直覺言夙慧於生育之事無與也。今赫氏攻之曰。『吾爲醫。所見新生之孩爲不少矣。纍然塊肉。非有保赤之勤。爲之時其寒饑。歷十二時。寡不死者。是呱呱者。安得有自由之能力乎？』(一)是由天生之生轉入生育之生併爲一談。以欺庸衆。(二)在邏輯論法謂之『媒語不明』。(三)不圖赫氏大家而犯此病。間嘗論之。良知之發見。必始自孩提之童。直覺之來。尤無定年。英儒穆勒號稱夙慧。而亦六歲始受計學於其父。如赫氏言。吾人悉以醫家之術。卽呱呱墮地之兒。而驗其有無。亦俱不外『纍然塊肉』而已。寧有他也。今質之嚴先生。吾人因謂孟軻爲邪說。約翰乃癡兒。可乎。愚謂赫氏拘墟於科學之律。特甚此也。

(一) 語依嚴譯、(二) 赫氏之詆盧梭、本爲護惜資本、冀動僱工之聽者、文中自言及之、

(三) 三段論法、當作(1)人生而自由、(2)嬰兒生、(3)故嬰兒自由、此得結語不通、故赫胥黎以證盧說之謬、然須知生字凡兩見、謂之媒語、必意義相準、而後結語不誤、今兩生字形同而義異、名爲一字、實則兩字、兩字安能作媒語、故曰媒語不明、Ambiguity of middle term 亦曰四詞之誤、Fallacy of four terms 以論法祇取三詞、而今四詞故也、

赫氏之論平等。其說從體智身分而入。謂智愚強弱貴賤貧富之不同。自然而然而無法齊之。其言不爲無理。然當知此種不同。盧梭非無所見。且嘗標題著論。說明其所以不同之故矣。(一)然則以此問執盧梭。寧非無謂之尤。盧梭撰民約論。論產業終結以一語曰。『吾今此語。當用以爲羣制之本源。是何也。是乃民之初約。在不違反天然平等之性。』(二)而以道德法律之平等。取體質之不平等。而代之以體質之不平等。乃造物以加於人。無可解免者也。由是民力民智。縱或不齊。而以有約之故。其在法律。乃享同等之權利。』是則智愚強弱之不一。盧梭已有說處。此至貴賤貧富之所由異。有時乃屬賢愚勤惰之結果。盧梭寧不知之。故其言曰。『以言平等。其慎勿以爲若權。若富。吾人皆當保持同等之量。斯語之所謂。不外有權者不當使之爲暴。其行權也。務準乎位。依於法。富者不當使之足以買人。反之貧。不當使人不足自存。至於自鬻。如斯而已。』(三)是盧梭所以配置貴賤貧富之道。亦不如俗論所云。彼於權位財產。必芟夷蘊崇。

(一) 論題爲「人類胡爲不平等乎、不平等果合於自然法乎」Quelle est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et si elle est autorisée par la loi naturelle、(二) 茲所謂天然平等。僅指氣性特權無高

位種種言之。意在消極方面也。

(三) 民約論二章十一節。

絕其本根然後快也。嗚乎！世人一耳盧梭之名，幾相驚以伯有矣。乃夷考其實言之，正通達如此。且時時戒人勿作極端之思焉。宜乎鮑生葵爲之太息也。

至盧梭謂人處於自然而善，赫氏以腦漿不結意影無善不善可言駁之。此關乎心理生理兩科之鬪爭範圍至闊，非本篇所能議。即吾國性善性惡之辨，亦聚訟至今。迄無定論。惟有可言者，盧梭追想初民而字之曰善，特指爭存好殺之前一境。猶吾言渾渾噩噩並非至善之善也。且當知以此掊擊盧梭首當其衝者，實爲吾邦之孟軻。又非可濫「以慘刻少恩恣睢暴戾」加之者也。

嚴君又述赫氏之詞曰：「吾聞亞里士多德之言曰：人生而奴。此誠諛辭。願以比盧梭之言。猶近理耳。」此則盧梭已自爲答矣。曰：「亞里士多德之言誠屬事實。雖然彼倒果爲因。乃巨謬也。人苟生而爲奴，則終身爲奴。說之確鑿無逾此者。奴旣受梏，無復自主。卽欲逃亡亦不可能……但如有天生之奴，在於今日則必有非天生之奴，在於往時。蓋第一奴者必其以力成之者也。惟其惟怯無以自脫，遂奴奴相嬗以有今形。」

以愚觀之。盧梭之言。甚平情而近理。赫胥黎圖其文之通俗而利己。所以攻盧者。乃至竊其題而沒其說。嚴君亦貿然而從之。竊有所未解也。

嚴說既宗赫胥黎。以天賦人權爲非。於是有所不得不然之斷語曰。『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是也。』則請問嚴君曰。既云『所據』。必有所據。自由平等。非天賦矣。今之法律。據以爲施者。胡自而來。持論至此。惟有引英儒邊沁之語以相答曰。『一切權利皆政府所造者也。』夫政府造之。非法律無由見。是不啻曰。法律造之也。惟自由平等。既爲法律所造矣。而法律復據之以爲施。此種論法。得非丐詞。之尤者乎。斯賓塞擁護天賦人權最力者也。嘗排邊說而有言曰。

造有二義。一從無生有。一卽原有之物。而營構之。或謂卽以天主萬能之力。欲於無物之中。生物。恐亦未能至。人爲之政府。而謂其力足以勝此。尤決無是事。無已所謂造者。亦惟曰。卽前有之物。政府從而范之而已。於斯問題起矣。前有之物。政府卽而

(一) 此依嚴譯。拉體諸文作 *Pettio principii* 英文爲 *to beg the question* 凡一物尙待證明。而卽圖圖用以爲證。旋求證彼。復以所證之物證之。謂之丐詞。如吾以老訓考。又以考訓考之類。彼此相求。故曰丐。

范之者果何物耶。明明有物安得曰造。是之曰造。純乎丐詞。此可以欺。不求甚解者。流不足爲通人言也。曩者邊沁於立言作界極其慎重。嘗著一書指陳邏輯諸謬。(一)而於用字之妄尤有專篇。而其妄也至此。乃躬自蹈之奇矣。(二)嚴君慎於作界。又特致謹於丐詞。可稱吾國之邊沁。(三)而乃適同一病。得毋文字中有因緣乎。

嚴君又曰：「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抽取公例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鬻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而演繹之。及其終事。往往生害。」此其藏理之確。無待講明。惟非所論於天賦人權也。蓋駕馭此題。不幸所謂前有假如之術。嚴君自用之而不覺。而攻人之用斯術者。彼實非無史事以爲之。基斯賓塞羣學宗匠。曠代老儒。不得謂彼於史學無所知也。今請更以其說進。

吾觀於世界種族。有以知未有政府以前。人事悉準乎習慣。且楚納人全統於久存。

(一) Book of Fallacies

(二) 見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八九頁

(三) 可參嚴譯穆勒名學卷實

公認之俗。荷騰圖雖有首領。而不甚服之。有時行事。俗中不見先例。則以己之所謂善者行之。亞納坎利安所以爲治。古習默例以外。無他物焉。黠戛斯之酋長。聽訟一本俗情。撒拉瓦之土人。以俗爲法。違俗科金。大凡初民視俗。每不憶其所自來。其當奉信與否。決無人敢發斯問。政府後起。權力爲俗所縛。莫能自由。其在馬達加斯加。君所發命。惟在無法無俗無先例時。始得有效。爪哇亦然。證之蘇門答臘。君欲變例。民必不許。卽在阿商提。以變俗始。每以廢王終。夫所謂俗者。無他。卽所以認明個人權利者也。而所謂個人權利。又不外在於何種範圍。而能行動。主於何種事物。而運用也。卽或財產制度。未之萌芽。而武器用具飾品種種。亦必各有其主人。况夫社會繁複過於是者。往往而然也。北美之紅種。如斯雷克人。無所謂政府。而馬爲私有。齊蒲魏陽人。亦無所謂政府。而私阱所得之野禽獸。卽屬私產。此外關於草屋器具。與夫日用之品類。於是者。在埃斯奇摩。或巴西之紅人。以及其他土著之族。隨處見之。頗不勝述。恒見蠻族之慣例。墾地而種。穀視爲己有。而地則否。安達斯無政治組織。其所爲畜與地之別者亦然。阿拉呼拉之人。尊所有權特甚。非長官依祖宗之成例。



下以判斷。無論何人。不得處理其產。此固不僅未開化人然也。吾疑邊沁之徒。幾忘己國之通行法。全胚胎於習慣。蓋吾之所謂法。其能事。不過本固有者。而條理之而已也。於是邊沁之徒曰。財產者。法律所造者也。吾得以一語折之曰。有法以前。財產久已爲國人所公認矣。(一)

爲邊沁之言者。苟卽此而熟思之。已可廢然而返。然尙進而論之。邊沁曰。政府造權利。以加諸人。信如斯也。各政府將各本其所欲造者。造之。假非有法。驅其所造者。出於一途。則所謂權利者。行或因政府而異。其致雖然。此等權利。實乃無乎不合也。凡屬政府。禁令大抵相類。社會上之要求。亦大抵從同。若故殺。若盜竊。若姦淫。皆習慣之所不許。社會愈進。個人之受保護者愈多。如違約。如誹謗。如僞證。欲取償焉。率有方術。一言蔽之。法典條文。儘不一律。而本根數義。莫或外之。此由比較而知。異常確

(一) 此節所用種族各名。原語如下。貝楚納 Bechuana 南非洲地。荷騰圖 Koranna Hotentots 特望峯之土人。亞納坎利安 Aruacians 美洲土人。黠夏斯 Kirghiz 俄羅斯游牧種。撒拉瓦 Sarrak 在婆羅洲。阿商提 Ashanti 非洲一王國。斯雷克 Snakes 齊蒲魏陽 Chippewayans 近密西西壁河。埃斯奇摩 Esquimaux 美洲北岸土人。安達斯 Todas 阿拉呼拉 Arafuras

鑿然果何由而得此。謂爲偶然。不如是之巧也。平心思之。是乃人類生而爲羣。彼我相接。各有願欲。根於願欲。各有要求。既有要求。自不期而成俗。以交相主張。交相容許。勢出自然。無能牽強所造之法。云者。亦就於主張容許之事。規之文書。詮爲定義而已。非有他也。

(斯氏尙有二證以避冗未錄)……由斯而譚歷史之相詔者。可以顯人權之真理矣。吾敢斷言。凡社會現象。剖晰至於微芒。苟非導吾入乎人生自然之法。則爲無物不反之。是法而謂已了然於社會現象。是謂自欺。(二)

斯氏之言如此。此而護持天賦人權之說。人儘以他語攻之。究不得譏其缺於內籀歸納之功矣。昔者王安石論禮有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今以斯氏之言參之。自然之說誠所謂放諸四海而準。又可爲吾儒喜者也。

惟於此有當注意者。斯賓塞用其天賦人權之說。以主張放任而德意志學者用之。頗

偏於國家干涉之爲。愚雖引斯氏以張人權而於其過於放任之處。究不敢附和以故。嚴君曰：『今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斯語也。愚不敢非之。惟必舉例以實之。何項自由宜減。何項自由宜損。然後有異點可商。今茲一茫乎無畔岸之詞。可否未易言也。雖然。愚有數言。必以告讀者。則利國善羣。首重風俗。吾國風俗之惡。全球無對。故政治之惡。亦全球無對。試觀今之政象。雜出於聲色。貨利。賭博。無賴之中。即可概見其所以然。則所得小己之自由。過多。而國家制裁之力。未至。在文明諸國。此種惡習。雖不得言無。而於社會風紀。尙無大礙。故彼中法家。尊重社會秩序。不輕以干涉爲言。而吾又寧在此例者。吾之政客。直爲博徒。吾之勾欄。卽爲政海。他國寧有此耶。他如廣置姬妾。濫吸鴉片。窮奢極侈。縱欲敗度。財賄公行。棍騙滿地。紀綱墮地。廉恥蕩然。他國寧有此耶。愚嘗謂吾人治國。首當以國家絕對之權。整齊社會風習之事。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

(一) 參閱嚴譯種勸蒙已權界論篇五。惟其中有曰：『竊謂爲惡之人。常有主從之分。今者狹邪之游。呼朋之博。彼躬爲此事者。主也。而設勾欄。具場館者。則從而已矣。乃今之法。不問其主。而獨嚴其從。其於理果爲平乎。』似穆氏於社會惡習。亦有根本塞源之想。

歸於周。予其殺。王安石曰：『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法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不當禁與否，卽禁而加以流殺大刑與否，在今日已不。未有已，愚不憚舉之，乃在證明羣俗之不可聽其自。苟未能於此致謹，以國家束縛之力，大減人民之行。審嚴君所謂減損自由，與此說亦有合否。』

嚴君排斥平等，旋又曰：『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sup>(一)</sup>此其爲說出占投票以外，尚有多端，自愚言之，資地平等，置爵

(一) 兩段俱見上仁宗言事書、(二) 語本赫胥黎，見人類

政。之。別。宜。廢。信。仰。平。等。國。教。不。宜。定。婚。姻。平。等。姬。妾。不。宜。有。凡。類。於。此。者。可。以。推。知。以。參。政。言。亦。不。得。藉。口。於。公。民。程。度。之。低。而。廢。多。數。取。決。之。制。吾。人。亦。嚴。定。制。限。使。人。民。不。得。濫。有。選。舉。之。權。耳。此。而。尙。疑。國。會。議。政。之。不。可。行。則。愚。敢。言。公。民。程。度。至。此。立。憲。不。能。專。制。亦。將。莫。可。無。已。惟。有。從。南。海。康。氏。迎。他。國。人。爲。君。主。之。一。奇。異。說。一。稍。變。通。之。而。自。儕。於。波。蘭。印。度。耳。又。嚴。君。於。此。更。徵。一。例。一。謂。少。嘗。于。役。海。軍。稍。知。御。舟。之。事。假。使。波。興。雲。譎。之。際。集。舟。中。水。手。乃。至。廚。役。火。工。使。之。議。決。輪。帆。針。向。之。事。則。此。舟。前。路。當。爲。何。如。』 此。說。也。庸。耳。聽。之。將。以。爲。辯。惟。稍。一。沉。思。其。礙。不。於。倫。可。以。立。見。蓋。平。等。云。者。乃。言。平。時。之。法。制。無。與。於。變。時。之。風。雲。國。家。苟。至。存。亡。危。急。之。秋。而。不。許。政。府。以。權。便。宜。行。事。自。非。狂。易。莫。爲。此。言。讀。者。須。知。政。府。便。宜。行。事。恆。與。平。等。之。制。風。馬。牛。不。相。及。也。如。信。仰。平。等。婚。姻。平。等。云。云。至。以。國。有。大。故。而。廢。除。之。愚。未。之。聞。也。

赫胥黎所舉之乙款以攻盧梭者則曰「天賦之權利皆同無一焉有侵奪其餘之權利是故公養之物莫之能私非人類以同認公許者不得據之爲己有也。產業者皆篡

（一）此段亦本赫胥黎語見人類自然等差篇中惟跡未嘗謂其少嘗于役海軍耳、

而得之者也』 (一) 所謂同認公許者蓋盧梭理想中之民約在組織國家之時民各舉其所有納之薩威稜帖之下再由薩威稜帖視其所須舉而畀之於是人各自足無有等差自非然者則悉由豪強兼併社會不平等之原確由於此其所言與吾國井田之說頗互相發明是乃偏於理想非今日生計世界所能行自不待論然須知是乃盧梭依理立訓使爲國者得其最正之準繩以作法度非必剷除社會已成之局而以絕對之平等爲期也故其言曰『惡政府之法律皆利富而害貧於是所貴乎社會國家 (二) 務使人羣中無甚貧甚富之別』是盧梭之於富亦特惡其太甚而已此觀於歐洲封建之弊地主之橫遽謂其說之不當有未免過當故嚴君亦曰『因時立義各有苦心』其在吾國封建之制久廢資本之患未生國中貧富之差原不過遠誠如嚴君所云盧梭此說『懸而不論』可矣。

丙款曰『羣之權利以公約爲之基征服者之權利非權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義

(一) 末語髮鬚盧梭竟不認有產業然者此於赫意稍失赫原語乃謂產業由他道而得者皆基也、即產業非經人類同認公許而得之者曰基、

(二) 社會國家爲一合成名詞猶言基於社會公約之國家也、語見民約論一節九章、

當以力而奪之。』(二)嚴君駁之以爲征服者不得謂其無權利。欲明夫此當先就盧梭之書求之。盧之言曰。

以力服人者。自謂有權利矣。吾且暫認之以起吾說。惟吾曰。卽而求之。空無一物。如曰。有之。直夢囈已。何以言之。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卽傾之。而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卽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三)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卽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三)

盧梭所以說權利者如此。嚴君求反其說。論鋒似當向此。然彼擁護征服者之權利。首以湯武之征誅爲例。謂吾人將不得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事。其權利尙在不應得。

(一) 語依嚴譯。惟征服者作戰勝。愚以易生誤解。而赫胥黎原文。又爲 Right of conquest 故妄易之。

(二) 法文權利 Droit 含有正義公道等意。在內。他國文字。無相當之語譯之。

(三) 民約論一第第三章。

之列。不知湯武之革命。可曰光復。而不可曰征服。征服者。以力服人之謂。非所論於湯武也。嚴君此言。又蹈『逸果倫楷』之弊矣。

欲明湯武征誅。在民約說之位置何似。首宜質之英儒洛克。蓋洛克理想中。有一自然之境。純浸於自由平等之中。然解釋自然法而施行之。其事絕難。且斷不盡如人意。民乃相與爲約。割其天賦之權若干。屬之首長。其未割者。卽藉首長之力。以保持之。茲約也。首長與焉。其不得有違。與平民等。如或所託人權。未之能保。則前約當然消失。而人民有權立復其原有之自由。重創政府。此洛克之大旨也。由斯而談。湯武征誅。乃正桀紂。違反民約。蹂躪人權之罪。而回復人民之自由。以創造新政府也。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順乎天。卽本自然之法。以用事。應乎人。乃謂民意所歸。猶言約也。此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且又可以吾儒之說證之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何謂得此。如約。然得其同意也。天子不以約治其國。則民心失而約廢。人民恢復其自由。若而『變置』。若而『誅一夫』。惟所欲焉。此曰變置。曰誅。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宋蘇軾言於神宗曰。……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此其說如前。曰聚乃相約而聚。曰散乃毀約而散。意尤明顯。於是民散而仇讎其君。因顛覆之焉。此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

又赫胥黎曰：「假如商舶忽逢海盜。舶中有備。因而禽盜。並取其船。如盧梭言。將謂彼取此船者。乃以力不以約。所以爲不應得之權利也耶？」（一）沒收盜物。而以征服爲例。未免不倫。此其誤與前段所舉無異。推之國際。理亦相通。嚴君更舉兩國宣戰之條。茲不具論。

讀者當憶赫胥黎所舉兩款。共兩節。一曰征服者之權利。非權利也。二曰凡物之以力而有者。義得以力而奪之。嚴君駁其一而遺其二。卽以嚴君駁其一者。推之而知其於次節。不但無以爲駁。反爲之加一鐵證焉。此又思之最有趣味者也。夫所謂「以力而有」。原含兩義。一積極而有之。篡竊侵掠之類是也。一消極而有之。凡非以約而有。或

（一）語依嚴譯、見赫著人生自然等差中、

先有約而後背棄之皆是也。由是桀紂顯違民意，用肆荼毒，雖承先業而所以承之者，大非其道。是與以力而有者同在一例。由是湯有諸侯三千，資以黜夏武，有諸侯八百，資以勝殷。正所謂「義得以力而奪之」。光復舊物，正指此也。吾中華民國之所由來，亦惟此義足以自立。是嚴君湯武征誅之說，盧梭之所樂聞也。商舶之證亦然。盜之所由，皆爲不順商舶，禽而有之，義所在也。推之兩國相爭，權利致爲勝家所享，此種權利亦待敗家回復其力以時奪之，無所謂「永享」。如嚴君所云也。然嚴君之言與盧梭相表裏者，猶不止此。彼既設譬以吾國土地受裁判於海牙而失之，旋謂「吾當制梃揭竿，奮空拳，竭餘力以爭一旦之命」。又謂「返本復原必以氣力爲斷」。是尙非義得以力而奪之之所有事耶？

愚駁嚴說既終，敢贅數言以自警。並以進諸讀者曰：大凡人著一書得享天下後世之大名，影響及於一二百年，名儒碩學篤信其說者，絲延至今而未有已，決非出於偶然。卽欲攻之亦當慎所從事。昔斯賓塞縱論天賦人權之說，深愜英儒之淺嘗，輒爲言以諷之曰：「倘吾英學者早知大陸法家其所主張與彼正成反對，則其發言或且較爲

矜慎。吾知德意志之法典。悉以天賦人權（一）爲之基。凡治彼邦哲學者。無論其所見何似。而決不能以浮淺目之。以德人爲學之勤。制思之密。凡爲學者。莫或逾之。則一說爲彼所共持。決不當視作泛常不顧而唾」（二）此老之言。可以書諸紳矣。愚何人。寧謂於盧書有所心得。又寧敢妄於嚴著。肆其譏評。特以吾國方深學絕道。喪之憂。謂當有以養其慎。思明辨之趣。抹撥之論。無端崖之辭。非所宜也。嚴君持論。微偏於此。故愚輒忘其不肖。冀以狂悖易其教訓。因使讀者得自發其爲學之方焉。茲篇之所由作。如是焉而已。

愚草此論既終。以付手民。手民謂有餘白當補。乃更書此段於下。

嚴君引赫胥黎之說。以攻盧梭之民約。至謂其約不知約於何世。不知赫胥黎固非不認民約之說者。特其所謂約不如盧梭作界之嚴耳。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而赫胥黎則曰。無意無力。兩造相要。舉謂之約。此兩家不同之點。既已詳陳於上矣。然赫胥黎究非能堅守己說者。今更得其所以言約者一說曰。

自羣事既興。人與人相與之際。必有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羣始立。其守彌固。其羣彌堅。畔之或多。其羣乃渙。攻讎強弱之間。胥視此所共守者以爲斷。凡此之謂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賞之原也。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且約以馭羣。豈唯民哉。彼狼之合從以逐鹿也。麤逝蓬擊。可謂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後行。是亦約也。豈必載之簡書。懸之象魏哉。隤然默喻。深信其爲公利而共守之已矣。民之初羣。其爲約也太類。此心之相喻爲先。而文字言說皆其後也。其約既立。有背者則合一羣共誅之。不背約而利羣者。亦合一羣共慶之。誅慶各以其羣。初未嘗有君公焉。臨之以貴勢尊位。制爲法令而強之使從也。故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此約之所以爲公也。夫刑賞皆以其羣。而本衆民之好惡爲予奪。故雖不必盡善。而亦無由奮其私。私之奮也。必自刑賞之權。統於一尊始矣。尊者之約。非約也。令也。約行於平等。而令行於上下之間。羣之不約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勢力。而小役大。弱役強也。無甯惟是羣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繁矣。智愚賢不肖之至不齊。政令之所以行。刑罪之所以施。勢不得家評而戶論也。則其權之日由多而趨寡。由分而入專者。勢也。且治化日進。而通功易事之弓。治人治於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備也。矧文法日繁。國聞日富。非以爲專業者。不暇給也。於是有業爲治人之人。號曰士君子。而是羣者。亦以其約託之。使之專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賦焉。酬其庸以爲之養。此古今萬國之通義也。後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羣之義。爲一國奉己之名。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乎。輓近數百年。歐羅巴君民之爭。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權日伸。公治日出。此歐洲政治。所以非餘洲

之所及也。雖然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

右說者乃嚴君取赫胥黎之意而敷陳之。以入乎所譯天演論者也。愚於斯說取數點。焉。一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一曰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一曰尊者之約非約也。約行於平等。一曰民權曰伸公治曰出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茲數說者皆不啻爲盧梭之書下以鐵板註脚與赫胥黎他日之所以攻盧者其意決不符。何以不符。讀愚論終篇亦得其大略。愚謂其文恆互相牴牾而不自覺者。指此嚴君挾赫以排盧或亦忘懷於十年前所譯同一作者之論也耶。